



新小說

俠義佳人

商務印書館  
印行

洋裝  
一册

# 通 俗 新 尺 牘

定價  
八角

尺牘之能通俗即難適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為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為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節本計其特色有七。

- 一 以人為綱。以事為目。
- 二 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 三 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 四 每函均敘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 五 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 六 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 七 精印小本。一厚册。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 新撰普通尺牘

二册 附詳解一册 五角

字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兩稿。皆切合時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 新撰商業尺牘

二册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國語。

##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是書二十類。或敷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册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長學友三門。擬為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均極妥順。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標範。



3 0528 0269 5

### 俠義佳人自序

凡物不平則鳴。其鳴之大小抗卑雖不同。而其不平之氣則一也。金石激而後鳴。人心感而後鳴。吾心之感久矣。無已。其舉吾心之所感。而託鳴於俠義佳人乎。吾心之感非一端。而最烈者。則莫若吾女界之黑暗也。吾生不幸而爲女子。受種種之壓制。考吾女子之聰明智慧。非遜於男子。而一切自由利益。則皆懸諸男子之手。天下之事。不平孰甚。然吾女子未嘗言其非也。近今有倡女權者矣。有倡自由者矣。而鳳毛麟角。自由者一二。不自由者千萬。若欲舉吾女子而盡復其自由之權。難矣哉。夫男子之敢施其凌虐。而吾女子之所以甘受其凌虐者。何也。其中蓋有故焉。一則男子以爲吾女子膽小如鼠。雖受其凌虐。必不敢舉而暴諸世。一則吾女子性懶如貓。事事仰賴於人。雖受男子之凌虐。而不敢訴於世。竊是二因。遂成惡果。去之不能。拔之不得。輾轉相承。演成今日之黑暗女界。其中男子雖爲禍首。抑吾女子豈無過歟。諺云。木腐而後蟲生。果吾女子能如秦西女子之文明高尚。則男子方敬之畏之親之愛之之不暇。又何敢施其專制手段哉。作者不敏。不能著書立論。喚醒吾女子脫離黑暗。同進文明。以享吾女子固有之權。故聊爲小說體。錄以平日所見所聞。復參以己見。錯雜成篇。雖不足供大雅一笑。而私心則竊願吾女子睹黑暗而思文明。觀強暴而思自振。庶幾近之矣。此俠義佳人之所以作也。光緒三十四年歲次戊申孟冬月。續溪問漁女史序於蕉雨軒。





俠義佳人初集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說開端村人好利   | 愛遠鉤鄉女愚頑   |
| 第二回  | 老媪有心教傲逆   | 小姑無義播雌黃   |
| 第三回  | 少見寡聞以人爲鬼  | 多迷善忌敬鼠爲仙  |
| 第四回  | 談哲學證明無鬼物  | 聽演說激動愛人心  |
| 第五回  | 講新理若是若非   | 論舊學似嘲似罵   |
| 第六回  | 爲出洋夫妻反目   | 因擇婿姑媳生嫌   |
| 第七回  | 義重情深弱女涉重洋 | 求才問學宏仁訪益友 |
| 第八回  | 遇知己竟談一夕   | 聘參謀虛擲千金   |
| 第九回  | 假排場墮奴叱婢   | 喜妝飾傅粉添香   |
| 第十回  | 張壽安學偵探手段  | 木本時懷詐騙人心  |
| 第十一回 | 孟宏仁量宏不懲惡  | 夏智民無智受欺凌  |
| 第十二回 | 夫婦傷和聲由豔婢  | 妻妾交關過在良人  |
| 第十三回 | 怨母偏憐出言不遜  | 要郎專寵永矢弗諼  |
| 第十四回 | 白醜沈痔三朝罰跪  | 明珠賜妾一夕同逃  |

第十五回 狂夫說自由個人自由

賢女論平等一律平等

第十六回 喫魚翅根根細嚼

嚙烏煙滴瀝生吞

第十七回 曉光會選舉副會長

江陰縣創設女學堂

第十八回 請教員飽觀黑暗

訪知己再見光明

第十九回 因記過老媪幾拚命

講修身學生起風潮

第二十回 見色迷心荒唐學子

廢時失業賭博先生

# 俠義佳人初集

續溪間漁女史著

第一回 說開端村人好利 愛蓮鉤釣女愚頑

話說山東濟南府有一村名曰金村。這個村的原名並非叫做金村。其實叫做景村。因為這村止的人愛錢如命。見利即趨。日日夜夜。總將金銀財寶四大宗放在心上。不管喫飯睡覺。總是想着這四宗。而且鄉人不識字。景金的音有些相像。自然將景字改做金字。景村改做金村了。故金村的人到了他處。大若問起你老兄是那一村的人。總說是金村的人。沒一個說是景村的人。久而久之。就將這景村改做金村。景村反無人知道了。這個金村。雖省城甚遠。村中約有三四十家人家。人煙也還算稠密。一片土房茅屋。家家煮的小米飯。蒸的高梁麵饅饅。並燒的大白菜。雖沒有雞魚鴨肉。然而粗粥粗飯。甚是安穩。唉。看官請諸位想想。現在中國鄉下人。能够喫碗安穩飯的。還不是神仙麼。這金村的人。竟有神仙的福分。享受安穩飯喫。是何緣故呢。現在中國的百姓。不能喫安穩飯。其故亦有多端。或是水災。或是天旱。幸而免了這兩種天災。又有甚麼革命黨哩。拘賭棍哩。鬧教哩。毀學哩。這幾宗裏頭。不管那一宗出了亂子。總是這些鄉民倒運。那真正鬧亂子的人。早不知逃到那裏去了。到末了。無非鄉人晦氣。拏的拏。打的打。攪的真是雞犬不甯。還有功夫喫安穩飯麼。這金村却免了這幾宗。第一地形高。離河遠。沒有水患。第二種的是高粱小米。不怕天旱。第三這個金村。是在窮鄉僻壤。沒有甚麼教士來傳教。故無關教之事。第四是地土荒瘠。開不起學堂。何來毀學。第五是人不開通。又不識字。爲文明人所唾棄。那還有革命黨運動其間。第六是地既瘦瘠。非勤勞不能衣食。那有功夫賭博。就要賭博。也沒有錢。以故就是捉賭。也無從捉起。這金村既免了以上幾宗。故反變爲樂土。話休煩絮。言歸正傳。却說金村有個富戶。姓張名保。家中富有田地。

牛馬成羣。在鄉下人中。算是有錢的了。不過鄉人儉樸。雖有幾個錢。自家仍舊是同着工人下地。播種麥草。沒一樣不做。這張保出身是很窮的。幼時父母早亡。貧苦無依。還虧一個親戚。把他薦在一個陳姓家做長工。起先沒有工錢。後來慢慢的開起工錢來。張保爲人老實勤謹。一個錢也捨不得用。十幾年間。居然積起一百多吊錢。遂買了幾畝田地。張保雖然有了田地。却仍在陳姓家做長工。他人問張保道。你有了田地。爲何不回去耕種。自立門戶呢。張保答道。若是自立門戶。却要自己開伙食。樣樣都要自己買。這幾畝田地。够幹甚麼的。我如今把田地租給別人耕種。自己仍舊做長工。田地既有租錢。我又免了家用飯食。還有長年工錢。這不是利上加利嗎。人家聽了。都贊他人雖老實。算計却很精明。將來一定不可限量的。再說張保的男東家。不知如何得了一個損症。死了。女東家羊氏。年紀還輕。又無兒女。向來見張保勤慎。又有幾畝田地。年又強壯。看來很有點出息。非尋常長工可比。遂打定主意。嫁了張保。羊氏丈夫的父親。是個外路人。搬來的。雖然有些田地。並無親族。所以羊氏嫁張保的時候。並無一人攔阻。非但無人攔阻。連產業亦隨之嫁人。張保是做工出身。向來衣食靠人的一切舉動。都是聽人差遣的。如今忽然娶了東家奶奶。他看羊氏嫁他。真如王姬下降一樣。不論甚麼事。只要羊氏一聲呼喚。他就馬上誠惶誠恐的做去。羊氏見他如此小心。也甚高興。不過古人有言。習慣成自然。羊氏起初見張保。凡事遵命。自然是很喜歡。後來漸漸見慣了。也就不覺其好了。偶然張保有點錯誤。羊氏就數罵起來。不說他負心。就說他自大。張保聽了。那裏敢哼一哼。光陰迅速。張保娶羊氏。已是十幾年。羊氏生了一子一女。子名有才。女名桃姐。有才至十餘歲時。相貌果然比乃父好得多。就白也白了好些。村人交相稱贊。羊氏見衆人稱贊他兒子。也很得意。便對張保說道。我們有才的相貌。人人都說是像我。我想這話實在說的不錯。如果像你。像個黑黧黧似的。那還成個甚麼樣兒。張保道。桃姐長的也不錯。就是頭髮畧黃些。羊氏道。桃姐頭髮黃些。

有什麼要緊。現在年紀還小呢。女長十八歲。不情他隨到那裏去。說著呆了一刻。又道。我想有才這孩子。比你強得多呢。你看他白鬆鬆的臉兒。還好叫他放牛放馬。跟著長工下地割草不成。也好叫他去念幾句書。沒的叫人說。這麼大的財主。兒子連字都不識。土老財主的說好聽麼。張保道。識字果然是好。不過我想我們這莊家人。識了字也無用處。我見了字。頭就昏了。左一橫右一直的。欄個不清。有一日我見了一個字。問了問村上先生。他說這就是渴水的水字。後來我又遇著好些人在那裏識字。我想我也認得一個字。何不去顯一顯能耐。我就走過去。說我也來認一個試試。看他們見我說起認字來。大家都詫異起來。內中李二哥是前日見我識過水字的。就立起來說。張大哥。你今天能把水字指出來。纔算有本事呢。我聽了。果然走到桌子傍邊一看。見有一本書。很大的字。先生說是本二十四孝。裏頭說的都是些孝子。我看了半天。果然被我認著了。這不是水字嗎。王老四他也是素來識字的。聽我說水字。連忙走來一看。說果然不錯。被你認著了。於是衆人都走過來看我認水字。誰知先生也走來看。看了一刻。問我道。你認的水字在甚麼地方。我就指給他看。他一看不禁哈哈大笑。倒把我喫了一驚。連忙問他爲何大笑。先生道。不笑還待怎麼。你再看看你的水字。我看了又看。實在看不出像來。我遂賭氣道。你說那一處不像。先生道。這是臥水捕鯉的水字。你怎麼說是水字。我道。那是先生欺我不識字。故意這麼說罷。哩。怎麼不是水字。先生道。你再細看看。這水字有一點。那水字無一點。你可明白了。我看了看。果然有一點。王老四道。我剛纔立的這些。沒有看見那一點。所以也認做是水字。如今看見的確是個水字。老大將纔你認錯了。我道。我又不做先生。管他認錯不認錯。說著我就回家了。你想一樣的一個字。多一點就會變做另外一個字。其實那一點並不大。也值得如此大驚小怪。羊氏道。我說的正經話。你不聽。糊攪蠻纏的說了這些閑篇兒。誰來聽你。我如今說我的正經話。你再敢開口。我就要罵了。張保聽了一聲。也不敢

響。羊氏道。我想叫有才去上學。念上兩年書。你說好不好。張保道。好。於是果然叫有才上了書房不提。再說桃姐年紀漸漸長成。羊氏把他雙足緊緊的裹上。任他哭泣。不肯放鬆。過了幾年。桃姐的脚已裹小了。羊氏十分高興。就是桃姐也覺得意非凡。村上同伴的女孩子。都羨慕他。雙小脚。一日羊氏正在那裏教桃姐做鞋。叫他擎鞋樣來。桃姐去了半天。擎了樣來。望炕上一扔。自己就坐在炕沿上。將幾雙鞋面捏在手裏。翻來覆去的看。意思要揀一雙顏色最鮮明的。做了穿。越顯得楚楚蓮鈞。驚魂攝魄。正在思想處。忽然聽見羊氏問自己道。你這鞋樣怎麼比你脚小好些。你不要擎錯了。桃姐道。屋裏只有你我兩個女鞋樣。怎麼會擎錯。那是你眼花了。羊氏道。你擎腳來。我比比看。桃姐道。比他做甚。羊氏那裏肯聽。不由分說的拖過腳來一比。這一比鞋樣比脚小了寸把。羊氏登時大怒。伸手一掌。打的桃姐大哭起來。繼又大哭起來。其實羊氏這一掌。不過是虛張聲勢。並不甚痛。但桃姐最喜裝腔做勢的。大喊大哭起來。好叫人曉得他媽打他。這是他向來挨打的老規矩。不足為奇。羊氏打了一掌之後。又罵道。你這不成才。不要臉的東西。我這一巴掌。也不見得疼到那裏。你就這麼大喊大哭的。我還要割你的肉呢。桃姐聽了。割肉二字。就馬上在地下亂滾起來。賽過真割肉一般。正在碌亂三千的時候。進來一個人。羊氏一心想在桃姐身上。不會看見。桃姐却看見了。連忙喊道。大娘救命。羊氏道。混帳東西。你叫誰救命。我幾時要了你的命。你要叫人救命。正說著。只聽得背後有人說道。大娘子別生氣。大冷的天。孩子在涼地下坐著。要著了涼了。你老人家也歇歇兒罷。羊氏擡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有名的村上。大娘張大娘。這張大娘與張保同姓。而不同宗。他的男人名張大。死了多年了。遺下幾畝田地。不夠他妻子喫的。他妻子王氏。能說會道。又年紀大些。所以村上人見了他。總叫他大娘。後來叫順了嘴。不問長輩。都叫他大娘。竟成了個村上大娘了。村上大娘夫死之後。所遺田地。既不够喫。遂有時出來給人家做做媒。混碗飯喫。他又嘴頭上來得。

很是能說。偶然做個把媒。也可以得些媒金。後來他見這做媒生意。很可做得。既不費力。又不費錢。仗著一張嘴會說。就可以騙得人相信。藉此得許多媒金。何樂而不為。遂變了行業。做了媒人專家。成日裏東村來。西村去。男家如何有田地。女家如何有妝奩。富貴榮華。由他隨嘴瞎說。就是後來有些不對。那裏管得許多。今日之來。也是為此。他本是一團高興。預先打點一番說語來做媒的。不料一走進門。看見羊氏惡狠狠的。在那裏打罵女兒。倒不好意思開口。就說媒。就一屁股坐在炕沿兒上。說道。大嬸。你不要罵他了。你說甚麼割他的肉。虧你養的。你倒不疼。我倒疼的。桃姐你起來。有我呢。你媽不打你。你快起來。羊氏罵道。不成才的東西。想要裝高底。裝小脚呢。我叫他使勁裏緊。他不聽。要裝小脚。你想脚要裹得小。那有裝得小的。他現在不曉的那裏學的妖怪樣兒。裝小脚。我不割他的肉。割誰的肉。託著將桃姐拖了過來。舉起一隻脚來。指給村上大娘看道。他的脚已裹斷了。脚指頭也折了。再裹緊點。不敢說三寸。那四寸是掣得穩的。怎奈他不長進。不肯上緊裹。所以脚還是這麼大。村上大娘道。不要生氣了。桃姐的脚。我看很小了。若說墊高底。那是姑娘家愛好看。甚麼要緊。如今城裏鎮上。那個不墊高底。小了還要小。好看還要好看。多著呢。像桃姐這般面貌。脚又小。將來怕不尋個好婆家。大嬸你不要生氣。我今天特地來給你老人家道喜。羊氏道。我沒有喜事。你道甚麼喜。村上大娘道。你家有個好小子。我來做媒。難道不算喜事麼。羊氏聽說給兒子做媒。馬上就笑逐顏開的道。大娘。炕裏坐。你說的是誰家的姑娘。多大歲數。村上大娘道。你老人家別忙。我說來。包你願意。你且叫桃姐坐起來。別在地下了。怪冷的。炕上來坐。好孩子。你上來聽我說。羊氏也道。你還不上來。想再討什麼。大娘。你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看官。自來婦人。最喜歡的是說媒。一聽見人家與自己兒子說親。總高興非凡。卽定親之後。提起聘媳。也是喜悅異常。對入總說是聘媳如何有規矩。有才容。親家教誨如何好。及至過門之後。遂將從前的規矩才容。一掃而空。變爲種種罪



惡。提起媳婦來。就怒氣勃勃。數說媳婦不肖處。幾乎舉天下之惡。備諸一身。此乃婦人的普通毛病。閑話少說。再說羊氏聽見村上大娘與兒子說。就將打罵桃姐的怒氣。登時消歸於無何有之鄉。催著村上大娘說。是那一家的小姑娘。村上大娘哈哈的笑道。你老人家。怎麼這般性急。我說的是前村李茅蘭李秀才家二姑娘。今年十六歲。人才生得水葱兒一般。做的一手好活計。一雙小脚不到三寸。並且八字生的也好。公婆相合。助夫旺子。大富大貴。大嬌你願意不願意。羊氏道。既如此說法。我有甚麼不願意。你且擎八字來。我叫算命先生算算。不過前日沈二嫂子也擎王三毛家的女兒八字來。我叫人算了算。也還不錯。不知兩個的八字。那個好。村上大娘道。一定是李家的好。王三毛家的女兒。我也見過。臉上有麻子。脚也不小。羊氏道。我聽說李家窮的很。將來嫁裝怕不好。村上大娘道。你聽誰說李家窮。他家其實並不窮。不過趕不上你老人家罷哩。我是常到李家去的。他家的事。我那一件不知道。他家大姑娘。已經出閣了。也是說了個有錢的大戶人家。不怕你老人家生氣。恐怕比你府上還要好點呢。他家大姑娘。過門之後。小兩口兒好的很。公婆也喜歡。如今二姑娘比大姑娘長的更好看。聽說他家因為沒有兒子。將來二姑娘出閣。還有田地帶了來。他家因為你家小子的好。有才學。所以願意。差不多的人家。莫想他答應一句。羊氏正想回答時。恰好張保自外間進來。羊氏對張保說道。大娘今天來替我家小子做媒。你看好不好。張保道。我還不知道是誰家的姑娘。怎麼說好不好。村上大娘搶着說道。就是李茅蘭李秀才家的二姑娘。大叔料想也知道。張保對羊氏道。這些事。我一點不懂。你看着好就好。羊氏道。人家我看着還對。只怕他是個秀才。看不起我們這樣人家。那就難了。村上大娘道。若說他家。雖是秀才。錢却沒有這裏多。這事只要大嬌願意。包在我身上。一定成功。羊氏道。我也不能做主。等八字算過。再到大仙跟前求籤。要是籤上說好。八字也好。我沒有不願意的大娘。明天討了八字來。再說。村上大娘答應了。羊氏留村

上大娘喫了晚飯纔去。再說村上大娘回到家中。次日起來梳了頭。換了件乾淨衣服。又換了雙新布鞋。戴了枝舊絨花。胡亂喫了早飯。就到前村李秀才家來。一路上心中盤算。見面時如何說法。就可以成功。不多時到了李家門口。原來李家只有六間平屋。一個院子。傍邊一間柴房。一間毛廁。院子裏有兩棵大槐樹。大門口有棵大垂楊柳。門口對面是塊打糧倉的四方場。李茅蘭的祖上本有幾個錢。如今到李茅蘭手上。也沒有甚麼了。不過靠着是個秀才。鄉下人都有些怕懼他。有時也替人家打官司。城裏也去過兩回。認識兩個衙役。李茅蘭却對鄉下人說。同官是盟兄弟。只要他開口。官沒有不聽的。這話衆人聽了。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然大衆都怕了他。就是不信的。也不過是背地裏說說。總不敢當面駁他。這日李茅蘭喫了早飯。閑著沒事。含了枝長桿旱煙袋。走到門口看野景。只見遠遠的來了個婦人。及走近來仔細一看。原來是張大娘。當下村上大娘見李茅蘭立在門口。連忙搶前一步。叫聲老公。你老人家好早啊。李茅蘭懶洋洋帶答不理的道。也不早了。你來做甚麼。村上大娘道。我沒有甚麼事。好多日沒來望望大奶奶了。今天特來望望大奶奶。李茅蘭便也不再問了。村上大娘見李茅蘭沒話了。就一直進了大門。望屋裏走。見李茅蘭的妻子馮氏。同小閨女桂金。在那裏洗衣服。馮氏見村上大娘進來。隨口說道。張大娘。你怎麼許多日子沒來頑頑。可是又做媒忙的沒了工夫了麼。村上大娘忙笑道。我的媒婆。我那一天不記掛着你老人家。可不是前兩天做了個媒。跑來跑去。跑了幾天。忙的甚麼似的。所以沒來望望你老人家。今天閑着沒事。我就忍不住了。一早就到這裏來。奶奶可笑話我。我來討飯喫呢。馮氏道。張大娘又說笑話了。你成日家做媒。還說沒飯喫麼。你也替我家做個媒。村上大娘嘻嘻的笑着。奶奶真是活菩薩。怎麼我肚裏的事。沒有說出來。奶奶就知道了呢。馮氏道。你當真來做媒麼。你到屋裏坐坐。等我曬上這件衣裳就來。村上大娘道。我在這裏站站兒。也是一樣。我還怕站大了腳麼。我今天來說的。就是我

們村上的大財主張保家的小子。他家小子今年十七歲。也是上學念書。聽說念了不少的書了。他媽要定個好媳婦。聽見我說你家二姑娘。怎樣有人財。怎樣賢惠。就一心一意的叫我來提媒。我怕你老人家不肯。沒答應他。後來被他再三纏不過。今天纔來說一聲。不知道奶奶意下如何。馮氏道。他家有許多多少田地。有幾個兒子。正問。李茅蘭從大門口進來。聽說甚麼兒子。就接口問道。誰家幾個兒子。馮氏道。張大娘來替我們二閨女做媒。我問他男家有幾個兒子。李茅蘭道。是那一家的小子。村上大娘道。我們村上有名的大財主張保家的小子。李茅蘭鼻子裏哼了一聲。就不響了。村上大娘是樸乖巧人。見李茅蘭這個樣兒。就知道他的意思。連忙說道。論他家裏呢。原配不上你老人家府上。不過他家有的是錢。小子也還不錯。他媽因為他爹爲人老實。村上人都欺侮他家。想定個有勢力的人家。閨女做媳婦。凡事靠著親家。就沒有人敢來欺侮他家了。這些村莊有勢力的人。除了你老人家。還有那個。況是你老人家同城裏的官。都是你兄弟的。官見了你老人家。都要客氣三分。別說這些鄉下土老。誰還敢說甚麼。張家久慕你老相公的大名。纔叫我來說親。如果老相公肯答應這門親事。那就是張家福運來了。從此後老相公是張家的親家。就是張家的泰山了。誰再敢欺侮張家。那不是張家一家都受着你老人家的恩惠麼。李茅蘭聽了村上大娘這一套恭維話。甚是順耳。心裏很爲舒服。就說道。你說的也很懂禮。我雖無錢。却有勢力。俗語說的好。臭銅錢。可知道銅錢雖好。總是臭的。那裏趕得上秀才的清貴。論他家本來配不上同我家提親。如今他既然聞我的名。慕我的勢。要高攀高攀。我也不妨俯就俯就。張家到底有多少田地。幾個兒子。你且說給我聽聽。村上天娘笑吟吟的道。他家的田地數不清。總有好幾頃。只有一個小子。也上學念書。今年十七歲。白髮鬆的臉兒。長的身材。他爹媽當他寶貝一樣看待。張家的房屋。比這裏大的多。一共有三進。每進有五間正房。兩間偏屋。三個大院子。用着好幾個長工。他家大娘好脾氣。

要是娶了這裏的姑娘。一定疼的很。你想疼兒子還有個不疼媳婦的嗎。老相公再去替他家管管家。照應照錢財。教教女婿。張家那敢樂飛了。老相公你看好不好。依我說今天恰巧是個好日子。不如趁今天你老人家就出個八字罷。馮氏對李茅蘭道。你看怎麼樣。李茅蘭道。拈八字去。也沒有甚麼要緊。我要是不願意。就是拈了去。也作與去拈回來的。村上大娘道。着啊。老相公說的不錯。就請老相公寫個八字罷。於是李茅蘭拈紅單帖寫了一個八字。交給村上大娘。村上大娘又坐了坐。便回到本村。到張保家來。見了羊氏。將八字交給羊氏。又對羊氏說。李家如何有勢力。將來姑娘過門之後。李家答應如何。照應親家。從此以後。就沒有人敢欺侮大娘了。說的羊氏眉花眼笑。高興非凡。過了兩日。村上大娘來討回音。問八字好不好。對的呢。不對羊氏道。八字很好。大仙跟前籤也求過。籤上說女命大貴。多子多孫。我想就託大娘去說說。問要多少聘禮。村上大娘一口應承。是跑了五六天。方纔將這親事說成。行聘納采。這些瑣事也無須細表。再說光陰荏苒。日月如梭。倏忽間一年已過。羊氏見兒子已經十八歲了。就對張保說明。秋間替有才完姻。叫村上大娘去說。女家起先說閨女小。不肯就出嫁。還要過兩年再說。後來說來說去。說的女家肯了。方纔擇定吉期。到了吉期。請了許多客。北方風俗。新郎是不親迎的。只打發花轎去。誰知花轎方到李家大門口。只聽得牆的一聲。李家大門早已關得鐵桶一般。再也叫不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就同你奶奶對罵

第二回 老嫗有心教傲逆

小蛋說了我兩聲。喫我一頓好

話說前回所說的張家送花轎到了。李是都說他好脾氣。他那裏來的好習。是甚麼緣故呢。原來當初下聘的時候。李家曾說要四十個。這才學。又同官府相好。將來有才。不養保疼這幾吊錢。昨日只送去三十六吊。李家不肯。要叫以後別怕他。只管同他吵鬧。你打不過他。好來來。李茅蘭就叫人將大

門緊緊關閉。不許張家花驕進鄰居。見此情形。面面相視。束手無

叫張家不必娶人。這親事算了罷。後來

頭裏脚錢。如數補足。另外再加送二十四

女兩家相離不遠。忙叫人回家通知。快拿錢來

麼纔好。這是幾個老成點的鄰舍勸羊氏道。大嬸不可省這幾個錢。耽誤了孩子們好日子。李茅蘭也不

是好惹的人。大嬸子大量點罷。只要明年成好。多收上幾擔糧食就有了。羊氏想想大家說的這話也

不錯。只得又拿出三十六吊錢來。補足七十二吊錢的數目。叫來人拿了去。方纔將人娶了來。羊氏自從

娶了媳婦。靠著親家的勢頭。村人都不敢欺侮他。羊氏十分得意。小夫妻自然恩愛。李茅蘭也常常到張

家來。一日李茅蘭對張保道。親家。我有句話想對你說。論起理來呢。是你家的事。也用不着我來管。但

依我看起來。你就是要管也無從管起。張保聽了李茅蘭的話。不知頭腦。以為是李茅蘭來說詐他了。嚇

的面紅耳熱。不知怎樣回答纔好。李茅蘭又道。其實也不是甚麼大事。就是有才那孩子念書。要是照這

樣念下去。縱然念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的。張保這纔明白。是為有才讀書的事。忙道。親家說的是。無奈

我一字不識。怎麼懂得呢。李茅蘭將鬚子笑道。我所以說你就是要管也無從管起。我如今說句老實

話。不如叫有才跟着我念書罷。將來如果有出息。能够像我似的。進了秀才。那就大有作爲了。說着又大

笑道。親家。你有了秀才兒子。你樂不樂。張保噙着大嘴笑道。我那裏有這個福命。羊氏笑道。你別說沒有

這個福命。我們有了這麼一個好親家。還怕孩子沒出息麼。親家同官府是認識的。將來孩子考起來。只

要親家同官說一聲。還怕不是第一名秀才麼。李茅蘭笑道。縣考第一名不是秀才。叫做縣案首。還要考

下張家迎親的幾個老

李茅蘭只是一口咬定

個迎親的不能作主。幸虧男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急的雙足亂跳。羊氏也急的不知怎

府考。考了府考。還要等學臺來考試。那時考取了。纔是秀才呢。羊氏笑道。我那裏知道有這些名色。李孝蘭道。親家意思怎麼樣。依我說。有才不如跟着我念書。我們是至戚。學金總好說的。就是將來進了學。那謝先生的謝金。也可以隨便些。張保道。只怕孩子沒出息。叫親家白費心。羊氏道。親家有這樣好意。肯替我們教孩子。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他爹不識字。只知道種地。我是個女流之輩。凡事總要靠着親家點。一定叫有才跟着親家念書罷。李孝蘭自然是答應的。再說張有才跟着李孝蘭念書。每日間照常早出晚歸。他媳婦名采鳳。人材尋常。初娶來時。羊氏待他還好。數月之後。有些厭煩了。不免就要使些婆婆的勢頭。逼着媳婦做事。誰知這采鳳。性情却不大馴良。婆婆說他錯處。他却不肯承認。反要罵婆婆幾句。羊氏沒法。反倒不敢說了。一日李家來接他閨女回家。采鳳見了他母親馮氏。就哭哭啼啼的說。婆婆怎麼利害。小姑怎麼多嘴。自己怎麼受苦。馮氏本是個潑婦。不聽猶可。聽了之時。不禁大怒道。這還了得。那老殺胚。老賤貨。你怕他做甚麼。你不聽我的話。纔受人的欺侮。喫人家的氣。以後那老賤貨要罵你一句。你就罵他十句。打你一下。你就打他十下。有你爹這樣名氣。這樣勢力。你還怕那種田土老兒麼。我當初做媳婦的時候。你奶奶待我真是利害。我那時年紀輕。膽子小。一聲兒也不敢響。你奶奶飯也不許我喫。飽黑麵饅頭還要搗糝。白菜湯不許我喫。叫我喫大葱。後來你爹進了秀才。我的年紀也大了。我一想。我是秀才奶奶了。怎麼還怕那老婆子。我拿定主意。以後就同你奶奶對罵對打。又叫你爹也幫着我。有一日我還記得。你奶奶爲了雞下蛋。嫌我不去拾雞蛋。說了我兩聲。喫我一頓好打。從此以後。他見了我。再也不敢響一聲了。你總記得。你奶奶後來不是都說他好脾氣麼。他那裏來的好脾氣。是我替他打好的。如今有才。你爹叫他到這裏來念書了。你爹這樣才學。又同官府相好。將來有才不怕不是秀才。你就是秀才娘子了。還怕那老賤貨做甚麼。你以後別怕他。只管同他吵鬧。你打不過他。好來叫我替你出氣。包管

那老賤貨見了你怕你三分不敢再打罵你了。采鳳聽了馮氏的話，牢記在心。過了幾天，回到婆家。比從前又兩樣了。每日睡到日高三丈，尚未起身。事也不做，專門東遊西逛。羊氏要是說他幾句，他就說甚麼種田人家，土財主。我娘家比你家大的多呢。你敢說我麼？羊氏聽不過道：我怎麼不敢說你？你嫌我家是土財主，誰叫你爹媽將你說給我。我待你好，你倒不識好，真是賤人，不識擡舉。采鳳道：誰是賤人？你纔是真賤人。真賤貨，你當我不知道麼？你死了男人，跟了長工，還是甚麼體面事麼？你不賤誰賤？哼，還當我不知道呢。趁早別丟人罷。羊氏聽了這一老套揭瘡疤的話，登時氣得面孔發青，伸手想打采鳳。誰知早被采鳳打過來了。於是婆媳揪扭一團。你一拳，我一掌的亂打，却驚動了家中諸人，及左右鄰舍。一時擁了一屋子的人，拖的拖，勸的勸。采鳳見人來的多，怕喫眼前虧，就鬆了手。一溜煙出了大門，逃回娘家去了。這裏衆人忙著扶起羊氏，問他因為甚麼事，這樣大鬧。羊氏一面哭，一面數說衆人正在那裏聽得熱鬧，忽然院子裏一片聲音，又聽得堂屋裏的門窗打的砰砰亂響。羊氏連忙住了哭，伸頭朝外面一望，見有十來個人，爲首的是男親家李茅蘭，後面跟著幾個人，將門窗傢伙亂打。羊氏嚇的不敢響，不多一刻，又來了兩三個女人，攆進房來。一個是馮氏，還有兩個，想是叫來的。羊氏正想開口叫親家，不提防馮氏從背後揪着頭髮，就是幾個嘴巴。那兩個女人也過來幫着馮氏亂打。打的羊氏大聲叫饒，命幾個鄰舍怕鬧出事來，大家一齊上來勸解。將馮氏拖開，李茅蘭在外面也是口口聲聲說叫張保出來說話。嚇的張保藏在柴房裏不敢出來。馮氏坐在堂屋裏發上邊，老賤貨你配做我閨女的婆婆，不配。我閨女那樣不賢惠來，那樣不孝順來，老賤貨還不知足，不是今天打他，就是明天罵他，你不想想，你自己拿鏡子照照看，你也配打我閨女罵我閨女麼？今天將我閨女打死了，現在睡在我家炕上，連人事也不知了。我也不說別的，叫老賤貨償我閨女的命。李茅蘭道：你還同他家講理麼？這種人家，懂得甚麼禮，叫人

找出那狗蛋來着實打一頓再說叫他曉得我李茅蘭不是好惹的我的閨女給他做媳婦已經是擡舉他了。他還敢打罵我的閨女。真是七個頭八個膽了。這時候已來了許多鄰舍。大家都相勸叫他不要動氣。還是叫張大哥來替親家陪個禮兒。裏面大嫂子也替親家母陪個禮。看來看去。看在女婿身上。於是大家出去。將張保找來。張保嚇的索索的抖。衆人叫張保替親家陪個禮。張保就直挺挺的跪在李茅蘭跟前。李茅蘭舉手將要打。被衆人拉住了。李茅蘭見打不着。就跳起跳倒的大罵了一陣。後來問張保還敢欺侮他閨女不敢。張保那裏敢響。問了半天。纔說道。我的爺。我可不敢了。李茅蘭這纔住了罵。馮氏在裏頭還是不肯罷休。因為羊氏比張保有骨子。點不肯在馮氏跟前下跪。所以馮氏不肯罷休。後來又是張保倒運。替羊氏在馮氏跟前跪了一跪。纔算了事。馮氏對李茅蘭道。這事依我的心思。是不肯就此算了。不過你已不爭氣。我也沒奈何。如果叫我送閨女來。那是萬萬不行的。李茅蘭道。怎麼我送閨女來。那不成。我來替他陪禮了嗎。我方纔說過。叫他公公跟了車去接閨女。還要替我放鞭轍。點香燭陪禮。張保此時已是嚇破心膽的人。那敢不遵。羊氏雖不願意。然怕了李家的勢頭。也不敢說甚麼。衆鄰舍哄著李茅蘭去了。又叫人套車送馮氏回去。張保羊氏這纔放了心。看看門窗傢伙打壞了許多。心裏不由的就心疼起來。羊氏大罵村上大娘做的奸媒。靠親家。反叫親家打了自家。心中又氣又疼。足足的哭了一夜。次日張保只得套了車。帶了香燭鞭轍。到李家去接媳婦。帶着替李家陪禮。李茅蘭還是氣很很的。沒有半盞茶水款待張保。采鳳從裏面走出來。並無半點傷損。搖搖擺擺的上了車。及至到了婆家。進門見了羊氏。也不招呼。一徑到自己屋裏去了。同有才嚼嘴咕咕的不知說了些甚麼。到晌午喫飯。他自家到廚房裏去盛了兩碗菜。一盤饅饅。拿到自己房中喫了。羊氏雖有氣。却不敢說。從此後。羊氏一日類似一日。采鳳一朝大似一朝。無論公婆不在眼裏。就是丈夫也不在他心上。每日間喫喫頑頑。



高興說說笑笑。不高興咒罵罵。一日羊氏在門口看收糧食。正值村上大娘路過門口。村上大娘自從做了這媒。見兩家不和。怕招罵。平時不敢到張家。今日當面碰著羊氏。却不好不招呼了。只得立住了脚。叫聲大嫂子。你好啊。羊氏見是村上大娘。勾起肚裏的氣來。就對村上大娘道。你到裏面來坐坐。我要同你談談。天村上大娘道。天不早了。我要回家去了。羊氏道。忙甚麼呢。你去年的時候。那天不到我家坐坐。天今天怎麼就沒有工夫了。村上大娘沒法再推託。只得同羊氏進來。羊氏讓村上大娘在自己房裏坐。恰值采鳳在堂屋裏喫醉棗。村上大娘道。啊。二姑娘好福氣。嫁了這種好人家有的喫。你還不謝謝我麼。你那醉棗也給我點喫喫。采鳳並不回答。用手抓了一碗醉棗。一回身到外面去了。羊氏道。你見了不會。你當初說媒的時候。怎麼說的。你說親家怎麼好。嫁過來怎麼照應我家。姑娘怎麼賢惠。如今親家沒有照應了我。反倒打毀了我許多東西。那天夜裏。他爹在李茅蘭那畜生跟前。足足的跪了半夜。要不是你做這好媒。我家也不至於這樣倒運。人家是媳婦伺候婆婆。我好。我是婆婆伺候媳婦。還嫌我伺候得不好呢。不論甚麼事。從沒有婆婆在眼裏。都是自作主張。有事叫我同桃姐去做。有喫的。他們兩口子喫。我辛辛苦苦撫養的兒子。不向着我。倒同他媳婦一條心。媳婦罵我。他也幫著罵我。你叫我怎麼不氣。不然。我也不同你說。是你做的媒。我所以同你說說。村上大娘道。大嫂子別惱。我們都是好妯娌。這樣媳婦也難怪你氣。但要是怪我做媒做的不好。我却不承認。自古說。三朝媳婦。月內孩兒。是慣不得的。大嫂子娶了媳婦進門。待他太好了。當菩薩一樣的供養着。他的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有事你又不叫他去做。娶他嬌養的甚麼似的。拳膽子弄大了。怪不得不怕了。他在家中做姑娘的時候。那一樣不做。他娘家又沒有甚麼錢。沒有長工做事。他媽成日的在外頭閑談。家中的事。那一樣不是他管。燒火做飯。洗衣做活。那一樣不是他。所以我說他這事。我看了還恨。你老人家說媒。誰知你老人家沒有見過媳婦。

一進門。拏他擡上天。慣壞了。如今反倒怪起我來。真正冤枉了。要是進門時。你老人家使出點婆婆的勢頭來。樣樣叫他做。不要愛惜他。包管你如今一個好媳婦。我臉上也光彩許多。羊氏道。大娘說的話。也不錯。依你說。媳婦就算是被我慣壞了罷。那親家我總沒有慣他了。他怎麼打到我家來呢。這是甚麼道理。你是個聰明人。請你說給我聽聽。村上大娘笑道。那我也不大明白。我們做媒的。只管姑娘小子好不好。不管兩親家的事。不過據我冷眼裏看來。那天夜裏。李家打門來。也是你家媳婦去叫的。要是你老人家有法令。你家媳婦怎麼敢到娘家去。就是他娘家人來。你老人家也可以對李茅蘭說。雖是你的閨女。却是我的媳婦。既進了張家的門。就是張家的人。他不好。打幾下。罵幾聲。也應該的。也不用不着娘家人打。上門來。他要是動蠻。你就退了。他家閨女。他總不能將閨女一輩子養在家裏。不怕他不來陪禮。那時他送閨女上門來。求你收留。纔有你的話說呢。誰叫你一見了李家的人。就嚇的一聲也不敢響。隨他家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李茅蘭本是欺軟怕硬的。你比他兇過頭。他反不敢說了。羊氏道。大娘說的容易。你不會見他李家的那勢子來的。兇着呢。他爹是個男子漢。都嚇的直挺挺的跪着討饒。我是個女流之輩。越發無能爲了。村上大娘道。已往的事。也不用說了。我再替桃姐做個媒。說個好好的人家。補著你。好不好。羊氏道。多謝多謝。我可再不敢費你老人家的心了。村上大娘道。你又來了。你見我做媒。幾時說過謊。我今回這個媒。說起來。你定不願意。我也知道你不願意。不過我們做媒的人。受了人家的託付。總要替人家說到。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能勉強。羊氏道。這個自然。村上大娘道。我替桃姐說的。親不是別人家。就是你們親家的堂房兄弟家。羊氏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村上大娘道。我也知道不行。不過說聲罷了。他家的事。說起來。真是奇怪。李茅蘭那麼個強盜胚子。誰知他的堂兄弟。比你家大叔還要老實。他起先同李茅蘭同村住。因爲他有幾個錢。李茅蘭常常的尋他的事。訛詐他的錢。他實在怕不過。十幾年前。就搬家到

別村去了。偏他爲人雖老實。做買賣却是好的。如今開了好幾個店了。也有雜貨店。也有米店。還有豬肉店。家中一年豬肉豬油喫不清。收了糧食。放在自己米店裏賣。利錢也格外好些。家中的奶奶是個雙眼兒瞎子。要娶個能幹媳婦當家。他也只有一個兒子。前兩年也是念書。如今跟着他爹學買賣了。比桃姐大四歲。他家聽說李茅蘭打到你家。他倒很不過意。他說既是親戚家。好來好去。怎麼這樣動蠻。親家公親家母這樣好脾氣。還要說不好。天下還有好人麼。不然。我同張家也結頭親事。他家桃姐又能幹。又長的好。真是個好媳婦。被我家的那個強盜一打。連我也叫親家當做歹人了。這頭親事去說。還能成功嗎。羊氏道。他兄弟說的倒還明白。其實我家桃姐也不是定要說個財主人家。只要公婆性子好。女婿老實。不要錢。不荒唐。就行了。我聽說是李家。不由的就要害怕。不曉得他兄弟的脾氣。同他哥哥比起來。到底怎麼樣。村上大娘道。你要是不放心。我幾時叫他來見見你。那小子我也可以想法子叫他來給你看看。好叫你知道我說說不說說。他家說。只要你家願意。連八字都可以不必對。只要送個男八字來。給你家合合。你家合了。要是對。他家就揀日子下定。衣服首飾揀時式的做。你要捨不的。桃姐一年可以叫桃姐來娘家住兩月。你要肯到他家去看閨女。他家格外歡喜。因爲他家奶奶雙眼睛。你到他家去。還可以替他家照應照應事情。你同你家的媳婦又說不上來。到閨女家去住些時也好。省得在家裏看了生氣。大爺子你說是不是。我看這門親事。很可以做得。正說着。忽然張保慌慌張張的走進來道。你快去看看。毛二嫂子的媳婦上吊了。二嫂子不管他。還是大嫂子良心好些。現在把他救下來。自己靠着。你去燒口開水給他喫。羊氏道。阿彌陀佛。救活了。沒有說着。撇下媒人村上大娘。一直往隔壁毛家而來。走到裏間。見毛二嫂子。指着媳婦罵道。你這驢貨。你想嚇我麼。我不怕。你要死。快死。你爲甚麼不死。你自己想想。你也配做我的媳婦麼。你嫁了來。沒有半根爛草破布。你死了。譬如一隻豬。一隻狗。料想你那窮娘家也說

不出甚話。作不了甚威。只好乾瞪著眼。看我再要有錢的媳婦。此時羊氏已走到炕邊。說道：二嫂子你別生氣。你出去坐坐。讓我來給他口水喝。毛大嫂也說你出去罷。待他好了你再罵。毛二嫂惡狠狠的回道：都是被你弄壞的。你還要說麼？羊氏已經掣了水來。毛家媳婦已回過來了。見婆婆在跟前不敢哭。只是暗暗飲泣。羊氏雖然平日曉得他姑媳歷史。今天的事。却不明白。心中甚是納悶。待毛二嫂子罵定之後。出去了。乃問他大嫂子道：今天到底爲了甚麼事。鬧到這樣。差一點出了人命。大嫂子嘆口氣道：從前的事。你是曉得的。我是個寡婦。靠著人家度日。成日裏受人家冷言冷語的。他這個媳婦。我看著很不錯。這家裏的事。粗粗細細。不是他做還有誰。不說自己兒子不長進。還說人家窮。一心想要錢。媳婦成天的不是打就是罵。銀子待他媳婦也不好。你叫人家孩子怎麼過。還有寶珠這妮子。幫着他媽他哥哥。欺負他。嫂子如今銀子與陳家的那小寡婦。越發不成樣兒了。起先還怕人曉的。如今索興放倒做了。教銀子回家打罵老婆。又挑唆著銀子。說他媳婦脚大。臉又長的醜。不如休了。又說他自己沒有公婆兒女。銀子如休了媳婦。他就嫁了銀子的媽。不但管他兒子。反幫著兒子打罵媳婦。說是那小寡婦。有一分錢財。若嫁了銀子。銀子就可變做富翁。將纔說的有錢媳婦。就是指那小寡婦。羊氏道：這些我都知道。我問的是今天他爲甚麼事上弔。大嫂子道：你問這事麼。說起來話長著呢。都是寶珠挑事不好。不是寶珠那有這些事。羊氏道：我的老奶奶。你別說閑篇兒了。快說正經的罷。我家裏還有人坐著呢。大嫂子道：你家坐著的人是誰。敢是做媒的。你若娶了媳婦。不要學他。像銀子的媽似的。羊氏道：你快說罷。不要銀子媽金子爺的了。大嫂子道：今兒這事。說起來長著呢。聽說因爲這些時。有時氣病。人口不太平。西村做驅疫會。並且有戲。他婆婆今天到西村去燒香。帶著看戲。寶珠也要去。他媽說他這麼大的閨女家。出去不方便。況且他常鬧脚疼。也走不了那許多路。就是到了那裏。戲臺底下。人山人海。萬一立脚不穩。被人擠

倒了。成個甚麼樣兒。不許他去。寶珠既被他媽。關在家裏。不許去看戲。遂將一腔毒氣。移在他嫂子身上。其時他嫂子。正在那裏漿洗衣服。寶珠走過去。將洗乾淨的衣服。掣了去。丟了一院子。寶珠的外面。算是同他嫂子。疲頭。他嫂子也曉的寶珠的用意。不敢稍出怨言。寶珠說他嫂子。爲甚麼不笑。我是好意同你鬧著頑兒。你倒生起氣來。總怪我犯賤。同貴人鬧著頑兒。自討沒趣。他嫂子道。我沒有生氣。姑娘怎麼疑心我生氣。寶珠道。你不生氣。爲甚麼板著臉。他嫂子也不敢多言。停了一刻。寶珠又去掣了一碗水。輕輕的走到他嫂子背後。從頭上澆了下去。他嫂子猛不提防。這一碗水。從頭上淋下來。嚇了一跳。伸手一推。寶珠就順勢望地下一躺。手中的碗。一丟。登時碗也碎了。頭髮也散了。號淘大哭起來。他嫂子受了那碗冷水。頭面淋漓。尙不打緊。寶珠這一喊哭。真把他三魂六魄。都嚇到半天裏去了。羊氏道。哭喊是寶珠常事。也用不着那麼膽小。大嫂子道。你曉的寶珠說甚麼。羊氏道。無非說他嫂子打他。大嫂子道。那就好了。可惜不是這麼說。羊氏道。那末寶珠說甚麼呢。大嫂子道。那時我在門外曬棉花。聽見屋裏哭喊。連忙走進來一看。見寶珠在地下坐着哭。嘴裏喊着救命。我問他甚麼事。這麼大驚小怪。寶珠說他嫂子。同一個男人在一處不曉的做些甚麼。見我出來。就一齊上來將我牽着毒打。所以我喊救命。我問他現在那男人呢。寶珠說。見我喊起來。那男人就跑出去了。我正要再問時。寶珠的媽。已回來了。羊氏道。他不是要看戲嗎。爲甚又回來了。大嫂子道。你不知道。他婆婆本來說看戲。後來見天陰陰的。怕下雨。因爲沒有帶雨傘。他就不等看戲。就回來了。進門見寶珠這個樣兒。極甚詫異。反問起寶珠來。寶珠一口咬定他嫂子的話。一個男人在一處。見他出來。就一齊上來打他。不是他喊的快。一定被他嫂子打死。他媽聽了寶珠的話。也不問個青紅皂白。掣了一根門門。夾頭夾腦的。望他媳婦打去。羊氏道。可打壞了。大嫂子接着說道。大婦你也曉的。銀子媳婦。爲人驕弱。平時見了婆婆。賽過見了老虎。見了小姑。如同見了夜叉。今天老虎夜

又同時發出平生未發過的威猛。他這個軟弱人如何不嚇昏。所以他小姑說他那些話。他一句也不敢分辯。只是默默的立在一邊。他婆婆見他不言語。越發認做真的。銀子此時也來家了。聽他媽如此說法。連踢帶打發落了一頓。又掣門門打着。問他姦夫是誰。後來我想起來。我在門口曬棉花。怎麼沒有看見男人從屋裏出來。寶珠這話不是假的嗎。羊氏道。你怎麼不對二嫂子說。大嫂子道。我怎麼不說。寶珠的媽那裏肯聽我的話。他閨女是好的。說的話是真的。我的話當甚麼。反說我上了年紀。眼花了。又說我護着姪兒媳婦。幫着姪兒媳婦拉皮條。大媽你想這話。叫我受得住嗎。媳婦是他的媳婦。我是旁人。看不過說句公道話罷了。他反說我一篇不中聽的話。我就賭氣走開了。他們天翻地覆的鬧了一頓。後來銀子又要逼着他媳婦死。他媳婦在屋裏哭哭啼啼的。我看了心疼。進去問他。到底爲甚麼事起的。他媳婦從頭至尾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我也曉的他冤枉。無奈他婆婆不聽我的話。後來聽不見他哭了。我就疑心他要尋短見。過去推了推門。裏面門着。我連忙從窗上鑽進去。見他直挺挺的吊着。幾乎把我嚇死。我開門喊人來救。誰知道那些狠心人都不來。說是隨他死去。這時候。虧了你家犬叔來。我叫他幫着救下來。放在炕上。我抱着他。又託大叔去叫你來。燒水灌他。如今死是不會死了。不過這事如何了。只聽院子裏有人叫道。媽還不去。家裏有兩個奇怪人。要知甚麼奇怪人。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少見寡聞以人爲鬼

多迷善惡敬鼠爲仙

却說上回書中。說院中有人叫媽的。乃是羊氏的女兒桃姐。因爲羊氏出去了半日。還不回來。屋裏又來了兩個異樣的人。桃姐見了害怕。所以來叫他媽回家去。羊氏聽見是桃姐的聲音。又聽說家裏有奇怪人也甚疑惑。隨即立起身來道。我來了。又向大嫂子道。家中不曉的來了甚麼人。我要回去了。外間有燒下的水。銀子媳婦要喝時。你去倒罷。說話間。已走到堂屋門口。見桃姐立在院子裏。羊氏道。你說話爲甚。

麼不到屋裏說。要在院子裏。怪聲怪氣的嚇我一跳。桃姐將頭一扭道。屋裏有弔死鬼。我不去。羊氏道。人沒死。你說甚麼鬼。桃姐道。沒有弔死鬼來迷人。怎麼好好的。一個人會上弔。我若進去再迷我呢。羊氏連忙喝道。不許混說。揣羊氏的心思。是惟恐怕弔死鬼。聽見桃姐的話。當真來迷桃姐。又像是弔死鬼。立在自己背後。馬上就要將桃姐拉了去似的。急急忙忙的拉了桃姐。走出毛家門口。方纔一塊石頭落地。好像出了毛家門。弔死鬼就不能來了。羊氏定了定神。問桃姐道。你說家中來了奇怪人。是甚麼樣奇怪人。桃姐道。我說不上來。我看了那人。怪害怕的。母女二人一路說著話。已到了自己門口。見門口立著好些閑人。都是本村的。有些在門口立著。不敢進去。有兩個從裏頭出來。嘴裏說。你們真膽小。爲甚麼不進去看看。羊氏接着問道。屋裏來了誰。那兩個人道。是兩個洋鬼子。羊氏聽說是洋鬼子。登時變了臉色。比遇見活鬼還要怕。只在堂屋門口打圈兜兒。不敢進去。恰好裏面走出一個人來。叫一聲姑媽。你回來啦。羊氏一看。不是別人。乃是羊氏娘家姪兒媳婦的姊姊潘氏。羊氏道。原來是你。怎麼說是洋鬼子。我說好端端的。爲甚麼來了洋鬼子。倒叫我嚇出一身冷汗來。潘氏道。姑媽裏面坐。我同你說。你不要害怕。客人是有兩個。並不是洋鬼子。羊氏道。不是洋鬼子。讓我進去看看。說着話。一脚跨進裏間門檻。伸頭一看。喊聲不好。望外就逃。誰知脚上穿的本頭底。本不平穩。慌忙之間。又踏着一張白菜葉。一個立脚不牢。滑溜溜跌出去二三尺遠。幸虧潘氏扶住。不會跌傷。看官。要曉得這就是女人裹脚的壞處了。潘氏正要安慰他別怕。話未出口。羊氏已是氣喘吁吁的發作道。三姐。我又不曾得罪你。與你無怨無仇。你爲甚麼叫洋鬼子來害我。還騙我說不是洋鬼子。你喫洋鬼子的教。幫着洋鬼子騙人。我是你的親戚。俗們平時也不錯啊。你也犯不上叫洋鬼子來算計我呀。你是甚麼心眼兒。你說。潘氏剛想開口分辯。裏面又出來了一個女人。羊氏却不認得。料想也是喫洋教的。那女人說道。這位大嫂。你不要害怕。我們不是洋人。我們是

城裏來演說的。羊氏道：你不是洋鬼子，裏頭兩個是洋鬼子，你不要多說了。你快叫那洋鬼子趕緊出去罷。我家不喫洋教。那女人又說道：我們不是叫你喫教。羊氏心中想道：他不叫我喫教，這洋鬼子來做甚麼。莫非來拐人不成？心中一面盤算，眼睛裏一面細細的看這女人。見這女人約有三十來歲，皮膚不甚白，五官倒也端整，身材却不十分長，而甚肥胖，穿了一身黑衣裙，兩隻腳並不十分大，却穿的是男人鞋樣。潘氏見羊氏不言語，連忙過來說道：姑媽，我說不哄你老人家，你看這位奶奶也說不是洋鬼子。你老人家怕甚麼？我還沒有同你細細的說哩。若說清了，包你老人家一點兒都不怕。羊氏未及回答，聽見裏間村上大娘道：大嫗，你來罷。我陪了這位洋太太，坐了夠頓飯時了。他們的話，我雖不大懂，看他的樣子倒甚和氣。你來罷。羊氏起先以為村上大娘回去了，今見他在裏面坐着，洋鬼子並不會難為他。膽子大了一半，硬硬頭皮，走進裏間，緊貼着村上大娘坐下。桃姐也悄悄的藏在羊氏背後。潘氏同那女人也進來了。羊氏正想問時，又見外面進來兩個男人，一個是王老四，一個是村上先生。窗戶外頭還立着好些人，有伸頭探腦的，有唧唧私論的。村上先生向羊氏點點頭道：你叫他看看太陽看。羊氏道：叫誰看太陽？先生道：就是你說的洋鬼子。羊氏道：叫他看太陽做甚麼？先生道：他們不是說不是洋鬼子嗎？其實是洋鬼子，不是洋鬼子，一試就試出來了。羊氏道：怎麼試法？此時見那女人張口要說話，又見那洋鬼子向那女人使個眼色，像是叫他別說的样子。先生也不等他，只顧說道：我叫你叫他看太陽，就是要試他，不是洋鬼子，你曉的洋鬼子洋鬼子的，為甚麼叫他鬼子呢？就是因為他與鬼一樣的，不能見日光。他們的眼睛不能看太陽。看了太陽就要瞎的。羊氏道：難道他們活在世上，就永遠不見太陽麼？先生道：你們娘兒們家，到底不懂得甚麼。我常常聽見人說他們的國度，在我們地底下，你想地底下怎麼有太陽呢？所以他們到我們國裏來，總是要用塊布蒙着臉，有些洋鬼子不蒙布，就要將帽子戴的低低的，蓋着眼睛，不



見太陽。羊氏道：他們住在地下底。怎麼鑽出來呢？我聽說地底下是地獄。人死了做了惡事，方纔打到他獄裏受罪。這麼說，他們是從地獄裏來了。說着連忙移到炕裏，靠着土牆坐着，好像那兩人登時就要變做厲鬼。來捉他似的。先生聽了羊氏的話，沈吟了半晌道：地獄嗎？他們總不是在地獄裏。忽然又道：是你想地上這麼大地底，下一定也是這麼大。他們想是在另外一處。不過同地獄相近罷了。所以叫他鬼子，也是因為他同地獄相近的意思。王老四道：爲甚麼要叫他洋鬼子呢？先生道：聽說他們有股羊騷氣，所以叫他洋鬼子。羊氏道：他們到底怎麼鑽出來呢？這一下子，真把先生關住了。再也說不出。還是王老四聰明，說道：我想他們總是用梯子，要未有地方臺階似的。從那裏一步一步的走上來。先生道：不錯不錯。前些時不是開甚麼鐵路嗎？大約就是他們鬼子走的那條路了。此時潘氏實在忍不住了，說道：你們不要亂說了。他們不是鬼子。見那個年長的洋鬼子道：我們委實不是洋鬼子。我們從青島來。是來勸人的。你們不要怕。不要疑心。我們決然不是害人的。潘氏接着道：他們是行好的。又指着那個着黑衣服的女人道：他是我東家奶奶的妹子。陳奶奶那兩個是從南方來的。是兩位小姐。此時羊氏已將那兩個洋鬼子細細的看了一遍。見那年長的是四方臉，皮色略黃，身材長大。那年少的是圓臉，皮膚甚白。風大眼長，眉身材不甚長。一色的都是黑衣裙。脚同男人的脚一樣。那鞋不像布做的。又叫不出甚麼名色。來看他們的眼睛，也沒有奇怪處。就是相貌也不難看。又聽潘氏這麼說，羊氏心中已有一半信。他不是洋鬼子了。遂放膽問道：你們說不是洋鬼子，你們爲甚麼穿這樣奇怪衣裳呢？那年輕的小姐道：我們是洋裝。村上先生插嘴道：茶葉有洋裝。怎麼人也有洋裝？那年輕的小姐發怒道：我們是勸他女子的。你們男子不許多嘴。那年長的小姐對那年輕的小姐道：你忘了麼？會長交代的。不論何事，總要處以和平。何況他們這些鄉愚，終身的口不擇言。你還想責之以禮嗎？羊氏見他們說這些話，一句也不懂，就是赫赫

的村上先生終年之乎者也的教書。今天聽了這幾句話。白瞪了兩眼。一句也解說不出來。心裏又疑心是他們罵自己。不曉的究竟罵些甚麼話。想要同他對罵。又想萬一不是罵我。那不弄糟了嗎。心中左右爲難。臉上馬上就面紅耳熱起來。又怕人家看出他爲難的樣子。失了堂堂的先生體統。只好訕訕的走開了。此時外間已哄傳。張保家來了洋鬼子。大家都要來見見識識。面登時來了甚麼毛大嫂。毛二嫂。王大娘。王四娘。還有好些老太婆。小閨女。擠了一屋子。然大家究竟有點怕洋鬼子。不敢開口說話。因此屋裏人雖多。却沒聲音。陳奶奶開口道。你們大家坐下。聽我說來。你們就明白了。這兩位小姐。那年紀大點的。姓華。是杭州駐防旗人。華小姐。那年紀輕的。姓孟。是四川人。孟小姐。華小姐道。我們從上海到青島。從青島到濟南府。又從濟南府到此地。羊氏道。我們這村子。是個窮村子。又小又窮。你們來做甚麼。孟小姐道。我們奉了會長的命令。不管甚麼窮鄉僻壤。都要到的。不論大小貴賤。都是一律平等。華小姐對孟小姐道。亞卿。你又說文話了。他們如何懂得甚麼窮鄉僻壤。甚麼一律平等呢。你須知他們是愚人。須用土白解說與他聽。還怕他們不明白。如何說起新名詞來。孟小姐道。我們會裏的宗旨。以及會長的歷史。我且不说與你們聽。華小姐道。會長就是會裏的頭兒。宗旨就是志向。我們會裏的志向。同我們會裏的頭兒的事情出身。我們這時候。不必說給你們聽。因爲這時候。你們還不明白。就是我說了。你們也弄得不清楚。所以不说。日後你們總會知道的。我們到這村裏來。是勸你們去聽演說的。我們的會設在城裏。你們不妨去聽聽。羊氏道。你們會裏有甚麼頑意兒。是個甚麼菩薩。靈不靈啊。陳奶奶笑道。我們會裏沒有菩薩。也沒有頑意兒。只有一個臺。有人在臺上說話講道理。給大家聽。臺下面。有好些凳子。你們要去。可以坐在那裏聽。村上大娘道。我曉得了。你們說的不是會。是大鼓書。我從前也聽過的。甚麼五虎平西呀。大紅袍哇。武將變啊。任甚麼都有好聽着呢。孟小姐大笑道。這個大鼓書。恐怕你不會聽過。你們何妨去開

開眼兒。華小姐指着孟小姐。對羊氏說道。你別聽他。不是大鼓書。是個演說臺。我們的會。叫做中國女子  
 曉光會。看官。你知道這曉光二字。是何用意。為甚麼擊他來取會名呢。原來是取他曉光一線。漸進光明的  
 的意思。開言少鼓。再說羊氏雖然聽不懂。甚麼演說臺。曉光會。却見華孟二人和氣。便漸漸的親熱起來。  
 對潘氏道。客人來了這半天。我連茶都沒有泡一碗。二姐。你替我陪着他們坐一坐。我去燒口水來。陳奶  
 奶道。你不要客氣罷。我們也不渴。羊氏那裏肯聽。一直的往外去了。在下如今乘着羊氏去燒茶這點工  
 夫。且將陳華孟三人的歷史。鼓說一編。不然。只顧往下說。不從頭裏講。看官不要生悶氣嗎。却說華小姐  
 名叫采蘋。字潤泉。杭州駐防旗人。父母雙亡。家有兩兄。他從小也讀過書。後來又出過洋。畢業回來。想開  
 個女學堂。因經費難籌。力不從心。遂作罷論。此時有女友招他入曉光會。他初尚猶豫不決。後來遇見曉  
 光會的會長。一見之下。欽佩無地。遂立志入了曉光會中。為會員。他本來認得孟亞卿。他入會之後。遂將  
 會中善處。一一的告知亞卿。並勸亞卿入曉光會中的明麗學堂。亞卿入明麗學堂後。夙夜用功。畢業後。  
 校長甚稱揚他。此時會長正要叫華潤泉到山東去。勸人入會。帶着考察女界的黑暗。報告總會。並隨時  
 隨地演說種種教育科學。期使灌輸文明。脫却黑暗。潤泉言恐一人力薄。演說不週。須再添派一人。會長  
 遂命孟亞卿同去。是要叫他增長閱歷。不是仰仗大才。所以此次亞卿同潤泉來山東。譬如學生跟了先  
 生的一般。諸事均是華潤泉作主。亞卿不過勞罷了。華潤泉有個姑母。嫁在山東濟南府顧家。姑丈已  
 死了多年。只有一子名廷和。字諱人。係東洋留學生。卒業回來的。開口來就是阿衣烏愛屋。寫起信來。  
 却又有點文理欠通。華潤泉平時有些看不起他。此時倒又不能不借重於他。一則他表兄。滿口的民權  
 民智。此回演說一定贊成。並可相幫勸人入會。二則山東除了他表兄之外。也無別的熟人。可作居停。所  
 以此次華潤泉同孟亞卿。就在他姑母家住下。每日出來考察考察本地風土人情。諱人是十分歡迎。又

領潤泉等。到他岳家住了兩天。適值講人的妻妹。陳奶奶王蘭歸甯。一見亞卿。如同故交。情願報名入會。並願引領他們二人。到各村考察風俗民情。不過王蘭雖然生長在濟南府。却不會到過鄉間。必須有人領路。方好起身。正好潘氏在他母家做乳娘。此時孩子已經斷乳。潘氏說鄉間有他的親戚。所以他們三人。拏潘氏做了鄉導。一同到張保家來。事已表明。言歸正傳。再說羊氏出去之後。孟亞卿對王蘭道。蘭姊。將纔他們說的好笑不好笑。還有那個男人家說的話。更加叫人可笑。可鄙。華潤泉道。你初次出來閱歷。所以視為詫異。我前兩次在浙江。遇見的。也是愚頑到極處。不過比起今天所遇。似乎好點。王蘭道。浙江到底開通的早。不比我們敵省。真是閉塞極了。華潤泉道。不必容氣。愚闇之人。何省無之。孟亞卿道。女界這麼黑暗。我國怎麼能強。男女何能平權。村上大娘道。你說黑暗麼。亞卿甚是詫異。他這麼個粗婆子。倒懂得黑暗。又聽他說道。你去看看別家。那纔黑暗呢。這屋裏新糊的窗。又是粉蓮紙。雪白的照了滿屋子裏亮。小姐們還嫌黑暗麼。亞卿方知他聽錯了話。不由的好笑起了。此時屋裏閑人已走了好些。只毛二嫂同寶珠未去。村上大娘因媒事未說好。也未去。說話間。羊氏已拏了茶來。桃姐也拏了兩碗茶。跟在後面。王蘭華潤泉孟亞卿及潘氏。每人面前放下一碗。孟亞卿看自己面前這碗茶。既不是茶碗。又沒碗蓋。是一隻粗盜藍花飯碗。有幾片粗茶葉浮在上面。還有許多水沫沫兒。混混漉漉的。實在有點醜陋。竟不敢沾唇。羊氏道。我們鄉下人。不是會親請客。不喝茶的。這葉子是個親戚送我的。我收了好兩年了。今天泡了出來。不曉得味兒還好麼。孟亞卿道。難道你們永遠不喝茶麼。羊氏道。我們都是喝白水。華潤泉道。是的。我聽我姑母說。北方鄉下人。都是喝白水。沒有上客不泡茶。他們今天泡與我們。是十分敬重我們了。正議論間。外面有個男人叫道。有才的媽。天不早了。你還不去做飯嗎。我喫了飯。還要到毛二嫂子家裏去呢。大嫂子說。人少害怕。叫我去陪他們一回。羊氏道。你叫老二燒着火。炒白菜。我就來打點飯。王

蘭道。張大嫂。你們這村子。客店在甚麼地方。借光叫人領我們去。羊氏道。說甚麼客店。就在我家住下罷。孟亞卿道。那是萬萬住不得的。還是叨光領我們到客店去好。村上大娘道。不瞞小姐說。我們這小村子。沒有客店。叫他領到那裏去。三人聽了。很是躊躇。王蘭埋怨潘氏道。你怎麼不說明沒有客店。這時候到那裏去尋客店呢。又自怨道。該帶個男人來。那就可以叫他到別處尋客店了。都是潤泉說不要帶。如今怎麼好。羊氏道。我們的房子雖不大。一間房子還騰的出來。還是在我家住下罷。潘氏也道。姑奶奶。同小姐不要再尋客店了。這是我親戚家。住下罷。怕甚麼。王孟二人尚不肯。還是華潤泉見羊氏留客。乃出之至誠。並非虛邀。況且天已不早。客店尚未尋着。遂應允了羊氏。在他家借宿一宵。羊氏見客人肯留。甚是歡喜。遂去料理房屋。晚飯。回頭對村上大娘道。你且別去。替我照應照應客。喫了晚飯去。李家的那八字。明天你去牽來算算再說。華王諸人一面叫潘氏出去取了行李。一面叫羊氏不必留晚飯。說我們飯菜均有。可以不必再客氣了。羊氏那裏肯依。華王等見他如此要好。只好隨他去了。羊氏出去之後。華潤泉又將屋裏諸人。一一問明姓氏。及本地民情風俗。閑話間。見寶珠只管摸腳。不是撫摩腳後跟。就是撫摩腳指頭。華潤泉曉的他是腳疼。意欲乘此時。勸他放腳。遂問道。這位姑娘。怎麼只管弄腳。寶珠不響。毛二嫂道。他成天的鬧腳疼。華潤泉道。這好好的一雙腳。裏他做甚。況且小腳沒有甚麼美。大腳也並不難看。何苦自討苦喫呢。毛二嫂鼻子裏一哼道。我們做了女人。爲甚麼不裹腳。潤泉道。若說女人就要裹腳。我也是女人。你看我好好的兩隻腳。一日也不會裹過。毛二嫂道。我們不是洋教的人。總要裹腳的。潤泉道。我們也不是洋教。你要曉的古時候的人。也是不裹腳的。忽聽亞卿叫道。潤泉姊。你快來看。這個頑意兒。有趣得很。原來孟亞卿見華潤泉與毛二嫂等說話。自己插不上嘴去。遂走到外面。望望野景。回來在堂屋裏看見他們八仙桌上。供着一個龕兒。掛着紅布幔子。掀開一看。不覺好笑起來。遂叫華潤泉來

看。潤泉聽了亞卿叫他，便走到外面問道：你叫我甚麼頑意兒？亞卿掣手一招道：在這裏。潤泉看時，原來籠上供着一個五寸長的泥人兒，頭上立着一個二寸長的泥老鼠。華潤泉見了也是好笑。正笑時，王蘭同毛二嫂村上大娘聽說頑意兒也，跟着出來看。一見他們在那裏看，籠裏的泥人泥老鼠，村上大娘慌忙過去，將幔子放下，恭恭敬敬的對着幔子，合手拜了兩拜，口裏祝道：大仙在上，他們是遠方來的客人，不知道大仙的靈聖，求大仙不要生氣。亞卿看了，越發大笑起來。華潤泉問道：這是個甚麼大仙？亞卿道：大仙頭上怎麼又立着個老鼠？可是大仙喜歡老鼠麼？村上大娘連忙擺手，叫亞卿別說。毛二嫂道：這大仙，我們村子裏十家有九家供的，百靈百顯，求甚麼應甚麼，又低低的對華潤泉道：這位大仙，小性兒的，很你叫那位小姐，別對鼠大仙笑了。華潤泉也不回答。同了王孟等諸人，仍舊回到裏間房裏。亞卿又問道：你們這個大仙，到底是個甚麼仙？桃姐道：是個老鼠精。毛二嫂喝道：胡說！叫你媽撕你的嘴。華潤泉道：你們不要這麼怕。大仙決不來害你們。你們聽我說給你們聽，要知說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談哲學證明無鬼物

聽演說激動愛人心

却說華潤泉見毛氏等迷信大仙，至於極地，想要勸他們不要相信，又轉念他們這班人，自有生以來，從沒有聽見人說過不信鬼神的話，成日裏總是靠菩薩過日子，迷信已深，豈是一日半日可以勸化得明白的。至少也要三月五月，細細的解說，朝夕的陶融，或者可以醒悟過來。然我輩在此地，亦不過一二日耽擱，這便怎麼好呢？忽又想，我也太蠢了，我盡我職分，聽與不聽，只好隨他們各人的智愚了。心中定了主意，便對毛二嫂等道：大仙是你們自小信慣的，我也不叫你們不信。不過你們這麼怕大仙，我看殊可不必怕他。你說到底怕他那一宗兒？村上大娘道：多着呢。怎麼不怕？適值羊氏從外面進來，聽說多着呢，一句又隱隱約約的聽見說甚麼不怕，遂接口問道：甚麼東西多着呢？毛二嫂道：華小姐叫我們不要怕。

大仙。羊氏道。原來華小姐勸我們別信大仙麼。華小姐。你不知道我們大仙。多麼靈。不是頑兒的。他老人家。只賸了不會說話。要說別的事。他老人家那一件不先知道。孟亞卿道。你說大仙既然這麼靈。就該會說話。今既不會說話。可知是沒有大仙了。村上大娘道。怎麼沒有大仙。大仙怎麼不會說話。不過大仙不肯說話罷了。羊氏道。可不是哩。可惜小姐們不能在這裏住長。如果住長了。那纔知道大仙的靈處呢。孟亞卿道。我們就是住一百年。也不知道大仙的靈處。華潤泉道。你們相信菩薩。也不算奇怪。你們相信這個大仙。我却有點好笑。桃姐道。怎麼好笑。華潤泉道。大仙是個老鼠。這老鼠誰家沒有。誰人拿他當菩薩。只有人家養貓捉老鼠。拿老鼠架。打老鼠。要是廣東人。捉了老鼠。還要燒燒喫。湖南人。捉了老鼠。剝了皮。用糟糟起來。那纔好喫呢。那有像你們這裏。拿老鼠當大仙供養着。真要叫人笑煞了。羊氏道。小姐說的是老鼠。我們這裏供的是老鼠。成了仙了。那得不供養。孟亞卿道。老鼠怎麼會成仙。都是你們不讀書。不明理。所以有這些迷信。村上大娘道。小姐說我們不識字。不明理嗎。我們字是真不認的。理却有些明白。我們鄉下人。雖說粗蠻。理是講的。自古道。萬事脫不過一個理。就是我們供的大仙。也是很講理的。我們鄉下人。怎麼好不講理。亞卿道。我說的不是說你們不講道理。乃是說你們不懂得物理。村上大娘愈不服道。屋裏屋外。怎麼不懂得。我們現在坐的就是屋裏。華潤泉道。算了罷。不要鬧了。還是聽我說罷。村上大娘笑道。我也不是鬧。我為孟小姐。嘔我頑。說我不懂得屋裏。我氣不服。便要說給他聽聽。華潤泉道。你們說老鼠成了仙。就不同凡鼠。我且問你。誰見老鼠成仙來。有這人沒有。村上大娘道。怎麼沒有。你老人家那裏知道這許多。這大仙也不單是我們一村人相信。那信大仙的人多着呢。你老還不知道。大仙不寡是一位。他有盟兄弟五人。各人都是萬歲爺封過的。你老不曾看見麼。你看他穿的是朝衣補子。戴的是紅頂花翎。孟亞卿道。大仙的盟兄弟。又是些甚麼東西。羊氏道。五大仙的名字。叫做胡黃白柳灰。那四

位大仙不大肯到這裏來。只有我們供的這個灰大仙。是常住在這裏的。華澗泉道。灰大仙是個老鼠。那胡大仙不用說是狐狸了。黃大仙一定是黃鼠狼。只是那白大仙柳大仙。是甚麼呢。又道。我曉得了。柳大仙想是條蛇。村上大娘道。不錯。是長蟲。白大仙是刺蝟變的。他們弟兄五個。胡大仙頂大他的官。也要大些。他現在在京裏當差。我們這些小地方。他沒工夫來管。纔叫他的把兄弟來管呢。亞聊聽見說大仙能當差。甚是詫異。連忙問道。大仙當差。怎麼當法。村上大娘哈哈的笑道。我說小姐雖然這般能幹。終究有不曉得的事。胡大仙也有五個親兄弟。人家稱呼他們叫大大爺。二大爺。三大爺。四大爺。五大爺。大大爺在京裏替萬歲爺把守城門。不管甚麼妖魔鬼怪。都不敢進城。二大爺在保定府。三大爺在天津。聽說那年洋鬼子打天津城。三大爺一個咒語。將洋鬼子吹出三里多路。後來洋鬼子進城。不敢殺人。也是怕三大爺吹他們的的意思。華澗泉道。還有四大爺。五大爺呢。村上大娘道。有的。也是做官。說着又沈吟道。在甚地方做官呢。我頭裏好像記得。在着甚麼地方。說着又高聲道。不管甚麼地方。總歸也是做官。華澗泉道。做官不做官。我也不來問你。我且問你。誰人看見狐狸老鼠成仙。毛二嫂道。怎麼沒有人見。狐狸老鼠成仙。是要拜月亮的一夜一夜的拜去。不知道拜幾年。總要拜到月亮爺答應他變人。他就不拜了。我的兒子今年夏天夜裏。到地裏去出恭。還看見一個狐狸。在高梁地裏。把兩隻前爪拱起來。向着月亮爺拜呢。我兒子嚇的恭也沒有出。就跑回家來了。怎麼說沒有人看見呢。華澗泉道。你說狐狸老鼠求月亮爺。許他變人。我如今就依着你的話來問你。狐狸老鼠爲的是不能做人。纔去求月亮許他變人。你們既然做了人。反去求狐狸老鼠的保佑。世上那有此理呢。毛二嫂道。不是這麼說。狸狐變人。就是仙家了。我們自然要求他的保佑。澗泉道。狐狸變人。就是仙家。我們本來就是人。可是仙家的仙家了。又何必叫他來保佑。還是我們去保佑他罷。毛二嫂道。狐狸老鼠是拜過月亮。有道行的。會作法術。說有就有。說無就無。我



們不過是個人罷了。沒有法術。那能比得大仙呢。潤泉道。你說拜過月亮。就有道行。會作法術。那末你就從今夜起。夜夜去拜月亮。試試看。有道行沒有。會作法術不會。毛二嫂道。月亮爺是不肯教人的。潤泉道。世界上的東西。就是人頂貴重。月亮既不能教人用法術。那有倒能去教狐狸老鼠的理。毛二嫂此時心中。雖不以爲然。嘴裏却是說不出潤泉的不對來。潤泉又道。還有一說。你們說大仙這般有法力。有道行。大仙既然有了法力。有了道行。他又何必叫你們供養着他。他喫的穿的。不會自己丟去嗎。他如今既要你們供養着他。那就是大仙自己沒有本事。他自己尚且養不了自己。還能够保佑你們麼。可見得大仙是沒有本事的了。再者。大仙既然會變。他爲甚麼不變個人。給你們看看。說句話。給你們聽聽。既然不能變人。又不會說話。可見得是沒有大仙的了。我勸你們快快不要信了。照我說。大仙的龕坐。拆下來燒火。大仙的幔子。拿下來做抹桌布。大仙的泥身。給小孩子當頑意兒。豈不爽快嗎。羊氏道。華小姐。你們念書人聰明伶俐。說起話來上串的一般。我們鄉下人笨嘴笨舌的。那裏說的你過。不過依我想。神仙鬼怪總是有。的。如果沒有神仙鬼怪來捉弄人。怎麼好好的一個人。無緣無故會死呢。華潤泉道。一個人生在世上。不管喫的用的。住的穿的。那一樣不要心思氣力來換。五官四體。那一樣不勞動。有了勞動。就有傷損。傷損多了。就要生病。病的重了。就自然要死。以此推去。這死一層。是人不可少。必須有的事。不算甚麼怪事。那有甚麼神鬼捉弄。你說神鬼捉弄人。總死。不捉弄人。就不死。如果真是這麼着。一個人只要拜神求鬼。燒香念佛。就可千年萬年的活去。永遠不死了。我問你有這事沒有。世上本沒有妖魔鬼怪。也沒有神仙佛道。天就是一團空氣。天上有雲有雨是真的。不過這雲雨也是從地上上去的。並不是生在天上。的天上沒有天堂。也沒有玉皇大帝。那些話都是人造出來騙人的。地下也沒有地獄。地上的活東西。要算人頂聰明。頂有本事。不論甚麼利害東西。人都會想法子去弄來。要說是妖魔鬼怪。神仙佛道。那都是沒

有的事。並且近來有許多。人講求一種學問。叫做哲理學。這種學問裏頭說的事情甚多。也會講過沒有鬼神的憑據。他們講的這種學問。如果細細的說起來。你們自然不懂的。如今先把淺近的說一兩樣給你們聽聽。也就可以曉得鬼怪是假的了。大蓋天下越是膽小虛心的人。越怕鬼。越是怕鬼。偏有那些見鬼見怪的事。這也並不是他造謠言。說謊話。實在因為他怕鬼的心太重了。所以不管見了甚麼不明白的東西。就疑心是鬼影。不管聽了甚麼奇怪不常聽的聲音。就當做鬼叫。所以常常對人說。不是半夜三更聽見鬼叫。就是燈榜月下見鬼顯形。說起來鬚眉畢現。有聲有色。好不怕人。其實他也不過是隱隱約約的似見非見罷了。你幾時聽見過說白天遇鬼的麼。白日裏處處明亮。樣樣都看得清楚。不會有隱隱約約不明的東西。人就不會見鬼。間或也有白日見鬼的。那也有兩樣說法。一則必定是在黑暗屋裏看見。一則必定是有病人看見。黑暗屋裏看不清楚。有時誤物作鬼。有病的人。心裏糊塗。眼睛昏花。看錯了東西。誤作鬼怪。也是常有的事。不過世間的人。昏愚的多。明理的少。有時候就是有聰明人在傍。明知道沒有鬼。看見大家鬧鬼。他也就湊熱鬧。跟着說鬼。並且說的比別人還要利害。好叫別人害怕。他看了好頑。他自己說是膽子大。不怕鬼。如此說來。有鬼沒有鬼。你們也該有些明白了。正說着。桃姐自外面擎了油燈臺來。然着了火。放在一個單桌上。又見羊氏到外間。擎了一個炕桌來。擺在炕當中。將炕上的褥子。捲了捲。放在炕裏。說聲請小姐奶奶們上炕喫飯。孟亞卿對華潤泉道。炕上怎麼好喫飯。王蘭笑道。做戲的風俗。不論甚麼事。總是在炕上的多。有兩家學南方派的。纔用桌子呢。灑泉問王蘭道。足下呢。王蘭道。我有些忘本。歡喜用桌子。羊氏道。小姐別客氣。上炕罷。毛二嫂見人家讓客人喫飯了。方纔從炕上跳下來。一面對寶珠道。我們也該回去喫飯了。寶珠道。今天做飯那個做。毛二嫂道。我怕那不要臉的不做麼。他沒有這個膽。就是他動不的。還有老的鬧着做甚麼。羊氏道。二嫂子你回家了。我也不留你了。你回去歇歇。

兒罷。銀子的媳婦那裏。我也說過他。你也別生氣。明天好了。叫他給你磕頭。毛二嫂將眼睛一瞪道。我不希罕他磕頭。還是叫他尋死罷。他不肯尋死。我叫他尋死。我不叫他尋死。還有銀子叫他尋死呢。一路說着。一路出去。這裏羊氏再三的讓華潤泉等上炕。潤泉等沒法推辭。只好坐上炕去。誰知羊氏又要一定讓他們炕裏坐。此時潤泉亞卿真是左右為難。見王蘭他們盤着腿坐的甚是自然。只有他們兩人。想也盤起腿來坐。誰知這兩條腿。偏是不聽號令。再也盤不起來。想要伸着腿坐罷。無奈炕窄人多。一伸腿就要伸到人家懷裏去了。二人正在為難的時候。却被王蘭看出來了。遂對羊氏道。華小姐是從南方來的。他們不會盤腿坐。你請他們炕裏坐。不是叫他們活受罪嗎。照我說。還是讓他們炕外坐的好。羊氏道。怎麼說。那有新來的客人。頭一頓飯。就在炕外坐的理。叫我怎麼過得去。你老人家不要替他們客氣了。後來還是桃姐道。他們不會盤腿坐。讓我去拏兩隻小凳來。放在炕裏。讓他們坐不好嗎。羊氏道。也好。你去拏來。快點。於是桃姐去拏了兩隻小凳來。放在炕裏邊。潤泉亞卿二人得了兩隻小凳。譬如登了寶座一般。這纔免了屈腿的刑法。擡頭看時。見炕桌上已經擺了幾樣菜。一樣青蒜炒豆腐。一樣小蝦米炒白菜。一樣白煮鹹肉。一樣豬肺腸。兩大碗白菜湯。另外一個凳上。擺了一蒸架發麵饅頭。每人面前一雙紅漆木筷。一藍花碗。小米飯。羊氏道。你看我真糊塗了。怎麼還有一個客人。我都忘了。回頭對潘氏道。二姐你怎麼也這樣客氣。快來罷。潘氏道。姑媽。你老人家先喫罷。我伺候奶奶小姐們。喫完了再說。亞卿道。我們不拘這些小節。這是你的親戚。你反不能同喫。這是最不平等的事。你如今不要拘泥了。老老實實的來同喫罷。王蘭有點不甚願意。不過為着亞卿的面子。不會說出來。潘氏也曉得王蘭的脾氣。不敢來同坐。羊氏沒法。只好託了村上大娘替他陪客。自己帶了桃姐。同潘氏在傍邊小炕上喫了菜蔬。約畧同大炕上差不多。不過少得一碗饅頭。喫飯之間。華潤泉也沒有甚麼喫不來。不過小米飯有點喫不慣。孟亞

卿倒甚喜歡喫小米飯。因爲不會喫過。覺着分外新鮮有趣。王蘭因菜蔬陋劣。大有食不下咽的情形。村上大娘起初見了肉。也顧不的讓客人自己一塊一塊的大嚼。後來喫的有些飽了。又高談闊論起來。說的滿桌子的唾沫星子。好在華孟等已經飽了。各人連忙遠遠離開。隨他唾沫星子亂噴去。飯後華潤泉又演說些放足迷信的話。一宿晚景易過。潤泉次日起來。要到別處去演說了。羊氏再三留不住。只好由着他們自己去。華潤泉臨去的時候。囑羊氏同桃姐。十四日。到城裏去聽演說。並叫羊氏勸本村的婦女同去。自己有大車的。就坐自己的大車去。如果自己沒有車的。就僱車去。大家算算。幾個人合坐一車。車錢出得起的。自家出。出不起的。華潤泉代出。就是火食客店錢。自家出不起的。也是華潤泉代出。這都是會長預先交代過的。錢也是會中拏出來的。孟亞卿又拏出三張入場券。叫他們捏了這張紙。去找華潤泉。或者王蘭均可。又說明他們住在城裏百花街廟宅。王蘭是堂子街王宅。尋時到這兩處去尋。是萬無一失的。王蘭又問羊氏道。左近的村莊。有你的親戚熟人沒有。如有親戚。我要叫你叫人同我們一同去。羊氏道有的。我娘家。離着這裏不遠。不過七八里路。奶奶要去時。叫我這裏的長工同去。好不好。王蘭道好極了。你就叫長工同我們去罷。時候不早了。羊氏遂喊了聲老。郎見來了一個很粗笨的小夥子。羊氏交代了話。於是大家上了車。這長工在地下領路。送他們到羊家去。華潤泉等在各村莊。足足的演說了十來天。衆鄉人見了潤泉等。也有驚駭的。也有咒罵的。也有喜歡的。也有躲避的。說也說不了許多。再說華潤泉等在各村莊。約畧走了一遍。到十二這一天。卽回城去。因爲十五要開演說大會。所以要趕回去。料理各事。並且也要養養精神。演說場借在王蘭的夫家。陳宅。因爲他家房子很大。花園中有所花廳。寬廠非凡。足可坐二三百人。拏三個木炕。拼了一個演說臺。除外拏長凳。一排一排的擺齊。演說臺上。放了一個銅搖鈴。這都是願藹人。同王蘭的丈夫。陳良駒兩人安排的。兩人高興非凡。並說到十五

這天一定還要穿了軍服做稽察員。華潤泉說做稽察員也未嘗不可。不過可以不必穿軍服。況且我們這回演說是極和平的事。既沒有繁文褥節。也決無鬪鬧爭吵。要稽察做甚麼。請入道。你們那裏懂得。我們是敬重女權。所以情願做稽察員。難道你們看不起我們。不屑叫我們做稽察員麼。華潤泉見他表兄如此說法。倒不好再攔阻了。只好隨他們去。到了十四日。城裏都發了傳單。王蘭算發起人。好在這城裏的太太奶奶們。多半是願陳王三家的親友。華孟兩人。也會去過。加上這些太太奶奶們。平時是最喜歡熱鬧的。往日也會聽見說過。甚麼演說會。不過都是些男人家。婦人家不會聽過。今日是女子演說會。男人家一個不許進去。會中收拾的如何精緻。茶水如何周到。那個不想去。睜開眼界。見見識面。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再說到了十五那日。華潤泉。孟亞卿。同了他表嫂王蓮。早坐了車到陳宅來。依華孟的意思。是要步行去的。無奈他姑母不肯。只好坐車去。到了陳宅。自有王蓮接待。敬茶之後。王蘭同他們到各處遊了一遍。王蘭的大嫂。大少奶奶。並他弟婦。三少奶奶。四少奶奶。大家聚在內客堂裏。等候客人。王蘭又叫兩個丫頭。到東院裏去。有鄉下女客來。叫他備逆。務不肯怠慢人家。又叫人交代看門的。有鄉下女人來。叫他們好好的。領到東院裏去。此時客人陸續續續的來。不少了。先來的是陳良駒的姊姊。陸大姑奶奶。妹子李二姑奶奶。還有甚麼張太太。王奶奶的好些人。後來又來了五個大脚的一色藍緞衣褲。不穿褶。薄薄的有點粉。斬齊的前留海。年紀約在十五六歲。二十一二歲之間。一步一擺的走了進來。王蘭道。你們怎麼來的這麼晚。那最長的道。你們沒有上臺。我們來的還不算晚。陳大少奶奶對華孟二人道。這是我姪女。又對他五個姪女道。你們過來見見。這就是華小姐。孟小姐。你們叫華姑。姑孟姑姑。走過來見見禮。五人笑嘻嘻的過來。拂了拂。立在一邊。只管笑。華孟回了禮。問他們今年幾歲。讀書否。陳大少奶奶一一的代答了。方知他們五人。是嬌堂姊妹。向在本省女學堂讀書。只見顯壽人同

陳良駒走進來。向着衆人道。你們諸位好到演說場去坐。時候快到了。陳良駒對王蘭道。到了時候。我就上臺搖鈴開會。不管你們到不到。那時只願將鈴搖去。沒人來演說。那纔好頑兒呢。王蘭用手一推道。你滾開些罷。你別丟人了。衆人都笑道。二嫂嫂叫你滾。你爲甚麼不滾給我們看看。陳良駒不響。帶笑的同願諸人去了。這裏衆人一同起身。來到演說場。一排一排的坐好。鄉下人來的却不多。羊氏同桃姐村上大娘也來了。王蘭一的都招呼坐下。臺上已經搖過鈴了。王蘭忙將這裏的事。交與他大嫂。照管他上臺報告開會的宗旨。報告完了。請華澗泉演說。此時衆人的眼睛。都釘在澗泉一人身上。只見澗泉立正了身。向臺下點了一點頭。方纔演說他們曉光會的宗旨。他自己來東的職司。並演說一個人應盡之義務。最後演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篇道理。說一個人總須存一個愛人的心。一樣的同國同種的人。何分貴賤貧富。貴的應該保護賤的。富的應該周恤貧的。那纔對呢。如今貴的不但不保護賤的。還要去凌辱賤的。富的不但不周恤貧的。還要去欺侮貧的。諸位想想人家幾子貧了。已不是好滋味兒了。再加上凌辱欺侮。叫他怎麼過呢。人的貧富貴賤。雖是不同。人的心思却是同的。自家不喜歡人家來欺侮我。凌辱我。難道人家就喜歡別人去欺侮他。凌辱他嗎。所以人要存個惻隱之心。凡事總要以愛人爲本。即如我們總會也是一個仁字罷了。因爲可憐我們中國女子的黑暗。總派了人四處的演說。就是以我們二人而論。也是因爲起了一片惻隱的心。纔應了總會的託付。情願勞苦一身。遠迢迢的來勸化姊妹們入會。協力同心的好挽救我們女子。的黑暗。同進文明。接着又說了好些應該愛人的話。此時臺下已拍手稱贊。並有幾人高聲說道。我們自從今日起。不論何事。都要學華小姐的話。以愛人爲本了。只見臺下立起一個人來道。你們且慢說愛人不愛人。我有句話。要問問華小姐。要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講新理若是若非

論舊學似嘲似罵

話說華小姐正在演說的時候。臺下人大家鼓掌稱贊。忽見一人立起來駁詰他。真是出人意外了。華潤泉來東的時候。本來語言之間。也甚留心。恐怕遇了這人。自己學問淺。被人駁倒。不但自己名譽有關。即本會也覺少光輝。後來見着這些太太奶奶們。人雖不少。不識字的。十股裏頭。倒有八股。就是這兩股識字的。並沒有通品。有的念過女孝經。有的讀過女四書。有的講過文學初階。丙中要算王蘭頂出色。畧知道點新名詞。看過白話報。又經他丈夫的陶融。居然講起新學來。然不過是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華潤泉見了這般人物。知無敵手。將起初怕人駁詰的一個虛心忘了。反倒放了一百二十個實心。今日登臺演說。本是意態舒徐。言詞瀟灑。好比新出生力軍。擧旗斬將。當者披靡。又像辯士游說。憑三寸不爛之舌。左右逢源。都是他的理。再不料憑空鑽出一個人來駁詰他。真是夢想不到的事了。當下華潤泉聽了這人的話。倒怔了一怔。再看那人時。見是一個十八九歲。不認識的女子。見他雪白的瓜子臉兒。兩頰微紅。如同海棠初放。目如秋水。眉似遠山。嬌媚中却含無限莊嚴的性質。口如櫻。齒如貝。鬢如雲。齊額短髮。黑如點漆。面上雖無一絲脂粉。而美麗自有天然動人處。身材不大長。腰肢纖細。穿一件妃色緞。不鑲滾的窄袖薄棉襖。披了一個白絨線的披肩。下身是否大脚。穿甚麼裙褲。却被前排的人遮住。看不見了。這人的丰姿。實爲華潤泉生平所未經見的美人。那女子又道。華小姐的演說。是好極的了。不才也甚欽佩。但有一言。敢問貴會的仁字。是實行抑是虛設。是因仁字而得名譽。抑因名譽而講仁字。華潤泉道。自然實行仁字。至於名譽。鄙人也不敢說甚麼名譽。但本會之設。並非爲名譽而起的。今日足下既肯惠然下問。倒要請教請教。何者爲虛設。何者爲實行。何者爲因仁而得名譽。何者爲因名譽而講仁。請足下不吝珠玉。一一的講給鄙人聽聽。鄙人學淺。當藉大教。開我茅塞。華潤泉說話時。真是聲色俱厲。差不多膽小的。早已嚇昏了。那女子却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天下之太堯舜。尙難稱仁。東西教育普及。尙不能

人人文化。今貴會不過一隅之設。閣下不過數語之勞。就欲以仁自居。請問真受貴會仁覆者幾人。爲閣下演說所感動。而愛人者幾人。今日感動而愛人。能保其終身愛人者又幾人。今日閣下以數言之勞。就說是化多人爲善。進女子於文明。天下事。不太容易了嗎。若照此說來。天下不論何事。只要叫幾個人。到各處演說演說。就可成功了。試問有此理乎。所以不才說貴會的仁字是虛設。是爲名譽而起的。若是實行仁字。就應該分設支會。廣立恤貧所。開女學堂。辦女工藝廠。會長會員。均須立證書。入會以後。不得有暴虐狂妄之事。遇有孤寡貧困。及種種不平等的事。皆常隨時報告會中。以便會中酌量辦法。周恤之拯救之。然後分遣會員。至各處演說。且會員必要本地人。在本地演說。乃得實效。今以一二人。到數千里外演說。言語既不通。風俗民情又不曉。匆匆的演說幾日。就說是行仁政啟文明。不才以爲離仁字還遠着呢。華潤泉被他駁的面紅耳赤。訥訥的回道。這話鄙人有些不服。鄙人說的惻隱之心。並沒有說錯。足下怎麼說這些話。我看真正有些文不對題了。足下說做會不仁。請問何以見得做會不仁之處。那女子道。不才並不會說貴會不仁。不過貴會是有仁之名。無仁之實罷了。至於足下的演說。本不會說錯。不過說的多是空言。不見實行。不才的志向。是素來重實行。不喜虛套的。尤可笑可歎的。是現在的志士專門喜歡沽名釣譽。不求實事。動不動就是說奔走號呼。不才愚魯不曉得這奔走號呼。到底有何用處。天下事。總須苦力經營。方收效果。那有個奔走號呼就可成功的。現在的中國。弱已弱到極處了。那班奔走號呼的志士。却也不在少處。何以中國還不强起來。還是這樣弱呢。可見得奔走號呼四字。不是強國的良藥了。貴會既以仁自任。就該從根本處做起。不應學這奔走號呼的虛套。沽名釣譽。沽沾自喜。不才並非與足下故意駁詰。但不才生平性直。心有所觸。口必言之。況不才與足下同爲國民。苟有一得之愚。在義固不當默默不言也。出言無狀。幸勿見怪。華潤泉此時已被他駁的無言可辯。遂勉強的說道。足下的



言論固然不錯。但鄙人是奉令行政的。不能擅自作主。會長沒有命令。我們那好擅立支會呢。也只好盡我的義務。演說演說罷了。那女子道：足下的話雖然如此說。依不才看來。足下何不上一個條陳。與總會呢。亦可以成全貴會的美處。華潤泉道：鄙人向不欲掠人之美。足下既有此高見。很可以寫封信與敝會長。敝會長是無不樂從的。那女子道：這一點小事。我何必作書與貴會長。足下既為會員。就有採取言論的權利。又何必放棄權利呢。孟亞卿見華潤泉被人駁倒。他想替潤泉復讐。遂立起來對那女子道：我看足下想是講舊學的。現在的世界日新月異。你們講舊學的那裏曉得這許多。即如現出的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哲學。倫理學。這些名詞。足下那裏曉得這許多。所以開口就是堯舜。須知堯舜是幾千年前的最舊不過的人。足下還學他當做一件希奇東西似的。開口堯舜。閉口堯舜的。即此一件就知道足下是舊學人物了。亞卿說完了這篇議論。便洋洋得意的坐在一邊。那女子對着亞卿望了一望。緩緩的答道：孟小姐的學問。真是中國第一了。不知道我們中國。尚有這樣女博士。實在可為中國女界前途賀。我們中國想是自古以來。沒有倫理。到如今方纔添了倫理學。孟亞卿被他這二說。方悟將纔說錯了話。如今被人家拏住話柄。羞的滿面通紅。恨不得登時躲到臺底下去。又聽得那女子道：不才真是不懂甚麼新學舊學。只曉得適於用者學之。不合宜者置之。却不能刻意取新。亦不知故意棄舊。至於堯舜是中國的賢君。言之也不見得就汗了口。若說他是舊人。不該言。則天下萬物有舊乃有新。舊者不生。新者何來。若謂舊者即不宜言。則小姐之若祖若父。亦為數千百年前之舊人物。不知道小姐亦稱謂之否。今日小姐所議之字。數千年前人之所造也。小姐何不棄而不學。小姐所言之語。數千年來之遺音也。小姐何不閉而不言。此時那女子如嘲如辯的。滔滔不斷。說了一篇把個孟小姐氣的啞口無言。亞卿變做啞卿了。深悔當時孟浪。不該輕易批評人。今反叫人家把自己批評了一頓。想想真是不值。正在不得下臺之時。忽

見講人同了一個少年男子。走進來。那個少年。立在第一排凳邊。講人走到那女子身邊。低低的說了幾句話。那女子就立刻立起身來。向臺上說了句。今日冒昧得很。容改日再來負荆罷。又對衆人說了聲。未陪。竟嬌嬌的同那少年去了。華澗泉同孟亞卿。又敷衍演說了幾句。衆人也照例拍了手。於是搖鈴閉會。其實衆人裏頭。不識字的居多。那裏曉得甚麼拍手不拍手。這都是願講人同陳良駒。預先教過的。所以臨會纔有這麼整齊。閑言少敘。再說華澗泉同孟亞卿。下得臺來。自有王蘭同入裏面歇息。華澗泉閱歷多了。曉得演說臺上被人駁詰。是常有的事。倒不甚介意。惟有孟亞卿。初次登臺。就被人家駁詰的無地。纔可鑽。心中甚是氣恨。王蘭却認得這個女子。細細的說與他們二人聽。他們二人方纔曉得這女子的來歷。二人心頗怪王蘭爲甚麼不預先通知。有這麼一個人好讓自己預備預備。也免得今日這場沒趣。後來華澗泉想着這人。既如此有學問。我們何妨去拜他一拜。一則顯得我們氣量大。二則與他結了朋友。後來若有難事。就可以請教他。三則將這人的品學。報告會長。待會長將他請在會中。又可以顯得我們能薦賢不蔽才。以後會長必然格外看重我們。主意定了。告知亞卿。亞卿是很不願意的。無奈這是薦賢的大事。自己不好十分阻攔。只好與澗泉次日去拜那女子。誰知事不湊巧。那女子已於是日一早。動身到日本國去了。二人一場掃興。只得快快而回。再說那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看官不要煩躁。聽在下慢慢道來。原來這女子是雲南人。祖居建水縣。姓蕭氏。名韻蘭。字芷芬。他父親名國彬。號質如。是個觀察公。爲人甚是廉介。頗有學問。生有三子四女。芷芬乃其第三女也。芷芬隨侍父親。宦游各省。他父親請了宿儒。教授子女讀書。兄弟姊妹之中。惟芷芬最聰明。他父親最憐愛者。亦惟芷芬。這芷芬生性不羈。灑脫異常。況雙足不裹。越發可以行動自如。到了十三歲時。他父親見他諸子百家均已畧畧讀過。便命芷芬同他長兄。一同到東洋去留學。芷芬到了東洋。不上一二年。東文東語均已溜熟。芷芬嫌東洋規

模狹小。民風躁急。作書與他父親。要到西洋去留學。他父親見愛女如此有志。那有不許去的理。又因他年幼。隻身獨去。終究不放心。遂叫一個堂房姪兒。陪伴芷芬。到西洋去。芷芬到了西洋。用心習學。三年畢業後。又到各國游歷一番。正要動身回國。忽然接着一個自中國打來的電報。內言他父親病重。叫他速速的趕回去。芷芬接了這個電報。嚇的六神無主。星夜趕了回來。恰好他父親正在彌留之際。見了芷芬。扯着芷芬的手。說了一句你來了。往下就說不清楚了。不到上燈時候。竟嗚呼哀哉了。芷芬痛父之心。自然如同刀割。他長兄振黃。也從東洋先幾日趕到了。照例開吊出殯。扶柩回籍。好在他祖上。本有些產業。臨安府城裏。又有他家三座當舖。所以他們母子的日用。是很裕如的。質如做漢黃德道的時候。頗愛鸚鵡洲的風景。曾在鸚鵡洲左近。築了個別墅。以為將來頤養之所。此時質如的夫人程氏。要償先夫子的志向。就搬到別墅暫時住下。命長子扶柩回里。芷芬一定要同去。程夫人不忍拂他的孝思。遂命一同扶柩回去。芷芬待他父親安葬後。方纔與長兄振黃。一同回到別墅。侍奉母親。再說芷芬兄弟姊妹。一共七人。長姊名采蘭。字吟芬。適山東濟南府章宅。婿名志遠。字達夫。此次芷芬來東。就是到他長姊家來。二姊拈蘭。字清芬。適江蘇候補道陳姓之子。婿名熾昌。號壽康。少妹慕蘭。字搗芬。尚待字深閨。長兄振黃。號龍起。次兄振武。號虎臣。幼弟振文。號驕開。他們七人。雖是一母所生。性情却各不同。他母親程夫人。是一個中國古道守舊的善人。他長姊酷似他母親的德性。絕不喜新學。振黃則喜浮文。好漁色。振武人甚豪爽。但可惜少學問。振文孤高自喜。惟有少妹慕蘭。與芷芬的性情相似。不過沒有他聰明罷了。慕蘭很想出洋留學去。芷芬不以為然。他說隻身遠出。大不是容易的事。慕蘭性情浮躁。易為外物所動。不許慕蘭出洋。勸慕蘭在家讀書。芷芬逐日教他洋文。及各種學問。但芷芬這人。最喜歡游歷。性情又豪放。喜結朋友。好論是非。生平最恨的女子。不出閨門這句話。程夫人又是好好先生。從不會管子女。他的子女。都是

他丈夫管束。他真是一味的做慈母。如今丈夫雖然去世。好在子女多已長成。不用他操心。他不過看看牌。弄弄孫。聽女兒彈彈琴。唱唱歌。倒是世間第一等無憂無慮的福人。至於振黃振武兩人。越發不能管。芷芬了一則他父親在時。尚且聽芷芬自由。如今父親沒了。兄長也不好憑空管教起妹妹來。二則芷芬的自由。並不是野蠻自由。模樣均守禮法。克身自治。就是出去。也不過是同二三女友。游山玩水。騁攬名的勝而已。兄長那好不聽其出去。三則芷芬的學問。比兩位老兄高出十倍。兩位老兄。遇有疑難的事。尚要一二的請教他。那裏還好管他嗎。如此說來。芷芬要算是中國最自由的女子了。但有一件事。要算是芷芬美中不足的事。你道何事呢。就是他的兩位令姊。同兩位老嫂。蕭芷芬是個極開通的人。不意他的令姊老嫂。是四個極頑固極守舊的人。所以家庭之間。意見總有些不對。這不是芷芬的美中不足嗎。好在芷芬是明哲之人。凡事見可勸化的。就勸化。勸化的。也不去勉強。干與家庭之間。仍舊是喜喜歡歡的同度光陰。若說他兩位老嫂的頑固。比他兩位姊姊。又要加倍有餘。這兩位嫂子。大嫂吳氏。比他大哥長三歲。二嫂楊氏。比他二哥小一歲。生有二子。長嫂尚不會生養過子息。一日晚上。蕭芷芬同他妹妹慕蘭。在他母親房中閑談。見一個丫頭。叫小紅的。走來道。佛堂中香燭已安排好了。我說到這裏。看官要疑心我說謊話了。這麼一個文明人家。怎麼還有佛堂呢。殊不曉得文明的自文明。信佛的自信佛。蕭芷芬雖是開通。他母親却是信佛。芷芬也會苦諫過數十次。無奈他母親執迷不悟。總說神佛是有的。芷芬勸的過激了。他母親要生氣的。程夫人雖說性兒慈悲。好說話。他要真動起氣來。到非同小可。竟可十來日的落淚不說話。芷芬是個純孝的女子。他見母親如此。那敢再勸。只好隨時乘機解釋。希圖他老人家醒悟萬一。今日芷芬見他母親。又要去燒香拜佛。心中很不自在。遂含笑的對他母親道。我想今天天氣很熱。佛堂裏一定格外悶熱。娘不要去了罷。程夫人道。你那裏知道。我說你成天的讀書。越讀越厭了。

我雖不識字。心思比你還想的周到點。芷芬道。娘的話自然不錯。不過今天天氣實在悶熱的很。娘日裏不是說身子有點不舒服。我想不如趁晚上這點清涼。到園子裏去走走。吸些新鮮香氣。身子一定可以好些。如今到佛堂裏去一閃。恐怕要悶壞了。不如改日風涼點。再到佛堂裏去罷。程夫人道。你們小孩子家。那裏曉得。我的心思。我特爲的今天天熱。去燒香並且許下在佛爺面前跪一炷香。纔起來。要叫佛爺知道我的誠心。所以我說你粗心。凡事想得總沒有我周到。芷芬聽他母親說要跪一炷香。不覺喫驚道。那還了得。這麼熱天。跪一炷香。可不是頑兒的。這是斷斷乎不可的。程夫人道。甚麼是頑兒的。不是頑兒的。難道跪一炷香。就要死了不成。你總是樣樣帶着孩子氣。芷芬道。娘爲甚麼事要去跪一炷香。程夫人道。你成天見我笑嘻嘻的。以爲我不就心事麼。我心裏的事多着呢。你大哥今年也是三十多歲的人了。男女沒有生育過一個。我雖說有了兩個孫子。那是二房的。我盼着你大哥有個兒子。就是你父親在天之靈。有了長孫。也就萬事足了。偏偏的你大嫂不生育。叫我怎麼着呢。所以我只好誠心去求佛爺。叫佛爺開恩。賞他夫婦二個兒子。我也就瞑目了。芷芬道。大嫂年紀也還不算大。生子是意中事。娘何必性急。況且爲着他們生兒子的事。累娘去跪一炷香。一則於理不合。二則叫他們怎麼過得去。若是娘急於望孫。或者還是請個醫生。替大嫂診脈。看看究竟有病沒有。程夫人道。他怎麼有病。身子胖的很。那裏來的病。我恐怕他是命宮裏有甚麼不好。如果求了佛爺。就可以把他點化了。芷芬道。那佛爺麼。我說了。娘又要生氣了。其實程夫人不等芷芬說完。接着說道。我曉得了。其實是泥塑木雕的。是不是。芷芬笑道。是的是的。娘既然曉得是泥塑木雕的。還信他做甚麼。依我說。不如今天就將佛像撤了罷。程夫人道。胡說。我說泥塑木雕。是因爲你說的多了。我也聽得熟了。所以你一開口。我就猜得着。並不是我不相信佛爺。說他是泥塑木雕的。你怎麼連這一點點灣子都轉不過來。還亂說撤去佛像。好在佛爺不與你一般。

見識。芷芬道：「娘，我們到園子裏去頑頑好不好？」程夫人道：「你同慕蘭去罷。我就要到佛堂去了。」芷芬道：「娘不要去了罷。讓我替娘去。」程夫人連忙道：「不要你去。不要你去。芷芬沒法，只得讓他母親自己去燒香。」芷芬本來是想哄他母親園中去頑，可以混過燒香這一節。如今他母親仍舊去燒香，他姊妹二人遂仍在房中等候他母親回來。一同喫晚飯，恰好振文也進來了。振文坐了一坐，忽然的一跳起來，倒把芷芬慕蘭兩人嚇了一跳。急問他甚麼事跳起來。振文道：「凡事總須聽其自然。我此時心裏想跳起來，就可以跳起來。何必一定要爲甚麼事。纔許跳起來，那就太無謂了。若是一舉一動，都要依着板眼，甚麼時候纔許笑。甚麼時候纔許動，那不成了一副刻板機器了。還能算個人嗎？說着揚着臉，想了一想，微微的笑起來道：「三姊，我再請教一件事。芷芬道：「你那種孤僻的議論，大可以養養神，不要說了罷。」振文道：「你不要管他孤僻不孤僻。我說的是三姊的事。三姊的爲人，是女子中最有學問的了。不論何事，要算開通極了。也算文明極了。不論甚麼事，總是推重自由的。我就是問將來三姊的婚事，到底是自由，還是不自由呢？」芷芬道：「這也用不着你來多管。」振文道：「我也並不是多管，祇因有所觸而言。三姊你在美國的時候，有朋友沒有？」芷芬道：「朋友隨處都有。怎麼說沒有朋友？」振文道：「那末三姊的婚事，到底是自由，不是自由？」芷芬道：「我不懂你的話。」振文道：「真個不懂麼？」慕蘭道：「三哥，你要說就好好的說了。不說就索性不要起頭。」振文道：「我不說了。」芷芬道：「你的話很可以不必說。你肚裏的心思，還怕我不知道嗎？」言論間，程夫人已回來了。於是四人同喫了晚飯，各自回房。芷芬回到房中，坐在椅上，不語。慕蘭看芷芬好像想甚麼事似的，遂不去擾亂他。歇了一回，各人安寢。芷芬却翻來覆去的，再也睡不着。直至東方微白，方纔朦朧睡去。誰知來了一個丫頭，走至牀前，使勁的喊了一聲：「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爲出洋夫妻反目

因擇婿姑媳生嫌

話說蕭芷芬將睡着時候。不料被個丫頭喊醒。芷芬道你這個丫頭。越過越沒有規矩了。一早就大聲高喊的。你是個甚麼意思呢。那丫頭道。大少爺那邊鬧得不得了。聽說大少奶奶要尋死呢。三小姐快起來罷。太太說身子不大舒服。還要騎牆再起來。叫三小姐過去看看。是甚麼一回事。芷芬道。曉得了。你去叫他們拿臉水來。我就起來了。那丫頭走到樓梯口。向下喊了一聲李媽。三小姐起來了。聽得底下應了一聲來了。那丫頭從新走進裏間臥室。芷芬牀前將帳子掛起。外間又進來一個十七八歲。極漂亮的丫頭。手裏擎了一件夾紗背心。走到芷芬身邊。將背心披在芷芬身上。隨即走到裏間窗前。將鏡箱掀開。梳篦擺好。李媽倒好臉水。嗽口水。香皂牙粉。都預備端整。芷芬方纔走進裏間梳洗。那漂亮丫頭名喚阿琴。是芷芬帖身服伺的丫頭。那個叫芷芬起來的丫頭。名叫阿紅。是做零碎事的。當時阿琴取了一把扇子。立在芷芬傍邊打扇。芷芬道。我不熱。你不必扇了。你曉得大少爺大少奶奶。為甚麼事鬧。阿琴道。我今早沒有出去過。不曉得。阿紅道。聽說是為討姨娘的事。看官。你道大少爺大少奶奶。到底為甚麼事吵鬧呢。這個著書人也應該說幾句。好等看官心裏明白。閑言少提。讓我先將這位蕭大少奶奶的才能容貌。表白一番。原來這位蕭大少奶奶生的是五短身材。一臉的麻子。禿禿的頭髮。闊闊的嘴唇。一身的橫肉。一對半大的金蓮。墊的厚厚高底。裝做三寸的模樣。走起路來。是要丫頭老媽子。攙扶着走的。上起樓梯來。是要用手幫着脚爬上去的。就偶然走兩步路。不要人攙扶。那風擺柳步步搖的情形。着實難看。大少奶奶却不說難看。他反說美人態度。是應該如此的。臉上麻子雖多。幸而還淺。並且那粉是富足的。多多的擦上點子粉。麻子就可以膩平了。頭髮雖稀少。青黛是現成的。厚厚的抹些。頭髮就可變多了。再加上紅紅的臉頰。闊闊的眉毛。花花綠綠的衣裳。打扮起來。還不是個美人兒嗎。大少奶奶不但有貌。而又有才。心思陰狠。性情凶暴。大少爺是很怕他的。所以他這副尊容。竟能握專房之寵。亦算奇事了。話雖如此。

說然人的愛情是不可勉強的。蕭振黃既不是無目，就知道媼妍。況且振黃又不是甚麼古道君子，那能够講重德不重色這句話呢。面子上雖說是同他夫人十分恩愛，心裏頭很有點自嘆運蹇。大少奶奶也有點知道丈夫的心思，管束丈夫的手段，愈加嚴厲。除了父母命命之外，等閒不准出去。丫頭老媽子，只要平頭正臉，都不許伺候。大少爺把個振黃管的服服帖帖，跟了他同賞春光。誰知此時他老公公叫振黃同韻蘭到東洋去留學。振黃得了這個命令，如同得了赦書一般，直樂得手舞足蹈的。左右不知所可。大少奶奶却不高興，但是翁姑之命，那好違拘呢。振黃到東洋之後，不但是求學，還帶着求色。不上一年，竟辦識了好幾個妓女。本來東洋水色好，美人多，加上妓女媚客的手段，此時蕭振黃那裏還記着甚麼嬌妻怕甚麼大少奶奶。只要瞞着老父一人就是了。後來他因為父親病重回來，心中還是戀戀不捨。到後不幸他父親就沒了，只好在家守制。依振黃的意思，待他父親安葬好了，他仍舊到日本去。無奈他母親說家中諸事要人料理，叫他停兩年，再說出去的話。振黃沒法，只好安心在家住下。然而這時的振黃與從前的振黃却大不相同了。從前的振黃，凡事只要大少奶奶吩咐一聲，振黃沒有不遵依的。這時的振黃，大少奶奶莫想管他一點兒。大少奶奶見他這副情形，料定他有了外婦，那裏下得來這口氣。兩人見了面，和平時候少，決裂時候多。蹇過石頭碰了鐵塊，一碰就是火星亂迸。如今振黃的孝服是久已滿了。家中的事情也料理清楚了。振黃頗想再到東洋去，無奈大少奶奶不許去。起先是軟留，後來竟硬做。振黃礙夫妻之情，到底有些難以動身。不意昨日聽丫頭說他母親因為他們夫婦沒有兒子，到佛堂中跪求一炷香。振黃心中甚是難過，想自己沒有兒子，倒累老母親心事，又想妻子已是三十多歲的人了，從未生過，恐怕未必再生了。再一轉念，我何不趁此機會，弄他幾個小老婆，料想老母無不答應的。又想大少奶奶這麼利害，那裏容得我再討妾，想來想去，終不得穩妥法子。後來又自言自語道：我何妨找



找我朋友去。於是穿了長衫。出去了半日。問了計策。胸有成竹。遂慢慢的走回家來。到了自己房中。正值大少奶奶在那裏晚妝。振黃走過去。在大少奶奶妝奩傍邊。一張凳上坐下。笑嘻嘻的對着大少奶奶。大少奶奶道。你爲甚麼對着我笑。振黃道。你不許我笑麼。大少奶奶道。我爲甚麼不許你笑。我問你剛纔出去做甚麼。到那裏去。振黃道。我剛纔並不會出去。怎麼疑心我出去。大少奶奶道。既不會出去。怎麼要長衫。振黃道。要長衫是去會客。大少奶奶道。會甚麼客。振黃道。從日本來的客人。他說東京有好些留學生。要請我去。因爲現在留東的學生。立了個會。要請個品學兼優的做會長。前兩日已經來了一個電信。請我赴東京去。我因爲你不肯。所以回覆了。誰知他不肯。又派了會中的書記。來到這裏請我。一定要我去。你說好笑不好笑。大少奶奶聽說東洋打發人來請振黃去。好像背脊上澆了一桶冷水。忙問道。你不去。去。振黃道。你說是去好。還是不去好。大少奶奶道。自然是不去好。大遠的路。去做甚麼。振黃道。我們喫了晚飯。再商量罷。於是叫老媽子擎晚飯來喫了。大少奶奶是有事在心。喫不下去。喫了一碗飯。就放下筷子。對振黃道。依我說。可以回覆了。那來人說。一定不去。就是了。振黃笑道。你到底不曉得社會情形。人家這麼遠。打發人來敦請。那有一口氣回絕了人家的道理。大少奶奶道。照你說是要去。定了。振黃道。我想這是很有名譽。很榮耀的事。況且男子也不能永遠閉在家中。總要堂堂皇皇的做幾樣事。顯一顯名。就是你也榮耀。說起來是某人的夫人。有多麼好。大少奶奶道。我不想榮耀。你去。你儘管去。你榮耀你的。我算不了甚麼。沒有那福氣。一面說。一面望牀上一躺。喊老媽子將帳子放下。自己將手巾掩着臉。鬚鬚飲泣的樣子。一聲也不言語。到半夜時候。又呻呻吟吟的鬧起來。說是肝氣發了。叫丫頭喊老媽子亂騰騰的亂到天明。方纔安靜。大少奶奶以爲振黃見他這麼病快快。嬌滴滴的。那東洋總可以不去的了。遂假意對振黃道。你到底幾時到東洋去。我好替你預備行李。振黃道。等你的病好了再去。今天十七。我想二

十三動身。你的病不是大病。一兩天總可以好了。母親那裏想來總沒有不答應的。只要去稟命一聲就是了。大少奶奶不料自己病着。振黃還是要到東洋去。這一氣非同小可。他本來是躺在牀上。這時一谷衆扒了起來。指着振黃道。你今天就去罷。我的病不與你相干。你走你的路。我害我的病。我本不算你的甚麼人。你到了東洋。自然有你心愛的人。振黃道。你不要這麼着急。也無須生氣。你要曉的我這回到東京去。可不比前回到東京的樣子。前回到東京。是做留學生。有甚麼不規矩的事。還不大要緊。這是說別的留學生呢。若我蕭振黃。那是向來一毫不苟的。從來不作與有甚麼外遇。何況今回到東京做會長。如果有了不端的事。還不是馬上就被人家攻訐了嗎。你大可放心。大少奶奶道。你不要擊這話來騙我。你的事。我猜不着嗎。無情到你。總算沒有人心了。前回到東洋。回來就變了心。今回再去。回來還不喫了我嗎。還不活埋了我嗎。我與其等你来活埋。我不如今天死在你眼前乾淨。說着就一頭撞了過來。幸虧一個老媽子拉住。沒有撞着。振黃也動怒道。我好好的勸解你。你不聽。倒動蠻起來。不識好歹。我就是有相好。討小老婆。也不算犯法。你又怎麼着。照你這樣不生育。我也應該弄個人。你不要錯了主意。難道我蕭振黃一輩子叫老婆管着。不出門不成。大少奶奶聽振黃說他不生育。要討小。真是火上澆油。登時狂吼一聲。直奔振黃跟前。伸手就是當胸一拳。口說我今天同你拚了命。我再剪了頭髮做尼姑去。振黃用手一推。大少奶奶脚小伶仃。仰面一交。跌在地上。振黃道。你去做尼姑。也嚇不住我。甚麼剪頭髮。那兩根頭髮。不用剪。本來就像尼姑。我送你去做尼姑。不去不算好漢。大少奶奶跌了一交。在氣頭上。也不管痛不痛。爬起來就要沖過去。已被兩個老媽子拖住。他發不了威。就順手將桌上的花瓶瓷碗。自鳴鐘之類。打了個粉碎。又把頭髮擎着要剪。一面罵振黃無良心。一面哭自家命苦。哀哀婉婉的哭罵起來。遠遠聽去。好像如今女學生唱歌一般。大少奶奶越哭越罵。越罵越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今天真個拼命。

罷了。乘老媽子去倒茶。不會拉着他。這個空當。一個虎勢。奔了出去。滿擬一頭撞倒振黃。也好消消胸中這口惡氣。不意將奔至房門口。即被一人拉住。大少奶奶擡頭一看。不是別人。乃是芷芬。大少奶奶道。三妹妹。你不要拉住我。芷芬正色道。不拉住你。讓你們相打麼。大哥有錯處。大嫂儘可評理。何必這樣用武。大少奶奶尙要想掙脫了芷芬的手。仍舊好去打振黃。明知芷芬在此。那能聽他打振黃。不過借此。越好顯一顯自己的威風。誰知掙來掙去。莫想掙脫分毫。乖乖的被芷芬拉到椅子上。芷芬說聲。大嫂坐下。再說。大少奶奶不由就立腳不住。好好的坐在椅上。大少奶奶這麼一個凶蠻人。爲何見了芷芬。就這麼聽說。叫他坐就坐呢。其實大少奶奶不是聽說。力量不敵也。芷芬是一雙完全脚。又學過體操。大少奶奶是一個肉豬似的小脚娘娘。那裏敵的過芷芬。所以被芷芬拉住。他就不能動。芷芬叫他走。他就不能不走。芷芬叫他坐。他就不能不坐。心裏雖有萬丈的無明烈火。到了此時。一寸也不能發作。這就是小足婦女的喫虧處了。不然一樣的人。那有這樣被人擺弄的理。大少奶奶被芷芬拉住。叫他坐下。真是有威無處使。登時大哭起來。振黃見他妹子來了。知道事情不會弄僵的。亦在外面暴跳如雷。指罵大少奶奶的不賢處。這時房中的哭聲罵聲。兩兩相和。十分熱鬧。芷芬一面叫老媽子來勸大少奶奶。自己出來對振黃道。大哥一向專講文明。今天這樣暴動。似乎有些野蠻了。振黃道。你不要多說。你那裏知道。文明要對文明人講的。對這種野蠻人。只好用野蠻手段。你不見他那種野蠻樣子。恨不得登時一拳將我打死。我還好用文明對待他嗎。芷芬道。不是這麼說。凡事仗理不仗氣。先將你們二位的氣平一平。再論是非曲直。你們像這樣的對鬧。於夫婦的感情。是很有礙的。振黃道。我就依你說。不鬧了。你能夠叫他不吵鬧了嗎。芷芬道。你不要問大嫂鬧不鬧。你要曉得。娘今天身子不大舒服。你們再這樣吵鬧。娘聽了。更要氣壞了。爲人子的。當要體諒親心。娘昨夜爲哥嫂無子。在佛堂中跪了一炷香。我再三的勸不住。今天的不舒服。

也是爲了昨夜在佛堂中受了熱所致。你們二位應該和和氣氣的纔對的住娘呢。怎麼又這樣的鬧起來。不怕娘聽了寒心嗎。大少奶奶在裏間聽說寒心。當是怕他寒心。接口道。寒心嗎。我不是寒了一天了。我枉然同人家做了結髮夫妻。不滿四十歲。就硬說我不生育。要討小老婆。怎麼曉得我不生育。人家到五十歲生頭胎的也有。怎麼就說我不生育。你變心變的這麼快。我也曉得。家中那個還擊我。當人家多了我一個。我還是去做尼姑。省得叫人家憎嫌。芷芬在外間句句聽得明白。知道他娘子連自己同母親都說在內。頗有點動氣。不過自己是來勸他們夫婦的。怎好也同吵起來。只好忍住不響。對他哥哥道。今天到底爲甚麼事鬧起的。我來做個裁判官。振黃道。說起來真也好笑。除非我一步別出門就好了。遂將如何鬧起來的原委。大略說了一遍。芷芬道。我想這事也沒甚麼難辦。大哥既被人舉爲會長。娘是沒有甚麼不許你去的。大嫂多情。不願大哥遠出。也是出於至誠。大哥也不要生氣。大嫂也不要着急。我倒有個辦法。料必哥嫂都願意。振黃道。甚麼辦法。東京我是去定的。芷芬道。如今講新法的。都與夫婦一同游歷。依我說。不如大嫂和大哥一同去罷。大哥既有人照應。大嫂又可以不離大哥。此語芷芬實在有些嘲笑他嫂子。而大少奶奶聽了。却正中下懷。外面假意道。我這討人嫌的人。跟了去做甚麼。讓他自己人去。討小老婆就是了。振黃很不願意。他夫人跟他去。快快的回道。他要做尼姑了。那有個姑子。跟了男人到東洋去的理。三妹說甚麼游歷。可知我同你嫂子。不是新婿。何必要一同游歷。叫人家說起來。事情一點沒有做。動一動。先要帶着老婆。我蕭振黃還成甚麼大丈夫好男兒。這事萬萬不行。你這樣裁判。我不承認。我是要上控的。芷芬道。大哥的話。我也不服。怎麼帶了女子。就不是大丈夫好男兒。這話未免擊女子看的太輕了。振黃道。我也不是看不起女子。要是像他這樣人。恐怕不見得就能够替你們女界添聲價。芷芬道。這事停歇聽娘分派就是了。大哥出去走走。讓大嫂歇歇。晚上再商量罷。振黃道。我出去容

易叫他同我去却難。一頭說一頭出去。芷芬從新走進裏間。細將他嫂子一看。不覺狂笑起來。原來大少奶奶這一哭鬧。幾根黃頭髮。披散在背脊上。青黛畫的蛾眉。被眼淚打濕了。黑糊糊的抹了一臉。此時大少奶奶的粉面。好比戲臺上的花臉。眼泡鼻孔是黑的。嘴唇是紅的。兩頰是黃的。你道如何不好笑呢。當下芷芬見他們兩人。風波已漸平了。便辭了嫂子。回到母親房中。此時程夫人已起來了。芷芬請了安。在傍邊坐下。將哥嫂如何相吵。自己如何解勸。逐一稟知母親。並勸母親令振黃同嫂子同赴東京。免得再起爭端。不多時。振黃同振文也來了。程夫人責備了振黃幾句。叫振黃和他媳婦一同到東京。以後不許再吵鬧。振黃雖不敢言。心中終不願意。程夫人今日日本有些不舒服。又見兒子媳婦吵鬧。心裏更加發煩。芷芬見母親氣悶。甚為着急。慕蘭道。娘最喜歡的是兩個孫子。何不叫人去接二嫂子回來。芷芬道。好的好的。不過二嫂子這回回去。聽說也是為着姻伯母有氣叫他回去的。不曉得現在好了不會要叫二嫂子回來。還得叫你三哥去接。當面說明了原由。免得姻伯母見怪。慕蘭道。三姊說的是。我去叫三哥來。三姊對他說。叫他就接二嫂去。不多一歇。振文來了。芷芬對振文說了。叫他就去。振文道。他們兩口子鬧氣。我倒來做奴隸。沒有這麼便宜的事。叫大哥去就是了。芷芬道。你那裏學來這種稟脾氣。一家人分甚麼你我。快去罷。見了姻伯母。將事情說明白了。就接二嫂子回來。省得娘只管氣悶。振文道。我去就是了。那位姻伯母。我着實有點怕見他。見了人說起話來。沒有斷頭的。振文去了之後。芷芬慕蘭二人。伴着程夫人。閑談了一回。又下了一盤棋。到了次日午後。二少奶奶回來了。程夫人一見了孫子。如同見了寶貝一般。立刻笑逐顏開的問二少奶奶道。令堂老太太好麼。二少奶奶道。好是好的。連日有些小氣。所以老人家總不大高興。我今日回來。恐怕他老人家又要氣悶了。家母說替婆婆請安。有好些時不曾見了。問婆婆幾時高興。請過去頑頑。程夫人道。令堂為甚麼專生氣。二少奶奶道。事情說來也有點氣人。我二妹妹

去年許聘了劉家。那妹夫是與我哥哥同學的。劉家去歲來說親。家母就問過我哥哥。人家何如。郎君何如。我哥哥一口說好。家母以爲自己兒子說好。那是一定好了。就應許了劉家。誰知今年姑丈來家。住了兩日。提起劉家。是我姑丈認得的。姑丈說劉家的家道還罷了。倒是那妹夫。喫喝嫖賭沒一件不來。聽說筆底下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來。家母聽了姑丈的話。有些不信。說是我哥哥的同學。我哥哥說他樣樣都好。怎麼姑夫說他連自己名字都寫不出來。真是怪事。然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家母自聽了姑夫的話。雖說不相信。終究有點疑心。常常逢人打聽。不曉得怎麼的前日問着一個老媽子。那老媽子起先不肯說。後來被家母逼不過。只得說了。他說是少奶奶叫少爺說。新郎官好去歲說親時。聽見少奶奶對少爺說。二姑娘這麼利害。給他說個無用女婿。停歇婆婆要問起你來。你就說好。後來就聽見少爺說姑爺怎麼好。怎麼有本事。照此想來。大約那姑爺沒有本事的了。家母聽了這話。怎麼不要生氣。嫡親兄妹。還要存壞心。天下再有那個靠得住的。後來家母實在氣不過。叫了我哥哥來說了一頓。我哥哥還不服。問是誰說的。家母自然不肯告訴他是老媽子說的。恐怕他同老媽子爲難。家母說這事。不怪我哥哥。總是我嫂嫂不好。他不出花頭。我哥哥決不是那樣人。如今弄的生米做了熟飯。好歹不能翻悔了。二妹妹曉得了。常常的哭泣。家母看了又疼的慌。想起嫂嫂這般毒心來。又氣的慌。所以前日接我回去。叫我問問虎臣。劉家妹夫到底是個甚麼樣兒。打聽打聽他。筆底下何如。我想這事情真不好辦。如果直說了。我哥哥嫂嫂不要怪虎臣同我嗎。芷芬道。怪不怪倒不要緊。如是果真令妹丈筆底下不通。爲人輕浮。嫖伯母聽了不更生氣嗎。二奶奶道。可不是呢。那怎麼好哩。芷芬道。那老媽子說的話。靠得住嗎。二奶奶道。誰知道靠得住靠不住。不過那位妹丈不成人是真的。哥哥當初說他好也是真的。想來那老媽子說的話。不是假的了。芷芬道。令妹丈既然不肯望上。總要想個法子。叫他改邪歸正纔

好。不然令妹終身怎麼好呢。二少奶奶道。他家中自有爹有娘。家母怎麼好管他呢。程夫人道。他爹娘不望他兒子成人嗎。二少奶奶道。劉家只有一個兒子。爹娘當他活寶一樣。不管甚麼事。都是由着兒子的性。纔慣的這樣不成人。大家歎惜了一番。歇了幾日。振黃快要到東京去了。程夫人叫振黃和大小奶奶一同去。振黃口中唯唯答應。到了次日。對程夫人說。要先到上海去。再回來。同媳婦一同到東洋去。程夫人答應了。誰知振黃瞞着老母。向帳房要足了川資。帶了隨身行李。到了上海。趁了輪船。一溜煙就到了日本了。還寄一封信來。說是東京有電來催他。不及回家。就到日本去了。家眷只好緩些時再來。接大小奶奶到了此時。也只得罷了。難道真個去做尼姑不成。光陰荏苒。不覺已是暑盡秋來。一日程夫人同兩個孫子及二少奶奶在花園中草地上看花。外面來了一個二爺。送上一個電報來。欲知是何電報。所說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七回 義重情深弱女涉重洋 求才開學宏仁訪益友

話說程夫人見來了個二爺。手中擎了一封信。程夫人問那裏來的信。那二爺回說。不是信。是個電報。程夫人驚道。那裏來的電報。甚麼事。你叫小紅請三小姐來。那二爺應了一聲。是。出去了。不多時。慕蘭來了。說三姊剛纔有個朋友來。一同出去了。有甚麼信。我來看。程夫人道。不是信。是個電報。一手遞與慕蘭。一面說道。你先說那裏來的。慕蘭接來拆開看道。還不要緊。是山東大姊姊那裏來的大姊姊有點不好。過。想叫這裏去個人看看他。其實采蘭的病很是利害的。纔打電來。慕蘭怕程夫人急壞。所以說不要緊。程夫人道。他是甚麼病。慕蘭道。來電沒有說起甚麼病。程夫人道。怎麼好呢。慕蘭道。着人去請三姊姊回來商量商量看。程夫人道。你不是說你三姊姊同一個朋友出去了麼。慕蘭道。是的。三姊姊出去時說過。就在後頭小山上。看紅葉。我想叫人去尋一尋。總尋得着的。程夫人道。你快去叫人尋他來。恰好芷芬已

回來了。進門就聽說有甚麼電報。連忙趕到園中來。慕蘭將電報給芷芬看了。程夫人落淚道：「你大姊姊的病，恐怕不好罷。要不是利害，怎麼打電報來。他出嫁了這些年，只回來過一次。如今他要有了長短，叫我心裏怎麼過。說着放聲大哭起來。」二少奶奶同慕蘭並芷芬再三相勸，方始不哭。芷芬道：「大姊姊的病，利害自然是有點利害。若說就遭不測，那是斷不至於的。如今大姊姊既想家中的人，還是趕緊去個人爲要務。」程夫人道：「我是自己多病，不能去的。況且我上路來，樣樣都是累墜的。那就走的慢。病人想人去，看他總是快點的好。你大哥二哥都不在家。如果從東洋叫來，那不更慢了嗎？誰去好呢？要末叫振文去。」芷芬道：「我已打算好了。還是我去的好。振文性情各別，不是對付病人的材料。還是我去妥當。」程夫人道：「你去自然好。但是姑娘家，上路恐怕不大方便。」芷芬道：「娘又要說這些古老話了。姑娘家也是一樣的一個人。爲甚麼就不好上路。何況同胞手足害病，還不趕緊去看他。說這些虛文做甚麼。」程夫人道：「你不要着急。我許你去就是了。」芷芬道：「明日我就動身。自上海附輪船到青島，自青島搭火車，一直到濟南府。這麼算來，不要幾天就好好到了。」程夫人道：「你後日動身罷。我要打點打點東西，叫你帶了去給你大姊姊。明天動身，恐怕來不及。」芷芬道：「要去總是早點好。帶東西做甚麼。還怕大姊姊那裏沒有東西麼。還是明天動身罷。」程夫人道：「那末，叫他們去買幾樣禮物，送送親家太太。你大姊姊我就不給他東西了。」芷芬答應了。回到自己房中，叫丫頭收拾行李。慕蘭道：「三姊姊，我也同去看看大姊姊。」芷芬道：「你別去了。你我都去了，娘跟前誰人伺候。雖然有兩位嫂嫂，他們各人都有事。娘跟前的事，總怕有點不周到。你在家中，他們有不周到的地方，你好幫助幫助。所以你我不能一同走開。」慕蘭道：「我不去也使得。我想你去了，我太冷清點。如今我來替你照應收拾行李。你到娘那兒去坐坐，再商量商量看。還有甚麼事沒有。」芷芬去了一回，又料理行李。一宿晚景易過。次日一早起來，載了行李，帶了一婢一僕，辭了母親，別了衆人。



一路望山東而來。不多幾日。到了濟南府。尋到了章宅。見着親家太太。知道采蘭的病。已有了轉機。不要緊了。親家太太領他到采蘭房中。采蘭見妹妹來了。真是悲喜交集。芷芬方纔知道他姊姊是傷寒病。用錯了藥。以致危險萬狀。後來換了一個名醫。方纔救轉。現在是不要緊了。芷芬這纔放心。連忙打了一個電報。稟知程夫人。說他大姊姊病已向愈。請他母親放心。自己且在章家住下。好在章太太為人極好。待媳婦也極慈愛。芷芬有時在采蘭牀前說說閑話。有時出去逛逛大明湖。真是山光水色。悅目萬分。一日聽說上海來了兩個甚麼會的會員。要在陳家開演說會。城裏的太太奶奶們。有些去聽的。芷芬也想去聽聽。只是沒有人介紹。章太太道。三小姐要去聽嗎。熟人我倒有兩個。聽說會中有願講人在裏頭。願講人是我乾兒子。三小姐要去。我叫人去問問看。芷芬道。好極了。於是打發人去了。半日願講人同來人一同來。見着章太太。先寒暄了幾句。章太太介紹講人見了芷芬。說明原由。講人滿口應允。並說明天三小姐大可演說演說。所以次日芷芬纔去聽演說。在會場將華澗泉駁倒。這是在第五回書中的事。看官總該還記得着。蕭芷芬還要辯論。誰知外面來了個人。就將芷芬叫出去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這人是芷芬認識的人。在美國留學時的朋友。這人姓杜名致中。號少和。新從美國來的。他曾到鸚鵡洲去訪過芷芬。回說往山東章家去了。他又趕到山東。到了章宅。又說到陳家聽演說去了。又從新追到會場。方纔尋着了芷芬。與芷芬一同出了會場。來到章家。從懷中擎出一封信來。芷芬接來看了一看信皮。隨手望衣袋中一插。問杜少和道。你是從文伯那裏來的麼。大約總有甚麼事。不然你爲甚麼這樣着急。杜少和道。我從美國來。是有別的事來的。不過順便替文伯帶了這封信來。因爲友梅臨歿時。說此信必得面交芷芬。所以我纔這麼趕來趕去。好容易尋着了。你交了這信。我的責任就算完了。芷芬淒然下淚道。我平生的好友。只有二人。友梅即居其一。怎麼這點年紀。不料就永別了。文伯好麼。少和道。文伯病重的很。

芷芬墮然驚道。怎麼文伯也病重了。少和道。他的病。真是重的很。他又是寒士。醫藥之費。甚為艱窘。又加他令姊沒了。他一慟。病就更重了。芷芬道。你且請坐坐。我到裏面去。再來。芷芬走至裏面。將友梅的信拆開細細的看了一遍。信中說自己的病。萬不能好了。胞弟文伯。又病重。美國既無熟人。家中又無父母。自己死無足惜。但憐弱弟病重。無人將護。又乏醫金。惟望故人來美一行。設法救助弱弟。則感不可言。原來蕭芷芬在美國的時候。與友梅是同學。友梅姓雲。是江蘇桃源縣人氏。父母早亡。只有一弟。名蔚然。號文伯。他姊弟二人。都是有志之士。國文學通之後。就將家中物產。變賣了數千金。姊弟一同游學歐洲。後來又到美洲留學。恰好遇着了芷芬。友梅與芷芬志向相同。就慢慢的投機起來。不到一年。竟成莫逆。芷芬因友梅介紹。得識雲蔚然。雲蔚然不但是個英爽少年。而且為人極深沉凝重。言笑不苟。芷芬的為人一向是目空一切的。叫他佩服的沒有幾人。不知如何遇了雲蔚然。竟崇拜的五體投地。蔚然雖然為人深沉凝重。而見了蕭芷芬。大有歐美英雄膜拜美人之風。既服芷芬之才。又敬芷芬之貌。雲蕭二人的交情。竟在乃姊之上。不過男女之際。形迹不同罷了。如今蕭芷芬聽說雲友梅死了。已甚傷心。又加上雲蔚然病重。更是着急。再見了友梅信上之言。愈覺進退維谷。心上想若是友梅病重。自然是要親自去看他的。如今偏是文伯病重。若說去看他呢。男女之嫌。是不可不避的。若說不去呢。何以對得住友梅臨終的遺託。況且自己也不能放心。文伯的景況際遇。是萬分艱窘的。自己不去。還有那個去管他的病呢。躊躇了半日。最後還是決定去罷。終不能負死友之託。遂出來對杜少和道。我決定明天到美國去。你還有別的事沒有。杜少和道。你怎麼又要到美國去。莫非要去看看雲文伯的病麼。芷芬兩頰微微的一紅道。不是爲文伯的病實在爲的是友梅臨終。那封信上再三叫我到美國去一盪。我不能負死友之託。所以一定要走一盪的。少和道。原來如此。我本來還要到日本去。到美國是要經日本過的。我們同走行不行。芷

芬道。很好。我還有事要料理料理。明天再會罷。少和告別。回客棧去。芷芬走到采蘭房中。說明緣故。又寫了一信寄到家中。說明不得不去的情形。並請程夫人匯洋到美國去。次日仍舊帶一婢一僕到美國去了。奇巧這日華潤泉同孟亞卿來會他。章宅的管門人弄不清楚。說是一大早到日本去了。弄得二人掃興而回。再說華潤泉既不過齋芷芬。心中覺着錯過了這人。甚是可惜。後來打聽着芷芬在美國。他就至誠誠的寫了一封信。寄到美國。請芷芬入曉光會幫助會長改良會中的事情。數月後接到芷芬回信。無非是謙遜的話。末了說自己一時不能回國。另薦一位賢才自代。定比自己高出萬倍云云。華潤泉接到此信。馬上加了一封信。寄與會長。好讓會長去聘請名賢。自家同了亞卿。又到天津調查去了。在下如今且將華潤泉等丟開。要敘說曉光會了。却說曉光會的事務所。設在上海大馬路。本會的總機關部在徐家匯。會長姓孟。名宏仁。字迪民。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人氏。自幼受家庭教育。爲人和藹可親。中學極好。只惜不懂洋文。迪民却不以此爲憾。每對人說。女子不識洋文。很不要緊。既不充當翻譯。又不在外部做官。何必一定要懂洋文。我見有些人。洋文雖好。國文反倒不通。既做中國人。就該先通中國文。再學洋文。至於女子。在家庭的時候多。出外的時候少。所交的朋友也是本國人多。外國人少。所以我說洋文一門不必盡人而學。亦不必以不懂洋文爲恥。洋文譬如專門學。中學則爲普通學。專門學固不必盡人皆能。而普通學。則人人不可少。歐美各國。人人由普通而入專門。從未聽說習專門而不入普通者。今我國的人動不動就說學洋文。自己也不想。中國文到底若何。總是樣樣喜學外國人。既是喜學外國人。何不學外國人的好處呢。試問外國人。有懂得中國文字。而不懂他本國文字的沒有。卽此一端。就是我國人不如人處。亦是我國人忘本的病根。況且現在有志之士。常將各國國粹。各種政治民情。譯爲中國文。以授我國學者。我們只要懂得國文。就可飽登各國之學。又何必一定要學洋文呢。我斗膽說一句話。不到

芬道。很好。我還有事要料理料理。明天再會罷。少和告別。回客棧去。芷芬走到采蘭房中。說明緣故。又寫了一信寄到家中。說明不得不去的情形。並請程夫人匯洋到美國去。次日仍舊帶一婢一僕到美國去了。奇巧這日華潤泉。同孟亞卿來會他。章宅的管門人。弄不清楚。說是一大早到日本去了。弄得二人掃興。而回。再說華潤泉。既不過蕭芷芬。心中覺着錯過了這人。甚是可惜。後來打聽着芷芬在美國。他就至誠誠的寫了一封信。寄到美國。請芷芬入曉光會。幫助會長改良會中的事情。數月後接到芷芬回信。無非是謙遜的話。末了說自己一時不能回國。另薦一位賢才自代。定比自己高出萬倍云云。華潤泉接到此信。馬上加了一封信。寄與會長。好讓會長去聘請名賢。自家同了亞卿。又到天津調查去了。在下如今且將華潤泉等丟開。要敘說曉光會了。却說曉光會的事務所。設在上海大馬路。本會的總機關部。在徐家匯。會長姓孟。名宏仁。字迪民。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人氏。自幼受家庭教育。爲人和藹可親。中學極好。只惜不懂洋文。迪民却不以此爲憾。每對人說。女子不識洋文。很不要緊。既不充當翻譯。又不任外部做官。何必一定要懂洋文。我見有些人。洋文雖好。國文反倒不通。既做中國人。就該先通中國文。再學洋文。至於女子。在家庭的時候多。出外的時候少。所交的朋友。也是本國人多。外國人少。所以我說洋文一門。不必盡人而學。亦不必以不懂洋文爲恥。洋文譬如專門學。中學則爲普通學。專門學固不必盡人皆能。而普通學。則人人不可少。歐美各國。人人由普通而入專門。從未聽說習專門而不入普通者。今我國的人。動不動就說學洋文。自己也不想。中國文到底若何。總是樣樣喜學外國人。既是喜學外國人。何不學外國人的好處呢。試問外國人。有懂得中國文字。而不懂他本國文字的沒有。即此一端。就是我國人不如人處。亦是我國人忘本的病根。況且現在有志之士。常將各國國粹。各種政治民情。譯爲中國文。以授我國學者。我們只要懂得國文。就可飽餐各國之學。又何必一定要學洋文呢。我斗膽說一句話。不到

因伯容見迪民克承己志。喜歡的了不得。就向仲容要了迪民。作爲己女。並立下遺囑。將來他身後所有的遺產。均由迪民承受。聽迪民隨便作何善舉。他人不得阻撓。仲容同伯容本極友愛。今哥哥要他個把女兒。那有不答應之理。不過見他哥哥要將所有遺產都給迪民。此事仲容不大以爲然。仲容也不是有甚麼別的心思。他爲的是迪民年紀尚幼。一旦承受巨萬產業。恐怕立志不堅。弄出別樣不法事情來。遂對伯容說明自己意見。勸伯容時常到上海調查。多聘幾位名師。匡正匡正迪民。伯容也以爲然。遂將夫人接到上海。住在四馬路。迪民却在徐家匯建造了許多洋房。預備開女學堂等之用。天下事只要有志。總可成功。何況孟迪民立志既堅。經費又足。這曉光會那有不發達的理。不到幾年。成效卓著。帶着開的女學堂也很完美。迪民並不即此自足。還是日夜講求推廣。期使盡善盡美。一面分遣會員。到各省演說。並考察女子的黑暗。報告總會。但是有一件事。爲迪民的不足處。著書人也不能替他隱諱。且賢者之過。如日月之食。也用不着著書人爲之隱諱。迪民的爲人。無一件不好。只是過於仁慈。凡事有點優柔寡斷。只能思賢若渴。不能嫉惡如讐。曉光會中的會員。賢者固然不少。不肖者亦不乏其人。所以曉光會不能臻於至善至美。亦是這個緣故。一日孟迪民正在事務所。同會員商議會中事務。外間走進一個女僕。送上一封信來。迪民接來一看。只見傍邊寫着采蘋自山東寄。拆開一看。內裏說的話。是蕭芷芬在演說場中那回事。並言芷芬如何有才。實爲生平所未遇過之人。物誠爲女界中豪傑。請將芷芬聘入會中的這些話。迪民看完。遂遞給各會員看。迪民道。淵泉總算是我們會中的忠臣了。自己被人家駁了個不亦樂乎。還這樣的拚命薦他。足見淵泉肯虛心下問。不蔽賢才。我們會中。如果個個人都像淵泉似的。我們這會還怕不發達嗎。各會員聽了一聲也不響。停了半晌。有一個會員姓張。名振亞的道。會長既賞識華淵泉。爲甚麼又派他出去。迪民道。我正爲敬重他。纔託他出去。若是別人。遇着蕭芷芬這樣駁他。恨尙

恨不了。還肯這樣拚命的相薦引嗎。張振亞道。會長只要肯出重聘。怕請不着賢才。迪民道。只要有才有德。能够替我改良會務。這是辦公益的要點。也是我們會中的大事。我何敢愛惜薪聘。只是這樣賢才。到那裏去請呢。回頭對一個書記道。你停歇。就替我寄封回信與潤泉。叫他設法將蕭芷芬請來纔好。張振亞等迪民同書記說完。又接着上文說道。要請賢才。也不是甚麼大難事。我想古人有甚麼參謀。現在各省督撫。都有甚麼顧問官。我想我們這會。也是大大的一個團體。將來還要布滿中國。這參謀顧問官。是不可少的。迪民道。社會中請參謀顧問官。我倒不會聽見。過坐上一個會員。姓金名新的道。會長這句話。未免有些奴隸性了。爲甚麼一定要人家做過。我們纔敢做。就不與我們發起。創始嗎。作與我們會中。今日請了顧問官同參謀。別個會中也學着我們請顧問官同參謀。豈不是我們又發起創始了一件新名稱嗎。張振亞道。好呀。這話纔算新呢。不愧是我們會員說出來的話。迪民道。會員也是一樣。爲甚麼一定要改作參謀同顧問官呢。振亞道。會員這名稱嫌普通點。恐怕賢才不肯容易屈就。取顧問官同參謀這名稱。是特別優待的意思。不屈爲會員。而尊爲顧問官同參謀。以示優異。迪民道。照此說來。會員不就成了卑賤的了嗎。怎麼使得。豈是我立會的本意。我這會是靠會員辦事的。不是靠着顧問官同參謀辦事的。我會中的宗旨。本是一律平等。照你這樣說來。那不分出階級來了。萬萬使不得。張振亞笑道。會長又迂執了。我說的話。並不是卑視會員。若說是卑視會員。我自己也是會員。那不是連我也卑視了嗎。譬如各督撫有顧問官。另外還有幕府。並不因爲有了顧問官。幕府就變爲下賤。顧問官自顧問官。幕府自幕府。各人辦各人的事業。各人有各人的身分。互相敬重。各不相凌。我說我們會中的顧問官。就是這個樣子。不但不是卑視會員。並且可以鼓勵會員。人人見會長這般愛才敬賢。誰不發奮求學。以博顧問官同參謀之榮稱。迪民道。事是沒有甚麼不行。只是人才難。張振亞道。會長如果真要聘請名賢。我倒說到

這裏不說了。迪民道：怎麼不說了？想是你有認識的人。振亞道：是的。迪民道：既有熟人，爲甚麼不說出姓名來？振亞道：我起先想了一個人來，後來我想着他必不肯，所以我又說不說了。迪民道：不管他肯不肯，我們去請請看再說。張振亞道：也好。他姓木名本時，是杭州人，從幼在香港，現在聽說在甚麼女學堂裏做總教。這人的本事同學問我的才學短，也不敢形容他。總之他如果肯來做個參謀，或顧問官，那就是我們會中的造化。迪民道：你替我寫封介紹書，替我勸駕。他若肯俯就，即匯二千元紙幣去，作爲聘金。振亞連忙答應了。幾個是振亞出去後，迪民又對書記道：潤泉的回信，你就寫罷。書記答應一聲。迪民清理了幾件應該辦的事，方纔回到徐家匯。原來迪民雖是熱心腸，却喜冷地方。他事務總所設在上海，他居住的地方仍在鄉間。一則喜其雅靜，一則宜於衛生。以此女學堂也是設在徐家匯。迪民隔一兩日到上海去一回。他的住屋，同女學堂總事務所，以及他伯父那裏，都設有電話箱，尋常有事，即可由電話傳達。雖說住在鄉間，與住在上海無別。迪民自總事務所回來之後，過了十來日，張振亞到徐家匯來見迪民。說木本時答應了他，說本來是沒有工夫的，因爲佩服會長熱心，纔肯應允了。請問會長幾時匯洋錢過去。迪民道：我寫個條子，你拿到帳房去，取二千元紙幣來。又道：叫人請書記來，即有一個女僕答應一聲，出去了。不一時，迪民的條子寫好，交與振亞。恰好書記也來了，迪民招呼書記坐下，然後對書記道：張振亞說木本時已經答應肯來了，我請你替我寫封信，並關書請帖，你寫好就交與振亞，讓他寄去罷。書記道：知道了。還有別的信沒有？迪民想了想，又說了幾封應該寫的信，過了數月。那木本時還不會到。迪民等的有點不耐煩了。這時是初夏天氣，鳥語花香。迪民無事，叫丫頭將洋琴搬到碧桃花下，按着音拍彈了一首送春歸。再想彈第二調時，僕人奉上幾封信來。迪民叫他放在桌上，仍舊慢慢的彈琴。彈畢之後，方取各信來看。看見末了一封是華潤泉的信，遂先拆開來看。見裏面還有一封，是蕭芷芬寄與華潤泉的。

細細看了一遍。口中連說我真忘了。我怎麼連這人也忘了。真是糊塗萬狀。這是我生平的益友。怎麼也忘了這人。必須我親自去訪他。我明日就去罷。傍邊一人道。會長這樣躬自深責。到底爲的是誰。還要親自去訪他。迪民正在自言自語。不提防傍邊有人。倒喫了一驚。欲知傍邊這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遇知己竟談一夕 聘參謀虛擲千金

話說孟迪民正在那裏自言自語的時候。傍邊忽然跑出一個人來說話。不覺喫了一驚。回頭一看。不是別人。乃是書記田蓉生。迪民道。你幾時來的。田蓉生道。我來不多一時。會長將纔說的是誰。迪民道。這人是我的故交。有好幾年不通音問了。不想那個蕭芷芬。倒認得他。田蓉生道。會長這個朋友。姓甚麼。迪民道。他姓高名凌霄。字劍塵。安徽懷甯縣人。比我小一歲。他的父親與家君。是至交好友。那時家君同他的老太爺。一同在南京幕府。那時我纔十七歲。高劍塵十六歲。我們常常在一處讀書。劍塵的聰明。遠在我之上。不過性情嚴冷。志趣高逸。與我雖甚投機。我却反有點畏他的嚴冷。次年他老太爺就去世了。他同弟兄就回籍去了。家君因爲沒了知己。又厭官場習氣。也就回家了。我回家後。曾寄過他一信。也沒有接着他的回信。我後來就到各處演說。又辦了這個會。弄得一身做了衆人的奴僕。沒有一點工夫管我自己的事。竟將他忘記了。你說糊塗不糊塗。蓉生道。會長說沒有工夫。我又不信了。譬如今天會長在這裏彈琴。這彈琴也是替衆人彈的麼。會長果真記着朋友。就該將彈琴的工夫。抽出來寫信寄朋友。何況還有幾個書記。隨便叫那一個寫一封信。都可以的。只要一開口之勞就是了。迪民笑道。你又發老脾氣了。每逢我說話。總要捉我的漏洞。田蓉生也笑道。會長自家留着漏洞叫人捉。又道。會長真個要親自訪高劍塵嗎。他住的是城裏是城外。迪民道。劍塵現在不在安慶。他出閣有好幾年了。蕭芷芬信上寫的他。現住在江陰縣。他夫家姓林。壻名一個濤字。號飛白。我久已聞他的名。是個英雄少年。不知就是劍塵的佳



塔。我想就去訪訪他。好在江陰離上海不算遠。路也很便當。容生道。既是求賢。還管他路遠不遠。便當不便當。若照會長的話。倚路遠不便當。就不去了。任他如何賢才。只要路遠不便當。那是一定不去的了。迪民道。去的去的。你歇歇罷。別再煩了。迪民叫女僕將行李收拾收拾。又打電話到總事務所的帳房。叫他到輪船局。定一隻到江陰的拖船。次日一早。迪民帶了一個女僕。一個男僕。同書記田容生一同起身前往。這曉光會中書記有四個。田容生性最正直。迪民最敬重他。每逢迪民外出。總是同容生去的。再說迪民同容生上了船。輪船帶上。次日到了江陰。將船攏了岸。靠着碼頭。先叫男僕去打聽着了住址。然後迪民同田容生一同上岸。曲曲灣灣的走了一小時許。方纔看見一條河。過橋向東。一條石板路。臨河幾十棵大梧桐樹。河對面是一塊草場。順着有梧桐這條路走去。約有數百步。見兩扇黑漆大門。男僕向前走着。說道到了。小姐們在外間立。立讓小的去通知一聲。迪民見管門的是個有年紀的。擎了名片。並不說話。就一直的往里去了。等了好半天。方纔出來了個年紀輕的下人。也不會請安。也不說請。直挺挺的對迪民道。花廳上坐罷。迪民同容生跟着那人走了幾進屋。轉一個灣。從月宮門中進去。有朝南的五間廳。前後玻璃窗。正中擺着炕牀。兩邊擺着茶几椅子。全是大理石的。兩邊壁上掛些名人字畫。前面院子裏種的是湘竹。後面也是一個院子。三面迴廊。中間有些假山石。靠窗一架葡萄。碧葉扶疏。日光掩映。院中有些花草。西邊迴廊過去。好像還通別處。裏面有甚麼景緻。則看不清楚了。迪民正觀看時。又來了。一個老媽子。對迪民說。請到女客廳去坐。少奶奶不在家。等一刻就來了。迪民同容生又跟着那老媽子。從西邊迴廊過去。原來也是一個院子。有五間房子。關着門。內裏擺的。從窗中望去。好像是書櫥。院子裏擺着許多菊花盆。雖未開花。娟娟嫩葉。也覺可愛。又過了兩個天井。纔見三間樓房。裏面陳設與男客廳大同小異。所異之處。比男客廳來得綺麗。而不及男客廳軒敞。迪民等隨便坐下。老媽子奉上茶來。老媽

子道。我們少奶奶。洋人請去喫飯了。我去請姨太太來。不多時。來了一個五十來歲婦人。穿一身黑生絲衣褲。沒有着裙。兩隻半大脚。一臉微麻。滿面煙氣。扶着一個十二三歲的使女。從外面走進來。迪民料着是所說的姨太太了。便也立起身來相迎。那姨太太與迪民。蓉生見過禮。分賓主坐下。姨太太道。客人是從那裏來的。我不知道呢。少奶奶出去了。是洋人請他去喫飯了。我不想着就有客人來。迪民聽這位姨太太說話。有些不倫不類的。料着他定是不曾受過教育的。田蓉生道。我們從上海曉光會來的。姨太太道。原來你們是從教會裏來的。我叫人去請少奶奶回來。迪民道。我同你們少奶奶是朋友。今天是來看他。沒有甚麼要緊事。我們在此等他罷。不用叫人去請了。姨太太道。已經叫人去請去了。又望着那個老媽子道。張媽。你叫誰去請少奶奶。張媽道。少爺叫李興去請少奶奶的。迪民間張媽這位太太是你們少奶奶的甚麼人。張媽道。這是姨太太。迪民又從新問了個好。又問姨太太今年多少。貴庚。姨太太道。我今年整五十。蓉生道。姨太太幾位。少爺幾位。小姐。姨太太道。三個男孩子。三個女孩子。女孩子頂大的出閣了。男孩子大的在山東候補。兩個小的在學堂中讀書。迪民隨口讚道。姨太太好福氣。姨太太道。那裏來的福氣。我常常的不好過。三天兩頭的生病。田蓉生道。請個醫生看看脈。喫點藥就好了。姨太太道。不行。我的病。醫生都說不好治。你們會中有好醫生沒有。我想到上海去看看。不知道病有的好點沒有。我夜裏睡不着。一說睡不着。這頭馬上就要發頭昏。又渾身筋骨疼。膀子常常發酸。喫飯也喫不下。肚子裏說到這裏。用手比着道。有這麼大的一個痞塊。肝氣還是常常發。又歎口氣道。唉。我這病。你說怎麼好。是要尋個好醫生看看纔好。迪民敷衍了幾句。蓉生大有厭聽的樣子。外面聽着有人問道。客人在這裏不是。姨太太道。少奶奶來了。張媽過去掀起竹門簾。蓉生坐處靠外頭點看外面看的清楚。見是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女子。一身白衣褲。鴨蛋臉。肌膚白膩。長眉星眼。身材適中而頗瘦弱。額前齊齊的一排短髮。鬆

鬆的挽了一個雲髻。以容貌而論。極其秀逸。以神彩言之。甚覺英冷。當時迪民同那女子見了。迪民又介紹那女子。見了蓉生。說道。這就是高劍塵妹妹。又對劍塵道。這是我們會中的書記。田蓉生姊妹。各人見禮畢。仍舊坐下。姨太太道。少奶奶認的呀。我說上海怎麼到這裏來。對迪民道。上海是大地方。我們江陰是個小地方。沒有上海好頑。迪民無言可對。只得笑了一笑。劍塵指着姨太太對迪民道。這是先叔翁的姨太太。迪民道。原來是如叔母。失敬了。劍塵道。我們一別十載。不料姊妹忽然光臨。真是榮幸之至。迪民道。我也時時刻刻記着妹妹。想到安慶去看看妹妹。總是沒有工夫。後來聽說妹妹出閣了。又不知道妹丈是何許人。姓甚名誰。我前此寫了幾封信與你。總沒有接着回信。劍塵道。今日又何以知道我在這裏呢。我也有好幾封信寄你。難道也一封沒有接着麼。我以為是貴人事情。沒有工夫記着。這個老朋友了。迪民笑道。你又來譏諷我了。好幾年沒有聽見這種話。今天又從新聽起。如同天語一般了。劍塵道。你怎麼曉得我在這裏。迪民道。你猜猜看。劍塵道。賭甚麼東西。我就猜猜。迪民道。你猜着了。我這個會長讓給你做好不好。劍塵道。你好便宜。倒要叫我做會長。可知道我不願做呢。還是賭你帶的金表罷。迪民道。你怎麼這樣財迷。一見面就想人家的金表。劍塵道。現在的世界。那個不是金錢主意。迪民道。你猜着了。我就拏金表賞了你。姨太太笑道。你們兩個人倒好頑。劍塵道。就是這樣。誰做中。蓉生道。我同姨太太做中。不管那個贏。都要請我喫一頓。不許賴的。迪民道。真個我還忘記了。猜不着。你也請輸一樣東西纔算公道。劍塵道。不要緊。我輸了。你就將我的表拏了去。如今你先將你的表拏來。好讓我說。迪民道。你先說對了再拏表。劍塵道。不許賴。迪民道。不賴。劍塵道。蕭芷芬說的猜着罷。迪民道。不算數。不算數。劍塵道。我猜着了。還不快拏表來。迪民道。不算數。我原是你猜。你如今沒有猜那裏好拏我的表。劍塵道。堂堂的會長。說了話不當數。不怕人家笑話。我只問中人怎麼說。蓉生道。這是蕭芷芬通知劍妹的。不能當數。

劍塵道。有會賴的會長。就有會賴的書記。這表我就不要了。可不蓉姊你的喫喝也沒有了。蓉生道。我幫着會長賴了一個金表。不怕他回去不請我喫。於是大家笑了一陣。老媽子掙了點心來。劍塵讓大家隨意用了點。方纔敍了一番契闊。姨太太見他們說的投機。自己插不上嘴去。就立起身來。對劍塵及迪民蓉生道。我又有點肝氣疼了。我要回去騎驢。你們多坐坐罷。劍塵隨意說了一聲。怎麼不好過了。迪民道。姨太太既有貴恙。還是歇歇好。我同劍塵是老朋友。姨太太可不必客氣了。姨太太依舊扶着丫頭回去了。劍塵道。這裏不便當。請到我那裏邊去坐罷。我們許久不見。今夜當作竟夕之談。迪民道。很好。大家立起來。出了女客廳。從傍邊出去。過了兩進屋。乃是一個大草場。一條碎石子的路。灣灣曲曲的過去。路傍兩邊種的都是垂楊柳。間着些桃杏梅李各種樹木。此時可惜花已開過。只剩了碧葉青枝。深陰滴翠。迪民着實稱讚了一番。樹陰裏望去。見一所洋式高大房屋。劍塵道。這是我住的房子。劍塵讓迪民等在前自己陪在後面。走入裏面。迪民見此屋乃是一所四面有迴廊的五層樓。底下一層鋪設精緻。劍塵讓迪民等自西邊進去。是一間尋常起居的會客室。再進去兩間。是一間八角或六角精緻華美的一間客室。內中擺的椅凳几桌。也是八角式的。壁上掛了一幅淡墨山水。幾條篆字單條。劍塵讓迪民等坐下。自家敬了茶。然後大家坐下。迪民道。妹丈我還沒有請見過。劍塵道。姊姊的大名。飛白仰慕已久。但姊姊沒有命令。飛白也不敢冒昧進見。今姊姊既欲見我。我叫人去請來。停了一刻。進來了一個洋裝少年。丰姿極其英發。年紀約二十餘歲。笑對劍塵道。你來介紹。劍塵對迪民蓉生道。這是飛白。又對飛白道。這位是孟迪民姊姊。這位是田蓉生姊姊。飛白脫帽致敬。後一同坐下。說了幾句仰慕的套語。又讚了曉光會一番。迪民道。妹丈出洋過沒有。飛白道。在德國比國各留學三年。去年纔回來的。迪民道。可敬的很。中國人都像妹丈這般英俊。我中國還怕不强嗎。飛白道。豈敢。若說強國。當先正人心。敦風俗。要正人心。敦風俗。又必須

從家庭教育起。講到家庭教育。還以昌明女學爲急務。如今大姊立曉光會。甚是爲我國將來造無量人才。實在欽羨的很。迪民道。妹丈客氣了。妹丈是當今之人才。敝會不過是未來之希望耳。何足掛齒。飛白說了一會。告辭出去。忽聽得三層樓上琴聲幽揚。頗覺可耳。迪民道。樓上誰彈琴。劍塵道。我真忘了。兩個小孩子。怎麼不叫他來見見大姨。吩咐老媽子道。去叫英官秀官逸官來。過了五分鐘。光景老媽子抱了一個三歲的小孩子來。劍塵道。這是女孩子。名秀生。他頂小。又問老媽子道。你們爲甚麼不去叫英官逸官。老媽子道。怎麼不叫。他兩人聽說叫他。一同飛也似的逃到前面去了。如今採荷採蓮兩個去尋了外面一個人道。找來了。只見兩個七八歲的孩子。後面兩個丫頭推着。叫他進來。劍塵道。還不過來替大姨磕頭。迪民道。不要行禮了。又對劍塵道。妹妹出閣幾年了。兒女都這麼大了。劍塵道。八年了。我十九歲出閣。今年二十七歲。這個小孩子今年七歲了。蓉生道。我看你只有二十三歲的樣子。劍塵笑而不言。迪民道。真是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了。劍塵道。都是些家庭革命。恐怕不能恰然敬父執呢。迪民道。不敬父執。不要緊。只要敬母執就是了。說話間天已黑了。下人點上燈。開出晚飯來。大家用畢。歇息了一回。覺得屋中有些悶熱。遂同至外面草地鐵椅上坐。頓覺清風習習。涼透羅襟。此時高孟二人。方纔談及此次來意。孟迪民道。我此次來。雖說是來看看你。却也有點別事。諒妹妹也曉得的。劍塵道。蕭芷芬雖有信來。過我却没有答應。今日姊姊枉駕。我是極歡迎的。若說那事。我有些不能遵命。我的性情不合時宜。是姊姊所知道的。何況我一無學問。怎麼當此重任。迪民道。我也並不強你所難。我此來不是強你做會員。到處演說。是強你做會中的顧問官。是叫你運籌帷幄。不是叫你決勝疆場。你只要坐鎮會中。替我籌畫。我有不懂得的事。請教請教你。劍塵道。我的性情不敢說是孤高。却有點乖僻。將來替姊姊籌畫事情。恐怕總要偏於乖僻這邊。况姊姊學問高我十倍。何事要問我呢。我想姊姊還是另外訪一位賢才。實

事求是的辦一番事業。那纔不負姊姊的一片救世熱心。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望姊姊要原諒我纔好。迪民道。如此說來。你不知已待我了。今且不提顧問官這一節。我且問你。我這曉光會到底怎麼樣。劍塵道。以我看來。有其名而無其實。蕭荃芬所說的話。雖不是字字金玉。却也算得你們會中的金石良言。我想你們會中。雖說派人到各處去演說。開通開通風氣。固是好事。然而鄉人愚闇。那有一聽演說。就能感化的理。若說調查黑暗事情。那更是虛設了。既沒有處置黑暗事情的辦法。調查與不調查何異。姊姊既具了這片熱心。有的是經費。應該着着實實的辦一個有名有實的曉光會。不該應學現在時派人說兩句空話。就算做了實事的曉光會。迪民道。依你說。怎樣辦法呢。劍塵道。我說一個譬喻你聽。譬如用兵。一軍之中。祇有一個大帥。同幾個親兵。餘外則靠着幾個游擊兵。就完了。也沒有偵探隊。也沒有左右翼。也沒有甚麼中堅。甚麼殿後。甚麼礮隊糧臺。若說這幾個游擊兵。在沒有事的時候。固可以東沖西撞。笏鼓鳴鳴。替大帥揚威。若真個遇了敵人。只怕就要望風而逃了。游擊兵本是軍中不可少的。然必須有大軍繼其後。方能偏鋒致勝。今只有游擊兵。沒有大軍。非但不能致勝。反要敗遁了。如今你譬如是一個大帥。演說員譬如游擊兵。書記會員譬如親兵。演說員只靠一張嘴勸化人。沒有實在的辦法。如同游擊兵靠着笏鼓威敵。不能真個陷陣。演說員遇着黑暗的事。並不能援救。並不是演說員不好。不肯援救。實在是會中沒有預備。不能援救。只好付之一歎。如同游擊兵見了敵人。不敢衝鋒。並不是游擊兵無膽。不敢殺敵。實在是大軍缺少接應。只好望風而逃。演說員固為會中不可少的人。而會中亦須事事有預備。這樣有條理。演說員方纔見功。如同軍中將士既多且武。接應疊出不窮。游擊兵乃可得力。迪民道。你說的話一點不錯。我如今怎樣改良纔好。那一樣算我的中堅。那一樣是左右翼。那一樣是殿後之軍。那是我的礮隊。那是我的糧臺。劍塵道。據我所見。當以工藝廠為你的中堅。蓋現在風氣未開。女子尚不大懂。

得讀書的益處。若女學堂中雖有手工之類。都不大看重。若是工藝廠。乃以工藝為正科。讀書為附科。差不多的人。聽說是學工藝。都肯來學。來的人一定比尋常讀書的來的踴躍。廠中以一二小時讀書講解。餘外。則皆學工藝。如此則學者不以爲苦。而得其益。廠中所出貨物。售出得利若干。一年總計之。按生徒考定分數發給。廠中既不虧本。生徒不但學習本事。又可得利。誰不樂來。諸生徒每日得一二小時之講解。日深月久。雖不能爲有學問人。而淺近文字。日用之學。及迷信之說。當能粗知一二。於女子教育不爲無功。爲事既易。來者必衆。逐漸推廣。工藝既興。民智亦開。此事宜厚力爲之。所以我說工藝廠。當爲中堅。女學堂爲左右翼。女學非不善。若欲一時之間。就要普及教育。恐怕未必有如此之速。女學固宜多設。而其效甚遲。留爲後日扶助工藝之用。譬如中堅之有左右翼。則女學堂是也。各省宜多設分會。以期推廣。有事聲氣聯絡。不爲一隅所困。則會中之殿後軍也。演說員即會中之游擊兵。令伯父爲會中之糧臺。破隊則會員中之有才學者是也。迪民道你說的這麼爽快。爲甚麼不答應的爽快。你如果肯俯就我們會中的顧問官。我必照你說的。一樣一樣的辦起來。劍塵道。我不過隨便說說罷。若是真這樣辦。那不是掛一漏萬嗎。還要好好的立章程。也不是一時半時的事。迪民道。我回去就建造工藝廠的房舍。劍塵道。還有女學堂一層。應該立幾個不收學膳費的學堂。預備專收無力嚮學窮苦女孩。還該立一所恤貧所。專收孤寡窮獨不能自活者。酌量收入。或叫他入女學堂。或叫他入工藝廠。均無不可。迪民道。這都容易。只要你肯就是了。劍塵道。我不比你。我有子女累着。不能隻身去的。且既爲人婦。就有家事縈身。那好由我輕輕便便的去做貴會的顧問官。迪民道。妹丈不許你去嗎。劍塵道。飛白有甚麼不許我去。迪民道。你自己不願意去。劍塵道。有點。我既爲人婦。一家的事務。瑣瑣不一。雖說不用我動手做。須要我分派。主婦一不在家。各人就要偷懶。何況出去就館。那還成個家嗎。迪民道。我還有一個辦法。你不必常川在滬。只

要每月去一盞。住三五日就回來。有甚麼事。可用信札往來。你意下如何。劍塵道。你也不必開甚麼顧問官。也不要強我入甚麼會。我盡我的所能。每月依着你約話。到上海來請教。請教就是了。迪民道。好極了。一言爲定。不許翻悔。劍塵道。我不翻悔。怕你翻悔呢。昨天的金表。就是個標本。迪民笑道。你還想我的表嗎。這表却沒的給你呢。又道。話已說定了。明日就送圖書來。劍塵道。真笑話。我不做顧問官。要送甚麼圖書。你若送來。我也是要還的。迪民道。你敢還麼。我就登時拿出老姊的牌子來。劍塵道。不行。現在是自由世界。雖說是老姊。那好侵人家的自由。此時天已快亮了。劍塵道。我們談天好像沒有多大一歇。怎麼就快亮了。迪民道。古人說。歡娛嫌夜短。一點不錯的。劍塵道。我們該睡了。於是送迪民。蓉生到兩間精室中。然後各人安臥不提。次日迪民說要回去了。問劍塵幾時到上海去。他叫人來迎接。劍塵道。我還沒有同飛白商量定。幾時動身。我隨後寫信來罷。至叫人來接那一層。可以不必。我這裏有下人。可以叫他送我到上海。迪民。蓉生別了劍塵。仍回上海。到了總事務所。張振亞接着道。本本時來了。迪民道。幾時到的。振亞道。也是今早纔到的。我問問會長。請他住到那裏好。迪民道。我要常常請教他。自然是同我住在一處好。你叫帳房。將他的行李搬到徐家匯去。我也就要回去了。你停歇同他到徐家匯去。我到家恭候他罷。張振亞去了。迪民問田蓉生道。你老姊還是同我一同回家。還是在這裏頑頑再回去。蓉生道。我要拜認拜認新客人。怎麼說不同你回去。迪民道。那末請一同去罷。二人跳上馬車。車夫加上一鞭。如飛的去了。蓉生向來最喜說話。今天坐在馬車裏。沈沈的如有所思。迪民道。你今天想甚麼心事。蓉生道。我想那位新參謀。是個甚麼樣兒的人。迪民道。參謀這個名字。不過說着頑頑罷。怎麼你真個稱咧起參謀來。蓉生道。會長既不以參謀爲然。怎麼又要請參謀。迪民道。我請他是做朋友。並沒有說是參謀。參謀是古人行軍中的軍師。我們是個民會。怎麼有參謀的稱呼。又道。我看你好像有不滿意於新客之處。蓉生道。這倒



有點。其實我並沒有見過他。然而我頗疑心他沒有本事。迪民道：這又奇了。你沒有見過他。怎麼就疑心他沒有本事。蓉生道：振亞薦的人。我總有些疑心。二人一路說話。不覺已經到了。走下車來。同到裏面用了午飯。不多一歇。外面僕人來說道：木小姐到了。迪民說請到裏面來。過了一刻。振亞一人進來。對迪民道：木本時說要會長出去迎接他。迪民道：去接他就是了。田蓉生道：我從沒有聽見客人自家叫人家迎接他的。不曉得會中的人。多要出去站班。不要。振亞道：田先生。你不要發脾氣。客人並不會說叫人接他。我見他不肯下車。估量他是要叫人接他的意思。迪民到大門口。將木本時迎接了進來。請他在書房中坐下。田蓉生見客人進來。只得立起來招呼了幾句。木本時問知蓉生是書記。就馬上露出看不起的樣子。迪民對木本時先說了仰慕的話。又謝他肯不遠千里而來。幫助改良會務。真是本會之幸。木本時似謙遜非謙遜的謙了幾句。那副自大的情形。就是大皇帝也不過如此。忽又道：我的行李放在那裏。行李一共是十六件。最好叫人點一點看。迪民道：不要緊。有他們在那裏照應。不會少的。木本時道：那裏有紙沒有。迪民道：甚麼紙。木本時道：就是寫信的紙。迪民道：有的。小姐剛到。就要寫信麼。木本時道：在此鬧着沒事。不如寫一封。迪民命丫頭取紙來。木本時接了紙。在身上摸出半枝鉛筆來。又討小刀來修筆。修好了。在紙上歪歪斜斜寫了些洋字。田蓉生雖不懂洋文。却常與女學堂中幾個英文教習。同在一處。洋字也常見過。今木本時寫的洋文。很不像個樣兒。又想他既要寫。也應該在自己房中去寫。何必急急的就要在這裏寫信呢。況且他進門還不到一小時。會中的情形也沒有問過。同會長也沒有深談過。就說鬧着沒事。真有點奇怪了。再轉念道：我明白了。他一定知道會長同我不懂洋文。所以拏腔作勢的鬧着寫信。其意並不在信。是要顯顯自家曉得洋文。好等會長崇拜他。殊不知會中懂洋文的多得很。他如果是這個心思。未免太淺陋了。我本來甚清閑沒有事。他這副情形。我倒要偵探偵探。看他到底是個甚麼樣。

兒的人。正思想間。木本時信已寫好。望衣袋中一插。立起來往外就走。要知木本時到那裏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假排場曠奴叱婢 喜妝飾傅粉添香

話說田蓉生正在那裏轉念頭。忽見木本時立起來往外就走。心想他剛纔到這裏。還不會曉得房屋路徑。立起來到那裏去呢。此時迪民有事到別處去了。木本時走了幾步。又回轉身道。我的住房在那裏。我要去看看。田蓉生裝做沒有聽見。坐在一張搖椅上。只顧搖來搖去的搖。木本時又走近幾步道。我的住房在那裏。蓉生心想仍舊不理他。又因為就立在自家面前。似乎再不好不言。遂慢慢的說道。你的住房我不知道。去問內庶務員就知道了。木本時傲脫之態。雖臻極點。怎奈田蓉生只是不理。也就無可如何了。歇了幾分鐘。又對蓉生道。我想勞你的駕。去喊內庶務員來。同我去看看我的房子。我要點點我的行李呢。蓉生本來還想輕侮他幾句。後來到底因為他是個新客。又為會長所敬。自家是書記。終究不便十分輕慢客人。只得叫了個使女。去請內庶務員來。沒多時。內庶務員來了。是個肥胖女子。田蓉生立起來道。木小姐請你領他到他住房裏去看看。木本時道。就領我去罷。田蓉生道。木小姐還不知道這位嫂嫂姓甚麼。以後不好稱呼。我來介紹介紹。這是莊鏡鸞嫂嫂。我們會中內庶務員有好幾個呢。木本時帶聽不聽的。匆匆同莊鏡鸞去了。過了一歇。孟迪民回來了。見木本時不在這裏。問知他回到是己房中去了。正想去回看他。忽見莊鏡鸞氣喘吁吁的直奔而來。蓉生道。大胖子。甚麼事這樣急。莊鏡鸞走到迪民跟前道。會長請你派別人去照應罷。我辦不了。迪民道。甚麼事生氣。莊鏡鸞道。木本時在那裏鬧呢。他說他的皮包不見了。說是我們會中的人偷了。迪民道。你們替他在房中細細的尋尋看。田蓉生道。他皮包中有甚麼要緊的東西。莊鏡鸞道。誰知道。他一歇說是珠花。一歇說是金首飾。一歇又說是鈔票。我說不管

甚麼東西。我們會中的用人。是靠得住的。不會不見的。恐怕是路上不見了罷。誰知他聽見我這話。就登時暴跳起來。說了我好些無禮的話。當我下人一般。我那裏受得住。我在這裏是徹內庶務員。不是當老媽子。就是老媽子。也要做錯了事。東家纔好責備。不能無故的。就叱罵起來。這種差使。我當不來。請會長另外派別人罷。說着氣狠狠的往外就跑。田蓉生一把拉住道。你又使性了。會長沒有開罪你。那好這樣使性。迪民道。你且在這裏歇歇。我本來要去回看他。帶着問問他。到底在甚麼地方不見的。方好查問。他住在那裏。我還沒有問你。莊鏡鸞道。在東邊洋房二層樓上。同田妹妹對面房。迪民道。知道了。於是來到木本時房中。在門外就聽見木本時大聲道。難道你們這裏都是些賊麼。迪民到了房中。木本時也不讓坐。對迪民道。我的皮包不見了。真是奇事。我記的下車時。還有的。怎麼就會不見了。怪不得你要改良會務。我看真是要改良改良纔好。迪民道。木小姐不要性急。讓我來替你查查看。叫人去請帳房來。女僕答應着。叫人去請。不多時帳房來了。迪民道。宋先生。請問你今天替木小姐搬行李的是幾個甚麼人。宋先生道。我是叫李貴去開發車錢。帶着搬行李到裏面。叫李貴來問問就知道了。不多時李貴也來了。宋先生道。李貴。你今天叫幾個甚麼人。替木小姐搬行李。李貴道。叫打雜的搬的。剛纔張媽也問過小的。行李是小的。一件一件的。看着搬的。並沒有看見甚麼皮包。木本時道。胡說。我明明白白的放在車上。怎麼說沒有。李貴道。木小姐是坐馬車來的。行李是小車來的。既說放在車上。不知是馬車呢。還是小車呢。正好振亞自外面進來。說道。本時。你怎麼這樣沒有記性。你臨下馬車時。將皮包交給我。叫我暫時替你收着。怎麼忘了。木本時登時紅了臉。一言不發。迪民怕他下不去。遂說道。這些小事。偶而忘記了。是有的。又對李貴道。皮包既尋着了。你下去罷。李貴應了一聲。是。退了去。帳房宋先生。見無事了。也辭出來。木本時起先因傲使氣。因氣生怒。如今是轉怒為羞。因羞變惱。板着臉。一言不發。一團凶狠之氣。聚於眉額之間。

迪民見他如此情形。覺得坐不住了。便也與辭出來。張振亞恐怕事情弄糟。連忙跟了迪民過來。陪了許多不是。又說本本時向來尊貴慣了。所以脾氣是不大好的。再說本本時一人在房中。這股惡氣沒處發作。遂一泄在老媽子使女身上。偏偏這些用人。見本本時一進門。就罵人偷東西。鬧的一團糟。幸虧皮包有了。不然還不知道鬧個甚麼樣兒呢。所以大家也有些不服使令。會中公僕。各位會員。教習使喚。不過是呆板數幾樣事。如要件件伺候的周到。那是不能的。如今本本時。嚴如會長一般。大呼小喝的。盡日鬧個不清。又疑心人瞧他不起。想排場排場。叫人好曉得他的尊貴。所以一天到晚。不是這樣。不是那樣。不對。地板本來揩乾淨的。他說是不清爽。要從新揩過。窗門本來洗的一無灰塵。他說嫌髒。必定要再洗過。喫茶不是說茶葉不好。就說水有氣味。喫飯不肯同別人一桌。說向來喫大餐喫慣了。如今雖不喫大餐。若是同他入一桌。同盤共碗的。我不行。必須獨開一桌。一日又說我在香港。睡的是鐵牀。這種棕細牀。我睡不來。叫用人換鐵牀來。用人回說沒有。他就噴奴叱婢的鬧了個不堪。大家沒法。只得去問帳房先生。帳房回說沒有。本本時還不相信。帳房先生自家來對他說道。我們會中只有棕細牀。沒有鐵牀。如要鐵牀。是要各人自備的。本會的宗旨。樣樣平等。因為會中的幾百個女學生。幾十個女教習。都是用的棕細牀。所以會員也是棕細牀。如各人出錢買鐵牀。會中也不禁止。如要會中買鐵牀。我不敢破這個例。就是會長的鐵牀。也是會長自家買的。何況別人。還有一說。這個會是會長一人捐助開的。會沒有人家的半個錢。就同會長的家一樣。會長就是會中的主人翁。本本時道。我曉得了。你不要多說了。你去替我買一張鐵牀來。多少錢託你先墊一墊。我隨後還料想總可以了。帳房先生道。可以。諸如此類的這些事。一日總有兩樣。好在迪民不管這些事。也沒有人去對迪民說。迪民這幾日正忙着叫人估量地基。建造工藝廠。並幾所女學堂。也沒有工夫同本本時在一處談天。有時同本本時商量工藝如何。

布置法。木本時一味的拉天說大話。所說的又都是些外行話。迪民知道他學問有限。遂不請教他。而專心致志的去請教高劍塵了。但迪民爲人寬宏沈厚。心裏雖知木本時沒本事。外面禮貌仍是照常。會中人以爲會長敬禮木本時。大家也不敢怠慢他。惟有田蓉生終是看不起木本時。這裏面也有個緣故。並不是田蓉生無端的疑人。木本時是張振亞薦來的。振亞爲人。甚是不端。外間頗有議論。且又浮滑善詐。迪民雖不甚了了。蓉生却曉得的。因爲沒有真憑實據。不會對迪民說。知心裏却總疑心着他。及見張振亞薦木本時。就不以爲然。就將疑張振亞的心。帶着疑木本時。田蓉生爲人正直不阿。那怕會長有錯。他也是直言不諱。孟迪民也甚敬重他。凡事讓三分。今見木本時一派的驕傲。終日的使氣。自待如同天神。待人如同奴隸。蓉生因此愈加不服氣。立意要尋木本時的短處。並張振亞的壞處。觸穿了他們的隱事。叫他們不能狼狽爲奸。自從立了這個主意。就時時刻刻的留心木本時的動作。此是後話。再說木本時到曉光會。不覺已是半月多了。他起初滿心要會中的人。尊他同天神一般。誰知會中人。見他屢發脾氣。個個都有些怕招惹他。木本時見人疏遠他。也知道自家太大樣了。想去聯絡聯絡。又沒有機會。只有張振亞常來談談。張振亞是蘇州人。住在上海。託人引入曉光會中。他丈夫聽說是在某處小學堂做教習。振亞也會在那個女學堂中。做過女學生。二人傳說是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由結婚。現有四個孩子。振亞在會中算是女知寶。每月三十金的薪水。尋常有女寶來。他陪着坐坐。說說話。或者同着觀看。翻看女學堂。沒有事的時候。回到家中。管管孩子。縫縫衣裳。做做鞋。有時老媽子來不及。也要幫着燒燒火。炒炒菜。他若到了外頭。遇着不知道他的歷史的人。他就要裝做大富翁的樣子出來。如果遇着人家做菜燒飯。他又裝出自己家中有廚子的樣兒來。問人家爲甚麼不僱廚子。自家怎麼會做菜。我從來不會做過菜。人家不曉得他的。以爲真是不入廚房門。殊不知他也是每日間挽着袖子燒火呢。張振亞

對孟迪民說。上海開消大房子貴。想借所小房子住住。省幾個房錢。迪民答應了。叫他在前面一所三樓三底的中國式房子裏住下。張振亞既住在會中。往來極便當。他又會逢迎。能說會道。會中差不多的人都喜歡他。就是孟迪民。也被他巴結上。所以這次薦木本時。一薦就成功。今回張振亞薦上了木本時。臉上覺得非常光彩。舉動也覺高了一級。每日在木本時那裏說說話。木本時也常常的到他那裏去。最奇怪的。木本時這樣一個尊貴如王侯的人。竟會替他抱孫子。甚而替他掃屎。真不可解了。木本時初到那日。不說是皮包中有珠花金首飾嗎。皮包中既有珠花金首飾。皮箱中應該各樣衣箱都全備了。而又不然。值房的老媽子。會對人說過。他道木小姐的箱子。我都見他開過。他開箱的時候。攆我出來。我當是值錢的東西。多了怕我見了起歹心。所以攆我出來。我想又不像你的。看看甚麼要緊。我就門縫中。望裏面看了一看。見他三隻箱中。一隻是裝些被褥。一隻是些竹布衣褲。白布小衫。還有些半新不舊的衣裳。約摸都是些布草的。網衣只見一件官紗衫。一條生絲裙。就是來那日着的。還有一件摹本緞的夾襖。餘外沒有了。還有一隻箱子。更好笑。裏面裝的也有茶壺茶碗。也有書。也有洋鐵罐頭。帶着寒東西的廢紙。這也是一隻箱子。我纔明白他。叫我出來的緣故。不是怕我偷他。是怕我笑他。老媽子這話。是真是假。雖不知道。而木本時開箱怕人看見。却是真的一日。木本時自外面提了一個包袱。進門望牀上一放在衣袋中。摸出鑰匙。開了箱。將包袱中的衣裳。一件一件的放在箱中。約有四五件。放好後。將包袱摺好。藏在褥子底下。箱子仍舊鎖好。面上現出一種得意的樣子。回身坐在窗前椅子上。又喊了一聲張媽。擎水來。却沒有人答應。門外聽得有彈指聲音。木本時問道。是誰。外面應道。是我。是田蓉生。原來蓉生在自己房中。見木本時自外面提了一個包袱進來。就跟了過來。誰知木本時隨手就將門關了。蓉生立在外。在門縫中望裏看了一個飽。及木本時叫人。纔彈指叩扉。木本時雖然奸滑。那裏知道蓉生在外。而看他的

舉動。所以田蓉生進來。他仍舊是大模大樣的。不大理人。勉強對蓉生說了聲請坐。蓉生道。今天恰好沒有甚麼事。過來同你談談。我們雖住對面房。倒有兩日不會見面了。木本時道。你今天怎麼沒有事。蓉生道。我這個書記員。是很清閒的。不比總事務所的書記。盡日忙個不了。木本時道。羨慕的很。那裏修來的清福。蓉生道。我固然修了清福。你的清福比我還高呢。木本時冷笑一聲道。外人看我自然清閒。說着將頭揚了兩揚。眼睛白了幾白。大有不屑與蓉生再言的樣子。蓉生道。你說外人看着清閒。想來是不清閒了。怎麼我倒不會見你做甚麼事。木本時道。你們忙。是忙在手上。手閒就算閒了。我忙。是忙在心裏。別人那裏曉得我忙不忙。你們要知道我的責任多麼大呢。蓉生道。我倒不曉得。你在那裏心裏忙。我們會長幾日來。也很忙。你心裏忙。想是忙着替會長改良會務了。木本時道。會務嗎。我原想替你們會長改良。我在香港時。見外國人的學堂。不是這個樣子。我在裏頭做總教習。記得還打過學生。學生見了我。規矩的很。從來沒有瞧不起我的。你們學堂中學生。真是沒有規矩。學生沒有一點怕先生的樣子。同先生說說笑笑的。好像姊妹。我真有些看不過。蓉生道。聽說請你來是改良會中推廣的事情。不是改學堂的規矩。木本時道。會長怎麼今天沒有看見他。蓉生道。到江陰去了。木本時道。到江陰去做甚麼。蓉生道。會長有個好友。姓高號劍塵。嫁在江陰林家。會長就是到他那裏去。木本時聽了這話。馬上有些不自然的樣子。蓉生見了有點詫異。便也不往下說了。木本時又望窗外一看。喊道。張媽。你去掣洗臉水來。張媽答應着去了。他自家在廚中。掣出一個玻璃瓶來。裏面裝滿了香撲撲的粉。拔開瓶塞。放在鼻子上。臭了兩鼻。隨手放在桌上。蓉生道。木姊姊。喜歡新學不喜歡。木本時道。怎麼不喜歡新學。你憑空問這個做甚麼。蓉生道。我以為姊姊是守舊的。所以問問。木本時道。我那一樣像守舊的。蓉生道。我記得講新學的人。不作興抹粉。姊姊的臉上。不是有粉嗎。木本時道。現在講新學的那個不抹粉。不過不抹胭脂就是了。蓉生道。我

記得新學中說不要抹粉。是爲粉中有鉛。鉛中有毒。人抹粉抹久了。受了鉛毒。皮膚要發黃的。所以勸人別抹粉。並沒有說胭脂有毒。爲甚麼倒不抹胭脂呢。木本時道。如今不與抹胭脂。因爲做妓女的纔抹胭脂呢。我們新學派。那肯抹胭脂。蓉生道。你的話也不盡然。現在抹胭脂的。倒也不獨是妓女。大家閨秀。小姐少奶奶們。那個不抹胭脂呢。木本時道。那些人都是不要好的人生成倚賴性質。情願抹胭脂妝扮。做男人的玩物。雖說不是妓女。那性質也同妓女差不多。我們講新學的。都是高尚人。尊貴性質。那能同那班奴隸性質的人比呢。蓉生道。我先時也聽見人說過。新學人因爲重學不重貌。所以不施脂粉。不愛妝飾。貴自立。不喜倚賴。不爲冶容以求媚於人。所以說不爲人之玩物。我看現今的新派人。所作所爲。又好像同新學書上說的有些反對。如今的新派。是不施脂而施粉。不但施粉而已。還要搽的淡淡的。眉梳的光光的。髻掠的亮亮的。至於衣裳的考究。也是異乎尋常。甚麼花樣。怎樣鑲滾。領口開的要小。算是新式。頸肥的鈕子。只得不扣。衣身要裁的狹。腰粗的。走起路來。只見兩股一擺一擺的。臉上粉已搽了。還要用粉撲撲過。衣裳已經穿了。還要脫下來看看。小手巾必定要用香水灑過。臨出門。總要用鏡子。前後的照過。設有一根頭髮不整齊。必須將鑲花水板兒油。狠狠的刷掠一番。纔算完事。這種舉動。還說不愛妝飾嗎。費却如許有用光陰。耗在梳頭洗臉。傅粉添香上。還說是重學不重貌嗎。新派的施粉不施脂。我也考求過。他的所以然。你知道不知道。木本時此時已不高興。懶懶的說道。我倒不知。還有甚麼緣故。蓉生只當沒有看見他不高興的樣子。仍舊說道。你枉然做了新派的人。還不知道本派的作事命意。新派既然如我說的那樣考究妝飾。爲甚麼不徹徹的抹點胭脂。使兩頰如桃花一般。豈不更覺美麗呢。爲甚麼只是厚厚的抹一臉粉。如同戲臺上的白臉一樣。雖說是玉人本色。也有點白人之白。同白雪之白了。其中的講究。我却聽人說過。因爲抹粉不抹胭脂。人家見了。不會看清楚。總說是本來生的白。自家也好誇。



耀如雪肌膚。如玉容顏。不知道的。也當他真個生的白。還有一層。別人就是曉得他搽了粉。他自家硬說。沒有粉。人家那好當面說穿。只能稱讚幾聲生的白。就過門了。此是新派搽粉根源。誰知後來效法的人。將老前輩命意弄錯了。只曉得應該抹粉不抹胭脂。不曉得老前輩是要裝假白。纔抹粉不抹胭脂。所以老前輩的粉。是微微的施一點。後來效法的人。是厚厚的抹一層。我看現今新派人。只有一件事。是實行的。別的都是假惺惺。木本時道。甚麼事實行。蓉生道。就是不爲人之玩物。而玩物人這一句。木本時道。不爲人之玩物就是了。怎麼添上而玩物人來。蓉生道。若單是不爲人之玩物。我還說甚麼。因爲玩物人。我纔說呢。如今的人。我將他分爲兩種。一種是新學人。乃是有志維新。力開民智。可敬可愛的人。一種是新派人。專講形式皮毛。不求真正學問。專思利己。不想利人。爲可厭可恨的人。我所說的玩物人的人。就是這新派裏頭的人。這種人專一說自由。講裝飾。每日在街上閒游。會場中亂跑。見了男人。毫不自重。說是男女平權。盡日的招蜂惹蝶。說是婚姻自由。今天說同張三換照片。明天說同李四擺茶會。一般男子。他可呼之東叱之西。無不如意。這不是玩物人嗎。木本時已經氣極了。鐵青了臉。厲聲說道。你想是瘋了。怎麼說出這些敗人名節的話來。你見過誰這個樣來。怎麼這樣隨口亂說。蓉生笑道。我又不曾說你。叫你這麼着急做甚麼。若說是敗人名節。我是有憑有據的。並不是隨口亂說。木本時道。你說出個人來。我纔相信。不當你亂說。蓉生道。我就說給你聽聽。有甚麼要緊。不過這人的名姓。我不說出來。就是了。木本時道。你不說名姓。就顯然是你說假話。蓉生道。我同那人無怨無讐。我爲甚麼說出他的名姓來。敗人家名譽。相信不相信。隨你的便。木本時道。我們在香港的時候。那有男朋友。照你這樣說來。我們也在不正經之列了。蓉生道。那倒不在乎有男朋友。就是不正經。我們會長。及會中的會員。都有男朋友。何曾有人說一絲一毫一忽的閒話。我們會長。見了男客。是大大方方的樣子。正正侃侃的議論。所談的都是學問。

所講的都是公益。就是會員的男朋友。雖不似會長天天談公益。然所談的都是風雅之談。間有一二自由結婚的。不過是男女程度相同。年貌相若。各人心願。仍舊請父母作主。媒妁作介。一樣的納采問名。御輪親迎。娶過來。並不是同新派的自由婚姻。今朝換了相片。明天就可結婚。父母不知道。朋友無相賀。結婚不到三月。五月一言不合。就可離婚。男的再另外娶女的。也另外嫁的。可比木本時道。你們會中都是好的。別人都是壞的。蓉生道。那倒不敢說。大約好的多。木本時道。我今天那兒來的。悔氣。碰着你這個人。蓉生道。真是奇事。我說的是新派。你怎麼倒動起氣來。聽得房門一聲響。進來了一個老媽子。提了一壺水來了。老媽子將水倒在洋瓷面盆裏。又將小鏡箱替木本時擺在桌上。玻璃盆中倒了半盆水。木本時對着臉盆。躊躇了一回。蓉生曉得是爲了抹粉的問題。所以爲難。仍舊裝做不知道似的。問木本時道。你怎麼還不洗臉。木本時道。我嫌水太熱。等他冷冷再洗。一面說。一面伸手掣了一個鑰匙。走到將纔放衣裳的那隻衣箱傍邊。將箱開開。掣出一套粉紅裏黑亮紗面的衣褲。又掣出一條黑紗裙。仍舊將箱鎖好。對蓉生道。這是我前年在香港買的。一共二十塊錢。你看貴不貴。蓉生接來看。看了看道。還好。不算貴。心想這不是剛纔在外面掣進來的嗎。怎麼說是在香港買的。可見他說話靠不住了。木本時見田蓉生老坐着不去。臉水也真個要冷了。只得洗了臉。老老臉皮。擦了粉。梳光了鬢髮。換上那套亮紗衣裳。又在廚中掣出一個白洋線瓜子式的圍巾來。穿戴已畢。走到衣鏡前面照了一照。蓉生坐在鏡的對面。立刻見鏡中現出一個肥大身材。東瓜面孔。小眼短眉。高鼻闊嘴的這樣一個人來。木本時照好之後。又到牀下。掣出一雙新皮鞋來。換上了。順手捏了一把洋傘。正想出去。外面一人喊道。我等得不耐煩了。快點出來罷。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張壽安學偵探手段

木本時懷詐騙人心

話說木本時。正想出去的時候。院中忽然有人喊他。本時朝窗外一看。原來是張振亞。木本時道。來了。你怎麼這樣性急。田蓉生見木本時要出去了。便也立起來。回到自己房中。在玻璃窗中見張木二人。一前一後的走到外面。出了院門。二人遂攜着手。一同出去了。田蓉生一人坐在房中。默默的想木本時的行為。覺得有些奇特。木本時果真有學問有才幹。何以他的舉動說話。不像有一絲學問。籌度會事。沒有一點才幹。一味的排場擺闊。要說是真人不露相。有學問才幹。不擺在臉上。怎麼高劍塵。我一見他面。一聽他說話。我就佩服他有學問。有才幹呢。又想剛纔我說起會長去訪高劍塵。木本時就有些不自然。這又是甚麼緣故呢。卽如方纔他二人出去。朋友要好。攜手同行。也是常有的事。爲甚麼要躲躲藏藏的出了院門。纔攜手呢。他們二人凡事都有點藏頭露尾的。令人可疑。就說是因爲張振亞薦的。所以格外要好。也用不着瞞人。這就不是君子所爲了。再想木本時買衣裳。要說是香港買的。也覺可笑了。沒有衣裳現買。不是恥辱事。必定要諱言做甚麼。他既好闊。起先又是做總教。爲甚麼不辦衣飾。要此時纔辦呢。既諱言在上海買衣裳。何不從香港買了來呢。若說是起先無錢。現在有錢纔買。然則會長的二千金聘儀。他沒有收到麼。種種情形。總覺可疑。心想張振亞。是有點不端。料想木本時必不是端人。將來萬一做出不端的事。騙了會長的錢。倒還不要緊。壞了會長的名譽。那便怎麼好呢。這事非同小可。我必定留心偵探。偵探纔好。主意定了。遂逐時留心。光陰迅速。又過了兩月有餘。正是暮秋天氣。梧桐謝葉。黃菊堆金。一種清曠氣象。爽人心目。一日田蓉生正在階前賞菊花。見木本時匆匆忙忙的自外而入。走進他的房。開了厨擊皮包。好像是拿出幾張鈔票似的。拿出之後。藏了皮包。又匆匆忙忙的走出來。往外如飛的去了。連蓉生站在階前。他也沒有看見。蓉生見木本時這種舉動。心中着實詫異。隨即躡步跟了他出去。見木本時往大門外而去。到了大門口。上了馬車。直望上海而去。蓉生見上了馬車去了。其勢不能像做偵探似

的也喚一輛馬車追尾了去。只得罷了。在大門口閑看了一回。見幾個工人在那裏鋤草掃樹葉。蓉生隨着小巷一路走去。走到曠野。覺得清風習習。細草娟娟。小河如帶。遠樹如煙。藕塘中採刺的蓮蓬。半枯半綠。風裂的荷葉。有破有完。垂楊無葉。好似老嫗的黃髮。楓葉如花。又若酒醉的佳人。慢慢的日脚下平地。晚霞留反照。歸鴉陣陣。黑影沈沈的起來。蓉生此時樂極生感。覺着人生在世。尚不如鴉鵲自在。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無所謂名譽。無所謂羞辱。無所謂富貴。無所謂貧賤。也沒有詐騙。也沒有侵伐。各各自由。一律平等。我們枉然列爲人數。說甚麼萬物之靈。盡日的喧鬧擾攘。你爭我奪。高尚的爭名譽。不肯的爭財利。欺騙搶盜。那一樣沒有。講到盡頭。也脫不過爲了衣食二事。餘外的一概都是虛數了。即以名譽而論。千萬年後。地球毀滅了。名譽也就沒有了。然則現在的名譽。非虛數而何。推而至於帝王的寶位。各國的疆土。富人的錢財。貴人的爵位。那一樣不是個虛數。千萬年後。那一樣不是消歸無何有之鄉。甚而至於我自己的身體。也是個虛數。這個虛數。比名譽的虛數還短呢。名譽尙可與地球同滅。我的身體不過數十年之久。就歸於無了。照此想來。我做這書記也就很無謂了。就是每日的喫飯穿衣。也不是實在的。不過在這幾十年中。做個虛幌子罷了。人生既曉得是虛的。爲甚麼要怕死呢。其實早死晚死。等是一死。又何必怕呢。然而世上那個人不怕死。就以我自己而論。今天想着萬事都是個虛數。遲早等是一死。我活在世上也是個虛數。然則我何不去尋死呢。我自然不肯的。於此可見好動不好靜。好生不好死。是人的本性了。這本性也是虛數。以類而推。至於極位復退回而至原位。無一件不虛。萬般事都如浮雲掣電。瞥目即過。蓉生想的倦了。發狠道。我想這些無謂的事。纔真是虛數呢。天已黑了。我不回去。還在這裏做甚麼。遂一步一步的。緩緩回來。回到會所。已是電燈輝煌了。蓉生走到自己房門口。向對面一望。見木本時的房門並未鎖。心想他回來了嗎。就信步走到木本時房裏來。誰知房中雖然電燈通明。却一個

人影也沒有。容生正要走了出來。忽見地上散着兩張信紙。彎腰拾起來一看。見上面寫道。嫻銀妹見字。我接你的信。知道你身安好。又知道有人妒忌你。我甚憂愁。望上帝賜福與你。叫你萬事平安。下款是兄。隱人字。容生想。這口氣像教民的口氣。況且這信都是粗淺白話。這人的無學問可知了。又拏一張看時。見上面寫着。見字即拏三千元來。速速。幸勿自誤。慎之。沒有下款。字迹潦草。與前一張不同。容生將信放在桌上。仍舊回到自己房中。細細的想這張信中的話。第一張沒有甚麼希奇。第二張却有些怪特。心想。木本時或有甚麼短處。在人家手裏。不然何以有這樣的信呢。正想間。老媽子來請喫飯了。木本時也回來了。木本時本是獨喫的。田容生同別的會員喫了飯。又到會長那裏坐了一回。方纔回房安息。次日起來。對會長說。請五日的假。要到上海去找個朋友。迪民道。我也到總事務所去。我們同去罷。於是二人上了馬車。到了總事務所。容生在所中坐了一刻。遂到他朋友家中去了。原來田容生有個結義姊妹。姓顏名孝貞。自幼與田容生一同讀書。二人甚是投機。顏孝貞是浙江上虞人。嫁與錢塘人張壽安為妻。張壽安為報館訪事。家眷也住在上海。張壽安之為人。尚可靠。其妻顏孝貞在女學堂做教習。也為曉光會中的名譽會員。其家住在法大馬路。是一所三樓三底的房子。田容生到了顏孝貞那裏。恰好今天。是星期。顏孝貞在家無事。見了容生。彼此說了一回話。容生道。我今日之來。因為有點事情。要託你同姊丈。顏孝貞道。甚麼事。可以做得到的。總可以效勞。容生道。我們會中新請了一個會員。這會員有點不大可靠。我怕壞了我們會長的名譽。所以來託你同姊丈。遂將木本時的事。一一的說給孝貞得知。孝貞也覺得有點奇怪。然又不知道木本時到底爲了甚麼事。如此被人挾制。午後張壽安回來。見了田容生。說了幾句話。顏孝貞遂將容生來意。一一說明。張壽安道。田妹妹叫我效勞。固當遵命。不曉得田妹妹到底是個甚麼辦法。容生道。我想託姊丈在外而偵探木本時。到底是個甚麼路道的人。有甚麼不端的事。沒有

我是個女子。茶館酒樓不便去偵探人。姊丈每日在外面。總可有些機遇。所以要姊丈偏勞的。張壽安道。可以辦得到的。不知本時是個甚麼面容。怎樣一個身材。容生道。身材高大。面容我有照片在此。你看就知道。說着從懷中摸出一張照片來道。這是我前月同本時要的。張壽安道。田妹妹難得來。我們今天去聽書罷。顏孝貞道。很好。叫娘姨出去喊了三部東洋車。拉到書場。付了車錢。各人望樓上而來。包了一桌。三人一同坐下。這張桌恰好臨窗。對面就是第一樓。此時時候還早。唱書先生都還沒有來。書場上還冷清的很。容生靠窗閉望。見一部東洋車如飛而來。拉到對面第一樓。停了一人。從車上下來。走入裏面去。容生只見半面及背影。好像是本本時的樣子。不覺呆了一呆。暗暗的告知顏孝貞。顏孝貞又暗暗的告知張壽安。壽安會意。立起身來道。我到外面走走再來。你門只顧在這裏安心聽書罷。這裏田容生同顏孝貞仍在欄杆邊望下觀看。不多時。見張壽安走進對面第一樓去了。二人還想看本本時出來。無奈唱書先生已來了。琵琶三絃的唱起來。他二人外面總算是為聽書而來。不好只管在樓窗邊望下看。招傍人議論。二人坐在椅上。望着臺上。不曉得唱些甚麼。他們二人本來不大懂得戲。只聽得嗚嗚啊的鬧個不了。去了一個。又來一個。那些妓女。有老的有少的。老的約有三十來歲。少的約有十二三歲。都是厚厚的粉。紅紅的胭脂畫的半寸闊的八字眉。有的是男裝。打條鬆三扣的大辮子。穿雙京式鞋。奇奇怪怪。無醜不備。沒有一個美的。扭扭捏捏。令人看了肉麻。容生想那班男子。怎麼會看中了這種人。正想念間。只見前排桌上。已有人點戲了。點戲的是一個洋裝少年。唱戲的是一個半老的先生。扁面。孔尖鼻子。小眼大嘴。說起相貌來。還不如那點戲的少年。誰知那少年不但點戲。連大姐送來的水煙袋。也接了過來。想是停歇。還要去打個茶圍呢。這個妓女唱完了。又有一個人點戲了。再看那點戲的人。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翁。點的是三娘教子。唱戲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小信人。後來那老頭子也接了水。

煙袋。蓉生看了這種情形，好不氣悶。對顏孝貞道：「我們回去罷。」二人算了書錢，小帳出了書場，仍舊回到張家。顏孝貞叫了幾味菜，請蓉生喫了晚飯。蓉生記着木本時的事，偏偏的張壽安只管不回來。蓉生道：「木本時不曉得甚麼時候從茶館中出來的。」顏孝貞道：「不曉得壽安到底看見了木本時不曾？」木本時出來時節，他跟了木本時去，沒有蓉生道：「據理而論，是一定跟着木本時去了。不然，怎麼這麼晚還不回來呢？」顏孝貞道：「真也巧得狠，怎麼你今天來叫我們偵探木本時，恰好木本時今天就出來，你說巧不巧？」蓉生道：「那倒不算巧，我打聽明白，他這幾日要到上海，我纔來託你們的。」顏孝貞道：「原來如此，那就不算奇了。」顏孝貞見田蓉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對蓉生道：「我同你難得常在一塊兒頑頑，你今夜在我這裏住下罷。」田蓉生道：「我本來請了五日的假，要在這裏住下，好商量偵探木本時。」顏孝貞道：「好極了，我們今晚去看戲罷。」聽說天仙今夜有好戲，新請到了個名角，叫甚麼小客串，我們就去罷。在這裏也是悶坐，有甚意思，二人出了門，順路走了幾步，碰見兩部東洋車，逐一人坐了一部，拉到戲園門口。案目領到樓上，孝貞想坐包廂，因為遲了，都有人坐下，只得將就坐散坐了。此時人還不多，蓉生等坐的這間廂樓，不過五六人，戲文早做過兩齣，已是第三齣了，唱的是紅鸞喜，做丑脚的，做的狠好，看戲目上大書特書的，何家聲，想那丑脚就是何家聲了。第四齣是三娘教子，再下去是賣絨花，戲文越做越長，看戲的越看越多，戲園越坐越覺氣悶。本來是天涼了，在外間穿薄棉襖正好，誰知戲園中悶熱的狠，蓉生直是出汗，又不好脫去棉襖，人多了，直覺得一般熱烘烘的氣味，撲鼻而來，聞了令人頭昏。這廂樓的人漸漸的越擠越多，起先不過是坐位坐滿，後來連地下也站滿了人，蓉生的坐位已擠在人堆中，還不算數，背脊後頭也擠過人來，望外看戲。先時還在蓉生背後看看，後來竟與蓉生頭碰頭了。蓉生發作了幾句，暫時退開些，沒多時，仍舊擠過頭來。蓉生不堪其擾，心中也氣極了，立起來對顏孝貞道：「我要去了。」孝貞道：「名角還沒

出臺呢。還有小客串的蓮花湖呢。蓉生道。隨他出臺不出臺。小客串也罷。老客串也罷。蓮花湖也罷。蓮葉湖也罷。別說是一個名角就是一百個名角。我也不看了。你要看只管看我先去也是一樣。可以不必一定陪伴我的。孝貞沒法。只得同蓉生回家。蓉生回到張家。歇了一歇道。姊姊。我佩服你看戲的本事。這種戲。我一生不看也不想看。怎麼戲園中也這樣沒規矩。鬧人亂擠起來。孝貞想回說時。只見張壽安進來了。蓉生連忙問道。所事如何。張壽安道。幸不辱命。稍微有點頭緒。他的歷史。我也有點曉得了。蓉生道。本時的歷史怎麼樣。張壽安道。我今天到了第一樓。見木本時一人在那裏坐着品茶。我就在他東邊的桌上泡了一碗茶。坐了半日。木本時仍沒有去。後來又來了一人。蓉生道。這人與木本時說些甚麼話。張壽安道。這人不曾與木本時說話。是我認識的人。我見他進來。就招呼他在我桌上坐了。同他談了些閑文。末了我暗中指着木本時。問他認識不認識。他說這人不認識。我有個朋友認得他。說他是甯波人。在金華女學堂讀過書。蓉生道。對了。張振亞也在金華女學堂讀過書。二人一定是同學了。張壽安道。木本時自己也說在金華讀過書嗎。蓉生道。沒有。他說是甯波人。自幼在香港長大的。張壽安道。木本時雖在金華讀書。並沒有畢業。就被斥退了。近幾年常到上海來走走。香港是去年纔去的。我那朋友所知道的。即此而止。又過了幾十分鐘。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子。滿臉油滑氣。走到木本時桌邊坐下。說了好一歇的話。但言語甚是細微。聽不清楚。後來木本時遂同這人一同出去了。蓉生道。你爲甚麼不跟他去。張壽安道。你別性急。聽我說來。我見木本時出去了。我也付了茶錢出來。他們坐了東洋車。我也叫了一部東洋車。坐上跟着他們走。後來見他們拉到寶善街新鼎陸棧。就下車進去了。我見他上樓去了。樓上好像還有一人。我看木本時的情形。像也是住在棧中似的。我打算今夜收拾了鋪蓋網籃。明天一早叫一部小車。拉到新鼎陸棧。裝做過客的樣子。住在他們隔壁。那就好偵探他們的動靜了。蓉生道。狼好一



容易過。次日一大早，張壽安即叫了車子，載了鋪蓋網籃，來到新鼎陞棧。接客的接了進去。茶房將鋪蓋搬上樓，開開樓梯口一間空屋。壽安故意嫌不好，又換了一間。恰與木本時相識的那個人是隔壁房間。是日張壽安留心他們的舉動，見他隔壁住的是兩個男子，都是三十多歲的樣子，一個就是昨日在第一樓見過的那個人，一個像是喫煙的樣子，生的尖面孔，暴眼睛，一望而知是個不安本分的人。二人起來後，買了些小食喫了，並不出去。在房中噴噴咕咕的說了好一回話，聲音微細，就是隔壁也聽不清楚。又過了一回，木本時走過來了，也是低低的說了半天。木本時的樣子，像是畏懼那個尖面孔的人。後來木本時就出去了。這二人的口音像杭州人。一人道：他出去不知道擊的了來，擊不了來。又一人道：我總是擊定了我這個數目，不管他擊的出擊不出，他現在就了這好館，還怕擊不出洋錢來。我聽說請他的聘金就是二千金呢。我如今要他三千金，還說多嗎？福生，你要上緊逼他纔好。我們又不在上海耽擱，那好由他一天一天的延宕過去。福生道：我知道的，他的二千金老早完了一上手，就被那張振亞扣借了一千，還有一千又被他丈夫賄輸了。連衣裳也沒許他，置辦就擊去了。那人道：沒有到手之先，被張振亞扣借一千，那是無可如何的事，還有一千，既然已經到手了，他倒肯給他丈夫用嗎？福生道：他也不是真個賢惠，肯幫助丈夫。因為丈夫轉的是洋人的帳，若不還洋人，就要被洋人捉將官裏去。他新近薦上的闊館，果真男人叫人捉了去，他怎麼好在曉光會中做會員，所以纔肯替丈夫還錢呢？二人說完了，就走出去了。張壽安雖聽清了他們的話，然這些話都是閒談，沒甚關係，心上頗有些不耐煩。到了晚上，木本時來了，依舊過來說了半日的話，依舊是一句也聽不清楚。張壽安發狠起來不聽了，走出去看戲了。及戲完回來，已是十二點多鐘。棧中煤氣燈都已熄了，茶房擎着油燈臺，送客人進房，又擎了一壺茶來擺在桌上，帶上房門出去了。張壽安喫了兩盞茶，又吸了一枝香煙，便也睡了。及至一覺醒來，像是隔壁

有人說話。此時天已四更多了。棧中人都已安睡。靜悄悄的一無聲響。所以隔壁房中說話雖是低微。壽安側耳細聽。却句句分明。不覺大喜。輕輕的走到板壁間。從板縫中向隔壁一望。只見木本時同那兩人坐在一處。木本時道。我不與你錢。你又怎麼樣。我。那尖面孔的冷笑一聲道。那倒隨你。只要你這樣膽子。你何妨試試看。你現在有這樣好事。還怕拏不出錢來嗎。你自家算算。你的腦袋值三千金不值。那叫福生的道。木姑娘。你不要這樣捨不的錢。到底性命要緊呢。還是錢要緊呢。木本時道。你們不必恐嚇。我自己還不知道嗎。你們要去告不妨去告。國家問罪也有為從為首。我不過一時被人誘惑。入了革命黨。不多時我曉得情形不對。我就脫身自新。現在我仍是大清良民。你們告到官。我也不怕。我並沒有作甚麼亂起甚麼事。也不見得問我甚麼罪。福生道。你不要錯了主意。如今的官像你這樣說的好。能夠問你為首為從嗎。你不見日日捉革命黨。怎麼沒有聽說問他為首為從。更沒有聽說是為從的就逍遙無事的放了出來。他們捉的革命黨。難道真是個個革命黨嗎。他們殺的人。難道個個真不冤枉嗎。老實對你說。你今日的頭。就是他們將來的富貴。你不要拏這種話來哄我們。我們不是小孩子。也不受你的哄。我看你這種舉動。還是小孩子一樣呢。那尖面孔的道。福生。你真是對牛彈琴。我這裏有憑據。不怕他怎麼奸滑。總逃不出我的手心。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紙來。對着木本時一揚道。這不是你入黨的願書麼。我再對你說。我就不是告官。只要叫人告知你們本黨。說你背叛自保。現在逃在上海。你們黨中也不能放過你。早晚間也是一死。木本時半晌不語。福生道。你到底怎麼樣。我們來了幾日了。你一味的狡賴。今天總要說句歸結話了。木本時道。我出三千金。你的願書可是要還我的。尖面孔的道。那個自然。木本時道。我說句老實話。我在會中對人狠是擺闊的。明天叫我怎樣開口對人借錢。尖面孔的道。自古道無毒不丈夫。你這回倒怕仁慈起來不成。木本時沈吟半日道。法子是有。不過毒些。不曉的到底行不行。如

今你我既然把話說開。就是一家人一樣。況且這錢也是給你們。我想同你們商量商量。尖面孔的道。你是個甚麼主意。說給我聽聽看。木本時道。革命黨招人入黨的會票。我那裏還有兩張。我將這兩張會票。一張放到會長房中。一張放到田蓉生房中。我那時先假意到田蓉生房中去閑談。隨手翻出這張入黨票。我就裝着詫異。掣到會長房中。給會長看。並在桌上做出在田蓉生房中翻出入黨票的樣子來。無意中又將會長的入黨票也翻了出來。我翻出會長的入黨票之後。登時大怒起來。說他們不端。私入革命黨。幾乎將我連累了。陷入阱中。這還了得。我大鬧大嚷之後。你們就裝做無意中來看我。纔知道此事。就替他們勸我。你們預先躲在左近。每日下午去訪我一次。說是我的哥哥。我同他們鬧。一定是在下午要是我一鬧。你們就到了。不免叫人疑心。所以叫你們先幾日前。就要每日去。好叫人家不疑心。及等到我鬧的那一天。你們仍舊裝做訪我的樣子。我鬧後見了你們。仍是怒氣沖沖的。對你們數說這事。說我是正直君子。為的他們會中有名譽。會長肯熱心辦事。纔肯來的。誰知他們是這種人。我一生最恨的是叛逆不忠。今天這事。必定要稟官查辦這些話。你們就假勸我。末了會長總有些膽怯。況他是體面人。又是未出閣的千金小姐。家中有的是幾千萬家私。那肯同我去見官對質。那時必定託你們調和。我就說罰他二十萬銀元。交我收管。作為本國查察孤苦無告之人。以作振濟之善舉。這話何等冠冕。他不能不遵依。也不敢不遵依。我說的都是仗義的話。沒有半點詭詐的形迹。那時摸到我手。我們遨遊各省。喫着無憂。說起來還是調查無告振濟孤苦的善人呢。他們那裏知道我的計算。還說是不知道是那個會員。掣來的。怎麼被我看。頂多說我性子不好。過於剛直罷了。木本時這一席話。說的好險無倫。那二入齊齊稱讚道。看不出你女人家有這麼大計策。我們照辦罷。尖面孔的道。事成之後。怎麼分法。木本時道。給你們三千金。餘外是我的。尖面孔的立刻翻臉道。好容易的話。別說是你有憑據在我手裏。就是單幫幫

忙也不止這個數。福生道。木姑娘再添點罷。木本時道。也罷。我們三七分罷。尖面孔的仍是不肯。木本時也惱道。你們不肯隨你們。我不給隨我。你們不要學那證書恐嚇我。你們當是我不知道你們的心思麼。我拚着不要我的頭顱。你們也沒有好處。大家清淨。福生見木本時真惱了。連忙說道。大家共事的日子。多着呢。我們也不必計較了。尖面孔的也怕事情弄僵了。也改口道。我向來錢財不大看重。既然這麼說。我看朋友分上。就遵依木姑娘的話罷。木本時道。話雖如此說。我們還要立個合同。免得日後再有違言。尖面孔的道。使得使得。福生連忙取了紙。寫了個底草。各人看了。又改了幾字。從新寫了。三張。每人各執一張。尖面孔的道。這事幾時動手。木本時道。我對孟迪民說是出來六日。今天纔第三日。明天不好就回去。我想就是假滿回去。也不好就動手做。恐怕叫人懷疑心。好在事情不在遲早。在乎必成。我想一月後再動手。我回去諸事格外留心點。好等做事的時節。愈覺天衣無縫了。福生道。一月後不嫌太緩嗎。我的意思半個月後可以動手。木本時道。我們是時常相見的。見事行事罷。福生道。莊隱人好福氣。你前次替他還帳。現今又要替他擇家私了。木本時道。他麼。我前回替他還帳。是恐怕連累我。今回我掙的錢。是不肯與他了。尖面孔的道。隱人肯放過你嗎。木本時道。我本想同他離婚。我又沒同他拜過堂。同過席。我要離婚是很容易的。尖面孔道。真個嗎。木本時道。誰同你說着頑。我想說到這裏。不提防張壽安一個鼻嚏。將三人嚇得不敢響了。張壽安因夜深起來聽人家說話。不知不覺着了涼。不提防一個嚏。打了出來。壽安深自悔恨。怎麼要打這個嚏。再看三人。各人悄悄的立起來。木本時也躡手躡腳回去了。張壽安雖然說是一嚏驚散了三人。然要緊說話都已聽見了。心中真是十分得意。想睡一睡。候到天亮回去。好告訴田容生。那知得意極了。反倒睡不着了。一直看着天亮。一磬碌爬起来。洗了臉。又怕他們三人疑心。他一早出去。所以又坐了一刻。叫茶房去買了點點心喫了。這纔慢慢的下樓。走出大門。轉了一個灣。方叫了

一節東洋車坐上。如飛的報信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孟宏仁量宏不德惡 夏智民無智受欺凌

話說張壽安出了棧房坐上東洋車。如飛的回到家中。見顏孝貞一人在家中。忙問他田蓉生呢。孝貞道。昨日會中差人來請他回去了。張壽安道。甚麼事回去了。孝貞道。聽說是會長叫他回去。現在料必在總事務所。也未可知。你一早回來。想是有點機會了麼。壽安道。豈但機會而已。統共被我曉得了。孝貞笑道。真個嗎。壽安道。我怕誑你。遂將昨夜如何長短。一一說知。孝貞道。這事還了得。怎麼好呢。壽安道。還是去尋容生。叫他通知會長。如何辦法。會長自有成見。用不着我們着急。木本時要待半月後纔行事呢。忙甚麼。你預備早飯來。我們喫了一同去找田蓉生罷。孝貞答應了。叫娘姨端整早飯。喫了。孝貞又換了一套衣服。整理了頭髮。這纔一同出門。來到曉光會的總事務所。見是一所高大新建的洋房。投了名刺。管門人接了進去。二三分鐘後。出來一個家人。領他們夫婦二人進去。過了一個院子。從迴廊過去。有三間有樓的洋式房子。家人領到東邊一間。內中出來一人。迎到裏面坐下。那人約有六十餘歲。貌甚慈祥。張壽安請教他的尊姓台甫。回說姓管名次鶴。號仲年。張壽安道。兄弟同內人是來拜訪田蓉生小姐。不知道在貴總所不在。管仲年道。來的正好。再遲一刻。就要回總會去了。張壽安道。請老先生派一人領我們進去。管仲年就叫了同進來的那個家人。領了壽安夫婦二人進去。這個總事務所。顏孝貞是來過兩回。張壽安却是初次。識荆走了幾個灣。約有幾十間房子。想都是些辦事室。會客室之類。末了再進一門。是一個四方大草場。居中所三層樓的洋房。院中細細青青織草。半黃半綠。竹籬上的女蘿花。間有一二朵鮮紅可愛。洋房四圍。是種的半抱粗的梧桐樹。現在正值黃葉飄零。枯枝掩映的時候。階前各色的菊花。異香撲鼻。家人進去說了一聲。然後領到西首一間客室。田蓉生接了出來。讓二人坐下。田蓉生道。姊

姊同姊丈今日光臨。是爲我託的那事不是。顏孝貞道。是的。蓉生道。請到樓上去罷。領着二人上了樓。到朝南的一間書室中。讓二人坐下。顏孝貞雖來過兩次。這間書室。却沒有到過。見室中陳設精雅。有兩付對聯屏畫。都是孟迪民的款。想來是迪民的書室了。女僕送上茶點來。蓉生吩咐女僕下樓去。無人呼喚。不許擅自上來。張壽安請蓉生將門關上。再談。蓉生道。不必關了。門人家倒可在外面竊聽。不如開着門。有人來。我們一望就看見。反倒可以秘密些。蓉生問道。姊丈所擔任的事。有了眉目了嗎。顏孝貞走近蓉生身邊。低低的替壽安述了一遍。內中有遺漏的話。壽安又補說了幾句。蓉生聽完。喫了一驚道。我疑心他不端。也還不會料他這樣凶險。此事怎麼辦法好呢。壽安道。你應該見會長。問會長怎麼辦法。就是了。蓉生道。事情真不湊巧。會長今早回江西去了。若是打電報去叫。恐怕有些泄漏機關。若是專人去。又恐來不及。壽安道。好在他們還要半月後纔行事。江西並非遠路。附輪船去。不多幾日也可回來了。還有一說。他們是要訛詐會長。如今會長不在這裏。他們必不肯輕易動手。你大可放心去。蓉生道。不錯。但我去。木本時一定要起疑心了。何以呢。會長爲的要回去。纔叫我回到總會去。我忽然的趕到江西去。木本時怎麼不起疑心呢。壽安道。叫誰去好呢。蓉生道。會中會員雖說不少。幾個熱心的君子。都被會長派到外省去了。現在會中所有的會員。我都有點不大放心。我想最好莫如姊丈替我走一盪。我既放心。會中也不致動人疑心。不知道姊丈肯不肯。壽安道。我是極肯的。但會長沒有見過我。他怎肯輕易聽信我的話。蓉生想了一想道。我寫一封信。姊丈帶去。會長是認得我的筆迹的。那時見了我的親筆信。他沒有不相信的。壽安道。很好。會長住在江西那一府那一縣。甚麼地名。請一一告訴我。蓉生隨手寫了一張條子。遞給壽安。壽安接來一看。乃是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五柳街松菊巷孟宅孟四小姐。壽安將字條放在小手摺中。插入衣袋裏。蓉生道。我寫信須詳細的敘說一番。恐要一二小時的功夫。你們二位在這密

室中耽擱久了。怕招人動疑。我們既然辦事。不可拘此小節。我斗膽要下逐客令。請你們先回去罷。我寫好信。親自送來。再回總會去。二位以爲何如。壽安道。很是我們就回去罷。蓉生送二人至院外。而回。仍到迪民書室中坐下。將這事詳細的寫了一封密信。封好信皮。放在自己衣袋中。方纔搖鈴叫女僕。傳家人駕馬車。蓉生上車後。吩咐車夫先到法大馬路。張壽安家。及車到張壽安家。蓉生扣開門。一直進去。將信交給張壽安。另外一張一百元的銀票。做路用。張壽安不肯受。蓉生道。姊丈爲本會辦事。那好叫姊丈自出路費。千萬不必客氣。我們一同辦事。模樣都像這麼客氣。那就難了。張壽安只得受了銀票。放好信。仍回新鼎陞棧。自棧而往江西。如此則面面圓到。無人疑心矣。蓉生辭出張家。上車回到總會。照常辦事。過了三日。木本時回來了。到會長這邊來過一次。探知會長不在會中。就不再過來了。每日也到張振亞那邊走走。蓉生這裏木本時也常過來。樣子雖仍傲慢。神氣却和平好些。蓉生外面也是照常。暗中時留心。又過了三四日。果然有兩個男子來尋木本時。說是木本時的哥哥同兄弟。每日必來一二次。三人甚是親熱。真像嫡親兄妹。姊弟一般。說的話也是些家常瑣事。令人真是一點破綻也看不出。如是者又七八日。蓉生很着急了。怕迪民沒有來。他們就動手怎麼好。蓉生之崇仰迪民。如同瞻望泰山一樣。只要迪民一到。他就萬事放心。膽子立刻大起來。如今迪民還是不到。真是着急到盡頭。又不敢現於辭色。怕木本時知道。這兩日蓉生就如熱鍋上碼蟻一樣。坐立不安。一日正在房中發急。忽見一人影進來。心想莫非迪民回來了。一回頭果真是迪民。不覺一躍而起道。你來了嗎。迪民道。你要仔細點。蓉生方知自家過於流露了。迪民道。我即刻纔到的一路有點不大舒服。想到左近走走。吸點新鮮空氣。因爲沒有伴。想來尋你同去走走。你肯不肯。蓉生道。怎麼一到就不舒服。依我說外面風太大。恐怕受寒。還是請個醫生來看看的好。迪民笑道。你不要多管我的病。我自家知道。快點同我去罷。蓉生只得陪了迪民一

同出去。然心中總不以爲然。出了會門。約摸走出有二里路光景。一片原野。有些農人收稻。還有些小孩子在地上競走。迪民揀了一塊乾淨無人的地方。同蓉生立在一顆大冬青樹下。迪民對蓉生道。那事情我已曉得了。這兩日他的動靜若何。蓉生這纔明白。迪民要到外面來的原因。並非真是有病。方把心放下。回道。他的舉動。同張壽安聽見的話。一絲不改。前日有兩個男子來尋他。遂將木本時日來的行爲。一對迪民報告了。迪民道。這事的辦法。我已想好了。木本時所想的無非是錢。況且也是被人逼出來做這事的。我想送他四千金。將他辭去就是了。倒是那張入黨票。不可不弄了來。恐他再拿去低陷別人。真是不了的事。蓉生聽了這話。跳起來道。我託人費了無數的心。纔訪出來。你倒這樣做好人。我不答應。你說木本時是被人逼着做這事的。我更不服了。這個毒主意。是木本時出的。算起來。是木本時爲首。那兩人爲從。怎麼說是被人逼着做的。迪民道。凡事總須追源。那兩個人不來逼他要錢。他還不至如此。他被人一逼。心術一險。纔想這個計策。所以我說他是被人逼出來的。這也是中國女子的黑暗。木本時如果受過教育。他就不肯做此事了。我們正宜憐憫他。不可同他一般見識。如果將他送官查辦。他的把柄全在我們手中。我們自然打贏官司。然而木本時的腦袋。怕保不住了。就是保住了。腦袋已是身敗名裂。還好做人嗎。試問你那時。心裏過得去。不過不去。如今我給他四千金。但事不可不說明。我要設法將他的入黨票弄了來。當面將事說明。給他四千金。叫他離開會地。羞惡之心。人人有的。木本時或者因我一席話。羞極而悟。將來改邪歸正。化爲善人。也未可知。蓉生道。他不羞極而恨極。又將如何。或者還想報復。又怎麼樣。迪民道。只好隨他了。若說報復的話。我行我素。隨他怎樣報復。天下事那裏慮得許多。蓉生起先不服。後來經迪民解釋半日。方無話說。二人仍舊一同回來。迪民又到木本時房中。坐了一刻。談了些閒天。木本時說他的哥哥同兄弟來了。迪民也隨意應酬了幾句。告辭回去不提。木本時自從迪民來了之



後。常到迪民房中閑談。一日到蓉生房中去談心。恰值蓉生不在房中。隨意坐了一壺。就出來了。走到外面立了一回。又到迪民房中去。迪民也不在房中。木本時坐在迪民常坐的椅子上。順手拏迪民桌上的書信來看看。將要放還原處。忽然壁上一聲響動。走出一個人來。攀手一把捏住他的手。將一個信封奪下。木本時一個不提防。嚇的手足無措。再擡頭看那人時。正好不是別人。就是日日會面的會長孟迪民。木本時想要逃時。被迪民一把拉住道。你不要走。我要同你說話。外面又來一人。正是田蓉生。木本時知道事已被人察覺。把柄已在人手。恨不得生個翅膀。飛逃出去纔好。又見迪民叫人去請了一人進來。木本時進房來時。房中並無迪民在房。若果有迪民在房。這麼大的一個人。木本時還看不見麼。怎麼後來迪民又在木本時背後壁上跳了出來。難道孟迪民是豫壁虱似的。鑽在壁縫中麼。也覺太不像了。內中却有個緣故。孟迪民住房。本是套三間。靠裏面這間。是迪民的浴室。匠人建造時。巴結生意。做的格外精巧。所有的房門。做的同牆壁一般。這間的天井。也另外隔開。從外面看。只知道是兩間。就是到了房中。若浴室的房門不開。也只當兩間。迪民於這間浴室。本不避人。無奈木本時平日心粗氣傲。凡事不肯留心。所以不知道有這間密室。今天迪民。就是躲在這浴室中。若說迪民躲在浴室中。也不是一次了。今天方纔偵探着。奪了木本時的入黨票。蓉生也拏了入黨票來了。蓉生却沒有密室。是躲在牀背後的。待木本時出房。到迪民這裏來時。蓉生鞭背出來。揀着入黨票。拏到迪民這邊來。恰好木本時的舉發。迪民叫女僕請進來的男子。也不是別人。就是張壽安。迪民回來時。就請他來在會中預備木本時的舉情發覺時。叫他做個證人。此時也來到了。迪民道。木姑娘。你我無誓。你何必要預陷我。何況這舉事。也不是你我閨女家所宜做的。我也不忍說你。你從此以後。必須洗心為善。方算我們做人的道理。我如今送你四千金。你除給那兩人三千金外。還餘千金。留你自用。這兩張入黨票。留在我這裏。我自有的處置。又

請張壽安將如何偵探木本時的情節。一對木本時說了。迪民令人將木本時的行李。送了出去。田蓉生要木本時寫張伏辯。迪民尙不肯。無奈蓉生一定要寫。只好寫了一張。木本時此時真是沒本事了。由人怎樣就怎樣。迪民甚是憐憫他。然亦莫如之何。木本時滿面羞慚的。拿了四張一千元的鈔票。想出去。麥生道。木本時是張振亞薦來的。必須叫張振亞來。同木本時接頭。再讓木本時去。迪民叫人去請了張振亞來。不到十分鐘。振亞來了。見木本時垂頭喪氣的在那裏。不覺大為喫驚。蓉生對振亞道。請你來看看你薦的天下第一的奇才。迪民遂將木本時的事。約略說了一遍。田蓉生道。會長不但不辦他。還給他四千金。只叫他寫了一張伏辯。你也應該籤個名。木本時是你保薦的。振亞啞口無言。只得籤了字。方令木本時自去。張壽安見事情已了。也到外面去了。迪民道。振亞你說他如何有名譽。怎麼他這樣行爲。田蓉生道。振亞一定與木本時同謀的。會長也不能不辦他。振亞急的指天誓日說。真個不知道。迪民道。你可不必發急。我既肯放去。木本時還辦你嗎。但你這個薦引非人的處分。不能辭脫。你既做了本會會員。應該替本會愛惜名譽。怎麼薦這樣人來。幾乎將本會的名譽敗壞。你手像這等事。真真出人意表。一之已甚。豈可再乎。我若仍舊留你在此。何以安服本會人心。萬一有人效尤。本會的名譽。還可開嗎。如今我只好將你辭出本會了。你的薪金。除今年照數送你外。另外再送你明年一年的薪水。你儘明年一年之長。總可尋着別的事業。你儘一月之內。在別處租定房子。搬了去。張振亞一說話。也不敢說歇了半日出去了。孟迪民對蓉生道。此事多虧了你。同壽安君。你呢。也不必說謝你的話。只是張壽安那裏。我怎樣謝法纔好。蓉生道。你謝他錢。他一定不受。我想他家中景況也不甚好。一個報館訪事員。一年進項也有限。他夫人現在雖在女小學堂做教習。聽說今年要生產。將來有了小孩。就不便做教習。添了一人喫用。倒少了一人掙錢。他夫婦現在也很記挂這件事。如果令伯父那裏要添人。你替他說一聲。壽安爲人

很靠得住。令伯父如教他在那個廠中管管帳。他一定感激不盡了。迪民道：這個包在我身上。但這一點點事。就算酬報他嗎。當晚無話。次日蓉生一早起來。見女僕牽進一張本會事務所發來的傳單。上寫：本會特別會議。望諸會員於上午十句鐘同蒞議事廳。蓉生想：今天是甚麼事呢。到了九點多鐘。便到議事廳。見上海分會及總事務所的會員。本總會的會員。都已齊集了。到十句鐘。會長來了。大家立起致敬。會長也回敬了。執事人搖過鈴。會長上臺說開會的宗旨及所議的事。蓉生聽了。喫驚起來。原來今天所議的非別事。乃是會長要立蓉生為副會長的事。蓉生此時弄得辭又不好。受又不好。真是左右為難。會長又說：昨日木本時的事。全虧田蓉生。不然。將全歸受其影響。隨命書記將田蓉生如何託人偵探。木本時如何設毒謀的事。一一報告大家。諸會員聽到木本時設謀害人的這節。莫不憤怒。書記報告完了。會長道：田蓉生有如此熱心。應立為本會副會長。問眾意如何。諸會員皆舉手贊成。又向田蓉生致賀。把個田蓉生羞的兩頰通紅。但此羞比昨日木本時張振亞的羞。却大不同了。會長又說道：今日的會議。是本會決議會。立副會長的正式會。尚須再遲幾日。廣請來賓。再開正式大會。又另外提議了幾件本會應議的事。方纔搖鈴閉會。蓉生回到自家房中。換了衣服。一直來到迪民房中。見迪民坐在搖椅上看報。蓉生道：會長你真太捉弄我了。迪民笑道：立你做副會長。倒不好嗎。蓉生道：你為甚麼不告訴我一聲。我若早知道了。抵死也不肯聽你開這個會。弄的我今天如同受縛一樣。渾身不得動。迪民道：你不會做過副會長。今天聽見要做副會長了。不曉的是立着做。或是坐着做。所以弄的渾身不得動。蓉生道：你挖苦我嗎。我是做書記做慣了。這個副會長。我不會做。我真沒有這個才幹。做副會長。是要擔責任的。我擔任不起。你要立副會長。立別人罷。千萬求你不要點着我。迪民道：你不必謙遜。我是一片誠心。你再要辭。那就不像你待我的心了。我還有事同你說。你且請坐下。蓉生坐下道：甚麼事。迪民道：我這回回家。並未辦完事。就

被你叫了來了。我想現在事定了。我還想回去一盪。這裏的事。要託你這個副會長了。蓉生道。怎麼剛來又要回去。你府上又不用你管家。你回去看過就是了。又回去做甚麼。迪民道。你那裏知道。我回去豈是爲了家中要用我管家纔回去麼。我是爲了我的二家姊。被姊丈凌虐。要回去看看他。蓉生道。原來如此。是我失言了。令姊被令姊丈凌虐。你須設個法。叫令姊丈不敢凌虐纔好。迪民道。仔細詳情。我還不大了。待我看過他後。再作道理。若是家君不肯說甚麼話。我也不能說甚麼。蓉生道。話雖如此。我總不服。爲甚麼我們女子。就該被男子欺侮。總要設個法。抵制他們男子纔好。迪民道。那末你自家要留心點。將來嫁個利害姊丈。就是抵制恐怕不是容易的。蓉生道。你又說這個話了。我是立定主意。不嫁人的。我沒有弟兄姊妹。只我一人。我若嫁了。誰侍奉老母。何況天下最無良心的是男子。我是立誓不上這個當的。你的令姊丈就是無良心的一分子。令姊既被令姊丈凌虐。你雖不知其詳。大略你總曉得點。你何妨同我說說看。不然我實在氣悶的慌。迪民道。我今回並未到二家姊那裏。所以不知道。只聽得家母說。二家姊喜歡一個丫頭。那丫頭聽說相貌很美麗。二家姊也真可笑。自家不是男子偏好色。他見這丫頭美麗。遂寵愛非常。朝暮的叫他妝飾。如同栽花一般。留着悅目。並不叫他做事。誰知被二姊丈看中了。暗中勾上。不多時被二家姊知道了。想必吵了一陣。二姊丈索性說穿。硬收爲妾。那個丫頭聽說做了偏房後。很不知恩。反倒挑唆二姊丈欺侮二家姊。至於詳情如何。我也不大了。蓉生道。這位令姊。是叫智民的。不是迪民道。是的。蓉生道。令姊沒有信來嗎。迪民道。二家姊識字而不能書。寫信要仰仗人家。現在既與二姊丈不對。所以有一月沒有來過信了。蓉生道。伯母爲甚麼不接令姊回家住住。迪民道。打發人去接過。二家姊不肯來。二家姊性子不好。他肯回家。大約是要同二姊丈決個高下。但男子有了妾。還顧甚麼正妻。我怕兩下鬧翻。二家姊一定要氣壞。所以要趕回去。勸勸他。蓉生道。伯母爲甚麼不去看看令姊。迪民

道。家母體弱多病。怕煩。所以不會去。蓉生道。伯父爲甚麼不去責備令姊丈幾句。迪民笑道。你又來了。岳丈怎麼好責備女婿。何況家君是高遠之人。那管這些兒女瑣事。二姊丈又是個專講自由不服理的。就是責備也無用。倒弄的翁婿翻了臉。仍舊無濟於事。何犯着呢。蓉生道。你去又怎樣辦法。迪民道。我去看事行事。能勸解總是勸。二家姊忍耐幾分。夫妻仍歸和平。果真二姊丈一味蠻橫。並非二家姊有過。我也不能輕放過他。隨二姊丈怎樣自由。這事我要干預的。蓉生道。你幾時動身。迪民道。我打算明天動身。無論事情若何。我一月後總回來的高劍塵前時說因爲生病沒來。我前次看他時與他堅約叫他十月裏務必來。如今我又不能不回去。果劍塵來時。託你務必替我接待他。劍塵是個高雅人。雖極熱心。外面却很冷淡。你不要看輕了他。蓉生道。甚麼話。你當我沒有眼睛。連劍塵也看不起了。我最佩服是劍塵。你不知道嗎。別人說劍塵高傲乖僻。我看却不然。他真是君子人。不肯隨衆浮沉。所以不歡喜他的多。歡喜他的少。迪民道。不錯。你的鑒別很精明。我去了。會中有你照應。我是很放心的。若有難辦的事。劍塵來了。可問劍塵。二人又談了一回天。次日一早。迪民就往江西。到他二姊家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夫婦傷和釁由豔婢 妻妾交鬩過在良人

話說孟迪民往江西。到他二姊家去。會中之事。自有田蓉生管理。無須迪民反顧。暫且按下不提。再說迪民今回之到江西。是爲他二姊智民的事。迪民姊妹兄弟一共八人。迪民第六。上有三姊二兄。下有兩弟。迪民同次兄兩弟。是一母所生的三個姊妹。同長兄是前母所生的。姊妹兄弟皆甚友愛。大姊名友仁。字端民。二姊名樂仁。字智民。三姊名安仁。字壽民。長兄名秉純。號子敦。次兄名秉綱。號子常。弟名秉給。號子密。二弟名秉經。號子權。八人之中。仲容最愛的是迪民。母親陶夫人。所最愛的是端民。及子權。智民雖同姊妹一同讀書。但生性不愛書籍。每有的類學不讀。及長來。不過略識幾字而已。而且生性悍戾。與迪民

大不相同。又值生在富貴之家。那種千金小姐的脾氣。無不俱全。仲容常不在家。兒女的事不大過問。陶夫人起先也甚管束他。教他讀書學針黹。智民非但不聽。且出惡言。陶夫人遂凡事由他自主。免耽纏。母不慈之名。幸同姊妹中還講得來。但姊妹端民。性極溫和。不大說話。智民說端民無用。智民至十九歲時。子歸夏氏。婿名元鵬。號翼雲。也是江西的首富。翼雲的父親。曾做過山西巡撫。已經去世幾年了。母親盧氏。尚在堂。因只翼雲一子十分鍾愛。翼雲到過東洋。也到過西洋。東文西文約略懂得一二分。自由平等的習氣。却熟到二十四分。那年仲容在朋友家。遇着翼雲。見生的面如冠玉。一表人才。說話也很文雅。遂看中了。打聽他的家世。不用說是好的了。那朋友明白仲容的心事。遂替翼雲作伐。仲容自然應承。及至智民過門之後。纔知道翼雲是金玉其外。仲容雖知乘龍輕浮無學。並不介意。他說自家女兒無才而悍戾。配個女婿無德而風流。這正是古人說的。相女配夫。美滿姻緣。還不好麼。智民過門後。夫婦頗相得。翼雲雖不老成。但是沒人告訴新婦。所以安安逸逸的同過快樂光陰。智民在婆婆跟前。雖不至誠敬孝。外面的官樣文章。還不至脫套。婆婆本好說話。況且只有一兒一婦。智民就是有不對處。盧夫人也不責備。智民過門四五年。一連生了三個兒子。盧夫人愈加歡喜。智民也就愈加悍戾。如今已是十來年的老夫。妻了。智民同翼雲。雖不會動過大千戈。然小小風波。是天天的。翼雲初時是愛智民之美。不忍拂他的意。凡事總是惟命是從。後來因愛而生畏。不敢拂他的意。凡事也是惟命是從。如今是被智民威服慣了。凡事無所謂從不從。智民性好使闊。有的是婢女老媽子。他還嫌樣子不好。要買一個美貌丫頭。作為貼身服侍的人。智民向來喜歡看紅樓夢。他想買個美貌丫頭。像鳳姐的平兒似的。不過平兒是賈璉的通房婢女。智民要買美貌婢。並不會想到與翼雲做通房。此處却與鳳姐的平兒不同了。智民的用意。是要美婢朝夕立在身傍。叫翼雲乾看着不能到手。用以為藥。這也是智民無事尋煩惱了。智民以為翼雲是向

來威服下來的人。必不敢存甚麼妄想。是自己拏得定的。那知天下男子。見色思染。是不可改的性質。智民雖悍。那能改人不可改的性質呢。再說智民自從起了要買美貌丫頭的念頭。就日日打發僕役。到薦頭家去領了頭來看。薦頭聽說夏少奶奶要買丫頭。那敢怠慢。一連領了三四個來。智民看了繚繚眉頭。嫌醜叫快點領出去。如此看了二三十個。沒有一個看中的。智民也有些厭倦了。一日薦頭又來見智民說道。現在有一個極縹緞的丫頭。是個好人家的閨女。智民厲聲道。我是買丫頭。不是娶媳婦。管他人家好不好。薦頭連忙陪笑道。少奶奶別生氣。我說錯了。這個丫頭今年十七歲。人材生的縹緞的狠。脚也小的狠。不過價錢大貴點。他娘要一千塊錢。不曉得少奶奶肯出這個價錢不肯。少奶奶如果肯出。我去領來。少奶奶看看。智民將臉一沈道。我怕我出不起錢。你就不要走到我門上來問我。薦頭連忙道。我去領來。少奶奶看看。智民也不響。到了下午。薦頭果然領了一個女子來見智民。那女子向智民磕了一個頭。叫一聲少奶奶。智民舉目看時。這女子生的身材適中。圓圓的臉。皮膚潔白。五官端正。一頭黑髮。一雙小脚。在丫頭中可算上品。不覺喜歡起來。問他幾歲。那女子道。十七歲。又問他姓甚麼。叫甚麼名字。那女子道。姓金。叫三兒。智民道。這個名字不好聽。薦頭從傍道。少奶奶買來時。另外取個好名。像少奶奶這樣人家。年年升官發財。我說少奶奶不如叫他官兒罷。智民道。你懂得甚麼。說的話叫人惡心。又道。我如今還你七百塊錢。薦頭道。我的好少奶奶。這是賣人。不是賣珠寶。那有這樣大虛頭。少奶奶如果看着中意。就請一千塊錢買了罷。智民道。我不喜歡花言巧語的說。再添你一百塊錢。要賣就賣。不賣立刻領回去。薦頭道。好少奶奶。別生氣。我去問他娘肯不肯。要是我的閨女。那怕孝敬少奶奶。也是情願的。少奶奶這樣好脾氣。好良心。做少奶奶的丫頭。真是幾世修來的。纔對了少奶奶的眼。他娘聽我說少奶奶怎的好。喜的了。不得不是等錢用。還講甚麼價錢。只要少奶奶肯要就是了。如今等錢用。纔講這個價錢。我回去同

他說。他就賣了罷。又對那女子道。三兒。你在這裏好好伺候少奶奶。薦頭去了一點多鐘的工夫。回來對智民說。他娘說少奶奶譬如做好事。再加一百塊錢罷。智民道。我再加五十塊。賣不賣隨你。薦頭道。就是這樣罷。我去同他娘說一聲。後來回說他娘願意了。於是立了賣身割絕契。中保畫了押。賣主簽了字。交割過洋錢。智民叫老媽子。取出一套新做的衣服。叫新買的丫頭換了。取名叫彩兒。智民自家領他去。見太太。盧夫人。本不管這些事。略問了幾句。就算了。智民又給彩兒好些衣服首飾。叫他要妝飾的好。好的。不許蓬頭垢面。如果蓬頭垢面。是要打的。少爺跟前。雖許說話。不准眉來眼去的。如果眉來眼去。決打死不赦。彩兒一一答應。彩兒爲人十分伶俐。不像個初賣出的閨女。就是賣絕的那日。同他娘分別。並不會有痛哭不捨的樣子。只略略的說了幾句分離的話。眼睛圈好像紅了一紅。也沒下淚。他娘歡歡喜喜的。捧了洋錢回家。智民一無疑心。說是他母女曉得自家慈仁。所以兩不悲哭。彩兒不但伶俐而且刁猾。智民雖說凶悍。那裏是他的對手。來了不到十日。把個智民哄的滿身歡喜。說彩兒真個抵的上鳳姐的平兒。彩兒盡日在智民身傍。不是裝煙。就是倒茶。不是打扇。就是搥背。智民這幾年來。又生了兩個兒子。二個女兒。彩兒不光伺候智民。還照應這些孫少爺孫小姐。所以智民越發說他好。這幾日。翼雲到姊妹家去了。不會起甚麼風波。又安穩過了三日。翼雲回來了。智民叫彩兒出來見少爺。翼雲看時。只見來了一個極縹緞的丫頭。恭恭敬敬花枝招展的。磕了一個頭。嬌滴滴的叫了一聲少爺。翼雲聽了這聲少爺。甜津津的。甚是有味。如同喝了蜜一般。智民不等翼雲開口。就先說道。你看這丫頭何如。翼雲笑迷迷的回道。夫人的眼力自然是高強的。但不知道買這個醜婢。是送我呢。還是夫人自要。智民道。你不要想昏了頭。我又不少欠你。爲甚麼要買個人送你。就是我肯送你。那丫頭也不願意跟你。要你這樣人。翼雲道。那丫頭不要我不要緊。只要你要我。還要往下說時。只聽得括的一聲。翼雲已是被智民打了一個巴



掌了。智民道：你再亂說。我定打你十個巴掌。翼雲笑道：夫人的玉手，打了覺得分外榮耀。智民正想發威罵翼雲一頓，叫彩兒看看樣子，曉得主母的威嚴。外面老媽子來說：太太叫少奶奶。智民只得將話按下，不說。立起來叫彩兒同去。翼雲從此看中了這個丫頭，朝朝暮暮的守在家中，常常同彩兒說話。叫彩兒倒茶倒水，彩兒何等伶俐。那有不明白少爺的用意。當智民的面，同翼雲冷冷的大說話。智民不在面前，二人就打的火一般熱。智民起初還瞞在鼓裏，只當翼雲不敢妄想。後來不曉得怎麼一下子看出來了。就大發雷霆，立刻拏了一根藤條，沒頭沒腦的望彩兒打去。彩兒向來是智民罵一聲打一下，不敢移步的。今日却與往日大不相同。見智民拿藤條來打，他就如飛的望書房中跑。智民見彩兒敢望書房中跑，愈加火上添油，也提了藤條，望書房中趕。彩兒是小脚，智民是大脚，彩兒雖沒命的跑，怎奈後面如飛般的趕來。未及書房門口，已被智民一把揪住頭髮，那藤條就如雨點一般打下來。打的彩兒如同殺豬似的哭叫起來。翼雲正在書房中看畫，忽聽得彩兒在外面哭叫的聲音，連忙出去一看，正是智民在那裏提着藤條打彩兒。翼雲一見，比打了自家還疼。登時將平日愛惜智民，懼怕智民的心，一齊丟過一邊。上去夾頭一拳，打的智民眼花頭暈。翼雲趁空奪過藤條，又是一藤條。幸虧後面老媽子等趕到，搶下藤條。沒有打着智民。智民有生以來，沒有受過這等奇辱。真個連性命也不要了。放下彩兒，拉住了翼雲。伸手就是幾掌。翼雲也是幾拳，都被老媽子擋住。翼雲道：你們幫着少奶奶打我不成。內中有個智民的陪嫁老媽子道：我們怎敢幫着小姐打姑爺，也不能儘着姑爺打小姐。此時盧夫人已得了信息，恐怕兒子被媳婦打壞，忙着起來。看見翼雲並不會打傷，忙叫翼雲過來。跟着回到房中。這裏媳婦隨他哭鬧去，也不加慰恤幾句。這就可見婆婆虐待媳婦的心了。若是兄妹吵鬧，做娘的必不肯只問兒子，不問女兒。如今盧夫人不會像下等社會似的，打罵媳婦就算好的了。還能叫他同兒子一般的愛惜媳婦麼。這也是

中國女界黑暗之一分子了。盧夫人同翼雲走去之後，只剩下智民一人。在書房門口，彩兒已逃到上房去。智民一團火氣沒有發洩。到此時見姑塔都不理他，淡淡地走開。想起若在母家，隨便甚麼事，萬不能這樣冷落我。想到這裏，將一團火氣變爲一腔悲酸之氣，放聲大哭起來。雖有幾個老媽子相勸，那裏曉得他的心事。還是陪嫁老老媽子，曉得點忙，叫人到外面書房去叫幾個孫少爺來，不到幾分鐘，一大羣孫少爺來了。大家圍着智民，叫娘，大點的說去尋着彩兒，一拳打死他，替娘出氣。小點的就爬在智民身上，叫娘別哭。智民正在悲酸之際，來了這一羣兒女，圍着亂喊娘，頓覺悲心減了一半。止住哭，對大點的兒子道：你們不要瞎鬧，我打彩兒，你爹還替彩兒出氣。你們如果去打彩兒，你爹還不弄死你嗎？你們曉得替我出氣，真是好孩子。但我也不能讓你爹爹。我總要出這口氣的。老媽子見少奶奶不哭，大家勸的勸，扶的扶，將智民攙到第五進智民的住房，陪嫁的老老媽子，姓陳的陳媽，是智民最貼身的人。他見智民今日喫了虧，也不大高興，別的老媽子，攙了手巾來。智民擦了臉，丫頭震兒，托了一盞茶來，送給智民喝了一口。陳媽走近一步，對智民道：小姐你要忍耐點，我看姑爺今天大變樣了，不要從此變了心。那麼好，就是太太今天也跟着姑爺這樣冷落小姐。我勸小姐還是耐性點，想法將姑爺哄的回過心來纔好。智民道：胡說，難道我怕他不成。太太冷落我，又怎麼樣。我打了頭他爲甚麼幫着丫頭打我。我可是叫人家白打不成。我做了甚麼不賢的事，要叫人家打。不說自家兒子不好，倒冷落我麼。我孟智民也不怕人家冷落。我頂怕的就是說女人要靠着男人，要討男人喜歡的這句話。陳媽還想說時，只見盧夫人的張媽來，說道：太太叫陳媽過去，說完就出去了。陳媽隨即出來，到了上房，盧夫人房中，見盧夫人同翼雲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陳媽上前叫了一聲太太，盧夫人放下臉來道：陳媽，你看你們姑爺的臉，你是你們老爺太太，派來伺候你們小姐的，你們小姐性子不好，你就該勸勸你們小姐。姑爺是我的兒子，他有錯處

有我管。輸不着你們小姐打。平時吵鬧。我因為怕煩隨他們去。如今倒弄的打起丈夫來了。將來漸漸這怕不對我嗎。你們老爺太太向來好家法。怎麼你們小姐這樣沒規矩。陳媽道。太太在上。我大膽說句話。今天我們小姐並不會打姑爺。是打彩兒誤打着姑爺的。小姐年輕不懂事。要求太太教訓管管。我去叫小姐來替太太磕頭。替姑爺陪禮。太太同姑爺不要生氣。這事總是彩兒不好。盧夫人道。你也用不着叫你家小姐來磕頭陪禮。要說是彩兒不好。有錢大戶人家。那個不是三妻四妾。就是姑爺看中彩兒。也不算甚麼奇事。你們小姐要是賢惠的。就該給姑爺收了房。陳媽聽這話。甚是有氣。然不敢頂嘴。只好諾諾的應了。盧夫人又道。你回去罷。翼雲立起來跟着陳媽一同出來。陳媽只當他是去安慰智民。心中暗暗喜歡。翼雲走到智民的外間房裏。聽見智民叫老媽子去尋彩兒來。翼雲在外間接口道。誰敢去尋彩兒來。陳媽道。姑爺別這樣。讓彩兒來替小姐陪個禮。翼雲將桌子一拍罵道。混帳王八蛋。都是你們這些王八蛋。教的他成了這樣潑婦。我不許去尋。那個王八蛋敢去尋。智民在裏間聽見翼雲罵人。並罵自家是潑婦。也在裏間將桌子一拍道。我叫人去尋。那個敢不去尋。你說潑婦。誰是潑婦。那一樣潑。像你這樣沒受過教育的。枉然做個人。翼雲聽見罵他。枉然做人。趁勢撞進裏間。望着智民一拳打去道。你敢罵我嗎。智民猛不提防翼雲打他。仰後一交。跌在牀柱前。翼雲想再打時。被兩個兒子死命拉住。丫頭老媽子也趕到了。拖的拖拉的拉。房中又是亂的一團糟。陳媽勸翼雲出去。翼雲不肯出去。罵道。混帳王八蛋。房子是我的房子。你們敢趕我去麼。智民恨不得跳過去。一下將翼雲打死。無奈人多擋住了。不能向前。智民道。你仗着巡撫少爺勢頭。欺侮我嗎。不怕你有本事。將我一槍打死。纔算你好本事。我不拿彩兒打死。我不算人。翼雲道。混帳。我的丫頭。你敢打他一下。我打你十下。我平時縱容你慣了。你當我甚麼人。我今天叫你聽得我的利害。你眼睛放明白點。你孟家勢力壓不住我。我翼雲我明天馬上將彩兒做了副室。

叫他紅裙披風的穿給你。你又敢怎樣他。智民氣極反不會說了。只說道。你將彩兒做了正室。纔算本事。翼雲一面走着。一面回道。也不難。你等着罷。智民越想越氣。夜飯也沒有喫。彩兒從被打之後。不但未曾來陪禮。伺候過。連人影也不會見過。老媽子說被太太叫到上房去了。智民聽了。真是氣上加氣。一人躺在牀上。深悔不該買這個美貌丫頭。以致討這番氣惱。心想若娘家就在近邊。我必定當夜回去訴說一番。又想母親向來柔懦怕事。父親不管這些閒事。我就是訴說也無用。又想中國這種風氣。真是可殺。怎麼男人就應該討幾個小老婆。討了小老婆不算數。還不許正妻說話。正妻如果稍微說兩句話。不光是丈夫說妻子不賢。連翁姑親戚傍人也說是大婦不賢。不能容人。還有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說甚麼爭風搶男人。這種人就應該打他幾千個巴掌纔好。男女的愛情。是天生就的。一男一婦。纔能夠愛情專一。男子既不願意女的有外夫。女子自然也是不願意男的有小妻。除非女子無情。纔肯讓男人弄甚麼偏房側室。如果有情。那個不願意。一夫一婦。齊眉到老呢。還有那奴隸性的女人。討男人喜歡。博傍人稱譽。替丈夫討小老婆。買通房。好叫人家讚他賢惠。他自家心中。不知含了多少酸水。面上還裝無限歡容。這種人真是依賴人的奴隸性質。若我孟智民豈肯做這等事。我心中怎麼樣。面上就是怎麼樣。決不肯假模假樣。仰面乞憐於人。這一夜。智民直氣了二夜。次日覺得頭痛異常。竟不能起牀。陳媽慌了。連忙告知翼雲。說小姐昨日氣壞了。今天頭痛發熱。怎麼好。翼雲道。我不知道。不要來問我。陳媽只得硬着頭皮。去告知盧夫人。盧夫人淡淡的道。去到外面叫人請個醫生看看。再說。陳媽出去叫人請了醫生來看。看了脈說不要緊。是本來有點風寒。因氣惱透發泄出來。喫兩帖藥就好了。智民自從有病。婆婆丈夫沒有來看。問一回。若不是幾個兒女在牀前。真是舉目無親了。過五六日。智民漸漸的好了些。見小兒子走到跟前。來說道。彩兒昨天夜裏同爹爹在一房睡的。智民道。你怎曉得。回說道。我今天早上去見爹爹。見彩兒從

爹爹牀上走下來。爹爹還沒有起來呢。智民大怒道。賤人好大膽。拿皮鞭來。我自己去尋他。陳媽道。小姐病剛好。不要氣壞。小姐就是拿皮鞭去打他。也是不中用。昨日姑爺已將彩兒收了房了。是太太作主。我怕小姐生氣。叫他們不要響。依我說。小姐暫且忍耐點。前日不是叫犬孫少爺寫信去告知老爺太太。請老爺太太替小姐想個法子嗎。怎麼還沒有回信來呢。這事這裏的太太也有點不對。就是收彩兒做姨娘。也該應叫他來替小姐行禮。纔是。智民道。我不要那賤人行禮。他做了姨娘。我就不能打他嗎。叫人去叫他來。霞兒道。我去叫去了。半日回來道。彩兒說少爺不許他見少奶奶。智民取了皮鞭立起來。望後邊而來。走到盧夫人庭中。聽彩兒在緊裏邊說話。就聽得彩兒是住在盧夫人的裏一進了。於是又走進去。那小兒子跟在後面。指着靠西邊的一間道。彩兒就睡在這裏。陳媽拍鬧出事來。故也跟在後面。見快到了。對智民說道。我去叫彩兒出來替小姐行禮。智民那裏肯聽。幾步進了房門。彩兒在那裏替翼雲摺衣服。因為昨日新收房。今天還是穿的大紅衣褲。戴了滿頭花朶。翼雲適纔出去。所以他替翼雲摺換下來的衣服。見了智民進來。大洋洋的道。奶奶請到裏邊坐。智民照臉就是一皮鞭打來。彩兒粉臉上登時起了一條血印。接下又是一鞭打的滿頭花朶散了一地。彩兒這次並不逃走。高聲說道。我好意叫奶奶裏邊坐下。你倒打起我來。我如今不是你的了頭。你不能打我。智民道。賤人。你敢頂嘴麼。又是錢下皮鞭。彩兒奪住了皮鞭。用力將智民一推。意思想將智民推倒。好奪了皮鞭。那知智民力大。見彩兒敢奪皮鞭。夾肚就是一腳。罵道。賤人。你還了的嗎。叫你認得我的鞭子。彩兒道。我那樣賤。你罵我賤。我是太太堂堂皇皇。叫少爺收我的。那一樣賤。智民道。我說你賤。就是賤。彩兒索性撒起潑來。拉住智民滿地亂滾。將紅衣紅褲。滾的全是黑泥。小紅鞋兒。也滾脫了。裹脚散了一地。青絲髮亂蓬蓬也散下來了。頭上的珠翠。折的折碎的碎。智民本來氣力甚大。彩兒不是他的對手。如今臥病初愈。氣力不曾復元。被彩兒錢下一拖。

不是霞兒扶住。幾乎被彩兒拖在地下。然而也有些頭暈眼花起來。但氣頭上。那肯讓人半步。仍舊奔過去打彩兒。二人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聽見外面有人喊道。你們都不許鬧了。要知此人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怨母偏憐出言不遜 要郎專寵永矢弗諼

話說智民正與彩兒大鬧的時候。外面忽有人叫他們別鬧。智民正在火性頭上。那裏聽得見。陳媽道。太太來了。盧夫人走進來。彩兒連忙哭喊道。求太太救命。智民益怒道。你剛纔何等強項。如今太太來。就喊救命。我索性要你的命。盧夫人叫人將彩兒扶起。却没有叫智民坐下。智民見了這樣情形。已有幾分不快。盧夫人對智民道。你涵容點罷。他昨日的好日子。今天你就打他。叫他一輩子沒有好運氣。就是明官也不高興。智民見盧夫人這樣偏愛。心中已是氣滿胸膛。沖口說道。我管他高興不高興。翼雲管過我高與沒有。若說好日子。誰叫彩兒好日子。盧夫人也怒道。我叫他好日子。難道我說的話。你不當數嗎。智民道。太太說的話。論理自然當數。但我既然是翼雲的正妻。太太給他收妾。也該通知我一聲。我同翼雲是夫婦。就應該同受彩兒的禮。怎麼話也沒有說一聲。禮也沒有受半個。叫我就承認他做妾。那是不能的。盧夫人道。你的氣量窄。纔沒有通知你。若說受禮的話。是因爲你害病。纔沒有叫你出來受禮。原是等你病好了再補禮的。智民道。既然曉得我量窄。就不該收妾。我生病不能受禮。彩兒沒有脚。不能走到我房中行禮嗎。況且我的病。又不是一世生了去。等我好了。能够出來受禮了。再收他爲妾。難道就等不及了嗎。自古道。妾事主人主母。如事父母。我有病他就該在牀前。衣不解帶的伺候我。怎麼他的影子都沒有見一見。盧夫人道。你怎麼這樣沒規矩。智民道。怎麼沒規矩。太太自家教兒子沒規矩。如果兒子有規矩。怎麼好瞞着我收妾。又不是沒有子孫。恐怕絕了後。憑空收甚麼妾。就是收妾。也要我願意。盧夫人道。你

氣來氣去。無非是嫌彩兒沒有給你行禮。我叫彩兒來給你行禮就是了。翼雲在外面接着道。我不許彩兒給潑婦行禮。智民道。我怎麼潑。你自從要了彩兒。罵我好幾回潑婦。若是照這樣過去。還有我過的日子嗎。我不是你的老媽子。不是你的小老婆。爲甚麼要叫你罵左一個潑婦。右一個潑婦。你將我怎樣潑法。同我到我家去說個清楚。那時不妨逐我回娘家去。這裏讓了你同那賤人。翼雲道。你纔賤呢。智民一巴掌打去道。誰敢說我賤。盧夫人喊道。你怎麼打起丈夫來。智民道。我打說我賤的人。要是有夫婦情分的。就不該說我賤。翼雲那裏肯讓智民白打一下。也是奔過來打智民。夫婦扭住。各施拳掌。盧夫人雖是堂堂的家主。却喝不住兒媳的爭鬧。這也是盧夫人自家不好。若是智民打彩兒的那日。盧夫人將翼雲教誨幾句。安慰智民一番。將彩兒遣出。那有今日這樣爭吵呢。盧夫人非但不說兒子不好。反替兒子納彩兒爲妾。又不按着收妾的道理。請智民出來受小星的禮。以致今日如此吵鬧。自家弄得沒有法兒。幸虧老媽子使女用的多。將二人勸開。盧夫人仍舊將翼雲帶了去。智民氣極了。索性將彩兒所有的東西。打個淨。甚麼花瓶。哩。鏡箱。哩。茶碗。哩。衣架。哩。全打的粉碎。智民還氣不過。叫老媽子將彩兒牀上掛的帳子。鋪的被褥。都替我撕了。老媽子雖然嘴裏答應。終究不敢動手。智民見老媽子不肯動手。親自拿了剪刀來剪。可惜新做的紡綢帳子。洋綉被褥。剪的粉碎。智民方纔消了氣。頓着老媽子使女回到自己房中。坐在椅上歇息了一回。自己想想。今天雖算得了勝仗。婆婆丈夫都逃避了出去。然翼雲已是變了心了。我今天將他愛人打了不算。還毀了無數的東西。我想翼雲必不肯就此甘休。停歇一定要來翻本的。我難道讓他毀我的東西不成。我難道讓他侮辱我不成。然他是男子。我是女子。究竟打不過他。果真被他拖倒打一頓。這個眼前虧。不是白喫嗎。左思右想。尋思了半日。忽然道有了。他果真敢來侮辱我。我抵配與他拚了命。也不受他侮辱。忙到牀前小拜匣中取出一物。望桌上一放道。叫他有本事來罷。看官知道。

智民拏出來的甚麼東西。原來是一枝五響的小手槍。這槍是智民同迪民要的。因為曉光會設在徐家匯。那時梟匪橫行。迪民怕有意外的事。會稟官立案。買了三百桿五響緊口毛瑟快槍。以防不測。又因會員常常到各處去演說。沒有防身軍器。也不妥當。又稟官買了一百枝小手槍。令各會員每日演習演習。遇到外間去演說的時候。即帶着作為倉卒防身之用。那年智民回家。見迪民帶有這樣手槍。精巧可愛。就同迪民要了一枝。並子藥一百粒。不過是當個頑意兒。今天不知怎麼想起來。就拏出來作為抵制翼雲之用。恰翼雲正從外面氣狠狠的進來。瞥見智民手中拏了一枝手槍。不覺心中撲的一跳。怒氣變為俊氣。遂輕輕的坐在圓椅上。說道。你為甚麼毀了彩兒的東西。智民道。彩兒那裏來的東西。我用八百五十塊錢。買來是個光身人。沒有東西。今天毀的東西是我的東西。誰敢管我。明天彩兒如有人給他東西。我還要毀呢。翼雲道。我收了他。就是我的人。我給他東西。就是他的東西。你怎麼好毀。我不答應。你好的拏出來陪他。智民冷笑道。我陪他麼。可惜他沒有這個命。翼雲將桌子一拍道。你敢不拏出來。智民也將桌子一拍道。誰能喫我一槍。我就陪他。說着將槍一舉。翼雲當智民真個要放槍了。連忙望外就逃。智民倒好笑起來。其實智民的槍。並沒有放子藥。翼雲如此膽小。未免有點呆了。翼雲去了之後。智民吩咐霞兒。叫他去打聽彩兒那裏的情形。一一的回來報告。霞兒答應了一聲。如飛的去了。原來霞兒本是智民的寵婢。近來被彩兒奪了寵。甚氣不服。今見主母與彩兒不對了。正中下懷。巴不得一去就探着秘密事。好來討獎語。霞兒出去後。智民又叫老媽子到外面叫孫少爺來。智民有五個兒子。兩個女兒。大兒子政兒。已是十六歲。二兒子珉兒。十五歲。三兒子璋兒。十三歲。四兒子璉兒。十二歲。小兒子珪兒。十歲。女兒大的叫瑤兒。八歲。小的叫珂兒。五歲。當下來了一大羣兒子女兒。智民叫老媽子將小的哄出去頑。幾個大的留在跟前。政兒對智民道。娘這樣同爹爹吵鬧。依我看是不行的。智民道。混帳種子。你也幫着別



人說我吵鬧嗎。政兒道。不是說娘吵鬧。我想必須另外想個法子纔好。我兒道。我們去看看彩兒現在做甚麼。我們大家去將彩兒打一頓。好不好。政兒道。不好。不好。我想彩兒的威勢。一半是爹爹寵的。一半也是奶奶慣的。奶奶既然喜歡彩兒。看不起娘。我們是娘生的。奶奶既不喜歡娘。也就不喜歡我們了。我們以後大家相約。除了早晚去問一安之外。大家都不要到奶奶房中坐。也不要同奶奶談天。就是奶奶叫人來叫我們。我們也託說有別的事。或者說書沒有讀完。或者說字沒有寫好。或說先生叫我們做甚麼事。總不要到奶奶那裏去。智民聽見政兒這話。很有些意思。但不好明說。叫兒子這樣。面上却笑微微的。默默許可。政兒是個聰明孩子。見母親默許。越發替母親出主意。收拾彩兒。母子正說話間。陳媽來道。外面李福來請見小姐。還有東西並信。智民聽說走到外間。叫陳媽去傳李福進來。不多一刻。李福進來了。朝智民請了一個安道。太太叫小的接二姑奶奶回去。頭頭說着。送上一封信。智民接來一看。是陶夫人的信。李福道。還有太太給二姑奶奶的東西。送親家太太的禮物。智民一面看信。一面說道。你去將東西擎進來。送親家太太的禮物。叫陳媽領着你自家送去罷。你送去再來。我還有話問你。李福答應一聲。是出去了。不多時。擎了好些木匣子來。說是北邊人送老爺的。太太叫擎來給外生少爺。這是蜜棗。這是桃脯。這是杏脯。這是梨脯。這是沙果脯。這是蘋果脯。這是杏仁。這是酸棗糕。這是葡萄乾。還有些是大八件小八件。乾點心。智民叫人一一擎了進去。叫陳媽回了李福。擎着禮物。到盧夫人那邊去。李福見了盧夫人。並翼雲。說了幾句尋常套話。並說家太太叫人來接二姑奶奶回去一盃。不知道親家太太這裏有工夫沒有。盧夫人道。工夫是有的。不曉得你們姑奶奶肯去不肯去。他這幾日有些閉氣。李福道。是的家太太也因為姑奶奶同姑爺有些傷和氣。要接姑奶奶回去。教誨幾句的。盧夫人道。親家太太太客氣了。教訓他做甚麼。只要你們姑奶奶回去消消氣。將來回來仍舊同你們姑爺和和氣氣的。我就放心了。李

福連連的應是。盧夫人話說完。叫陳媽仍舊領了李福出去歇息。又賞了李福四塊錢的賞錢。李福謝了賞出來。仍舊到智民這邊來。智民道：你見過了親家太太。不會李福道：見過了。智民道：太太信上說叫我回去。我現在是不回去的。我已叫大外孫少爺去寫回信了。我再有話告訴你。你去對太太說。姑爺如今變了心。掣我不當人。我要在這裏同姑爺分個高下。萬不能怕了姑爺逃到娘家去。太太如果疼我。請太太叫二少爺或者三少爺不拘那個來一個。我有話同他說。李福道：老爺同二少爺三少爺都不在家。智民道：大少爺在家麼。李福道：在家。智民道：他在家也不對我的心思。他嘴笨的很。叫人家一說就說倒了。李福道：依小的說。二姑奶奶還是回去的好。在這裏恐怕多生氣。回去住住。讓姑爺去接姑奶奶。再回來不遲。智民道：你想姑爺去接我嗎。姑爺如今弄了人了。他巴不得我死在娘家。他眼睛裏纔乾淨呢。還想去接我嗎。你是我家的老人家。你回去將我的話。一一的告訴太太。說我不肯回去就是了。李福是曉得二姑奶奶的脾氣。不是好惹的。只得唯唯的答應着。退了出來。智民叫玫瑰寫了回信。打發李福回去不提。再說翼雲自昨日見智民舉手要放槍。嚇的逃了出去。走到後邊彩兒房中。見彩兒躺在牀上。房中的東西。打了個落花流水。翼雲看了。歎了一口氣。走近牀前。拉住彩兒的手。問道：你爲甚麼睡着。彩兒掩了臉。只顧哭。翼雲道：你不要哭。你有甚麼委屈。只管對我說。我替你做主。彩兒將袖子一甩道：你不怕羞。自家臉上叫人打了無數的巴掌。不會見你自家替自家做主。還能夠替我做主呢。彩兒這話是要激翼雲去打智民。那知翼雲已是敗軍之將。隨你怎麼激。只是涎着臉笑。彩兒見翼雲不動。知他氣已餒了。若再激他。怕弄的羞惱變成怒。反把事情弄僵了。就換了一副臉色。一掃礙障。面朝裏。一句話也不說了。翼雲見彩兒惱了。明知是怪自家不肯替他做主的緣故。然也沒法。想了一刻。對彩兒道：你不要生氣。我將纜已到他那裏去過。我叫他將毀壞的東西。一樣一樣的照賠你。如今我要你說一聲。他打了你。到底打

了甚麼地方。打傷了不會。你好好的對我說。我叫人去請醫生來替你看。彩兒聽了翼雲的話。馬上傷心起來。真個傷到一萬分的樣子。嗚嗚咽咽的哭了半日。纔說出一句道。我我算人嗎。翼雲走近一步。坐在牀沿上。用手將彩兒扶起。擎小手巾替他揩淚。又說道。好孩子。你要曉得我的心。我心中只有你。你這樣傷心痛哭。我看了實在疼的慌。你真愛我。你就別哭了。好好對我說。到底怎麼樣了。彩兒哭的上氣不接下氣。斷斷續續的說道。總怪我眼太直的不好。你不許我到少奶奶房中去。我遵依着你的話。沒有去。誰知少奶奶怪我不去。來打我這一頓。還用腳踹我的肚子。到如今還痛的很。要不是太太早來一步。我還有命嗎。我們做了頭的不算人。就是少奶奶將我打死。也是白打死。我敢強一強嗎。不過這個罪孽是你作的。我好好的伺候少奶奶。你爲甚麼要了我呢。要不是你娶了我。少奶奶也不至於打我。你既要我。又不替我做主。我今日不死。以後的日子怎麼過。我想也沒有我的命。還不如仍舊放我到少奶奶那邊去。做了頭好。你當如做好事。算是救了我一命。翼雲道。我怎麼捨得你。叫你再到他屋裏去。你不要怕他。我今天已經對他說過。他如果敢再來打你。我就一手槍將他打死。料想他不敢再來了。彩兒道。我的心眼兒太直。不會巴結。心裏怎麼樣。嘴裏就是怎麼樣。伺候你雖說沒有幾日。心中直是記着你。我見他打你。我不知怎樣的就疼的慌。說着那淚珠又滾滾的下來。翼雲連忙替彩兒揩了淚道。我知道你的心。我也不是怕他。是怕你喫虧。總讓這點彩兒道。我怎麼不知道你的心。我情願他多打我幾下。不要傷你一點。我自家也知道太呆了。他同你是結髮夫妻。他難道不疼你麼。要叫我這個偏房丫頭疼你嗎。不知怎麼的總是向着你。纔得罪了少奶奶。翼雲聽了彩兒這樣軟語柔情。賽過喫了蜜糖水一樣。覺得從心窩裏甜出來。渾身的舒暢。比起智民的堅剛出言不屈來。真是天淵之別。一個柔聲柔氣。令人可憐可愛。一個是硬言硬語。叫人生畏生厭。當下翼雲對彩兒道。你說他疼我嗎。纔是你不知道他了。他那裏疼

我。他只疼他的兒子女兒。我那裏在他心上。彩兒道。要是我。那怕同你做了一日的夫妻。也是一輩子記着你疼你。我這話也曉得你不相信。只我自家曉得罷。翼雲道。你又多心了。我怎麼不信你的心。兩人山盟海誓的說了一回。彩兒從此掣定了雲翼的心。凡事一舉一動。總是投其所好。把翼雲迷的天昏地黑。終日不出門。守在彩兒房中。彩兒初時還到盧夫人跟前伺候伺候。後來連盧夫人那裏也不大去了。智民這邊更不必說。彩兒只惟怕智民打他。不敢去。智民這幾日。雖不曾過去打彩兒。心中總是鬱鬱不樂。智民之不樂。並不是因為翼雲不到他房中來不樂。也不是怕盧夫人不喜歡不樂。蓋智民是個剛愎之人。凡事總要占上風。如今雖然吵鬧了幾場。終究彩兒沒有來賠個禮。磕個頭。翼雲也不會來告過罪。負過荆。叫他這口氣怎消得下呢。盧夫人那裏。智民因他是婆婆。沒法。只每日照常去一兩盞。說幾句閑話。然不過是敷衍面子。大不如從前親熱了。一日正在盧夫人那裏閑談。盧夫人問政兒呢。智民道。不知道。在那裏。盧夫人道。他們這幾日不曉得怎麼的。不到我身邊來。我一刻不看見他們。就想着他們。叫春喜去看看。叫孫少爺們來。春喜去了。回來道。大孫少爺說。今天的功課緊的很。沒有工夫來。停歇功課完了。再來。盧夫人道。幾個小的呢。春喜道。他們都在後頭草場上吵着頑。叫他們不肯來。盧夫人對智民道。政兒他們的功課太緊了。弄的小孩子連頑一頑的工夫都沒有。不要鬧壞了。最好叫人同姚先生說一聲。叫他功課寬點纔好。只見張媽進來說道。張太太來了。智民道。那個張太太。張媽道。大北街的張太太。智民立起來出去迎接。走到庭中。張太太已經進來了。張太太一見智民就笑道。你怎麼不去接我。叫我自家走進來。智民亦笑道。誰叫你進來。爲甚麼不在外頭等我接你。張太太走到內廳。見了盧夫人。問師母安健。盧夫人回說好。請張太太坐下。原來張太太是盧夫人的學生媳婦。同智民最知己。今日之來。是來看智民的。帶着到盧夫人這裏請請安。盧夫人叫張媽拿了茶點來。張太太最能言語。只要他一到。真

是滿座生風。師母長師母短的說了一會。盧夫人甚是高興。張太太道：我來了這半日。師母恐怕乏了。請師母歇息罷。我到大妹那邊去坐坐。讓師母養養神。我再來。盧夫人笑道：你們小的總是同小的好。我如今是老厭物了。張太太挽了智民一路笑着出去了。智民同張太太來到自己房中坐下。張太太道：大妹。你怎麼這麼瘦。幾日不見瘦了好些了。智民道：不要說起你那兒。知道我的心事。張太太道：我怎麼不知道。我聽見人說。纔來看你的。你這樣一個人。怎麼喫這樣一個虧。要是我決不肯就此算了。那樣人你還留他在家中嗎。智民道：我何曾要留他。無奈翼雲不肯。我那日打了彩兒。幾下。翼雲護着彩兒。像老虎似的同我吵鬧幾回。我後來索性同翼雲拚個高下。拚出手槍來。翼雲纔嚇的跑了。不然還不知怎麼欺負我呢。張太太聽了。走到智民身邊道：大妹妹。你到年底年輕不曉得事情的輕重。這事隨你怎麼吵。都不要緊。這手槍却拏不得的。這又不是捉賊捉強盜。拏甚麼手槍呢。叫人家說上幾句嫌話。可不犯着。你自己有禮反變做沒禮。你以後千萬記着我的話。不要拏了。智民道：我曉得了。你且請坐下。我們再談。張太太仍舊坐下道：大兄弟不應該這樣。放着結髮夫妻不好。要去弄個毛丫頭。也是你太善了。隨他這樣鬧去。我記得那年我也買過一個丫頭。其實並不好看。不知怎的被夢蘭看上了。我見他們情形不對。我馬上發作了一頓。將那毛丫頭打發了。後來我們老夫妻。仍是和和氣氣的。沒有甚麼芥蒂。這是我和平辦法。要是像潘太太似的那般辣手呢。智民道：那個潘太太。怎麼我沒有聽見說過。張太太道：這個潘太太。我也不認得他。我是聽見陳少奶奶說的。說起來真個好笑的很。你不怕煩。我來說給你聽聽。替你解解悶也好。智民道：很好。我叫霞兒去泡碗好茶來。你就像個說書的。說給我聽。好不好。張太太道：說起潘太太的歷史來。長着呢。聽說潘太太的老爺。是湖南人。起先家中是窮的很。潘太太是個童養媳婦。他老爺是個拾糞的。一日在路傍拾狗屎。覺得那泥土比別的泥土鬆些。用力一起。翻起一塊泥土來。見下面是

個小小酒罈。他將酒罈捧起。提到家中一看。原來裏面滿滿兒的一下子金子洋錢。他夫婦兩個喜的。不得將罈子藏在牀底下。夫婦兩個商量了好些時。不知道怎麼弄法纔好。後來還是潘太太有見識。說我看如今發財頂快。莫如做官。我們既有銀子。你不如捐個官。我們再拿些銀子去運動運動。還怕不得意嗎。將來有了一差一缺。還怕不是一本萬利嗎。也是合當潘老爺脫却糞星換官星了。正遇着甚麼山西賑捐。他就趁這個當口。捐了一個分省試用道。指省江西。前年纔來的。這個潘老爺。真是做官好。手不但有錢會運動。並且巴結上司的手段。也是數一數二的。到省沒多時。就委了一個好差使。當初潘老爺拾囊的時候。家裏苦的飯都沒有的喫。靠着潘太太幫人家洗洗衣裳。弄幾個錢度日。後來有了銀子。這做官的主意。也是潘太太想出來的。所以潘老爺非常的怕太太。潘太太有兩個小姐。一個少爺。都大了。先時潘老爺做錯了事。或者氣着太太。小姐們講個情。就完了。後來常常的要叫小姐們去講情。小姐們嫌煩。都不肯去講情。有一天潘老爺得罪了潘太太。潘老爺直挺挺的跪了一夜。到天亮。潘太太還不放潘老爺起來。潘老爺實在跪不住了。懇求太太饒恕。太太總是不答應。還是兩個老媽子。看了過意不去。一齊替潘老爺講情道。大人不懂事。得罪了太太。太太叫大人跪着是該當的。不過大人跪了這一夜了。大人的腿都跪僵了。求太太開點恩典。叫大人起來歇息罷。潘太太道。他在外面嫖婊子。倒不嫌喫力。我叫他跪夜把。就喫力了嗎。我也不叫他多跪。他在外面嫖幾夜。我也叫他跪幾夜。他如今在外面嫖了三夜。我叫他跪三夜。還多嗎。老媽子道。太太你別生氣。千不是萬不是。總是大人不是。如今大人實在是跪不的了。太太開句金口罷。太太不開句口。有了話。大人怎麼敢起來。太太賞我們個臉。叫大人起來罷。潘太太道。我本來要叫他跪三夜。如今看你們這麼苦求。我就饒了他罷。我跟他一輩子了。他窮的時候。那一樣不是靠了我。如今錢也有了。官也有了。就要嫖起婊子來了。那是不行的。潘老爺得了這個

口氣。纔敢爬起來。又替太太磕一個頭。算是謝太太的恩典。後來潘老爺又暗暗的給了那講情的老媽子三塊錢。智民道：你別隨口造謠言了。那有這樣事。張太太道：你不信嗎？你就去請陳少奶奶來問問看。是我造謠言不是。還有好聽的呢。潘太太自從罰潘老爺跪過之後。倒有好幾日安靜。潘老爺也不敢出去嫖。一日潘太太發舊病了。是個甚麼病呢。潘太太有個痔瘡老病。每次發了。就要在牀上躺兩三天。爬不起來。潘老爺只在牀前伺候。或掣水給太太洗痔瘡。或掣馬桶幫着太太出恭。這都是向來的老規矩。並不爲奇。這次潘太太發了痔瘡的老毛病。潘老爺是不用說的。照老規矩伺候的了。潘太太發到第三日上。誰知潘老爺要討太太的歡心。不知在那裏聽了個單方。來告知太太。說是百靈百驗的。一試就好。潘太太聽說有好單方。可以醫的好痔瘡。那有不肯試的理。誰知這一試。直把個潘太太弄的恨不得跳到半天上去纔好。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白鹽洗痔三朝罰跪 明珠賜妾一夕同逃

話說張太太說潘太太醫痔瘡。醫的恨不得跳到半天裏去。這是甚麼講究呢。原來潘老爺在外面得一個仙方。來孝敬太太。潘太太聽說是仙方。也很相信。就照仙方上寫的照辦起來。叫二爺們去選上好白醋五斤。貢鹽四兩。白胡椒粉四兩。選來之後。將這幾樣東西。放在沙鍋裏。用火燒的熱而不沸。掣來倒在腳盆中。潘老爺自家恭恭敬敬的幫着老媽子將腳盆擺好。請太太試藥。誰知潘太太坐上盆去。洗了一洗。那醋鹽胡椒燒熱了。真是酸的鹹的辣的。順着熱氣直攢進痔瘡去。把個潘太太直痛的亂叫亂跳。潘老爺也嚇的魂不附體。潘太太跳了半天。還是老媽子問太太到底怎麼的。這個樣子。潘太太將手亂擺道：痛死我了。老媽子道：既然如此。我再去倒盆清水來洗洗。潘太太用清水洗了。纔覺好些。你想潘太太這樣一個人。潘老爺求了這麼一個方。潘太太痛了這一陣。喫了這麼大一個虧。潘太太肯甘休嗎。當下

潘太太痛定之後。也不說甚麼。捧起腳盆來。望潘老爺兜頭一澆。直從潘老爺頭髮上澆到腳底下。潘老爺啊呀一聲。說醋水弄到眼睛裏了。誰知一張口。那醋水又到了嘴裏了。潘老爺哇的一聲。吐了好些醋水出來。嘴裏還是覺得酸的鹹的辣的。並有臭的。智民道。那醋鹽椒不過是酸鹹辣。並不臭。如今潘老爺怎麼說臭呢。張太太笑道。那不用說是潘太太痔瘡的餘芳了。那時老媽子見潘老爺。閉了眼睛。張開了嘴。曉得潘老爺眼睛裏着了酸。口裏喫了醋。連忙倒臉水打漱口。水鬧了一陣。潘太太要潘老爺跪倒。醋湯裏。潘老爺那敢不跪。直跪了三日三夜。後來還是老媽子同二爺們一同替潘老爺講情。說這是仙方上寫的。並非大人有意捉弄太太。求太太放大人起來。太太果真不消氣。請太太那怕打大人幾下子呢。大人跪了這幾天。膝蓋上的皮都跪破了。可是頑的嗎。求太太看菩薩面上。放大人起來罷。潘太太這纔放了潘老爺起來。智民道。你說的這話是真的嗎。張太太道。怎麼不真。聽說潘太太雖是鄉下人出身。面貌生的還不醜呢。只是年紀大點。智民道。你叫我學潘太太麼。張太太道。我那裏叫你學潘太太。我看你氣悶的慌。我纔說給你聽。替你解悶。還不好嗎。智民道。多謝盛情了。張太太道。你買的那個丫頭。是那裏人。面貌如何。智民道。面貌很下得去。那裏人。我却沒有問過。只知道他爹沒有了他娘。等錢用。纔賣他的。張太太道。我聽人說這丫頭伶俐的很。不像個初賣出來的閨女。好像久慣伺候人的。這話真的嗎。智民道。我初買他來時。只覺他伶俐可人意。倒沒有留心他別的。如今仔細想起來。這話像是真的。你這樣細細的問我。有甚麼用意。沒有。張太太笑道。有却有一點。只不曉得是他不是他。智民道。有甚麼緣故嗎。張太太走到智民身邊。湊着耳朵說了幾句。智民道。恐怕不是罷。張太太道。我想見見你們的如夫人。你肯不肯。智民道。不是我的如夫人。我做不得主。他是太太的紅人兒。你停歇到太太那邊對太太說罷。二人又深談半日。及至用了晚飯。張太太纔到盧夫人這邊來。盧夫人道。你好呀。坐了這半天纔來。張太太笑



道。師母那裏知道。我們在那裏說笑話呢。盧夫人道。說甚麼笑話。怎麼不說給我聽聽。張太太道。我說的。是西街上周家。這周家是個有錢之家。世為鹽商。周家的兒子是個候補小老爺。周老爺還有老親在堂。周老爺因為家中有錢。最好的是煙嬖子。他老太太。非但不管。去年又替周老爺弄了一個姨太太。聽說。是別人家的通房丫頭。爲了出了別的花頭。纔掣他打發出來的。周老太太不知怎麼的。弄了這個寶貝。來。盧夫人道。這就是周老太太錯了。好好的人家。弄甚麼。就是要弄妾。也該買個好人家的閨女。這種。歹貨。要他做甚麼。張太太道。原是這樣。但那個周老太太。那有師母這樣明白呢。果真像師母這樣明白。就不會鬧出笑話來了。周老太太買了這個通房婢。做了姨太太。十分喜歡。不管喫着。都是同老太太一樣的。早上起來。只到老太太房中請個安。太太房中是不去的。太太到老太太房中問老太太。喫甚麼點心。因爲周家的規矩。婆婆的小點心。總是兒媳婦親手做的。不許別人代庖。所以周太太來請問老太太。喫甚麼點心。老太太道。我喫雞湯煮掛麵。又對那新收的姨太太道。你喜歡喫甚麼。叫他做去。周太太見婆婆如此偏愛。如何不生氣呢。一日老太太要做一條生絲褲子。因爲喜歡姨太太。纔叫姨太太拏了去做。意思想姨太太做的好。實弄實弄能幹給太太看看。過了十餘日。姨太太的褲子居然做好了。拏來給老太太看。老太太雖不會細看。喜歡是很喜歡的。次日老太太起來。即叫拏昨日姨太太做的褲子來試試。新。老太太將腿望褲子裏一伸。覺得褲襠怎麼這樣小。再一看。又怎麼褲腰上多了兩塊東西。脫下來一看。原來姨太太做褲子的時候。將褲襠的小。又做到褲腰上去了。老太太雖有點生氣。還不在意。歇了日餘。就好了。又過了幾個月。過年了。姨太太對老太太說。自家沒有首飾珠花。及好衣服。老太太是最喜歡姨太太的。那有不肯給姨太太的。次日就拏了一個大拜匣。滿裝金珠首飾。另外一大包袱衣裳。賞給姨太太。老太太又對太太說。喜兒是今年過頭一個年。沒有衣服首飾。面子上不好看。我已給了他點你。

再給他點罷。太太沒法。只得給了姨太太兩枝珠花。幾件衣服。年三十那夜。大家熱鬧了一陣。次日是年初一了。大家大早就起來裝飾。及至拜完了年。還不見姨太太來拜年。老太太問姨太太怎麼還不來拜年。老媽子道。姨太太的房門還關着呢。老爺昨夜出去辭歲。被張老爺拉着又贏雀牌。一夜沒有回來。將纔太太打發人去請老爺回來拜年。料想不多時就該回來了。老太太正同老媽子說話。忽聽見一片噦噦的聲音。又來了一個小丫頭。對老太太說。姨太太不見了。老太太喫了一驚。立起來走到後面。見周老爺周太太都在姨太太房中。却不見姨太太。周老爺道。他到那裏去了。周太太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他到那裏去了。家中前前後後。連放柴的房子都找到了。沒有他這個人。你再看看他的東西。看有沒有就知道了。老太太還不相信。叫老媽子將箱子打開來看。那幾隻箱子都是空的。老太太給姨太太的大拜匣衣服。太太給姨太太的珠花衣服。還有老爺放在姨太太房中的衣服。一齊都不見了。老太太同周老爺纔大怒起來。叫人四面去訪尋。那有蹤影。到了晚上。當家管家來回說。跑上房的宋貴從昨夜裏一直到今天這時候。沒有見過他。周老爺聽了。半日不響。周太太道。宋貴的衣服東西。有沒有管家道。好的都不見了。幾件破爛的在他房中堆着。盧夫人道。周老太太怎麼樣呢。張太太道。沒有怎麼樣。不過白愛了他。鬧了一場笑話。破點財就是了。如今的老太太們。不曉得怎麼樣。都是喜歡替兒子弄人。照我說。要是沒有孫子。替兒子弄個把小。也還在情理之中。若是有了孫子。就不犯着做這個惡人。兒子買妾不買妾。隨兒子媳婦的便。婆婆可以不必管這些閑事。樂得做好人。要是替兒子買了妾。好的還好。若是不好的。雖說不像周老爺的姨太太似的。跟了跑上房的逃走。那家庭內的風波。是不得免的。盧夫人道。你這話說的真不錯。張太太道。我聽說大兄弟近來買了個妾。真的嗎。盧夫人道。真的。不是明官買的是他媳婦買的。明官看着對意。同他媳婦要的他。媳婦沒有對你說嗎。張太太道。沒有提起。我想看看

新姨奶奶不曉得師母肯不肯。盧夫人道：「怎麼會不肯？我叫張媽去叫他來。」張太太道：「不要驚動他來。我還要看看新房呢。」只要張媽去通知一聲，叫春喜領我去就是了。我又不是客人，常常來的人，師母還同我客氣嗎？盧夫人道：「你既如此說，我就不叫他來了。」於是張太太跟着春喜來到後邊。彩兒已經聽見張媽說過，早在房門口迎接了進去。對張太太行了一個禮。張太太連忙扶起也，回了半禮。彩兒讓太太坐下，自己敬了茶點，又裝過煙袋來。張太太推辭了半日，纔沒有裝煙。張太太讓彩兒坐。彩兒方在傍邊凳上坐了。張太太暗暗的想道：「這人的應酬的工夫，果然好。難怪師母喜歡他。翼雲自然要着迷。我若不是同智民至交要好，一定也被他惑住。」說他好說智民不好，再看彩兒的人材，也甚出衆，只是一雙水汪汪的杏眼，已藏了無限的拘魂藥水。那眼睛百媚之中，帶了一種狠毒奸猾的精神。張太太細看了一番，彩兒並不因爲人家端詳自己，害羞紅臉，仍舊從從容容的坐着。如沒有事一般。張太太道：「姨奶奶青春幾歲了？」彩兒道：「今年十七歲。」張太太道：「你家中還有甚麼人？」彩兒道：「家中有阿媽，還有一個小兄弟。張太太道：「你家在甚麼地方？」彩兒道：「我是安徽桐城縣人。我爹在這裏鄉下教個蒙館，一年十幾吊錢。家中苦的很。我爹一死，我娘沒法，纔將我賣出來的。」張太太道：「你沒有到過別的地方嗎？」彩兒道：「沒有。」張太太道：「怎麼你說話帶點蘇音？」彩兒略略的遲疑了幾分鐘工夫道：「我娘是蘇州胥門人，所以我說話帶點蘇音。」張太太道：「現在你娘同你兄弟呢？」彩兒道：「我娘回家去了。」張太太道：「你想你娘同小兄弟不想？」彩兒道：「我娘狠心賣我，我還想他做甚麼？」張太太道：「這裏少奶奶待你好嗎？」彩兒道：「極好的。我本是少奶奶的丫頭，少奶奶喜歡我，纔叫少爺收我的。」張太太道：「怎麼我聽得人家說少奶奶同你不合式，打了你好幾回，難道是瞎說麼？」彩兒道：「也不是瞎說，打我是真的。我做錯了事，少奶奶打我幾下，是真的。」張太太道：「論理你如今是個偏房了，少奶奶不犯着打你。」彩兒道：「張太太抬舉我了，自古道：婢妾可見的妾就同丫頭一樣了。」

少奶奶打我是很應該的。張太太見影兒應對如流。句句都是眼小的話。要不是知道底細的。今天一定說他賢惠。說智民悍潑了。正想念間。見外面又進來一人。舉目看時。不是別人。正是翼雲。翼雲見張太太在房中。忙上前作了一揖。笑嘻嘻的道。大嫂今天光臨。兄弟有失迎接了。張太太道。不用你迎接。我自己會跑來的。我是來拜識如夫人。我還沒有拜賀呢。說着也福了一福。翼雲道。小妾醜陋的很。但是人還老實。張太太笑道。這樣天仙似的。你還說醜陋。天下也沒有美人了。你幾世修來的福氣。娶了大妹那般賢德的人。又收了個這樣伶俐美貌的如夫人。我看了真是羨慕。大妹真是賢德。肯娶這樣美貌丫頭送你做小星。要是我。那怕你大哥對我磕頭。我也不肯。自來男子弄了美妾。就要忘了正妻。你如今還記得着大妹記不着。翼雲紅了臉。半晌道。怎麼記不着。我雖收個妾。夫妻情分總是一樣的。那能收了妾。就變心。這事別人說不定。我是斷不至於如此的。張太太道。你成日的在家中不出去。做甚麼事。翼雲道。誰說我不出去。張太太道。我聽見你大哥說。有好幾日沒有見過你了。翼雲道。近日天氣冷了。外面風大的狠。所以有點怕出去。張太太道。我有件事。託你替我辦一辦。不知道你肯不肯。翼雲道。辦得到的事。大嫂儘管吩咐。兄弟沒有不辦的。張太太道。我託你的事。想你總辦得到。我三舍弟鳳鳴。去歲娶了親。是你知道的他娶的新娘子。論起相貌來。實在不揚。鳳鳴同他很說不來。昨日我們家母有信來。說他同你頂說的來。叫我託你寫封信去勸勸他。你肯不肯。翼雲道。至交有甚麼不肯。鳳鳴怎麼同他夫人說不來。妻妾要德。怎麼好嫌貌不好呢。張太太道。我想他們夫婦不和不專。是爲着新人貌不美的緣故。若是貌不美。就說不來。人家娶醜新娘子的多的很。沒見人家說不來。不說別人家。就以我的表弟而論。我表弟是一個翩翩美少年。定了一個姑娘。後來人家都說醜得很。我舅母怕我表弟聽了不高興。對着表弟總說是美的。我表弟他在外面。自然聽見人家說過新娘子醜的心中很不放心。一日他打聽着新娘子要到親戚家。

去賀喜。我表弟得了這個信。次日一大早就到那個親戚左近候着。看新娘子究竟醜不醜。一等到喫午飯的時候。還沒來。他本是一大早沒有喫點心就來的。如今肚子裏餓的呼呼的響。他等不及了。想回家喫飯去。只見遠遠來了兩頂轎子。我表弟暗想莫非來了嗎。且立立看。果然那轎一直望這親戚家來。我表弟連忙走到那親戚門口等他下轎。那轎一直擡到大廳。我表弟也一直跟到大廳。只見第一頂轎中出來了一個四十幾歲的女人。也不美也不醜的這麼一個。第二頂轎中出來了一個二十幾歲的女子。生的五短身材。一身肥肉。要是擊秤來秤。至少也有二百斤。一張扁臉。一雙大圓眼。臉上的麻子。好比反面的石榴皮。一張闊嘴。還帶着獠牙。露着一口黃牙。幾根頭髮梳了一個時式。豎拖在背脊心中。髮少頭大。顯出好些白肉。兩隻半大脚。還要墊了幾寸高底。走起路來一扭一理的着實難看。我表弟不看猶可。看了之時。氣的頭也不回。一口氣跑回家。望牀上一躺。本來是餓了。這時肚子氣的滿滿的。一點也不餓了。老媽子來請喫飯。他也不喫。我舅母嘗他不好過。親自來看他。問他是的害病不是。他說要是害病又好了。我盼着死了乾淨。將來那樣人。叫我怎麼過日子。我舅母還不明白。再三的問他。我表弟纔說了新娘子如何醜的話。我舅母聽了。雖也不高興。然而是不能翻悔的事。只好安慰了我表弟一番。就罷了。第二年。替我表弟完姻。我表弟那裏肯。直鬧了個把月。我舅母已是沒有了我舅母一人。壓不住我表弟。弄的沒了法。後來請了我們先君回家。還有許多親戚同族長。大家勸我表弟。我舅母又說將來要是過門之後。倘若表弟仍舊嫌新人醜。許我表弟另外買個美妾。我舅母說兒子不比女兒。女兒嫌女婿醜。沒有法的。兒子嫌媳婦醜。是可另外買個人的。我表弟聽說許他將來買個美妾。纔肯擇吉完娶。新娘子進門的那日。我表弟一早就哭了一回。後來叫他拜天地。拜堂交拜。他也不好好的拜。叫他坐花筵。也不好好的坐。到了晚上。送房。他只是不肯進房。我舅母叫人硬拉進房去。將房門從外面扣上。這一夜聽

見偷聽新房的說。新郎一夜沒睡。次日我舅母聽見這話。急得了不得。誰知過了三四日之後。我表弟不知怎麼的同新娘子說話了。每夜不等我舅母安寢。就進了新房了。新娘子偶然在外面耽擱時候久點。新郎就要叫老媽子來叫。滿月後。新人回母家去了幾日。新郎日日催人去接新人回來。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不詫異他。起先那樣嫌醜。如今這樣要好。凡新娘子說的話。沒一句不遵依的。我舅母只我表弟一個兒子。本來寶貝的狠。我表弟事我舅母。雖不算孝順。也頗親熱。自從娶了親後。母親房中從來不去。母親說的話也不聽。書也不讀。親戚朋友家也不去。成日的只是守着新娘子。如同西子王嬙的一般。終日看不厭。我舅母逼他去讀書。進了書房。不多時。新娘子就打發丫頭來說點心好了。請少爺喫點心。我表弟就對先生說。去就去。這一去。一直到夜不來了。明天。我舅母逼表弟進書房。坐了沒多一回。老媽子來道。姑爺茶泡好了。請姑爺進去喫茶。這一去。又是一日不讀書。我舅母因為我表弟年紀只十七八歲。正是用功時候。所以請了先生在家講解。誰知他迷戀新婚。不肯用功。後來我舅母知道表弟之不肯讀書。多半是媳婦之過。遂叫了媳婦來。對他說。叫他勸勸丈夫。又道。夫婦是百年長久的。讀書用功。是要趕青年時節的。不可耽誤光陰的。新娘子回去帶哭帶訴的。說我舅母罵他。說他狐媚。迷着男人。不肯叫男人讀書。要不許新郎住在新娘子房中。了一篇假話。說的新郎深信不疑。走到我舅母房中。挺撞一番。氣的我舅母哭了一場。翼雲道。後來怎麼樣了。張太太道。後來我舅母很不喜歡這個兒媳婦。說兒媳婦沒有婦德。婆媳很不對。那新娘子實在凶悍的狠。婆婆說話從來不作與順從一句的。就是丈夫也是常常嚷罵。如今我那表弟怕他不算數。還替他負了個不孝之名。不然我也不說這些話。我因為恨那表弟媳婦不孝不賢。我纔說這些話呢。翼雲道。原來如此。令弟又爲甚麼同令弟夫人不對呢。張太太道。我也不知道甚麼緣故。翼雲笑道。我說句話。不曉得大嫂要生氣。不生氣。我想令弟外面恐怕有外遇罷。張太太

道。那也難說。你們好朋友。料想總知道的。翼雲道。我對大嫂說不要緊。大嫂千萬別對令弟夫人說就是了。張太太道。你說來。讓我聽聽你說的真不真。再說。翼雲笑道。大嫂又要疑心我說假話了。其實今天我說的是千真萬真的。令弟那年在東洋。拚了一個女留學生。張太太道。你又說假話了。那有個女留學生拚人的。翼雲道。你自然不懂得這些事的訣竅了。女學生難道都是聖賢嗎。好的固然不少。不肖的也不乏其人。你不見去年報上說的。冒名女學生嗎。一人拚了七八個男人。張太太道。那原是冒名的。翼雲道。事破後。自然說是冒名了。沒有破之先。那個不當他是個女學生。他自己何嘗不以女學生自居。我說令弟所拚的女學生。人材很好。他們並不說是拚。這拚字是我說的。他們說是女朋友。但我曉得令弟同女朋友談心。都是竟夕不歸的。後來說是兩面心許。愛情深固。結為自由婚姻。令弟同我借了二千金。租了一所房子。用了一個東洋女僕。結婚的那日。我還到場賀喜。過了兩個月。一日我晚上回來。見你令弟先在我房中。我見了他。問他幾時來的。他只是搖頭。我問的急了。他纔說我弄出事來了。我問他弄出甚麼事來了。他含糊糊糊的說。他要與我拚命。我問他誰同你拚命。令弟說內人要同我拚命。我說好端端的。怎麼要同你拚命。令弟說。我偶爾同那女僕說了句話。他就硬說我私通女僕。大鬧起來。我隨便怎麼樣的分辯。他只不相信。一味的蠻鬧。那女僕是東洋人。怎肯受我們華人的欺侮。也是吵着要去控訴法堂。這事叫我怎麼弄法。我猜着這事。有七八分。令弟私通女僕是真的。我就對令弟道。你姑且先回家去。替尊夫人陪個禮。那女僕處。我喫了飯。就來替你調停。無非給他幾個錢。就可了事了。令弟剛出門。沒有五分鐘。那女學生來了。氣凶凶的進來。對我道。我們兩人的婚姻。是你做的。證人。今天我一定要離婚。所以來尋你這個證人。對你評一評這個理。看我說將纔鳳鳴已對我說過了。夫婦口角是常有的事。何必介意。那女學生正色道。我們自由婚姻。原是為愛情的。他如今既同他人有愛情。我是一定要離婚的。我道。

他同甚麼人有愛情。想是謠言罷。那女學生大怒道：你怎麼助紂爲虐。我今天親眼看見的事。怎麼說是謠言。你們這些男子。都是些不要臉的人。你當我是中國舊時的女子嗎。由着你們男子。東就東西就西。要怎麼樣就怎麼樣。高興時調調笑笑。不高興時打打罵罵。甚至於四五個妾的買來。將大妻撇到一邊。賽過打入冷宮一般。大妻見了男人。嚇得不要說是不敢說話。真是連屁也不敢放一個。你當我也像那等女子嗎。要曉得我們堂堂的女學生。不是受人欺侮的。況夫婦是敵體。怎好娶了妻。又相識別人呢。你們男學生。動不動說名譽。原來你們的名譽。是句空話。我將這事。告知你們留學生會中。我看你們的名譽怎麼樣。我們女學生。雖沒有你們男學生多。團體是很堅固的。若是照這樣被你們男學生欺侮。將來我們女界。還想發達嗎。我那能離婚就算了嗎。我一定要邀集了女界中人。詰問你們男學界。那時我聽了那女學生這番話。覺得很利害。不是頑的。連忙對他行了幾個鞠躬的禮。又說了好些好話。後來又送他回家。叫令弟對他陪了罪。他方纔恨恨而罷。沒有張揚出去。後令來弟同那女學生。終究爲了這事。起了嫌隙。到底離了婚。那女學生聞說現在到美國去了。令弟這事。很瞞人的。怎麼肯叫大嫂知道呢。如今令弟同令弟夫人說不來。想是令弟夫人。沒有那女學生美貌。正說着。只見伺候張太太的王媽來說道：外面轎子來了半日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狂夫說自由個人自由

賢女論平等一律平等

話說翼雲與張太太正說話間。王媽來說道：轎子已預備好了。請太太示下。張太太道：夜深了。我該回去了。翼雲同彩兒送張太太出來。彩兒一直送到盧夫人房中。張太太又到智民那邊轉了一轉。纔坐轎回家。暫且按下不提。再說智民聽了張太太的話。暫時耐起性來。靜等張太太回音。一等等了十餘日。一無動靜。智民性急。等得不耐煩了。打發個老媽子去請張太太來。老媽子回來說：張太太說：後日一定來。智



民無法。只得等着。到了後日午後。老媽子來報道。張太太來了。智民連忙接了出去。見了張太太。智民道。你好人兒。怎麼一去就不來了。張太太道。你近來身子好麼。智民道。多謝你記着我。你身子也好麼。張太太笑道。我身子自然好的。智民讓張太太坐下。敬了茶。問張太太那事打聽的怎麼樣了。張太太道。你怎麼這樣性急。我總會同你說的。這時我們且談閒天。慌他做甚麼。智民道。你不知道我的性子嗎。我最恨的是有話放在肚裏。人家急於要聽。他偏慢慢的不肯說。你是曉得我的脾氣的。怎麼也這樣的嘔我。張太太道。你好外行。這事怎好一見面。當着丫頭老媽子就說。叫人家傳出去。反倒要疑心我與你串通。了。徹。把真的倒弄成假的了。又走近了些。對智民說。一回話。智民道。這事我大可發作了。張太太道。不行。你終究年輕。人性直。忍不住事。以我看來。這事不必你出頭說話。我自然會叫個人出來替你辦事。你樂得清閑自在。我勸你凡事聽我擺佈。你不必費心。智民笑道。我就聽你的話。若是將來弄糟了。我可不敢應你。張太太道。我要到師母那邊去了。智民道。你到那邊怎麼說。張太太道。我自有的說法。張太太說完。自到盧夫人那邊去。盧夫人正是一個人靜悄悄的坐着。忽見張太太走了進來。甚是歡喜。張太太道。師母近日安健。盧夫人道。安是安的。就是寂寞的很。盼個人說說話。張太太道。師母這許多孫子。還有姨奶奶。都是師母歡喜的人。還嫌寂寞嗎。盧夫人歎口氣道。一言難盡。你那裏知道。說起來總是我自家多事不好。張太太道。怎麼多事。盧夫人道。我因為只一個兒子。指望多些孫子。雖說是有五個孫子。不爲少了。然照我盼孫的心。就是五十個孫子。也不爲多。所以看見彩兒人材出衆。性情溫厚。我就叫明官收了他。指望再添幾個孫子。誰知那丫頭不識好歹。見我擡舉了他。現在真是一點規矩也沒有。先時沒有收他的時候。我這五個孫子。沒一個不是日日在我房中頑笑。我朝夕看着他們頑。我心中何等舒服。就是兒子媳婦。也是常在我左右伺候我。我雖說是未亡人。心中却是無憂無慮的。如今收了彩兒。孫子們

不知怎麼的，都不肯到我跟前來了。媳婦呢，雖說照常來伺候我，看他總是無精打彩的。明官從前倒還孝順，自從收了彩兒，想是被那丫頭迷住，除了朝夕的定省，終日只在小老婆房中，一點做兒子規矩都沒有。我想說他幾句呢，又怕他臉上下不來，不說呢，我心中又覺氣悶的狠。張太太道：「師母何必生氣，這事總是彩兒不好。我今天來，也有點事，想告知師母。本來想告知大妹的，後來想着不好。大妹年輕性急，聽了一定要氣鬧起來，將來傳揚出去，不好聽。師母是能涵養的，自然是告知師母了。所以我在大妹那邊坐了一回，就到師母這裏來了。」盧夫人道：「甚麼事？」張太太從懷裏拿出一張東西來，遞給盧夫人。盧夫人接來一看，原來是一張小照，小照中是甚麼人呢？那面貌就同彩兒一般。那照上又寫着名妓蘇小紅之肖像。盧夫人看了，老大喫了一驚道：「這是怎麼說？」這個小照從那裏拿來的？張太太道：「師母等我說來。這張照片，我拿到我家有兩年了，還是前年回娘家去，我們三兄弟從上海買來的，我看了好頑，就要來了。據我三兄弟說，這個蘇小紅，本是被人拐逃出來的，實在妓院中做了幾個月，的生意，被一個安徽人買去。這人就是我娘家當舖中管事的，所以我兄弟曉得仔細聽說那個管事的大妻，有點瘋癩，家中的事都是由他做主，適意的很。蘇小紅待他大婦，真是非常利害。大婦本有兩兒一女，人雖說瘋癩，然並不是打人罵人，不過心裏不大明白，遇事有點糊塗罷了。這蘇小紅進門之後，成日的挑唆丈夫，打罵大婦，三個兒女，養過了頭小，跟班一樣。一日到夜的伺候他，稍微一點不對，不是巴掌，就是用雞毛帚打。大婦那裏本來是有老媽子的，自他進門，就不許大婦用老媽子。對丈夫就說大婦不能理家，恐怕用老媽子，反倒要失落東西，不如不用的好。又對丈夫說，家中的細軟東西，放在大婦那裏，恐怕不妥當，不如搬到他房中來好。有他照管，就不會被偷竊了。對着丈夫，待三個孩子，非常的好。一回拉過來抱抱，一回問孩子要甚麼，一回問孩子冷不冷，一回撫摩撫摩孩子頭面，說他娘瘋癩，不曉得管孩子，真是可憐。那管事

的。見小紅這樣知疼着熱的待孩子。又會料理家務。怎麼不喜歡。真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誰知過了四五個月。一日管事的從當中回家。進房不見了小紅。初時尚以為他在外面料理家務。倒也不甚在意。後來直等到上燈時候。還不見小紅這人。問老媽子道。奶奶呢。因為管事的拿小紅當兩頭大。所以叫奶奶。老媽子回說不知道。忽然看見牀腳邊地下。落着一塊小手巾。就順手拾起來看。是塊白地藍花很污穢的。這麼一塊手巾。心中不覺詫異。既不是自己的手巾。又不是小紅的手巾。這手巾是誰的呢。放在鼻子上臭了一臭。一股腦油味兒。的確是男子的手巾。非女子的手巾。馬上疑心起來。管事的心中尚不疑心。小紅同人逃走。以為別有情人。就前前後後的尋了個不耐煩。那有小紅的蹤影。管事的情知不妙。叫了那老媽子來。問小紅甚麼時候出去的。你在家中一定知道。好好說來。老媽子尚思狡賴。被管事的喝了幾句。纔說奶奶進門沒多時。就有個二十幾歲。油頭滑腦的一個男人來。奶奶說是他親哥哥。叫我別對大爺說。如果說出來。就要馬上撻我。我想人家兄妹往來。于我甚事。所以一直沒有說過。後來那男人常常來。每次來了。奶奶就叫我去買東西。來給他哥哥喫。有時我買了東西來。他哥哥已經去了。今天那男人早上來過一次。晚半天奶奶叫我去買香粉。香粉店是很遠的。我前腳進門。大爺後腳就來家了。奶奶的來去。我真個不曉得。管事的聽了這話。知道是逃了。馬上攆了人。四處尋訪。又將箱子開開看。好東西都沒有。尋了幾日。毫無蹤影。他又託我三兄弟替他設法。我三兄弟勸他到縣中遞張呈子。並先單。請縣中訪拿。如今兩年了。我那日在家中。聽見師母的張媽對我說起彩兒的相貌來。我就有點疑心。前日見了彩兒的相貌。同這照片一樣。不過年紀說小了幾年。那種伶俐應酬的樣子。絕不像安分守己的良家閨女。他說話又帶點蘇音。說起他娘同兄弟來。毫無一點恚戀的心。我又因此知道他決非人家的閨女。我回去就寫信問我三兄弟。小紅是甚麼地方人。我三兄弟回信說。甚麼地方人。却不知道。只曉

得小紅在蘇州住過的。我想小紅一定是放白鴿的。他從前賣在蘇州妓院。沒有幾月就逃了。後來到上海妓院。沒等逃就被管事的買了去。如今彩兒。要真就是蘇小紅。恐怕在這裏也不會長的。正說開。春喜來報道。少奶奶的妹子。孟四小姐來了。盧夫人同張太太。雖聞迪民之名。却沒有見過面。聽說來了。都連忙立起。往外迎接。見智民領着迪民。一路進來。張太太細看迪民。見他身材中等。不高亦不低。條腰長頸。臉上潔白如玉。峨眉如畫。錦髮如雲。當下盧夫人接見迪民。讓到廳上坐下。張太太也見了禮。迪民道。太親母安健。盧夫人道。託福總算粗安。不知道四小姐光臨。有失迎候了。迪民道。不敢當。姪女因為家姊有點不滿意。所以來看看家姊。改兒等聽說迪民來了。都趕到盧夫人這邊來。盧夫人這裏。立刻熱鬧起來了。改兒等一一見了迪民。盧夫人道。令姊前幾日有點不大舒服。近日已經全愈了。令尊大人同令堂大人都安好麼。迪民道。多謝太親母掛念。家君家母很安健。翼雲在彩兒房中聽人說迪民來了。心中喫了一驚。知道迪民之來。一定是為他姊姊而來。不知道他要說甚麼話。心中如此想。那脚却不知不覺的。已立了起來。就一直到了盧夫人那邊。見了迪民。作了一揖。說了幾句客套話。盧夫人款待了迪民。智民仍同迪民回到自己這邊來。智民道。四妹你來。我是想不到的。會中沒有事嗎。迪民道。會中的事。我託了屈蓉生。暫時離開。是不緊的。我聽家中人說。姊姊同姊丈大鬧幾回。姊姊很喫姊丈些虧。我實在不放心。所以來看看姊姊。智民道。同翼雲鬧是真的。遂將翼雲如何鬧。翼雲如何變心。如何溺愛彩兒。彩兒如何沒有做偏房的規矩。盧夫人又怎麼護着翼雲。偏愛彩兒。自己生病。如何沒有人過問。說到傷心處。不覺淚落如雨。迪民道。一姊不必悲傷。我這次來。想替你們夫婦二位解怨的。姊丈向來是講新學重平等的。若照二姊這樣說法。那裏是講平等。實是講專制了。智民道。他那裏曉得甚麼平等。他的出東洋出西洋。無非都是瞎鬧罷。迪民道。彩兒如今怎麼樣。智民道。還有怎麼樣。無非恃寵驕人。迪民道。世間男子所

好者一色字。二姊偏要買個美貌婢女。這些氣惱。二姊也是自己找來的。如今姊丈既已收了他。那可二三其德。又從新不要他呢。依我說。二姊看開點。要叫彩兒謹守妾禮。姊丈也要待二姊禮貌有加。我勸二姊大度點罷。智民半日不響。後來又將張太太說的話。告知了迪民。又說此事再一。二日就要發作了。迪民道。這事要是真的。姊丈收了這人。倒有點不便。然既已收了。又不要也不好。這事倒有點難辦了。智民道。你向來做好人做慣了。又想來做好人了嗎。這事不是你會中的事。你不要管。不多時春喜來請迪民上席。原來盧夫人因為迪民沒有來過。特備了一桌全席。請張太太作了陪客。迪民謙遜了一番。然後大家入席。說了一回話。席散已是更深。智民仍同迪民回到房中。姊妹又談了一回。次日早上。盧夫人又打發春喜來請迪民去用早點。智民同迪民一同上去。正值翼雲也在廳上。翼雲招呼了迪民幾句。却不同智民說話。迪民道。前日聞說姊丈同家姊失和。妹子以為是謠言。今日看起來。倒像是真的了。翼雲道。四妹既說起這話。我也不諱。失和之事是真。但令姊的性子。四妹是知道的。今回的失和。也不能全怪我不好。四妹總可原諒的。迪民道。姊丈既不諱言。足見姊丈為人爽直。不愧丈夫行爲。但妹子也想說一句話。家姊既于歸府上。終身所靠仰者。惟姊丈。夫婦反目。固常有之事。若久久不和。則家姊何罪。形同無告。姊丈非但無以對家姊。且無以對兒女。翼雲道。四妹是當今的女豪傑。亦是女善士。所言那得會錯。但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別人是不能干預的。我收妾是我的自由。令姊那能干預我。就是侵我的自由了。我爲保護自由起見。不能不起而同令姊抗敵。今我同令姊失和。也算是夫婦常有的事。別人那好干預。也算我的自由。別人也不能干預。迪民道。姊丈之言。是怪我干預了。其實我並不肯干預。不過是解勸解勸。使姊丈家姊仍舊言歸於好。今姊丈既這樣重自由。是個新學家了。若照泰西的規矩。姊丈對我就不能如此不檢。泰西男子敬處女。賽過天神一般。那能這等出言無忌。翼雲連忙道。我並不是有意刺諷。四

妹。泰西的規矩。我是知道的。我因爲保我的自由權。不得不如此耳。迪民道。姊丈既這樣重視自由。爲甚麼不保之於前。而保之於後呢。未免有點晚了。翼雲道。我怎麼不保之於前。而保之於後。迪民道。姊丈既重自由。就不該收妾。若不收妾。家姊何從侵犯姊丈的自由。譬如家姊無子。姊丈依中國舊俗。爲子嗣起見。收個妾。家姊又何從侵犯姊丈的自由。姊丈有子有女。倘必欲納妾。同家姊明商。使妾以妾禮謁見家姊。嫡庶分明。室家以正。家姊是受過教育之人。必不肯侵犯姊丈的自由。以上數端。姊丈均棄而不取。一味恃強凌弱。以爲家姊是一介弱女子。不足懼。納妾既不告知家姊。復不許家姊正受妾禮。家姊雖弱。其何以堪。勢不能不與姊丈辯論。照此而論。不算家姊侵犯姊丈的自由。實是姊丈自棄其自由。翼雲道。四妹之言。雖如此說。但丈夫不比女子。丈夫別說是納妾。妻子不能管。就是有了外遇。妻子也只好乾生氣。迪民道。姊丈不是自命維新嗎。怎說起舊話來了。新學則是男女平等。女子固不能不貞。男子也不許不潔。一男一婦。不作與再納甚麼。妾夫若不良。外有所遇。妻可控告法廷的。若說舊學。則男正乎外。女正乎內。乾坤陰陽。夫婦敵體。莫有參差。卽有妾。也不過是小星之數。抱衾與禰而已。那有傲睨嫡妻。悍然不顧的禮。姊丈的自由。我看來是一人的自由。若照姊丈的自由說起來。一個人。不論做甚麼事。都可以弑父弑君。沒有行不得的。只要心中想做。就算自由。譬如家姊有子五人。今家姊與姊丈既失和。就可率領兒兒等。將姊丈拉住。痛打一頓。家姊也可云。打丈夫是我的自由。我心中不喜他。卽可打他。別人何能干預。試問姊丈可行不可行。攻兒等亦可云。吾愛吾母。幫母打父。也是我等的自由。別人何能干預。試問姊丈可行不可行。甚而至於我也可打罵姊丈。我則云。我愛我姊。姊丈欺侮我姊。我卽可打罵其人。此我之自由。別人不能干預。試問姊丈可行不可行。故今之言新學的。動不勸說自由。不曾有一個說自治。真是南轅而北轍了。妹子這篇話。並不是有意說姊丈。但自由二字。以妹子看起來。似乎不是這樣說法。姊丈向

來爲人爽直多情。家姊與姊丈。是多年夫妻。情義深重。似乎不應該因一妾之細故。就棄置不復道。古人云。生男而願爲之有室。生女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如今姊丈這一舉。在府上則失太親母授室之心。在寒舍則失家嚴慈遺歸之心。太親母只姊丈一子。長而授室。其心固願姊丈夫婦偕隨。左右以娛。則太親母之心樂而無憂。今姊丈恃強凌弱。以致夫婦勃谿。朝夕爭喧。豈太親母授室之本意乎。若論家嚴慈之於家姊。男女雖異。愛之之心。則一長而遣之歸。亦深盼其夫順婦從。伉儷諧和。則家嚴慈放心。今姊丈重庶侮嫡。以致家姊臥病。而姊丈不一顧。亦非家嚴慈託家姊於姊丈之素心矣。非但此也。即兒女。姊丈亦對不住。吾人云。母以子貴。子以母貴。姊丈之子。皆嫡子。在理應貴。而姊丈則輕侮其母。試問其子能不怨耶。所以妹子說。卽兒女姊丈亦對不住。翼雲爲人本甚爽直多情。因戀彩兒。至失其本性。如今被迪民侃侃的一番議論。說的迷障頓開。恍然大悟。深悔自己所爲。有傷夫婦之感情。盧夫人則因昨日張太太之言。心中正沒主意。又慮彩兒卽遣出。而他們夫婦已結下深怨。自己勸又不能。不勸又不好。且此事自家也有點偏見。深怕智民性子不好。不受勸。又怎麼好呢。今見迪民來替他門解勸。說出來的話。雖近利害。却句句有理可敬。也覺很高興。當下便說道。四小姐說的。真是有情有理。明官不可不聽。翼雲本已悔悟。只愁沒下臺。今聽盧夫人如此說。就借着這母命。向迪民道。四妹說的話。真是金石之言。迪民道。至親何必客氣。剛纔說的話。自知過於激直。盧夫人道。四小姐的話。真是說的好。怎麼說激直。明官你去瞧瞧你媳婦。叫他同張太太來用早點。翼雲出去了。問春喜道。少奶奶呢。春喜道。少奶奶同張太太到前邊去了。翼雲道。張太太這麼早就來了麼。春喜道。張太太昨日不會回去。住在太太這邊。翼雲一直到了智民的外房。聽見張太太在裏面說話。覺得進去有些難爲情。遲疑了一回。霞兒出來。見翼雲在外間。說道。少爺爲甚麼不到裏間坐。翼雲不答。張太太聽說。走出來道。大兄弟爲甚麼不進來。翼雲報報的

道。我在外間尋樣東西。本來要進來的。智民本來見翼雲是就要動氣。因為張太太在房中不便。故亦忍住不響。翼雲走進房中。張太太道。我來做個和事老人。你們兩人還不說話嗎。翼雲瞧了智民幾眼。噙噙的張着嘴想說話。智民氣狠狠的板着臉。張太太道。怎麼你們還不說話。大兄弟得罪了大妹妹。應該對大妹妹作個揖。叫大妹妹看我臉上。饒了你罷。翼雲道。家母叫我來請大嫂去用點心。又對智民道。令妹等你用早點。你還不去。智民道。我有脚。我自己會去。用不着別人來叫。張太太已經出去了。智民也跟着出去。翼雲無法施展溫存。只得在房中等候。智民回來。坐了一歇。忽聽後面人聲鼎沸。急忙走去一看。迎頭撞着智民。翼雲對智民作了一個揖。道。後面做甚麼這樣亂騰騰的。智民道。我那裏曉得。你去問彩兒。就是了。翼雲還要問時。智民已經走遠了。只得走到後面。盧夫人一見翼雲就說道。彩兒不見了。翼雲道。彩兒怎麼會不見。盧夫人道。剛纔四小姐要見見彩兒。叫人去叫他。徧尋沒有他這個人。後來張媽說。見彩兒到後園中去。他說是採菊花。叫人到後面去看。見後門開着。尋了一回也沒這個人。不是逃了嗎。伺候彩兒的阿紅道。我昨日見姨奶奶。在太太的窗前偷聽太太同張太太說話。我來時。姨太太對我搖搖手。叫我別響。我就去了。後來我又見姨奶奶開拜匣。擎東西。張太太道。我曉得了。彩兒一定聽見我們說話。恐怕事情發作。他一定要喫虧。所以逃了。翼雲道。甚麼事。他怕喫虧。張太太道。大兄弟還不知道底細。自然不知道。逐一的從頭說了一遍。又擎出照片來給翼雲看。翼雲呆了半日。纔說道。既然如此。何不早說。盧夫人道。起先沒有打聽清楚。那好瞎說。昨日纔知道底細。本來今天要同你說的。翼雲怒道。快叫人四下去尋來。好好的辦他一辦。我待他總算不薄了。怎麼這樣沒良心。我要是早知道他這樣一個人。我也不敢為妾了。爲他這麼個人。弄的我們夫婦不和。真是不值了。迪民道。照我說。彩兒雖不好。這次的逃走。却也難怪他。他知道人家識破他的行藏。不逃還待怎麼。他一個弱女子。必不能有如此作爲。我想



一定有主使他的人。彩兒是爲人的傀儡。彩兒這人。你們說他聰明。我則說他癡愚可憫。追尋他做甚麼。大可任其逃去。此等人若是有好人好好的開導他。教之爲善。也是有用之才。這都是沒受教育之過。翼雲此時一半可惜彩兒。一半恨怒彩兒。默默的半晌無言。盧夫人則甚喜彩兒逃去。免得再多一番舉動。張太太也說逃去很好。從此大兄弟同大妹妹。倒可和氣了。翼雲本甚可惜彩兒逃去。今聽張太太之言。一想倒也不錯。彩兒逃去。智民即可不鬧。然則逃去一妾。而和一妻。於事亦值得。於是頓將惜彩兒的心。減了八九分。邁步走到智民房中。對智民大約總陪了好些不是。說了好些好話。智民纔漸漸將氣平下。這裏盧夫人同張太太。迪民三人。議論了彩兒一回。盧夫人叫智民去檢點彩兒的東西。只少一付金鐲。並一個金表。一對珠花。別樣照舊。想忽忙逃去。不及多帶。迪民見智民夫婦已言歸於好。住了三四日。遂別了智民。回到彭澤。想在家住一月。陶夫人近日有些不舒服。迪民因此在家伺候。不大出去。一日陶夫人好點了。外面管家送進一付帖子來。說是江宅送來的。迪民接來一看。上面寫着月之五日。潔樽候光。下款是侍江門趙氏拜訂。迪民問陶夫人道。這是那一家。怎麼我不認識。陶夫人道。江家是同你父親最要好。的本在省中候補。前月江家的老爺。被京中甚麼人奏調了去。做法國欽使的參贊。他因爲家眷在省。無人照應。因此搬到這裏來。就住在前街我們的房子裏。託我們替他照應。迪民道。他家姨太太請我做甚麼。陶夫人道。他家姨太太有點毛病。不管事。家事都是姨太太做主。他常說想見你。大約是曉得你來了。所以請你。迪民道。我想辭却不去。陶夫人道。人家好意請你。不去難爲情。叫人家說你看不起人。迪民道。那末明天我就去一邊。母女又說了些閒話。一夜易過。次日到了上午時候。江家又打發老媽子來。催請。迪民換過衣服。辭了陶夫人。帶了一個丫頭。步行來到江宅。江家看門的知道客人來了。連忙進內。通知迪民走進二門。只見裏面兩個丫頭。扶着一個如花似玉嬌滴滴的人兒。從後面迎了出來。欲知這是

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喫魚翅根根細嚼。

嚙烏煙瀟瀟生吞。

話說迪民進了二門。裏面已迎了一人出來。迪民的丫頭道：「那個人就是江家的姨太太。說話間，那姨太太已到了跟前。笑對迪民道：『四小姐請進。』迪民略謙讓了幾句，一同到了裏面。這所房子本是孟家的。迪民見他修飾的也甚華麗，走到裏面廳上，又有三個女子打扮的同姨太太差不多，但歲數小點，都是厚厚的香粉，紅紅的胭脂，梳的最時樣的頭，不到三寸的脚，大紅緞繡花小紅鞋，各人身傍一個老媽子攙着。姨太太道：『這是大少奶奶，這是四少奶奶，這是三小姐，迪民一一見過。姨太太讓迪民坐了，敬了茶，擺了點心。姨太太道：『我久聞四小姐的大名，總想見見，恰好小姐回家，我得見小姐，也是我的運氣好。』迪民道：『我一向在上海，不曾拜望過姨太太。』迪民見少奶奶同小姐在一處，低低的評論，心想大約他們是評論我不裹脚。遂道：『少奶奶小姐爲甚麼要裹脚？現在風氣已漸開，不裹脚的很多，小姐們何不入了天足會，放了脚不好嗎？』少奶奶同小姐都你看我，我看你的相對而笑，並不開口回答客人的話。還是姨太太會說，替他們答道：『少奶奶們都愛好看，不肯放。』小姐的脚是我替他從小裹的，我來的時候，他纔七歲，他娘不大明白，不管他們的事，他都是我睡，我替他裹脚，晚上疼的睡不着，我也陪着他，不睡替他搥，他哭我也疼的哭，他爹爹叫我替他放鬆了罷，我說嬌女不裹脚，他哭難道我不疼嗎？但是要小脚，不能不喫苦，他喫了三年的苦，纔有這雙小脚。如今他愛好看的很，我倒勸他放了小脚罷，他自己不肯放。迪民道：『伯母呢？我想拜見拜見。』姨太太道：『我們太太有毛病，怕見人。』小姐不要客氣了。迪民道：『既然伯母怕見人，我也不敢請見了。』姨太太道：『小姐在上海辦的會，聽說好的很，我聽見我們老爺說小姐是個才女，說着叫丫頭拿個旱煙袋來。』大少奶奶連忙起來，拿了一根真湘竹金鑲嘴的長旱煙袋來，替姨太太裝。

上煙。四少奶奶點着火。姨太太慢騰騰的吸着了。二位少奶奶纔敢退歸原坐。迪民道。二位嫂娘子歸幾年了。兩位像是不懂得迪民的話。半天不響。迪民又道。兩位嫂嫂有幾個令郎。四少奶奶像是害羞。不肯說。大少奶奶只是笑。也不肯說。迪民看這樣性。怩情形。靦腆態度。心中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心想。女子見了女子。還這樣嬌羞。一點都不大方。怪不得人家說我們女子。是見不的人的人。如同花鳥一般。要他人遮護的。這話真是一點不錯。姨太太道。我們大少奶奶。是蘇州人。四少奶奶。是杭州人。四少奶奶今年纔好日。大少奶奶已養過一個姑娘。沒有了。今年又要添小少爺了。大少奶奶更是通紅了臉。迪民道。我們會中有好醫生。據說小脚的人。臨產。是很喫虧的。大嫂既已下熊。何妨放了脚。不但產時容易。即小兒也要強健些。姨太太道。他們那裏肯。就是少奶奶肯放。少爺也不肯叫他放。我們少爺最喜歡的是小脚。那年底親的時候。我們大太太騙他說。新娘子是大脚的。他聽了一定不要。鬧着要退親。後來我對他說。是大太太騙你。你不要生氣。他纔不鬧了。迪民聽他們說這些話。纔知道江家是個極守舊極腐敗的人家。過了一剎鐘。老媽子來說。席已擺好了。姨太太與迪民定了席。大家入座。頭一道菜。上的是魚翅。姨太太用筷子夾了一塊魚翅。送到迪民小碟中。迪民就大大方方的喫了。再看幾位主人。碟中雖擺着魚翅。嘴裏却不動。迪民以為他們想是不喫魚翅。故只讓客。誰知仔細一看。他們魚翅是喫的。原來他們的喫魚翅。與迪民的喫魚翅。却不同。迪民的喫魚翅。是一塊一塊的喫。他們的喫魚翅。是一根一根的喫。並且真是不但是食不露齒。連嘴唇動也不動。大約是放在口裏含了一合。並不敲碎。囫圇吞下去了。不然怎麼能够不動一動。迪民心想。他們今天不是喫飯。是受罪。就笑嘻嘻的道。姨太太怎麼這樣客氣。不用菜。倒是這個客人大喫大喝的。主人反不動筷。豈有這個理。姨太太道。我老實的很。少奶奶小姐喫。兩位少奶奶同小姐微微的笑了一笑。各人拏筷子舉起來。放在嘴邊上。比了一比。就依舊放下不喫了。第二道

是蝦仁。迪民冷眼看他們。每人喫了一粒蝦仁。就不喫了。以後的菜大同小異。約略的一筷半筷就算了。這桌菜。統算起來。只能算迪民一人獨喫。主人不過是個擺設罷了。飯後姨太太又邀到自己房中坐了一會。迪民與辭回來。姨太太同少奶奶小姐送到二門口。迪民一徑回到家中。見過陶夫人。適值子常也在這裏。迪民道。二哥回來了。爹爹呢。子常道。爹爹同三弟還要到湖北去尋名勝。我不願意。所以先回來了。迪民道。可惜我不同去。要是我同去。就要到鷓鴣洲去訪訪蕭芷芬。看看他家中的內容。不曉得蕭芷芬回來了不曾。子常道。聽說蕭芷芬反對你的是你一個真敵手。你倒去訪他麼。迪民笑道。二哥沒有老。怎麼記事。情這樣顛倒。蕭芷芬幾時同我反對。他爲人爽直。不避忌諱。真是我的好幫手。可惜還沒有見過面。不曉得他回國了沒有。子常道。那更好極了。我只怕有人同你反對。做你的敵手。如今沒有敵手。是好極了。迪民道。天下事那有沒有敵手的。但如今與我的敵手。不是一人。而在衆人。就顯不出同我敵手了。子常道。這話怎麼說。迪民道。敵手即是阻力。試問天下事。不管中國外國。東洋西洋。大事小事。那一人那一事沒有敵手。我這曉光會是要女子光明。而女界中黑暗的事。不可勝數。我要光明。他偏黑暗。這就是我的敵手。上而古之帝王。下而世之名士。高者聖賢。下者庸夫。那一個沒有敵手。所以項羽者。劉季之敵手。謝元者。符堅之敵手。竇建德。劉黑闥者。李世民之敵手。訥爾遜者。拿破侖之敵手。穆罕默德者。耶教之敵手。老聃者。孔教之敵手。李白之詩。則杜甫之敵手也。三蘇之文。則曾歐之敵手也。卽庸夫一舉一動。亦莫不有敵手。但其事既微且小。史書不載。人自不察。遂不之覺耳。何言無阻力。但阻力雖大。則須堅以待之。莫或稍挫。則終有一日。達勝阻力之目的。若稍懈怠。則全體散。而不能達其所期望矣。若我開的曉光會。我自信我的定力能够敵阻力。則我的期望終有一日。達到的。子常笑道。我不過隨便說了幾句話。倒引了你一篇大議論。迪民也笑了。這日陶夫人的病已好。迪民連日伺候病。辛苦了。陶夫人囑

迪民早點去睡覺。恐怕辛苦壞了身子。這也是慈母愛子之心。不足爲奇。迪民遵依母命。老早就回房睡覺了。辛苦了的人。自然是一上牀就睡着。迪民正在酣呼大睡的時候。忽然外面有人將迪民的房門打的亂響。那時正鬧甚麼匪亂。迪民從夢中驚醒。聽見這樣打門。以爲是必有甚麼匪警。連忙擎了一枝手槍。一桿五響快槍。想要到陶夫人那裏去保護陶夫人。誰知開門舉燈一看。並不是甚麼匪人。乃是一個老媽子。迪民問有甚麼要事。這樣半夜三更亂打門。那老媽子睡的糊裏糊塗的道了不得了。出了人命案了。太太叫我來尋四小姐。問有甚麼藥沒有。迪民放下快槍。懷了手槍。親自來到陶夫人這邊來。問陶夫人到底出了甚麼事。要甚麼藥。陶夫人罵那老媽子道。糊塗老婆子。連句話也說不清楚。真是白喫飯了。倒把四小姐嚇一跳。迪民道。我不嚇。要甚麼藥。快點說。免的誤了人。陶夫人道。就是日裏請你喫飯的江家。剛纔打發人來說他家那個大丫頭。吞了生烏煙。要點解煙毒的藥。我曉得你有。纔叫那老婆子到你那裏討點。誰知他說不清楚。倒把你嚇一跳。原來曉光會常備有救煙毒的藥水。並救煙用的傢伙。諸會員人人都學過。每人出去演說。總帶着這救煙毒的藥水。及藥針皮帶之類。預備遇有這等事。即可助人一臂之力。迪民自然是有這套藥水藥針皮帶的了。當下迪民對陶夫人道。我那裏是有這藥。但恐他們家中沒有人知道用的法子。我想既是女人服毒。我還是親自去一盪的好。陶夫人掀開帳子道。你這孩子。真是個獸子。只要將藥同來。人說明用法。就是了一個丫頭喫了煙。也值得親自去一盪。天氣這樣冷。又這等夜深了。倘或受了涼。呢怪不得在會中就鬧幾個月。來家總是瘦瘦的。迪民道。救人須救徹。我多穿件衣服。就不冷了。也不待陶夫人再說。就回到自己房中。取了解毒藥。及皮膚針。並皮帶鋼圈等。又叫一個會中跟來的使女。並老媽子。同江家的來人。一直望江家而來。好在沒有幾步路。就到了江家來。人領着迪民。一直到了裏面。姨太太見是迪民自來。甚爲詫異。讓了坐。姨太太道。一個毛丫頭也值得勞

動小姐貴步。真是多多得罪小姐了。迪民道。貴賤雖殊。人則一也。如今他怎麼樣了。請姨太太領我去看一看。凡服毒的。總是以早救爲妙。遲了毒一發作。就難治了。姨太太這時心中雖有貴賤的界限。却也怕這丫頭真個服毒死了。恐有人說話。巴不得早點好了。免耽是非。遂領了迪民到東邊一進平房中。這平房一排五間。一邊是大小奶奶住。一邊是老媽子同丫頭住。迪民進房時。老媽子等正攪着那丫頭走路。因爲老媽子等說喫了生煙。只要攪着病人不住的走。待病人走的乏了。那生煙就會自家吐出來。所以姨太太叫老媽子扶着那丫頭不住的走。迪民見那丫頭約有十八九歲。姿色若何沒有細看。只見他面色青白。頭上的汗珠有黃豆來大。迪民對姨太太道。病人宜靜不宜動。叫娘姨們將他放在牀上。讓病人養息。養息有熱開水同冷開水各擎一盃來。那丫頭在牀上滾來滾去的亂喊。又說情願死。不願意活着。藥一定不喫的。迪民配好了藥針。放出了空氣。叫人將那丫頭的一隻膀子伸出來。那丫頭雖是不肯伸出。無奈人多。不伸出也要伸出。迪民輕輕的將藥針刺入皮內。慢慢的放完了藥水。將針拔了出來。那丫頭並不會覺着痛。迪民道。你們擎個大痰罐來。預備他吐。果然不過一刻鐘。那丫頭真個翻腸倒胃的大吐起來。吐出來的都是些煙。吐了一回不大吐了。迪民道。他喫的煙太多。毒還沒有出盡。要用藥水洗洗他的腸胃。纔無後患。又叫人擎水來。配了十幾碗藥水。擎去叫那丫頭喫。那丫頭那裏肯喫。撒手將碗連藥水打在地下。姨太太喝道。你這樣不識好歹。你再敢這樣。我一定打着問你喫不喫。老媽子又擎了一碗藥水來。叫他喝。那丫頭敲緊了牙關。只是不肯喫。迪民道。他既不肯好好的自家喫。只好用蠻了。叫老媽子等將那丫頭的手捉住。又叫人用銅箝將牙齒敲開。迪民將皮帶放入口中。直接食管。皮帶的外口有一銅圈。將嘴撐開。不能閉上。然後擎藥水來。一碗一碗的灌下去。毫無阻礙。那丫頭睜着兩眼。一點不能自主。隨迪民吩咐喫幾碗藥水。就是幾碗藥水。迪民灌了三碗後。將銅圈皮帶取出。不多一時。那丫頭

又是一陣大吐。吐的還是黑水。迪民命人掃淨了牀前穢水。又取了皮帶同藥水來灌。那丫頭連忙道。我情願喫了千萬求。不要將皮帶放進我嘴裏。迪民道。我也知道皮帶放在喉中。是很難受的。但為救你的命。也就不能願你難受了。如今你肯自家好好的喫。那是再好沒有的。那丫頭又喝了三碗。不多時又吐了一陣。後來漸漸的吐的不黑了。末了喫了藥水。吐出來的仍是藥水。迪民見毒已淨。叫人扶他安身。睡下。擊出些善後的藥來。交與姨太太。叫他按時候給那丫頭喫。又對姨太太道。毒已解盡。只要安心靜養。飲食留心就是了。此時天已亮了。迪民即辭了江家姨太太。回到家中。見過陶夫人。陶夫人尙未起來。迪民回房梳洗了。想着江家的丫頭為甚麼要尋死。大凡一人在世上。非有不得已的事。那肯尋死。大約江家總有虐待婢女的事。纔致那丫頭尋死。遂叫隨身的使女。吩咐他每日去看看江家的那個丫頭。帶着打聽打聽。為甚麼要喫生煙。自來婢女對婢女。最能泄漏主人的祕事。況此事並非祕事。那有不好探問的理。不多幾日。就將江家的一本歷史。從頭至尾。完完全全的打聽來。報告迪民了。原來江家的老爺。名駿。人是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氏。舉人出身。家道並不富足。而家中排場則甚闊綽。駿人捐了個候補道。指省江西。同迪民的老太爺。本是舊相識。所以這次出洋。遂將家眷託了仲容。江駿人性好花柳。曾在天津做過一個妓女。姓趙。名叫小仙。二人很要好。遂替小仙贖了身。作為姨太太。這位姨太太。年紀既輕。性又伶俐。人材出衆。駿人自然十分寵愛。駿人的太太。本是個老實人。自從趙姨太太進門之後。太太漸漸的驕愚起來。始而驕愚。繼而瘋癲。後來竟大狂起來。逢人不是哭笑。就是打罵。只怕駿人一人。不管怎樣發狂。打人罵人。只一見駿人。狂態立改。變為癡駿的樣子。駿人雖說夫妻情薄。待大婦冷落。然見他這副樣子。蓬頭垢面。破衣亂裳。心中也覺憐憫。所幸者太太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趙姨太太一無所出。駿人雖十分寵愛姨太太。然看兒女面上。不能不稍稍加惠於其母。姨太太甚想生一子。作為後來退步。免

喫人的虧。無奈自家只是不生育。賤人曾許他。將第三個兒子過繼給他。作爲姨太太的兒子。將來這個兒子。若有一官半職。紫誥花封。多是姨太太的。這話雖差。慰姨太太的心。然姨太太是何等伶俐的人。豈不曉得是眼前好聽的話。故外面雖裝做喜歡的模樣。心中却是總不滿意。起先姨太太初進門的時候。伺候太太。沒有禮。後來見自家的寵愛堅固了。家中各人的脾氣性情摸準了。就慢慢的放出手段。來擺布太太。賤人是無言不聽。無命不從。所以將太太逼的氣成瘋狂。尚無人憐恤。姨太太待少爺小姐們外面也甚好。裏面很爲苛刻利害。就以小姐而論。聽說七歲上做了一件棉襖。一直到十七歲沒有換過。賤人只見兒女外面着的體體面面的。那知裏面着的破爛舊棉襖呢。賤人雖甚愛惜兒女。然一則是男人家。不大管這些細事。二則兒女見了賤人。有些怕懼。不敢說姨太太的苛虐。以此賤人一點也不曉得兒女喫苦的事。一心以爲姨太太賢惠。每對人說小妾。雖是青樓中人。他的賢惠。真可算是青樓中聖賢。賤人的家事。不論大小。都是姨太太做主。家中婢僕。叫太太爲呆太太。呼姨太太爲太太。誰知事不由人。樂極生悲。近年來。兒女漸皆長成。漸漸的不服姨太太的使令。小姐尚柔順可欺。少爺們一日強梁。一日又加。賤人因爲兒子大了。不好再虐待其母。恐怕不服。故待太太也稍加禮。並且特爲太太收拾一進屋子。一邊是太太住。一邊是少奶奶住。又僱了一個老媽子。專伺候太太。雖說不到太太那邊住。却也常常到太太那邊去看看。這種情形。觸在姨太太眼簾中。怎樣心中不氣。暗中很同老爺鬧過幾次。無奈賤人終怕兒子媳婦說閑話。將來傳揚出去。被朋友們知道。招人議論。不肯聽姨太太的話。姨太太又思自己年長色衰了。老爺的恩寵。已比從前不同了。再不及早設法。將來還不被人冷落嗎。就立意想抱一螟蛉子爲己子。後來又想老爺必不肯遵依。就是老爺肯遵依。那三個少爺也不肯。就是眼前怕老爺的威嚴。不敢說閑話。將來老爺百年之後。那螟蛉子他們也是一定要趕出去的。左思右想。末了想了一個好法子。



就於晚間對駿人眼淚鼻涕的說自家無子。將來老年無靠。又說三少爺說過。一定不肯過繼。後來纔說想買個丫頭。叫駿人收了。將來若生了兒子。就算是自家的兒子。僱個乳母奶着。將那生子的丫頭。打發了。這個兒子既沒有了親生母。又是自己扶養。日後大了。定與自己生的一樣。駿人聽了姨太太的話。連搖頭說不可。姨太太問道。怎麼樣不可。駿人道。要再收個妾。是沒有甚麼不可。要是說待生了子。就打發了一則。我已收用過了的人。無緣無故的。怎麼好另外給了人。再則人人都有愛子之心。怎麼好奪了人家的兒子。棄了他本身。使人母子分離也太忍心了。我已有三個兒子了。不必再生甚麼兒子。你要想子孫。怕日後無靠。三少爺既說不願意過繼你。大少爺爲人很老實。將來他有了兒子。我給你過繼一個孫子。從小你就抱過來。好不好。姨太太聽了駿人的話。半日不響。姨太太本來以爲駿人向來寵愛他。如今雖說待正太太好點。待自己却也沒有變心。今日的話。想駿人一定遵依的。不料駿人竟不肯聽。心中不覺大怒。然而面上仍假裝高興的樣子。駿人知道姨太太不滿意。次日在書房中叫了三個兒子來。吩咐叫他們要孝敬姨太太。大少爺唯唯的答應。二少爺三少爺都低頭不響。蓋姨太太的爲人。有點不大正派。先時會同一個二爺有首尾。後來有一年廣西匪亂。那時駿人是在廣西當差。家眷也在廣西。後遇匪亂。駿人就將家眷送回蘇州。單是一人在外。不知若何。姨太太回家沒有二年。弄的名聲很不好。還是駿人的一個遠房叔叔。看見太不像話了。又不便干預。遂寫了一封信。告知駿人。駿人接信後。急的無法。接家眷到廣西來。又怕匪亂。自己回蘇州又不能想了。多時。纔想着改省江西。將家眷接到江西。因爲這個緣故。少爺們都看不起。姨太太。不過外面迫於父命。不得不恭敬姨太太點。心中那一個不想替母親報讐。三人之中。要算大少爺頂和平點。所以今天駿人的吩咐。尙唯唯遵命。那兩位就不肯答應了。當下駿人見景生情。知兒子們同庶母大有芥蒂。想沒法替他們和解。然一時之間。那有現成的話呢。遂約略

說了幾句就過門了。再說姨太太見昨日說的話不行。心想男子每每不喫明的喫暗的。我要買了一個有姿色的人。不怕他不上鈞。那時如果生了兒子。我就有題目好做了。主意定了。囑了下人們。叫他們留心。要買一個好看點的丫頭。不多時果然買了一個有二三分姿色。姨太太叫他常常的伺候老爺。駁人也是一個聰明不過的人。平時姨太太是慣會打罵丫頭的。今見待這個丫頭非常之好。又常常的叫那丫頭來伺候自己。已估量着八九分了。所以那丫頭雖然來伺候。並無所染。約摸一年多了。姨太太見計不行。遂將怨恨駁人的氣。盡泄在那丫頭身上。再加近年來。駁人因姨太太兩次鬧的名聲很臭。心中也有些不快。待姨太太的情外面雖是照舊。真情實已淡薄了許多。每每的不在姨太太房中住。今回的出洋。若是前幾年。一定要帶了姨太太同去。今回却不肯帶姨太太去。只說是海路凶險。天氣不合宜。將姨太太留在家中。只帶了二少爺去。因為二少爺本要出洋留學。就一當兩便的帶了二兒子去。又怕家眷送到蘇州。仍像從前似的鬧了笑話。又怎麼好呢。後來纔想起仲容來。就將家眷送到彭澤縣來。住下重託了仲容。姨太太因為駁人不肯帶自己出洋去。很生氣。繼又說駁人既不肯帶他出洋去。為甚麼不送家眷回蘇州去。要送到彭澤縣。這個小地方做甚麼。是甚麼用意。後來到了彭澤縣。見住的房子也甚華美。駁人又叫他到孟家去頑頑。陶夫人本甚和平。趙姨太太見有人家來往。心中纔平了點氣。然駁人出洋後。他心中總是氣悶。又嫌那丫頭不會伺候人。以致駁人看不上眼。初時打罵尚不大利害。及駁人出洋之後。那打罵就一日凶似一日。常用碎碗片割那丫頭的手足面部。夜間不許那丫頭安睡。不是半夜裏叫起來燒茶。就是叫起來捶背。種種虐待。也不是一日了。昨日適值請孟迪民喫飯。姨太太平日飯量甚好。每餐要喫兩碗飯。昨日爲了請客人。要假裝斯文。所以纔樣菜上來。只動一筷。及至客人回去。他肚子已是餓極了。厨子是向來曉得的。本來替姨太太少奶奶小姐預備下有飯菜。等客人回去後。從新再

喫。但姨太太生平最喜歡有一樣東西。就是剛纔席間上的火腿燒甲魚。此物在夏天秋天之時。本甚多。但在冬天。却很難得。姨太太雖說是選來敬客。也是自己解饑。客未到的時候。就交代那丫頭。叫他等撤菜時。看管着那碗火腿甲魚。不要叫厨子偷喫了。及至迪民回去。姨太太喫飯時。要那碗火腿甲魚來下飯。誰知徧尋不見。叫那丫頭來問。那丫頭哭喪着臉。只是不敢說。姨太太打了兩下。纔說是怕厨子偷喫。舉來放在姨太太房中桌子上。後來老媽子來。向他討姨太太的擦臉手巾。及小鏡箱。他拿了出去。回來見隔壁的兩隻大花貓。在桌子上。連忙進去趕時。那碗菜已經被貓喫完了。姨太太不聽猶可。聽了之時。氣的直跳。拏過雞毛帚來。就是一頓打。後來越想越饑。越饑越氣。飯後燒了一個紅燈籠。叫了那丫頭來跪下。問他爲甚麼要走開。不管那碗菜。想是你的腿癢。我來替你解癢。那丫頭嚇的臉色改變。哀號求饒。姨太太那裏肯聽。只當不聞。就在那丫頭腿上。燙了兩烙鐵。燙的那丫頭滿地打滾。姨太太道。你要怕燙。趕緊去買了甲魚來。叫厨子照樣燒了。舉來。我就不燙你。那一天買到。那一天饒你。那丫頭哭哭啼啼的回到下房。心想甲魚知道那一日纔有。我若日日的受燙。不如還是死了好。免得在世上受罪。總怨爹娘忍心。爲甚麼將我賣到人家做了頭。要是跟着爹娘。隨便怎麼不疼。決沒有燙兒女的。爹娘因爲荒年。纔賣我出來。叫我喫碗飽飯。省的大家一同餓死。那知道我今日喫這樣苦。若是早知道我喫這樣苦。情願一同餓死。也不賣我。了一面想。一面哭。心中因爲怕燙。就擗了一隻茶盃。挑了些烏煙膏。和水喝了。忽忽忙忙的時候。輕輕的走進姨太太房中。姨太太是有嗜好的。就擗了一隻茶盃。挑了些烏煙膏。和水喝了。忽忽忙忙的走回下房。心中懷了必死之心。遂沒有露出一點服毒的話頭來。同伴中也沒有一人知道。姨太太喫完飯。同少奶奶們談了一回天。回去過了癡。坐起來喝茶。怎麼茶盃上有些煙膏。忙拏煙膏缸來一看。果然少了好些煙膏。姨太太喫了一驚。連聲叫老媽子們來問。都說不會動過。少奶奶小姐們也都趕過來。

問甚麼事。姨太太說了一遍。三少奶奶道。怕是秋鴻喫了生煙了罷。一言將姨太太提醒。忙打發老媽子去看看。是他喫了煙不是。過了一回。老媽子來說。秋鴻不肯說。我看他那樣子。是喫了煙了。姨太太道。這怎麼好。他要死了。他的爹媽若知道他女兒死的。不明。一定要來糾纏的。鬧出去。這個名聲。還好聽嗎。如今不管怎麼樣。總要將他救好了。再說。你們快點去請二位少爺來商量商量。三少奶奶道。可惜二嫂不在家。回娘家去了。不然。他常說有個甚麼方子。救喫烏煙。是百靈百驗的。姨太太道。遠水那裏救得近火。還是快點叫少爺們來商量的好。老媽子遵命。走到外書房。告知了二位少爺。只見三少爺冷笑一聲。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曉光會選舉副會長 江陰縣創設女學堂

話說老媽子走進外書房。將秋鴻喫生煙的事。說了一遍。三少爺一聲冷笑道。既然逼出人命來了。我們又不是醫生。不會尋甚麼單方。大少爺道。我們進去看看情形。到底怎麼樣。三少爺遂不做聲。跟着大少爺進來。見姨太太房中有好些人。七張八嘴的。聽也聽不清楚。姨太太見二位少爺來了。忙問他們有甚麼方子。沒有。三少爺不響。大少爺擎了兩部醫書來。查方子。因為不曉得解救烏煙毒。是在醫書那一門。平時又不曾看過醫書。如今慌忙之中。再尋不着救煙毒的方子。姨太太着急道。你們枉然讀了書。怎麼連個方子也不會尋。三少爺接口道。我們本是無用的人。誰叫你們這種無用人來說罷。拉着大少爺往外就走。姨太太討了一個沒趣。又氣又恨。有一個老媽子來道。我聽人說。喫了生煙的人。不能叫他睡。要人扶着他走。走的累了。那煙自會吐出來。姨太太依言而行。叫了幾個老媽子。輪換着扶了秋鴻來去的走路。誰知越走越不像樣了。後來還虧了一個二爺來說。孟府有救煙毒的靈藥。這纔去討藥。碰着迪民這樣仁愛。親自來施救。活了秋鴻一命。再說迪民聽了那使女說了江家的這篇歷史。心中想着那

個丫頭的性命。終究不牢固。現在雖說救活了。然而姨太太再依舊虐待那丫頭。還不是仍舊要死嗎。想了一回。走到陶夫人那邊。將這段情節對陶夫人說了。請陶夫人遇見江家姨太太時。勸勸他。不要虐待最好。勸他將那丫頭擇個人家打發了。陶夫人道。你自家遇着他時。勸他不好嗎。迪民道。我就要回徐家。滙去了。陶夫人道。你也不管。但過年的時候。你一定要回來過年。我多病多痛的。每逢過年過節。總喜歡你們兄弟姊妹在跟前。你大姊二姊三姊出閣了。是不能回家過年。那是沒法的。你是自由人。往來都隨你的意。過年節時。一准回到家中。你知道你去年過年。沒有回來。我心中很不舒服。迪民道。今年過年的時候。一定回到家中。陶夫人道。你幾時動身。迪民道。我打算下星期動身。陶夫人道。我的表壞了。你替我帶到上海修理。迪民答應了。光陰易過。倏忽到了下星期了。迪民別了陶夫人。辭了哥嫂。帶了使女男僕。回到上海總事務所。諸會員都來見了會長。迪民一一接見了。問了些會中近日情形。下午坐馬車到了伯容那邊。請了安。談了一回家中的事。又談智民那一節事。伯容又問會中近日情形。迪民說。會中別樣也沒有甚麼變動。只是田蓉生本來是書記。如今我已選舉他為副會長了。又將田蓉生如何託人偵探木本時這一節事。說了一遍。伯容也稱讚田蓉生。迪民道。我擬改日開舉副會長的正式大會。屆時請伯父到會演說一番。鼓勵鼓勵。伯容道。可以。的那日我一定到。不過我向來嘴笨。只怕演說的不好。迪民道。伯父怎麼說起客氣話來。伯容道。你開會那日。來賓中有官場中人。沒有迪民道。沒打算請官場來賓。多半是學界中人。也有些認識的朋友。我們是個民會。我不喜歡官場那些闊老來。伯容道。你無勢利心。自然是很好的。但我們這個會。雖說是我們自家的經費。不干官場的事。但保護總要他們保護的。過於冷落他們了。恐怕將來有事。呼應不靈。也覺不方便。前日上海道請我喫飯。提起曉光會來。他極口稱讚。他問我幾時會中有甚麼演說。他想來看看。並向我要了幾張會中的章程。他說改日要到會中來看看。

還要見見你。我想你開會那日。送兩張入場券去。隨他來不來。我們這會。立旨本甚和平。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你說錯不錯。迪民道。伯父說的不錯。伯容道。在那裏開會。迪民道。我還沒有打定主意。在那兒開會。要回去同會員商量商量。再定地方。到那時再稟知伯父罷。伯容的夫人章夫人道。你們爺兒倆只顧說話。飯已擺了半日了。還不喫飯去。迪民遂立起來。跟着伯容夫婦進了餐房。伯容生平好潔。最賞識是西式喫飯的樣子。每人一份。最爲潔淨。故伯容喫飯。仿照西式。每人一份。菜則仍是中國菜。刀叉之外。仍添篋一雙。預備有不便刀叉之處。仍舊好用筷。這是伯容新近創的新法。中西參用。又另外收拾了一間精室。作爲餐房內中陳設。以及餐桌餐凳。都是同西式一樣的。喫飯間。迪民很賞識這個樣子。說回到會中。想仿照這樣辦法。章夫人問迪民道。你在此間。可多耽擱兩日麼。迪民道。我想明天就到徐家匯去。因爲高劍塵來了好幾日了。我要去看看他。並且同他商量開會的事。怕要耽擱幾日。再到伯母這裏來。若是開會之後。我就在伯母這裏住下。十日八日也不要緊。章夫人道。高劍塵幾時來的。我怎麼不知道。你回去。緩日同他一同來住兩日。迪民道。曉得了。開會那日。伯母去不去。章夫人道。再看罷。高興就去看看。飯後。各人喫了咖啡。閑談了一回。各人安寢。不提。次日一早。迪民起來。喫了早點。別了伯父伯母。上車來到徐家匯。走入房中。田蓉生見了迪民。覺得別了沒有幾日。而一種親愛之情。溢乎言表。敘了幾句契闊。田蓉生道。高劍塵來了。現住在從前木本時住的那進房子。他的老媽子同使女。住在樓下。兩個世兄。在他套間裏。迪民道。我去看看他。田蓉生道。你要去。我同你一同去。於是二人同走進劍塵房中。劍塵也立起身來。請迪民坐下。劍塵叫兩個兒子來見過迪民。然後問迪民幾時回來的。迪民道。我昨天到上海。在家伯那裏過了一夜。今早纔到會的。聽說妹妹來了好幾日了。我沒有在會恭候。怠慢的很。劍塵道。姊姊還同我客氣嗎。迪民道。你來的正好。我要同你商量開會選舉副會長的事。田蓉生忙道。會長叫我做副會

長。我不會做。放着有這麼個有才學的賢才不舉。憑空點着我做甚麼。迪民道。放着誰。蓉生指着劍塵道。這不是有才學的吗。劍塵笑道。你總算會擡身價。如果你是個男子。在官場中。一定可以做到督撫的。蓉生詫異道。這話怎麼講。我原是想辭。並不是高擡身價。不肯就。劍塵道。正為你辭。纔說你高擡身價。蓉生道。怎麼又拉到做督撫上頭去。我是男子。怎麼擡身價。就會做督撫呢。劍塵道。你不見如今的名士麼。這一個督撫保奏。那個軍機密保。那名士只是一味的辭謝。不是說有老親在堂。不能遠離。就是說身弱多病。不堪重任。督撫軍機。見名士不肯答應。出山。以為大才小用。所以不肯屈就。越發想他出來。好像他一出來。舉中國難辦的事。都會變為好辦的了。譬如國庫本是窮的好像他一出來。就變富了。國本是弱的好像他一出來。就變強了。種種政策。好像非他不可。非他不行。故不惜三番五次的徵召他。不吝美差。要缺賞賜他。所謂名士者。既得了美差。要缺。先之固辭不受者。今則受矣。先頭說是親老不能遠離。今則親不老。而能遠離了。先頭說是體弱多病。不堪重任。今則體強無病。而堪重任了。他從前說的那些親老體弱。的話。無非都是自擡身價的好資料。若是一徵召就去。那些督撫軍機大人們。就輕輕了他。還肯美差。要缺給他嗎。蓉生道。我何至於此。你不要挖苦我了。劍塵道。你要怕我挖苦。就不要多管。隨我們怎麼商量。迪民道。我問你。這個會到底開在上海總事務所好。還是開在這裏好。劍塵道。若說來賓便當。自然是總事務所好。若說本會各學堂的女學生同教習便當。自然是這裏開會好。依我說。本會選舉副會長。是重大可慶的事。自以在總事務所開會為正辦。那日不如放假一天。以誌盛舉。大家同樂一天。他們放假。本要到上海去游玩的。就可一當雨便。來賓也便當。學生教員也便當。迪民點頭稱善。迪民對田蓉生道。副會長。你也不能偷懶。煩你去替我寫張傳單。田蓉生道。可以的。迪民又叫使女請庶務員。並帳房先生來。不多一刻都來了。迪民讓了坐。迪民道。開會的日子。我擬定在下星期一。會場定在總事務所。宋先生

可打電話通知總事務所的帳房。並庶務員。叫他們預備預備。我又想這日晚飯。留本會各學生教員在本會喫餐晚飯。我想照西式的辦法。每人一份。菜仍照舊是中國菜。只是沒有這些刀叉。你可派人到上海去買一千份來。每人除刀叉之外。仍放一雙筷。預備有用不來刀叉的。仍舊好用筷。宋先生道。知道了。會長還有甚麼事沒有。迪民道。沒有了。宋先生起身辭了回去。莊鏡鸞道。叫我有甚麼事。迪民道。別的也沒有甚麼事。不過那喫飯的桌凳。你要去叫人安排好。飯廳叫他們收拾乾淨。還有些零碎事。你見機行事罷。莊鏡鸞也立起來告辭。將要出去。碰着田蓉生自外面進來。口中說道。莊嫂嫂。你且慢走。這張傳單。等會長過了。目好拏去印。迪民接來一看。道是隨手遞給鏡鸞。叫他印好。分一半交與總事務所庶務員。叫他們發去。莊鏡鸞剛出去。又有兩個書記來了。各人手中抱了一包書札。兩個書記。一個姓唐。名文美。一個姓袁。名慧書。二人將所抱的書札。呈與迪民道。這是各處來的書札。及會員的報告。有些通常來往信。已經答復了。還有幾封信。要會長看了。後。怎樣回復法。會長說了辦法。我們好作復。迪民道。我此刻要到女學堂去。實在沒有工夫。如果不大要緊。午後我看了再答復罷。二人道。沒有大要緊的事。遲一二日答復不為遲。迪民道。好極了。文美道。會長可不必親自到女學堂去。有甚麼事。叫人去請總教習來商量就是了。迪民道。我離開這裏有好幾日了。學堂中的情形。我本要去看看。田蓉生道。要喫飯了。喫了再去不遲。迪民道。我就在女學堂喫飯。帶着考察考察他們的飯菜。何如。厨子有弊無弊也好。迪民對劍塵道。你肯去看看麼。劍塵道。沒有甚麼不可。就同去看看。何妨。迪民對田蓉生道。你也同去罷。田蓉生道。我不去。又對劍塵道。你去。我替你照管世兄。劍塵道。好的。你肯替我照管。我放心了。迪民道。劍塵模樣都英爽的很。只是愛惜兒女的心。太重了。未免有點英雄氣短。兒女情長了。劍塵道。這話。我又不以為然了。兒女是五倫之一。愛情乃本乎天性。隨他甚麼大英雄。總不能說沒有天性。沒有五倫。若是不愛兒女。那



裏還能愛人嗎。要是不愛兒女。而能愛他人。也不過是矯情造作。不是出於本心。迪民道。我不過隨便說一句。倒招出你這篇議論來。於是二人同往光明女學來。光明女學雖另外有大門。却別有便門。同總會相通。迪民同劍塵出了院門。偏東來到總會的大體操場。體操場的西南牆傍邊有一道迴廊。迴廊外種的都是梧桐垂楊之類。迪民等沿着迴廊。走過去。有一八角門。從門中走進。就是光明女學的體操場。比起總會的大體操場來。要小五分之四。這個操場。是女學堂尋常體操用的。總會的大體操場。是會員習練放槍。及每月各女學堂學生合操的時候用的。迪民等到了光明女學的操場。這操場也有一道迴廊。依着迴廊走了去。走進一門。是四間平廳。乃是學生們操後的休息廳。休息廳背後。也是照樣的五間廳。是飯廳。飯廳過去。有一個院子。過了院子。有許多洋房。乃是女學生的自修室。過了這所洋房。又有一所大洋房。乃是講堂。這所洋房。一共有四層。第一層及第二層。均是講堂。每層有七個講堂。第三層是教習住的。第四層是藏書之所。大洋房的東西兩傍。各有一所三間洋式的樓房。東邊是教習會客之所。及來賓的客座。西邊是女學生會親友之所。東邊樓上是庶務員的住房。西邊樓上是伺候女學生們的女僕所住。這們一所大房子。却靜悄悄。一無聲響。迪民知道學生們尚未下班。學堂中的下人們。見迪民來。都垂手侍立一旁。迪民讓劍塵在前。一同走進講堂。各學生正在那裏上歷史班。見迪民等進來。雖不能說話。然皆起立致敬。監察員過來。請迪民劍塵坐下。迪民等坐下。看他們講解。坐了幾分鐘。又到別個講堂去。各講堂挨次看了一遍。然後到總教習房中來。總教習接進房中坐下。總教習姓曾。名器成。當下道。會長幾時回來的。我失迎了。迪民道。今早到會的。近來學生們還肯用功否。快放年假了。會器成道。學生們很肯用功。迪民道。我們學副會長的日子。定在下星期一。屆時曾先生率領各學堂的教習學生同去聽演說。那日我打算放假一天。你看怎麼樣。會器成道。本來到總事務所去聽演說。觀會禮。往返也要一日。

真不如索性放假的爽快。迪民道：那日的晚飯，曾先生傳知各學生同教習在總會喫晚飯。曾器成道：容易。迪民道：曾先生再替我告知這裏的庶務員。同各學堂的庶務員。本星期六一同到總會那邊去幫助。莊鏡鸞照料庶務。怕鏡鸞一人來不及。曾器成道：停歇。我告知他們就是了。忽聽得鐘聲悠揚。知道是要喫飯了。曾器成道：會長就在這裏用飯罷。曾器成又叫老媽子去通知廚子。叫他添兩樣菜。迪民道：不必。我到飯廳上去與學生一同喫就是了。曾器成道：單是會長。原可不必添菜。現在有劍姊在坐。似乎宜添兩樣菜來。不然。照著我們學堂中人太不敬客了。劍塵道：說那裏話。我們是熟人。還客氣甚麼。一面說話。三人已走到飯廳。今日學生知道會長在這裏喫飯。所以大家都立在那裏等候會長來。再一齊入座。三人進了飯廳。迪民同衆學生招呼過了。大家入座。這學堂劍塵雖來過幾次。却沒有喫過飯。舉目看時。見每桌六人。自己這桌也是六人。除了自家同迪民會器成之外。尚有三人。一爲國文教習。一爲英文教習。一爲算學教習。還有些教習是同學生們一桌喫的。據曾器成說。他們平時都是同學生一桌喫的。今日爲的是迪民來。恐怕談天不便。所以纔單分開一桌。桌上六樣菜。三葷三素。一樣紅燒鯉魚。一樣鹹肉煮白菜。一樣韭菜炒肉絲。一樣煎豆腐。一樣筍乾煮水粉。一樣炒油菜。甚爲潔淨。喫飯時。衆人無言。學生們很有規矩。喫菜大家都守規矩。也知謙讓。不像如今男學堂的學生們似的。喫菜時。賽過強盜一樣。誰搶的快。就是誰喫的多。如此也可見不盡是管理得法。一半也是女子的性質。比男子高尚的緣故。飯罷。大家一齊立起來。擦臉的擦臉。漱口。曾器成讓迪民劍塵到休息室坐下。老媽子泡了茶來。曾器成道：開會的那日。唱開會歌。叫那一班學生唱。迪民道：我想大學生有些怕羞的。不如令慧幼女學堂的二班生唱歌罷。軍樂男會員任之。彈琴叫本學堂的長班四年生彈。曾器成道：這樣也好。迪民坐了一回。同劍塵仍回本會。一路走着。劍塵道：你的女學堂。我都去看了。只是這個徐家匯是個曠野地方。若有鳥

匪來搶。雖說沒有錢財可搶。然萬一搶個把女學生去。以爲勒贖之資。那末女學的名譽。還堪設想麼。迪民道。我造學堂會所時。本就慮到盜火兩層。所以我造房子時。每所房子。隔出一個大院子來。以備倘有火災。不致相連累。每所房子的樓梯。也不止一處。預備萬一有火。就是燒斷一二處樓梯。還有別處樓梯可逃。每間房的房門。也是有好幾個門。用意同樓梯一樣。至於強盜一層。尋常強盜。我料定必不來搶。至於梟匪搶人勒贖。固爲可慮之事。然我日夜均有人輪流偵探。倘有梟匪來。未到會所。我們就可先知道了。務先戒嚴。各學堂都有便門。通總會一聞警報。可頃刻之間。齊集總會。除各學堂叫人把守之外。本總會四圍圍牆。堅高無比。我們會中各會員。及強壯的學生。其會放槍的。不下二三百人。若來二千梟匪。我們憑高臨下。梟匪是烏合之衆。雖有槍械。並放不準。只要我們一排槍出去。包管他們死倒幾十個。就算梟匪憤勇不怕死的來攻。也不是一日兩日攻的進的。況且我們還可以打電話去通知本總事務所。叫他們在上海請兵來。劍塵道。梟匪不會將德律風弄斷了嗎。迪民道。斷了德律風。也不要緊。這裏左近的鄉下人。見我們同梟匪接仗。沒有不到上海去送信的。二人回到總會。分頭各辦各的事。到了星期一的前一日。是日是星期。各學生家住上海的。都是在家過夜。免得明天再走一盞沒有家的。就同教習住在總事務所中。迪民劍塵田蓉生也於星期日。到上海。蓉生住在總事務所。迪民邀劍塵同往伯容這裏來。迪民見了伯容。說明次日開會。並請伯容夫婦明天散會後。一同到總會去喫晚飯。伯容夫婦很高興。都答應了。次日一早。迪民等忽忽了早飯。上車來到總事務所。只見大門口。有幾個巡捕立着門上。均排着鮮花紫的花球。到了會場。越發裝飾的華麗。來賓分東西兩傍。男東女西。樓上是本會各學堂的女學生同教員。到了正午時候。來賓都陸續的來了。甚麼上海道。上海縣。也都到了。方纔搖鈴開會。奏軍樂。學生唱開會歌。迪民登臺演說。立副會長的宗旨。說是自己一人照顧不到。必須立副會長爲助。方不誤事。

却隨起木本時那一節事。演說畢。書記讀頌詞。顏孝貞替田蓉生讀答詞。讀畢。會長致敬副會長。副會長亦致敬會長。諸會員致敬副會長。副會長答敬諸會員。本會各教員女學生致敬副會長。副會長亦答敬諸教習及女學生。末了來賓賀本會得人才。行一鞠躬禮。本會會長副會長會員教習學生謝來賓盛意。亦行一鞠躬禮。禮畢。迪民復又演說田蓉生如何熱心公益。堪勝重託的話。田蓉生演說些謙遜的話。伯容演說女界黑暗必須大家同心補救。共入光明。伯容說畢。高劍塵演說的是女子與國家關係極大。女子文明。國即可以強盛。因為女子為教育根本。這些話後來又是上海道演說。上海縣演說。來賓中演說的人也很多。說也說不了這許多。一直鬧到午後兩點鐘。纔搖鈴散會。諸接待員請來賓用了點心。方各散去。迪民命快整理午飯。喫了好回徐家匯四點半鐘大家到了徐家匯。會中已是電燈輝煌。鮮花掩映。大餐廳上尤其華美。迪民請伯容伯容夫人劍塵的兩個兒子。書記唐文美。同自己坐了第二。一同到另外一間房中坐下。過了一回。鐘聲大動。大家相將走到大餐廳。迪民讓田蓉生高劍塵會器成。兩個英文教習。一個國文教習。坐了首桌。伯容章夫人劍塵的兩個兒子。書記唐文美。同自己坐了第二。其餘下的人依次坐下。迪民交代監察員道。你們留心學生們喫酒。不許太喫多了。今日雖說是極歡樂的事。然酒能亂性。倘學生們多飲了酒。鬧起事來。豈不是美中不足嗎。你們千萬告訴他們。說是我說的。喫酒要留心點。不要喫醉了。監察員答應着去告知了衆學生。所以這場酒飯。大家都是斯斯文文的。說說笑笑。並沒一個鬧酒使性的。宴畢。迪民命諸學生隨便遊戲。故各學生也有彈琴唱歌的。也有在電燈下拋球的。也有做體操的。直至鐘鳴十下。方各散回。這一日也算極盡其歡了。次日劍塵來對迪民道。我今天要回去了。迪民道。怎麼說。前幾日爲着開會的事。大家忙着。我還沒有同你深談。怎麼就要去了。劍塵道。我本來還想再任兩日。因爲白慧琴寫信來。請我回去。商量女學堂的事。昨日飛白也有信。說秀官

有點小病。我有點不放心。要回去看看。迪民道。原來如此。既然令媛有點不爽快。我也不敢回留了。但問你幾時再來。劍塵道。說不定。你幾時在會。我幾時有工夫再來。迪民道。午後我叫他們替你預備馬車。劍塵道。我即刻就動身。迪民道。車呢。劍塵道。車已僱好了。只見田蓉生莊鏡鸞會器成唐文美袁慧書。還有英文教習徐英佳陳俠真。都來送行。迪民道。看你們大家的樣子。像是比我先知劍妹。今早要動身。陳俠真道。自然先知道。纔來送行。於是大家一直送高劍塵上車。惟有田蓉生同徐英佳。尤其戀戀。二人同送室上海。看劍塵同兩個兒子上了船。纔握手言別。再說劍塵回到江陰家中。一見飛白。就問秀官病的怎麼樣。飛白道。好了。前日稍微發點熱。昨日就好了。奶媽抱了秀官來見劍塵。劍塵抱過來細看了一回。並未黃瘦。方纔放心。英官逸官先見了飛白。又出去見了先生。回來搬出許多玩物。擺在桌子上。叫飛白看。那一樣頂好。另外又拏了幾個泥人。同小風琴。給秀官頑。飛白道。你們出去了。這幾日家中很冷清。你們一進門。就熱鬧了。夫妻談論了一回。喫過飯。到了次日午後。有二爺拏了一張白紙小片子來回道。白小姐請少奶奶去商量事。劍塵接來一看。片子正中寫的是白慧琴。傍邊寫的是伯瑤。江陰人。反面有幾個洋字。又有一行鉛筆寫的小字。是學堂有要事。望劍姊速來爲盼。劍塵看了。對那下人道。我知道了。你去對來人說就來了。看官知道白慧琴是個甚麼人。學堂出了甚麼事。要請高劍塵去商量。讓在下先追敘一番。原來江陰縣這個地方。近來雖說開通點。然而也不是甚麼大文明地方。城中男學堂雖有多處。女學堂却沒有一所。城中新近來了一個女志士。姓白名慧琴。字伯瑤。他本是江陰縣人。因父親在外宦游多年。他是在外間生長的。新近他父親沒了。纔同母親扶柩回家。他只有一个兄弟。慧琴自幼曾出洋讀書。胸中滿灌熱血。立意想扶助女界。及到家見江陰還沒有女學堂。心中很想立個女學堂。開通開通風氣。無奈他父親雖宦游數十年。宦囊却甚羞澀。除下幾個錢。只够他們母子姊弟日用的。若要開甚麼女

學堂。是沒有這個魄力的。慧琴在家住了兩年。結識幾個朋友。其中爲慧琴最佩服的。就是高劍塵。慧琴想辦學堂。經費是沒有着落。心想創辦一個女學堂。各教員皆盡義務。自家的房屋本甚多。收拾出一進來作爲女學堂。如此則可不用經費。也可辦成女學堂。然自己認識的人很少。遂同他兄弟商量。他兄弟認識的有一個朋友。於本地情形最熟。本地的女士。那一個識字。那一個不識字。他都知道。這人姓張。名新宇。中立是個浮薄少年。假冒維新的人。慧琴的兄弟。名志遠。字季寬。季寬年幼。見張新滿口的維新。謾認他爲同志。所以同他要好。當下張新聽見慧琴要立一個義務女學堂。訪覓義務教員。一口應承。說有有包在我身上。欲知後事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請教員飽觀黑暗 訪知己再見光明

話說張新聽見白志遠說創辦義務女學堂。要請義務教員。當下一口應承。過了幾日。張新來找白志遠。從懷中摸出一張白紙來道。這是各義務教員的名單。志遠道。都肯盡義務嗎。張新道。他們起先不肯。後來經我再三相勸。如今都答應了。不過令姊似乎還要登門去拜訪一次。那時就好當面訂定了。白志遠擊了那張紙。走進來給他姊姊看。慧琴道。我幾時去拜訪他們。志遠道。張新說後日可以去拜訪。順便帶了圖書去。當面就可訂定了。他明日去各家知會一聲。慧琴道。是了。我後日就去一盪。到了這日。慧琴喫了午飯。帶了一個婢女。一個男僕。先到的一家姓姜。姜太太爲人頗和藹。慧琴說開辦女學。聘請義務教員的話。姜太太道。我也聽見說過。這是很好的事。只可惜我不大識字。將來小姐開辦學堂。我只好幫着小姐教教幼班的小學生罷。慧琴見他答應了。很喜歡。於是立起身來辭出。到第二家來。這家姓宋。男人名小朱。是個教蒙學的先生。男僕進去投了片子。半日沒有人出來迎接。慧琴只得下轎進去。見只有三間破屋。正中供了一個女影像。兩邊有些紙幡之類。想是死了人。西邊擺着幾張破茶几。破椅子。有一男

一女坐在那裏。男的約有四五十歲。雖沒有鬚子。却是滿面皺紋。髮已斑白。穿一件舊竹布長衫。女的也有三十餘歲。一臉的凶狠氣像。搽了許多粉。穿一件新竹布衫。慧琴因為江陰不開化。女子中若是稱呼某先生。或呼字。他們必不懂的。所以仍舊依着俗稱呼。某太太。某嫂嫂。慧琴見他們不理人。只得先開口道。敢問這位是宋大嫂不是。那女人這纔立起來道。是的。讓慧琴坐下。慧琴又將創辦女學事。說了一遍。又說道。這事雖是妹子發起。總要大家幫助纔好。只聽宋奶奶道。不行。我們是窮人家。中要燒飯洗衣裳。空了時。還要做幾針針線。那有工夫去教書。比不得你家中老媽子丫頭的使着。慧琴道。大嫂話雖如此。然總是幫助點纔好。妹子開這學堂。並不是妹子有甚麼姊妹在裏面讀書。叨光諸位去盡義務。爲的是公益的事。你看城中有多少女孩兒。沒有一個讀書的。歐美各國女子。同男子一樣讀書。所以他們個個人都懂道理。我們中國如今弱到極處了。女子也黑暗到極處了。這都是不讀書的緣故。妹子想扶助國勢。進化女界。纔開這個女學堂。然一人之力有限。必借衆人之方。乃可望成功。素聞大嫂熱心教育。纔敢冒昧登門。宋奶奶道。我也不懂得甚麼熱心冷心。我要是有工夫出去教書。自家不會開個女學堂嗎。還可以要幾個錢的學金。宋先生聽他女人說的太不像了。恐怕人家笑話。連忙過來解說。小姐要原諒他。他向來有個肝氣病。不能辛苦。他如果能够替小姐教書。他也是很願意的。慧琴先時以爲宋奶奶是個有點學問的人。所以對他說了一番憂國憂民的話。誰知宋奶奶是個一無知識的人。自己深悔失言。知道這樣人也做不來教員。就不再說。起身出來。到了第三家。這家姓富。門口裝飾的倒還罷了。進去走過兩個天井。跟隨的男僕道。他們不是在裏面。是在這個偏院子裏。租的兩間小房子。慧琴跟着男僕。走進院中。早有一個五十多歲。穿了一身垢膩衣服的人。在天井中迎接。慧琴以爲是富家的老媽子。只聽那老婦人道。小姐請到裏面。我們婆婆年高了。行動不便。在裏面等候小姐。慧琴纔知道是義務教員富

老太太的媳婦。及走到裏面。是兩間有樓的破屋。樓上想是他們的住房。樓下兩間是廠的。正中擺了一張破八仙桌。兩把破椅子。一邊堆着些稻草。還有兩張麻鋪。那帳子的破爛油污。實爲慧琴生平沒有看見過的。一邊是銅鑊菜籃之類。想來就是富家的廚房。椅子前立着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婆婆。慧琴知道就是富老太太了。見禮畢。富老太太顛頭道。聽說小姐開個女學堂。是不是。慧琴見了這副情形。也不想他做教員了。隨意回道。是的。想請老太太過去幫幫忙。富老太太道。我五十年前。也曾教過書。是一個縣官請去教他們小姐。甚麼女兒經。女四書。我都教過。如今年紀大了。眼睛也看不見了。耳朵也聾了。走路也走不動了。小姐如今叫我教書。只怕不行了罷。慧琴道。我不知道老太太這麼大的年紀了。如今老太太這樣年高。我也不敢勞動老太太了。只請開學的那日。老太太去到場。像老太太這樣的年高德重。去演說幾句。也可以鼓勵鼓勵女學生們的志氣。富老太太道。我年輕時候。怎麼沒有甚麼演說。這個演說。到底是怎麼一樁事。說些甚麼話。小姐可知道麼。慧琴心想。若是個年輕的人。同他說說。還可以開通開通他的思想。如今這樣一個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同他說出甚麼來。然人家既問。又不好不答。更不能說是不知道。只得約略說了幾句。適值富太太燒火燉茶待客。燒的滿屋子煙霧騰天。把個慧琴煙的鼻子透不來氣。眼睛煙的睜不開。慧琴連忙起身告辭。無奈富太太一定要他喫茶。纔肯放他去。慧琴沒法。只得耐性坐盼那碗茶。賽過盼教書一般。好容易盼到了茶。喫了一口。並沒有茶的滋味。只有一股煙氣。直沖腦門。富老太太這纔放慧琴去。口中還說。小姐不嫌我們窮苦。如有工夫。再來頑頑。慧琴嘴裏說着。豈敢豈敢。那脚已如飛的望外跑了。上了轎。將小手巾擦了一回眼睛。還是有些辣。不多時到了一家。僕人說是到了蔡家了。居然有個老媽子在門口迎接。過了一個天井。就是五間廳。三間兩廳。三間間作爲客座。兩間間是住房。三間間正中供了一個佛龕。前面擺了香爐燭臺之類。廳上早有兩個婦



人迎接。不等見禮。卽讓慧琴坐下。慧琴動問那一位是蔡嫂嫂。只見那一個四十多歲年紀。臉上有個大疤痕的道。我就是指着對面的婦人向慧琴道。這個是我們同居的許嫂嫂。慧琴見過禮後。只得又將開辦女學堂的話說了一遍。蔡太太道。不瞞小姐說。我們老爺是浙江的候補知縣。他是有官職的人。我怎么出頭露面的去做教書的。那不是倒我們老爺的靈嗎。今天張新來說這回事。我已對他說過了。他沒有對小姐說嗎。慧琴道。做教員是體面事。怎麼嫂嫂說倒霉。蔡太太道。我們老爺做官。我出去做教書的好嗎。沒有人說嗎。慧琴道。嫂嫂如今並非在任上。是在家鄉中有甚麼不便。就是在任上。嫂嫂肯做地方上的義務教員。人家當奉爲美談。有甚麼不便。蔡太太道。我聽說小姐的學堂裏頭。有好些窮姑娘們教書。我不能同那些窮人們同起同坐的。我們家中雖說沒有錢。也還不致靠教書喫飯。慧琴道。教員只要有學問。何必定要有錢的。以我看起來。有錢不算甚麼榮耀。有學問纔算榮耀呢。若說靠教書喫飯。一層說起來。妹子也覺慚愧。因爲沒有經費。嫂嫂只好盡點義務罷。蔡太太道。甚麼叫義烏。我只知道浙江有個縣名叫義烏。缺分不大好。補到這個缺。是要賠錢的。倒不知道教書也有義烏。慧琴纔知道他識字有限。不能做教員。就淡淡的回道。義務是不要人家修金。說了這句話。就立起身來告辭。上了轎。轎夫走了幾個灣。將轎放下。婢女過來說道。這胡家的屋子。怎麼黑的很。我們怎麼走進去。慧琴下轎。走進門口。見靠西有一扇門。向裏張張。黑的一線光也沒有。叫男僕在外面叫了兩聲。也沒有人答應。正在無法之時。有幾個鄰居人。忽見今天有人坐轎來拜訪胡家。都詫爲異事。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來了幾十人。圍着看慧琴。也有評論慧琴的脚爲甚麼不裹的。也有說慧琴的頭梳的。同別人兩樣的。又有人問慧琴。同胡家是甚麼親戚。怎麼我們沒有見過。慧琴只當沒有聽見。置之不理。又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問慧琴爲甚麼不進去。婢女道。你看衙裏這樣黑法。怎麼看得見走路。那小女孩道。我去叫他家的人來。說着

如飛的進去了。不多時裏面走出一個三十幾歲很粗蠢的婦人來。對慧琴道：你是白小姐不是婢女？答道：是的那婦人讓慧琴進去。慧琴道：尊府的路徑我不熟。還是請嫂嫂在前領我進去罷。那婦人果然在前領路。慧琴在後面跟着走。真是入了黑暗地獄一樣。走了約二三丈路。進了一門。纔見有些亮。舉目看時。是一間泥土的房子。橫七豎八的擺了七八隻單桌。坐了十來個小學生。那些學生叫那婦人爲師母。那婦人對學生道：有客人來了。你們暫且走出去。停歇再來。那些學生答應了一聲。大家都到那黑暗地獄中立住了脚。伸頭探腦的看客人。那婦人將學生攆出後。纔擺出一張乾淨點的桌子來。讓慧琴坐下。慧琴見除此房之外。尚有一門。望進去像是一間房的樣子。那婦人又叫學生去買開水泡茶來。慧琴也讓那婦人坐下。那婦人又擎了一支齷齪水煙袋來。請慧琴喫煙。慧琴道：嫂嫂自用罷。我向來不喫煙。學生擎了茶來。擺在慧琴面前。那茶碗上的茶垢約有半寸厚。慧琴那敢放上嘴喝。慧琴心想這麼黑暗地方。那麼一個粗蠢人。料想也沒有甚麼本事。然既來之則安之。何妨同他說說呢。就將辦女學堂的事說了一遍。胡奶奶道：你們開的女學堂。聽說教的都是洋書。我沒有讀過洋書。怎麼會教書呢。慧琴道：洋文是有的。但嫂嫂們所教的並非洋文。乃是中國書。幼班中所讀的。也不過是文學初階之類。是很容易的。胡奶奶道：文學初階。不是洋書嗎。我們學生從來沒有念過這種書。慧琴道：真是中國書。並非洋書。嫂嫂既認的字。上面寫的是中國字。還是外國字。總分的出來的。胡奶奶道：上面雖說寫的是中國字。道理總是外國的道理。想來就是如今的洋教了。我教不來。我家先生常常的到鄉下去看風水。他出去的時候。這幾個學生都是我管。我如果出去教了書。家中的學生教誰管。我又想你們總請了好些太太小姐們教書。我這樣一個窮人去教書。他們不笑話我嗎。就算是他們不笑話我罷。我自己也覺得難爲情。小姐另外請人罷。慧琴聽他說話來。這樣卑鄙。那有教員的資格。遂不再言。起身辭出。仍舊是胡

奶奶在前領路。出了黑墮地獄。心想今天真是白冤枉了一日工夫。飽嘗了黑墮滋味。所請的教員。除了姜太太之外。一個沒成功。還是到高劍塵那裏去商量商量再說。遂命騎夫擡到林府。慧琴下轎。一直走到裏面。婢女已經進去通知。不多時。劍塵迎接出來。劍塵道。到我那邊去坐坐。慧琴道。好極。於是二人攜手同行。慧琴是常來的熟友。劍塵就讓他在書房中坐下。劍塵道。慧妹今天請義務教員的事如何了。慧琴道。不要提起。我真是上了張新的當。白跑了一天。那有做教員的人。只有一個姜太太肯教幼班。劍塵道。除姜太太之外都不肯嗎。如今的人。那個是真有熱心的。有學問的。琴蹻不肯俯就。不琴蹻的。又沒有學問。慧琴道。有學問琴蹻。倒也罷了。我今天所遇的人。那有一個有一點學問的。然而琴蹻却是個個都會琴的很。慧琴一面說話。一面對着外面草場上。見夕陽已下。晚照留紅。正值三春時節。那石路的兩傍的桃柳。都已放葩吐葉。或紅或綠。煞是宜人。慧琴對劍塵道。這樣好景。我同你到外面走走罷。劍塵道。好。二人同至草場上。順着樹木走。正是清風習習。爽氣迎人。慧琴道。我剛纔真是墮入黑墮地獄。如今是重入光明了。劍塵道。他們沒有學問就是了。何至於就墮入黑墮地獄。慧琴道。你那裏知道。遂將胡家的黑墮房子說了一遍。劍塵道。中國的房子。實在應該改良。這樣房子。不但於衛生有礙。即於人之志趣也大有關係。慧琴道。劍姊說的話。我又不懂了。房子不好。於衛生有礙。自是確論。然於志趣有甚麼相關。房子自房子。志趣自志趣。一為外物。一為內覺。於房屋乎何尤。劍塵道。這是妹妹不講心理學的緣故了。人的志趣。雖說由於生成。然一半也須外物的感動力。譬如教育讀書。難道不是外物而為內覺嗎。然人非教育不成人。非讀書不智慧。足見外物之感動力。勝於內情之感覺力。房屋之於人亦然。譬如人住在高廠房中。就覺得意氣軒昂。心思廣大。房中收拾的奢華淫巧。人就要起驕奢淫佚之心。若是收拾的幽雅清淨。則起人高尚思想。若是住在卑污黑墮屋中。有學問者起悲愁抑鬱之心。不學無術者起苟且

卑穢之心。所以你到胡家。就動抑悶之思。到了我這裏。就有怡然自得之概。這不是房屋有關於志趣的憑據嗎。然這種卑陋房屋。却有一樣用處。卑陋房屋人住在裏面。固然可以壞人的志趣。然偶一見之。則可以動人感惻哀憐之心。何以言之。永遠住在廣廳大廈之中心中。以爲天下人人如此。幾不知國中有貧窶之人。偶一見之。則知我所居者若此。彼所居者若彼。等一人耳。居住房屋。則有天壤之別。能不起哀憐之心。而思有以補助之。此心在常人猶無大用。在國君長官。則生民將被其惠。所以古之人。君重巡狩。今各國之主。亦重游歷。此非獨爲增長學問起見。亦以考察民生。憂樂貧富。至若中國後代人君。安居宮殿之中。享盡園林之樂。自幼至長。從未見過百姓有如我們所見的破爛房子。喫的糲糲飲食。他以爲民間的疾苦。不過沒有華美房屋住。沒有山珍海味的喫就是了。他心中以爲生民苦狀。雖不是何不食肉糜。然與何不食肉糜的話。相去也不甚遠。然以我說。其罪不在人君而在人臣。人君他自幼沒有見過小民疾苦。自然不知道。既不知道小民的疾苦。就沒有憐憫小民疾苦的心。人臣則不然。大都皆是貧苦出身。民生疾苦。莫不瞭如指掌。若肯一一的奏達君上。人君若不信。可勸之游歷巡狩。塗路不必加飾。陋室不可折毀。使人君一望而知民生苦樂。則人君必不肯竭萬衆膏血。供一己娛樂。蓋人君譬如船。百姓譬如水。船無水不行。君無民不立。然則人君之憂民。必加我等一籌。其所以不憂者。實因人臣不肯據實陳奏耳。古時名臣賢相。惟恐人君不知民間疾苦。後代名臣賢相。惟恐人君知民間疾苦。慧琴道劍姊說的固然不錯。然亦有自家住的好房屋。見了人家的破爛房屋。不但加憐憫。而反諷笑的。又是怎樣說法呢。劍塵道。那等人固然不免。然以正理言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總應該以多數爲準。不能以少數而論。若以少數而論。則天下之事。那一樣沒有反對的人。不管怎麼善事美法。賢人豪傑。名士佳人。沒有一件沒有反對的。沒有一個沒有反對的。慧琴道。照這樣說來。將來我辦學堂。莫非也有反對的人不成。劍塵

道。雖不敢說一定有人反對。然反對兩個字。終恐不能免。慧琴道。如果真有人反對我。怎麼辦法呢。劍塵道。見事行事。預先何能說定。總看你的定力如何。慧琴道。日後的事。且不要管他。現在的事。我正要請教你。我開這個女學堂。沒有經費。是你曉得的。本來是打算請義務教員。所以沒有經費也還不大要緊。如今一個教員沒有。這事怎麼好。劍塵道。不是姜太太肯做教員嗎。怎麼說是一個都沒有。慧琴道。姜太太為人雖甚和藹。談吐之間。我看他像是不大識字。恐怕不能做教員。劍塵道。頃刻數語。那裏看得出有學問。沒學問。慧琴道。姜太太就算他能做教員。也還不够用。學生我擬分長幼兩班。英文國文之外。還有體操。唱歌。彈琴。習畫。手工。游戲。歷史。地理。算學。理化。格物。各科。一個教員。那裏來得及。劍姊。你有工夫沒有。劍塵道。你那裏離我這裏很遠。日去上班。我有點做不到。慧妹。我同你是好友。不用客氣。我想你這學堂。還要從長計議。慧琴道。怎麼議法。劍塵道。你的女學堂沒有經費是不行的。義務教員暫時還可。要是長久下去。那有這樣熱心的人。永遠做你的義務教員。還是籌經費為第一。慧琴道。籌經費這層。我也想過。一則仰面求人的事。我向來不高興。二則我是女子。舍弟年幼。就是想籌經費。也無處可籌。三則中國人辦事。向來延宕慣的。不知幾時纔籌成功。今年開學。一定來不及。有這幾層阻礙。我纔不籌經費。劍塵道。開學只管開。籌經費自籌經費。如今我每年助你常年經費三百元。另外再叫飛白替你籌經費。缺少教員教書。我隔一日來一盪。替你授一班地理。一班算學。你自己授國文英文體操。慧琴道。還有別的班呢。劍塵道。你別忙。聽我說來。昨日我到福音堂去。煩薛牧師的夫人。及他大女公子。都讚你開女學堂。並且說他們也可幫忙。我想叫薛夫人教英文算學。你我改授別課。薛姑娘教唱歌游戲。我看只好大家辛苦點。暫時幫的過再說。但不能持久。待經費一有着落。就趕緊請教員。你看怎麼樣。慧琴道。好是好的。只要洋人不干涉我的主權。我無不遵命。劍塵道。慧妹。過慮了。要是干涉人家主權的人。我還薦他

嗎。正爲其不干涉主權。纔薦他呢。慧琴道。我們女學堂是孔教。他們是耶教。他能够不提宗教嗎。劍塵道。教書自教書。宗教自宗教。他必不相混。若平時談論。叫他不提宗教。却辦不到。依我所見。只要上班時不提宗教。就是了。平時說宗教。只要你自家不信。學生們不爲所惑。就是了。慧琴道。那末我還要訪那薛夫人了。劍塵道。你要叫他做義務教員。這一盞似乎不可少的。明天有工夫。我來同你去。慧琴道。就是這麼樣罷。當下劍塵留慧琴喫了晚飯。纔回去。次日午後。劍塵果然同慧琴一同到福音堂來。只見外面一道圍牆。再走幾步。見一門。從門一直進去。是禮拜堂。偏東邊有一門。進去一條直甬道。依着甬道走去。盡頭一方草場。中間一所洋房。劍塵按了門鈴。有一侍者。導入東首一間房中坐下。不多時。來了一個女洋人說的一口好中國話。劍塵替慧琴介紹了。薛夫人居然會說幾句客氣話。又命侍者拿出洋點心咖啡。茶來款客。薛夫人道。我聽見林師母說。白小姐要開個女學堂。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我看江陰有些小姑娘。娘都不讀書。我們都奇怪的。了。的。後來纔知道中國重男輕女。做爹娘的都說姑娘家讀書沒有用處。我想總是他娘自家沒有讀過書。不知道讀書的好處。纔不肯叫女兒讀書。要是他娘讀過書。我猜着一準要叫他女兒讀書了。我的姑娘。從小就跟着我讀書。到十六歲時。我又送他到美國我們國中的大學堂讀書。前年纔畢業回來的。他那一樣不知道。現在很好的學問。林師母也見過。他的本事。林師母都知道。我會請林師母出過題目考過他。林師母很讚他。用功。如今白小姐開個女學堂。有多少學生。慧琴道。學生尙未招考。我爲推廣教育起見。不拘定額。不收學費。劍塵道。白小姐一片苦心。都是爲的公益。因爲經費尙沒有籌定。現在想請薛師母去幫幫忙。薛夫人道。可以。這是好事。我頂高興的。我們姑娘他也歡喜教書。劍塵道。白小姐本想請大姑娘去教唱歌游戲。薛夫人道。他頂喜歡唱歌。他沒有事的時候。也常常唱歌。他的手工做的很好。學生們要學手工。也可以叫他教教。說着走出去。向着樓上叫了兩聲。

不多時從樓上下來一個二十二歲的姑娘。面貌很秀麗。黑睛黑髮。很像個中國人。薛夫人對慧琴道。這就是我的姑娘。那薛姑娘先叫了一聲林師母。然後見白慧琴。二人的年紀差不多。說起話來很覺投機。況慧琴又懂得英文。彼此尤覺親愛。薛夫人見慧琴說的很好的英語。不覺詫異道。白小姐的英國話。倒說的很好。這是很難得的。中國人學外國語的。我也見過好些。却沒有見過一個好的。去年我碰着一人。是在上海甚麼學堂裏做英文教習的。我以為他是英文教習。總可以懂得英國話。我就同他說英國話。誰知說了半日。他是不懂。我只得仍舊同他說中國話。還有一回。我的妹妹費小姐。他在杭州也會過一個洋裝的少年人。他見了費小姐。先說起外國話來。說了半日。費小姐一句也不知道。他說的甚麼話。後來費小姐急了。對那洋裝少年道。先生。我是懂得中國話的。先生的外國話。我實在聽不懂。求先生原諒我。這是我說中國話罷。白小姐能說這麼好的外國話。真是難得了。慧琴被他這麼一說。反覺得有點難為情起來。劍塵忙用話岔開。對薛夫人道。薛師母既然肯幫忙。招考的那一天。請同大姑娘一同過來看看。薛夫人道。那倒可不必。幾時開學。我同我們姑娘一進來就是了。不過學堂是些甚麼章程。甚麼樣的教科書。可否先擎兩本來。給我看看。慧琴道。我回去就叫人送來。慧琴見事已妥。心中很覺爽快。就立起身來。想同劍塵一齊回去。那知薛夫人忽然的一把將慧琴拖住。慧琴不知甚麼事。大喫一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因記過老嫗幾拚命 講修身學生起風潮

話說慧琴正要起身回去。忽然被薛夫人盡力拖住。幸虧慧琴是天生立的牢。要是小脚娘娘。早已跌倒在地了。慧琴雖不會跌倒。然也喫了一驚。忙想問何事。只見薛夫人笑吟吟的道。慌甚麼。坐坐再去。我們男學堂的學生。今天做體操。看看再去。慧琴纔明白是留他再坐坐。不要回去的意思。心想外國人到底

粗蠢。若是我們中國人留客。再不像這樣疊拖的。過了一刻鐘。薛夫人說這時候學生應該做體操了。遂邀劍塵慧琴一同去看做體操。做的倒還整齊。看過體操。劍塵慧琴方纔別了薛氏母女。各自回家不提。過了半月。招考日子到了。慧琴請了劍塵來相幫。學生報名都是張新做保。一共有三十餘人。慧琴說分爲兩班。識字的分爲一班。不識字的分爲一班。慧琴向來最重主權。劍塵是知道他的脾氣的。所以別的事都極力相助。惟有學生們的去留。不肯干與。到了這日招考。慧琴同劍塵走進學堂。一看只有十來個學生。慧琴向張新道。學生怎麼只有這幾個人。報名的不是有二十幾個嗎。張新道。還有幾個馬上就來。等了一時許。又來了十來個。統共算起來。只有二十幾個。時候已經晚了。只得先考起來。內中有三個小女孩。不過五六歲。慧琴問張新道。這也是學生嗎。張新道。是的。慧琴道。這三個年紀太小。不合格。不收。張新道。這些女學生。都是我一家去勸募來的。白小姐你不知道本地情形。人家都不肯來讀書。我不知道費了多少的勁。纔勸募了這幾十個學生。白小姐還要嫌年紀小。不合格。我恐怕學生們都要不來了。慧琴道。我是開學堂。招考學生。不是募兵。學生不合格。就可以不收。張先生你也是學界中人。幾時見過招考學生。不準不取的。我辦學堂。是爲地方公益的事。並不是我從中有甚麼取利之處。讀書是學生長學問。增智慧。各人讀書。各人增長見識。我辦學堂。是要實事求是。不是官立學堂敷衍了事的。這番話說的張新啞口無言。只見劍塵走來道。學生識字的有十人。不識字的倒有好些。依我看。不識字的。只要體質強壯。就可取了。識字的。識的字並不多。不能做論說。只可叫他寫張年譜。或履歷。試試文理。就是了。你看怎麼樣。慧琴道。就是這樣罷。直到天黑。學生們纔完卷。拿來看時。文理沒有一個粗通的。沒法只好都取了。提出一個文理稍微清楚點的。做了班長。慧琴又同劍塵商量開學的事。過了三日。開學的日子到了。這日是三月十五日。慧琴預先發了傳單。這日開學的客人却不少。上至江陰縣。下至蒙學生。



來了總有四五百人。只是不見一個女客。除了義務教習之外。竟無來賓了。那上等社會的女眷。都是守舊黨。記着女子不出圍門那句話。不肯出來。那下等社會的女眷。來是來的不少。却不肯大大方方的坐在來賓坐上。只是躲躲藏藏。軋在人叢中。熱鬧。及至被慧琴看見。叫招待員出去叫他們進來坐。那班婦女偏又逃去了。即所謂招待員。並不懂得招待客人。要慧琴說一個。繼去招呼一個。不說就不招呼。到十下鐘。要行開校禮了。學生還沒有到齊。慧琴問張新。張新也着急了。急急的出去尋找。過了一回。跑的滿頭是汗。回來道。來了來了。張新為甚麼要替慧琴這樣跑呢。原來做了女學堂的外庶務員。所以今天沒法。不得不跑。況且這些學生。都是他勸募來的。又是他的保人。就是不肯跑也不行。這時候已是十一點鐘了。慧琴的兄弟志遠。進來對慧琴道。快點行開校禮罷。那位老公祖。今早沒有過癮。就來的。如今癮癮了。再不開校。他可癮不住。只好回去了。慧琴數一數學生。只有二十五個。還少三個未到。沒法只好舉行開校禮。先謁了至聖先師。然後學生謁見校長。校長就是慧琴的老太太徐夫人。見過教習。衆學生彼此行了相見禮。先請江陰縣演說。來賓繼之。演說的話。雖是風馬牛不相及。然以場面看去。也算很熱鬧了。後來大家演說的疲倦了。就此散會。學生們是日且不上課。走讀的回家歇息。明早再來上班。寄宿的回去搬行李。鋪蓋來堂住宿。這個女學堂。名呼啟黃女學校。校中定章。不收學費。寄宿生每月膳費洋三元。走讀生午膳者每月貼洋一元。回去喫飯也可。只要不誤上班時刻。就是了。學生則多多益善。不拘定額。只要有來讀書。不是殘疾聾啞。一概收下。次日上班。學生們因是初上學堂。新鮮有趣。來的還齊。慧琴自任總教。一日到夜。在學校中管理學生。校長只擔個虛名。並不管事。慧琴請姜太太教幼班讀書。姜太太並不推辭。每日來教三句鐘。只是教的書。錯字連篇。又不曉得講解。慧琴只是縮肩頭。只爲他是義務教員。不好得罪。只好錯的地方。慧琴替他更正過來。好在姜太太並不介意。過了月餘之後。那班學生

漸漸的懈怠起來。今天張生不到。明天李生不來。慧琴對學生道。你們既做學生。就要懂學生的規矩。有事不能來。是要預先來請假的。就是倉卒間。不及親來請假。也要父兄寫條子來。怎麼好自家高興時來讀兩日。不高興時就可以不來。那是不行的。學生們答應了。次日一早慧琴上講堂。就有一個姓張的學生來請假。慧琴問他甚麼事要請假。張生說。有個親眷人家嫁女兒。要去喫喜酒。慧琴道。你做了學生。可以不必曠課去喫不要緊的喜酒。人家幾百里幾千里出去讀書的。難道親眷人家辦喜事。都要趕回去喫喜酒嗎。你家中自有父母應酬這些事。你們年紀小的很。正是用功的時候。這種無關緊要的喜酒。不必去喫。明天不許請假。張生不響去了。歇一回陳生又來請假。慧琴道。你又是甚麼事也要請假。陳生說去吊孝喫素酒。慧琴依舊不響。次日慧琴上講堂。別的學生都到了。只少張陳二學生。問別的學生張陳二人爲何不到。回說一人去喫喜酒。一人去吊孝了。慧琴道。學生讀書是想望有長進的。照這樣兩日來三日去。還讀甚麼書。我昨天不准請假。今天就硬不來讀書。這不是有心同我下不去嗎。遂拿紙寫了兩張記過條子。貼在講堂上。第二日張陳兩學生來讀書。見了記過條子。遂哭了回去。午後張新來請見慧琴。問慧琴甚麼事。將張陳二學生記過。今天張榮蘭陳淑真的母親。鬧到我家中去。說是先生寫了甚麼字。貼在書堂。弄壞了他女兒名聲。要同我拚命。我對他說了好些好話。答應他將那張字條揭下來。他纔不鬧了。這回求總教先生。看我薄面。將那張記過條子。揭了罷。慧琴沉下臉來道。張先生。你說的甚麼話。我既忝爲學校中的教習。就應該有我的主權。學生不肯讀書。違拘命令。教習就可以將學生記過。雖是記他二人的過。也是警戒大家的意思。免的大家學樣。拋棄光陰。荒廢學業。怎麼同兒戲一般。貼上去的漿糊。還沒有乾。就揭下來。若是如此辦法。當初記甚麼過。何必費這番事。張先生可同他母親到我這裏來。我來同他說。張新討了個沒趣。只好答應着出去了。過了一回。張新同了兩個婦人進來。見了慧琴。慧琴

見兩人都在四十歲之上。滿面脂粉。慧琴道。你們二位。爲着我記你女兒的過。同張先生鬧。真的嗎。一個年長點的婦人道。你是教書先生嗎。我老實對你說。我們本不願意叫女兒來讀書。因爲張先生苦勸我們。說是讀了兩年書。就可掙大錢。又說先生怎麼好。學堂怎麼快活。我纔叫他來讀書的。要不是這樣。我們小戶人家。識字不識字不要緊。在家中還好做針線。賣幾個錢。又可替我抱抱孩子。相幫燒火煮飯。那一樣不好做。如今讀了書。沒有一點工夫。幫我的忙。倒弄的貼起甚麼條子來。叫他怎麼出頭。不要叫人笑話死了嗎。喫喜酒是常有的事。那一家沒有婚姻喜慶。喫素酒也是常有的事。那一家不老人不辦個喪事呢。難道做了學生。就不認親戚了嗎。慧琴道。你們沒有讀過書。那裏懂得做學生的規矩。我若同你說學堂的規矩。料想一世也講不清楚。我如今且問你有兒子沒有。那婦人道。有的。我說的是女兒的事。與我兒子有甚麼相干。慧琴道。沒有甚麼相干。空問問也作興的。你兒子做甚麼行業。那婦人道。前兩年讀過書。如今學生意去了。慧琴道。昨天喫喜酒了不曾。那婦人道。學生意要緊。先生沒有許他來。慧琴道。你怎麼不去叫人叫他來。那婦人道。自然是學生意要緊。喫喜酒不喫有甚麼要緊。慧琴道。難道學生意就沒有親戚了嗎。那婦人道。親戚家曉得他學生意沒有工夫來。誰還見怪他。慧琴道。兒子女兒是一樣的。兒子學生意不喫喜酒。沒有人見怪。女兒讀書不喫喜酒。想來也沒有見怪。兒子學生意學得不對。犯了店規。先生是要打罵的。你們做父母的倒不在意。從沒說過壞了兒子的名聲。如今女兒犯了學規。我不過寫了幾個字。貼在講堂上。你就要同人拚命。譬如我將你女兒打一頓。你又當怎麼樣。莫非你尋死不成。那婦人道。先生要是打我女兒。我倒不說甚麼了。先生打學生。是大作興的事。我們做父母的。不好說甚麼。正爲先生寫那張字條。我真是着急。先生果真不肯揭了。我也沒法。只拚着老命不要。這是張先生的來頭。我去找他說話。慧琴見他這樣發急。料想其中必有緣故。遂和言悅色的對他道。我看你

這樣着急。大約想是有甚麼緣故。你對我實實在在的說說看。或者我再細細的解說給你們聽。那婦人道。先生不說。我也不響。如今既然說破了。我何妨就對你說說。你寫的那張條子。當我不知道嗎。上頭寫的都是符咒。貼在講堂上。就把我女兒的魂靈貼住了。他雖回家。這魂靈貼住了。却不能回家去。你想人沒有了魂靈。還活得成嗎。不論怎麼樣。求你先生總算行好。替我揭下那張字條來。當如救我女兒一命。慧琴聽了。不覺好笑起來。纔恍然他着急的緣故。是爲這件事。正要分辯。恰好長班班長方天圭。適在跟前。聽了那婦人的話。不等慧琴開口。就說道。你聽見誰說的這話。那婦人道。我聽見沈大娘說的。方天圭道。我的兩個兄弟。都在男學堂中讀書。有時候也記過。那有甚麼魂靈貼在紙上的。慧琴道。我們辦學堂。不是和尚道士。不會甚麼符咒。就是和尚道士的符咒。也不過是騙人的東西。那裏真能將人的魂靈貼住。況且人的聰明。都在乎腦筋之優劣。並沒有另外有個魂靈。既沒有魂靈。怎麼被人貼住。你不信。叫方天圭領你去到講堂上去看。方天圭果然領那婦人去到講堂上去看。那婦人見這張條子。原是幾個好好的字。並不像和尚道士畫的符。他又叫方天圭念給他聽。方天圭念了一遍。並解說了給他聽。那婦人笑道。原來是這麼幾句話。值得甚麼。倒把我嚇的要死。那婦人出來。對同來的婦人道。陳大嬖。我們去罷。沒有甚麼。慧琴道。你看見了。照我學堂規矩。閑人是不能上講堂的。我因爲你們這樣糊塗迷信。恐怕壞了我們學堂的名譽。纔許你們去看。解解你們的疑心。並不是怕你拚命。纔叫你看。你們知道不知道。那兩個婦人好像沒有聽見一樣。一直望外去了。再說這個學堂的學生。共分兩班。幼班學生。都是不識字的。除了喜歡請假不來讀書之外。別的都甚安分。長班却不同。幼班了。學生年紀大了。字雖識的。不多。知識是富足的。十人之中。又算方天圭最聰明。性情亦最劣。校中的學生。差不多的。都聽他的號令。慧琴因爲自家忙不過來。叫姜太太教授長班一班修身。這一日。恰值星期四。應上地理班。方天圭每次

上地理班。均能熟答。今日同衆學生說笑早上來的兩個婦人。就忘記今天要上地理班。沒有班前預備。及至高劍塵來了。纔想起來。然已來不及預備了。心中一急。上班時。劍塵問他書上的地名方向。一句也回答不出來。被劍塵着實訓斥了幾句。方天圭本來畏懼劍塵。所以不敢響。地理班上完。接着是姜太太來上修身班。方天圭一肚子氣沒處去。又向來輕藐姜太太沒本事。就一心一意的想尋姜太太的破綻。出出胸中悶氣。姜太太將修身書翻開。叫方天圭回講昨日的書。半晌方天圭只是不響。姜太太道。方天圭怎麼還不回講。方天圭道。我講不出就是了。怎麼一定要我回講。姜太太道。讀書總要回講。不回講怎麼行。一定要回講的。方天圭道。回講就回講。講錯了。不干我事。姜太太道。你怎麼這樣凶。講書自然要講的不錯。怎麼好說講錯了。不干你事。方天圭道。姜先生講的能够保得定不錯嗎。先生自己講錯了。書還能够叫我不講錯書嗎。自然是講錯了。不干我事。姜太太怒道。你說出來那句書我講錯了。方天圭擎手望書上一指道。人當爲文明之自由。不當爲野蠻之自由。這兩句書。我老早就聽見人說過。文明之自由。是守法講理。不瞎鬧的講法。野蠻之自由。是橫行霸道。不遵禮法的講法。昨日姜先生說。文明之自由。是念書人的自由。野蠻之自由。是鄉下人的自由。若照姜先生的話。鄉下人就可以橫行霸道。不遵禮法。殺人放火。做賊做強盜。都不要緊了。我要是照姜先生的說法。不是講錯了書嗎。然而這個講錯。不是我講錯的。是姜先生教錯的。自然不干我事。姜太太此時又羞又氣。怒道。你們這樣大膽。這樣沒規矩。我去對白先生說。記你們的過。方天圭道。記過嗎。沒有這麼容易。先生自家教錯了書。倒要記學生的過。我們大家不必上班了。等着你記過。說罷。立起身來就走。那九個學生也立起來。跟着方天圭回自修室去了。姜太太這個沒下臺。怎麼不氣。一口气跑到慧琴這邊。如何長。如何短。說了一遍。慧琴安慰姜太太好些話。又說去查問了。就記過。話沒說完。只見長班全班學生來了。說姜先生怎樣講錯書。怎樣要記過。慧琴

恐怕事情越鬧越僵。急對衆學生說。你們暫且回去。待我查明白了。再說。衆學生回去了。慧琴也跟着到了學堂。細細的查問了一番。慧琴道。這事你們學生今天且不用鬧。明天我去請高先生來公斷。高先生是你們向來敬服的。他的正直無私。你們也知道的。各學生聽了這話。各各相視不言。後來到底方天圭膽子大點。對慧琴道。先生說的話。我們不懂。學校是先生開的。總教習也是先生校中的事。自然是先生做主。是非由先生判斷。怎麼反到外面去請高先生來判斷。是非。慧琴道。果是你們有理。何必怕高先生判斷。我自家怕有偏私。所以纔請高先生來。衆學生一齊道。先生今天就請高先生來。慧琴道。這也使得。遂叫男僕去請高劍塵。直到六句鐘。高劍塵纔來。慧琴先將這事原委說了一遍。劍塵又問了學生們一遍。劍塵對學生道。這事姜先生固不免錯處。你們學生也大不好。你們學生出來讀書。爲求學問起見。並非爲學習氣起見。現在最不好的習氣。是好起風潮。你們見各學堂的男學生。常常因爲細小事。故起風潮。你們也就學了這種習氣。殊不想。我們女子何等尊貴。豈可學他們男子那樣橫蠻粗暴的樣子。教習上課講的不對。可以平心靜氣的對總教先生說。或改請教習。或別有變通辦法。既在學堂中讀書。與總教先生賽過一家人家一般。譬如人家子弟請先生。先生講授的不好。子弟只好告知家長。另請名師。從沒有同先生當面吵鬧的。總教習就同人家家長一樣。你們有甚麼不平的事。儘可以好好的對總教習說。若是有理的事。總教習沒有不替你們辦的。如今你們並不先告知總教習。擅自吵鬧起來。不但犯學堂規矩。也覺失你們學生的身分了。還有一層。白小姐爲的經費不足。今年只得請幾個義務教員。緩緩的有了經費。再請名師。你們試想。姜先生並不會收學堂中半文脩金。每日費了一天的工夫。來教你們學生。雖其學問不佳。然其人的熱心。也很可敬了。你們就應該諒他的熱心。不必吹毛求疵。令人下不得臺。有不對的地方。可暗中通知總教習。若果不堪勝任。當於無形之中換了他。不使熱心人見了寒心。

有學問的人多得很。試問那個肯做你們的義務教習。天下事。那能十全完美。況且你們雖說在此讀書。並未收你們半文學費。既不收學費。你們就沒有要求揀換教習的權柄。今天本應記大過一次。從寬改爲小過一次。並非爲你講書記過。因爲你們擅自吵鬧記過。劍塵說完了。下了講臺。慧琴上臺道。姜先生既不能勝任。你們爲甚麼不早說。如今我既知道了。不能再就誤你們。以後修身。請高先生教授。你們不服。衆學生道。高先生肯教。是再好沒有的。於是大家散了一場風潮。纔算消歸無有。如今單說學生之中。住堂的有兩人。除下八人。都是早來晚去的。這班學生。都是喜歡妝飾的。雖經白慧琴說過兩次。總是不聽。若是上海地方。學生們擦胭脂抹粉。是可不收的。無奈江陰是內地。風氣不開。女子都好妝飾。姑娘們沒有一個不是擦胭脂抹粉的。要說是擦胭脂抹粉。就不收。只好不開學堂。慧琴沒法。只好將就點。指望慢慢的讀書明理。就可屏除妝飾了。今天因爲起了風潮。等高劍塵判斷完了。天已大黑了。他們八人。並非住在一處。有一個學生。姓倪名國秀。年紀十八歲。容貌生的很好。又最好妝飾。他本來天天回去。是有個丫頭來接他的。今天丫頭已來過了。管門的對丫頭說。今天學堂有事。你先回去。停歇再來罷。及至倪國秀散班出來。那丫頭還不會來。國秀同衆學生走到分路的地方。自以爲離家不遠了。遂一人獨行。誰知轉了兩個灣。迎面碰着一羣男學生。大家嘻嘻笑笑的走來。見了倪國秀。大家喊了一聲。快看齊整姑娘。登時將倪國秀圍住。雖不敢動手動脚。然而那副情形。早將倪國秀嚇的魂飛魄散。大喊救命。那班學生本擬圍着看個飽。不提防倪國秀喊起救命來。只得散開。倪國秀趁了這個空。沒命的望前跑。男學生中有兩個最不安分的。還在後面追倪國秀。好在倪家就在前面。不多幾步。到了家。倪國秀奔了進去。誰知那班學生。真是色膽包身。竟會跟進倪家門。一直到廳上。倪國秀無母。只有一個祖母。父兄均不在家。國秀哭告祖母陳氏。如此如此。他祖母是個老實無能的人。生平最怕事。聽了孫女的話。走出來。看了一

看。見是三個兵不像兵。洋鬼子不像洋鬼子的人。心中有些害怕。勉強說道。你們爲甚麼追人家的閨女。那三人大笑道。我們是來尋朋友的。怎麼說是追人。一條路上走。總有個前後。難道在後面走的。就是追前面的人嗎。你這個老太太。真不會說話。說完。三人又大笑起來。陳氏道。你們尋誰。那三人道。我們尋個學生。陳氏道。我們家中沒有學生。那三人又大笑道。尋錯了。尋錯了。我們去罷。三人跳跳攢攢的去了。陳氏跟着關了門。方想問他孫女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剛走進來。又聽見外面打門聲。走出去開開門。一看。又是不認識的人。十幾個。穿的衣服。同方纔那三人差不多。一閃而進。陳氏問他們做甚麼。那些人對道。尋個人。陳氏道。尋誰。那些人道。你家有甚麼人。叫他出來。我們認認看。陳氏道。你們是強盜嗎。正亂着。虧了一個鄰居進來。說了幾句。那班學生纔走開。陳氏依舊關了門。後來有打門的。也不去理他。國秀嚇的淚痕滿面。陳氏安慰了一回。叫丫頭拿飯來給國秀喫。了一宿無話。次日早上。丫頭開門出去買菜。見大門上寫了許多白字。不懂甚麼緣故。連忙進去告知陳氏。陳氏出來看了。也覺詫異。無奈自己不識字。不知道寫的是甚麼話。只得叫那丫頭。到隔壁去看。梁大相公起來了。不曾是起來了。叫他來看看。不一回。梁大相公來了。陳氏叫他看門上的字。梁大相公看時。見上頭寫的是美哉國秀。豔哉國秀。斯人今爲我等之國秀。我親愛之國秀乎。與爾期乎路隅。我美麗之國秀乎。爾無親愛他人。而親愛余。余字不止一字。一排寫了十幾個余字。好比寫公函列名的一樣。梁大相公道。我勸你今天不要叫國秀去讀書。恐怕這些不守禮法的學生。要欺侮他。陳氏也以爲不錯。就不叫國秀去上學。無奈那班男學生。自從見了國秀之後。好像色狂了一般。每日散了班。就到國秀的門口來。三三兩兩。嘻皮笑臉的吵鬧。說話是指東話西。句句說的是閑話。却句句說的是國秀。鄰居雖看不過。氣不平。然都怕他們是學生。沒有人敢惹。於是三日國秀沒有到學堂去過。第四日早上。啓黃女學校打發人來叫。說不去就要開除了。國秀沒法。只



得跟了來人去。梁大相公道：「你去可以對校長說知此事。國秀見了慧琴，果然將這事本末告訴了。慧琴不聽猶可，聽了之時，氣的直跳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見色迷心荒唐學子 廢時失業賭博先生

話說白慧琴聽了倪國秀的話，大怒道：「這還了得，那有這樣不知廉恥不守禮法的學生。我定要查明了。同他們校長交涉，又問倪國秀道：「到底是學生不是，也許是游手好閑的人。」倪國秀道：「我不認得，聽見我們隔壁的梁大相公說是學生。」慧琴道：「是那個學堂的學生？」倪國秀道：「梁大相公只認得是學生，不知道是那個學堂的學生。」慧琴沈吟不語，只見僕人來回道：「張新先生來請見小姐。」慧琴道：「來的正好，就請他進來。」不多一刻，張新進來了。慧琴先開口道：「張先生來的正好，我正要請你出去打聽。」張新道：「是為男學生的事，不是我今早碰見金守庸先生，他告訴我，他說前兩日在街上看見一羣男學生圍着一個少年女子，當時他不知道是女學生。昨日纔知道的，叫我告知白先生。女學生要設法保護，保護纔好。若不保護，誰還敢來讀書。」慧琴道：「他既看見一羣男學生圍着一個少女，不管他是女學生不是女學生，就應該喝退男學生，怎麼當時不響。」袖手傍觀呢。」張新道：「那一班學生是高等小學堂的學生，金先生怎麼敢說，要是我碰着，自然要說他們了，不但說他們，還要拉了去見他們的校長呢。可惜如今晚了。」慧琴道：「不晚，我要叫人去同他們校長說，叫他們校長將那為首的學生革退，纔洩我的忿，亦以洗我女學生的恥辱。」張新遲疑半日道：「他們是官立學堂，這裏是民立學堂，就是說了，也怕無用。」慧琴道：「官立民立都是為地方造就人才，開通風氣，男學生女學生，男女雖異，尊貴是一樣的，怎麼男學生就應該欺侮女學生呢。我正愁不知道是那個學堂的學生，既是高等學堂的學生，你去將我的話告知他們校長，叫他將為首滋事的學生革退了，大家保守和平，不然，我不怕官立不官立，這事是一定不肯甘休的。」張新唯唯的

答應了出去。慧琴正想回到自己那邊喫午飯。忽見倪國秀哭哭啼啼的掩淚而來。慧琴驚問他甚麼事。哭泣。倪國秀道。求先生不要同男學堂鬧事。我祖母知道了。一定要打罵我的。慧琴道。這又奇了。你受了人的侮辱。我替你伸雪。怎麼你祖母倒要打罵你呢。國秀道。我祖母向來怕多事。如果打起官司來。我祖母怎麼不害怕。將來我爹爹回來。一定說我多事。將我弄死。慧琴道。虧你還是女學生。怎麼連這點事都不懂。這是女學堂同男學堂說話。怎麼是打官司。你不要害怕。凡事有我呢。決不連累你。倪國秀還是膩着慧琴。不要同男學堂起交涉。慧琴煩不過。說不清。只得不去理他。回到自己那邊喫了午飯。張新回來。說高等小學堂的校長荀先生說。今日就去查查。查明了。就將爲首的學生斥退。慧琴道。難得校長這樣明白。過了兩三日。荀校長不但不查問。那班男學生越發鬧的不成話了。不但追趕倪國秀。連別的女學生也要追趕了。女學生如有父兄在家的。就追到半路上回去了。沒有父兄在家的。就一直追到那女學生家門口。女學生面貌醜的。追的鬆些。面貌美的。追的就緊些。慧琴見如此情形。只得又叫張新去問。回來總說查查再說。從沒有一句着實的話。一味的延宕過去。慧琴等得不耐煩了。親自去見高等小學堂的校長。那校長荀先生。是一個老公嘴。年紀有五十多歲。還沒有鬍子。名曾植。號子養。是紹興人氏。雖沒有甚麼學問。却是個老科分的舉人。滿面舊氣。一望而知是塊不可雕的朽木。當時荀先生見了慧琴。是個二十一二歲的姣好女子。意態之間。頗存藐視。懶洋洋的問慧琴道。女士辱臨。有何見教。慧琴道。後生小子。那有甚麼見教老先生。後學今日之來。是要請教老先生的。荀校長兩眼看着慧琴。半日道。我犯了甚麼事。女士來與問罪之師。慧琴道。老先生自然不犯甚麼事。貴校的學生。却太不守禮法了。荀校長搶着說道。怎麼不守禮法。我們學校中的學生。規矩是再好沒有的。慧琴道。老先生既是這樣管理得法。我的女學生犯了何罪。老先生日日叫學生去追趕他們。荀校長道。女士莫非夢魘了嗎。我幾時叫學生日

日去追趕女學生。這話從那裏聽來的。慧琴道。這話是老先生自家說的。我起先以為男學生之追趕女學生。是他們私下做的事。老先生並不知道。今天老先生說貴校學生的規矩是再好沒有的。然則追趕女學生。也在規矩之列了。以此觀之。非老先生叫他們追趕而何。這荀校長雖沒有鬍子。却最喜將手弄在嘴邊。作撚鬚之勢。大約是盼望鬍子。盼的着了魔了。當時荀校長情不自禁。將手作撚鬚之勢。大笑道。原來如此。女士也太會倒裝文法了。俗語說的好。心正不怕影兒邪。脚正不怕倒踏鞋。女學生如果正經。那怕甚麼男學生追趕。慧琴正色道。老先生怎麼知道我的女學生不正經。有甚麼憑據。我前幾日就叫人來說過。老先生一再延宕下去。學生們毫不加管束。如今鬧的沒有一個女學生不被男學生追趕的。照這樣鬧下去。不是擾亂地方的治安嗎。老先生既做校長。就要顧全貴學校的名譽。不應姑息從事。學生們的性質。是縱容不得的。越鬧越壞。若照這樣鬧下去。不但做校名譽有礙。就是貴校名譽。也有損的。老先生若不將為首的學生斥退。我無以對我的女學生。荀校長道。斥退是不能的。慧琴道。斥退不能。可記大過。荀校長道。記大過也不能。慧琴道。既不斥退。又不記過。想老先生還有甚麼高明辦法。荀校長冷笑。沒有甚麼高明辦法。依我說。以後女學生少出來。就沒有人追趕了。慧琴道。天下事。沒有這樣容易。男學生這等強暴。校長毫不加責。還說叫我們女學生少出來。難道男學生就應該追趕女學生嗎。我也曾在西洋留學。從沒有人敢侮辱女學生。男學生見了女學生。分外比常人加敬。現在上海蘇州杭州。那處沒有男學堂女學堂。老先生見過有男學堂的學生追趕女學堂的學生的沒有。地方開辦學堂。為的造就人才。不是養育敗類。荀校長厲聲道。怎麼養育敗類。慧琴也厲聲道。調戲女學生追趕女學生。非敗類而何。兩人正爭論間。外面來了一個少年。慧琴一看。正是林飛白。荀校長見林飛白進來。只得起身相迎。對飛白道。真是奇事。這個女士好端端的。憑空罵我養育敗類。我荀子養拚着功名不娶。這幾個學生。

就是不斥退。就是不記過。慧琴道。你的幼名要不要隨你。學生不記過。一定不行。林飛白道。慧妹不要着急。這事包在我身上。這學堂的總辦是邑尊。我將這事告知邑尊。請邑尊公斷就是了。外面又來了一個林家的僕人。擎了一張小片子。對慧琴道。家少奶奶請小姐就過去。有要事相商。苟校長起初見慧琴是一個少女。料想沒有甚麼權力。所以敢一味說登話。今見林飛白替他出場。知道這少女一定同林家有瓜葛。深悔初時孟浪。不該如此決裂。然已晚了。只得硬起頭皮。仍是說大話。慧琴見飛白肯替他出力。自是高興。遂同林家來的僕人一同出了高等小學堂。來到林家。見了劍塵。問他甚麼事。劍塵笑道。你這聰明種子。也被我誑了來了。我那有甚麼要事。方纔你來同我說。要到高等小學堂去起交涉。我勸你別去。你不聽。你出去之後。我深怕事情弄僵了。你又是個少年女子。恐怕再開出別的事來。叫人家當了話柄。所以我叫我去找着飛白。叫他去替你出場。又怕你不肯回來。纔叫僕人擎了我一張片子。說是有要緊事。同你相商。將你騙了來。你知道了嗎。慧琴生氣道。你怎麼這樣行。詐。劍塵道。你生氣隨你生氣。我爲保全你的名譽。不得不如此。慧琴道。你不說我倒不生氣。你說這種話。我真要生氣了。我到男學堂去。怎麼就失了名譽。劍塵道。一個少年處女。隻身到男學堂去。怎麼不失了名譽。慧琴跳起來道。我平時極崇拜你的學問。極敬服你的文明。怎麼今天說出這種腐敗不堪入耳的守舊頑固話來。我請與你絕交。劍塵笑道。絕交嗎。我還不許你絕交呢。你且少安毋躁。坐下聽我慢慢的說來。果然說的無理。那時候你再絕交。不遲。慧琴道。你若說的出真理來。我就佩服你。劍塵道。真理容易的很。你這樣聰明人。那有不知道的。只是你現在被怒氣激動。將真情蒙住。所以反糊塗起來。要問別人了。我們中國的風俗。不比歐美的風俗。所以男女平權這句話。別的事都可以平權。只有男女之間。嫌疑之際。是不可以平權的。譬如外國人。一少男攜一少女。在街上走路。傍人見了。不以爲奇。要是男女年紀相若。容顏秀美。人家不但不以爲奇。

而且還要讚歎他。要是我們中國一男一女攪着手在街上走路。人家一定要當笑話。甚而至於不知道要造出些甚麼謠言來。這就是各國的風俗不同之處了。又譬如街上偶有少年婦女行走。街上的男子雖不像男學生似的追趕。然也是指指點點他。評頭品足。此雖是中國男子道德不如外國男子道德。然也是中國重男輕女的陋習所致。我輩現在當先爭回別的權利。待權利一概爭回之後。這等無謂的嫌疑。也就可隨形而滅了。如今尚非其時。這嫌疑一層。尚不能不略為避避。見了男子躲躲藏藏。我輩原不屑於染此陋習。然大關節上。總要慎重點。留心點纔是。如今你的年紀。比女學生不相上下。你的面貌。比女學生還美麗好些。那些不講道理的男學生。他管你是教習是學生。倘或見你美貌。就在學堂門口。將你圍住。你一個女子。那能敵得過十幾個男子。像倪國秀似的。那時你雖要求他們校長。將全班學生斥退。也還不了你的名譽。所以我說你今天之去。有些輕舉妄動。慧琴笑道。說的有理。我佩服你了。依你看。今天的事結局何如。劍塵道。依我看記過是一定辦得到的。但等飛白來。就知道了。正說着。飛白回來了。慧琴問怎麼樣了。飛白道。我將這事對邑尊仔細說了一遍。邑尊總算明白。答應查明白了。就將滋事的學生記過。但還有一層。邑尊說要親自到倪家去問。是否真有此事。我聽人說倪家的老太太。早已嚇的哭了一場。已經將倪國秀叫回去打了一頓了。如果明天邑尊到他家去問時。那老太太。果然直說了。那是很好了。萬一他賴了。說沒有這樁事。那時不是我說假話了嗎。這層慧妹要設法將那老太太提醒。叫他放心直說纔好。慧琴道。這個容易。我去同他說。劍塵道。還是叫那老太太到你府上的好。你去反招人耳目。被人說是做定圈套。慧琴道。知道了。急忙忙的回到家中。叫人去請那老太太來。第一回去請不肯來。又叫人去請了一回纔來了。慧琴見是一個六十幾歲的老太太。當下請那老太太坐下。陳氏道。先生叫我做甚麼。我是鄉下出身的。雖說嫁在城中。我是最怕惹事。誰知我那孫女兒不爭氣。惹下事來。聽說

明天官要捉我孫女兒去。他一個姑娘家。捉到官裏去。怎麼好。我早知道這樣。就不叫他來讀書了。慧琴道。老太太你不要這樣糊塗。這回的事。你孫女兒並沒有一點錯處。要是錯處。我還肯替他這樣出頭嗎。官明天是到你家。問問男學生追趕你孫女兒及打門的事。是真是假。並非捉你孫女兒。你休聽那些謠言。明天你只要實實在在的對官說了。男學生如何追趕你孫女兒。如何打門。胡鬧。你不要害怕。諸事有我呢。陳氏道。先生自然不怕官。我們怎麼不怕官。那好對官說話。那些衙役差人們。我見了就要嚇死。那還敢說話。慧琴道。你大膽說了。倒不要緊。你若是不說。那時要坐你誣告的罪了。陳氏道。怎麼叫誣告。慧琴道。你對官不說男學生追趕你孫女兒。可見是男學生沒有追趕你孫女兒了。既沒有追趕你孫女兒。你先頭又為甚麼對人說男學生追趕你孫女兒呢。這就叫誣告。是有罪名的。陳氏道。我若是對官直說了。不要緊嗎。慧琴道。自然不要緊的。陳氏道。如果真是不要緊。我就直說了。慧琴道。國秀明天叫他早點來校。省的碰見官。陳氏道。曉得了。次日早上。慧琴到學堂。見倪國秀已經來了。倪國秀見了慧琴。今日早上。縣官並沒有到我家來。只打發個師爺在隔壁問了問。就回去了。聽說那班學生已經記過了。慧琴聽了不響。難道慧琴聽見男學生記過。反倒不高興嗎。慧琴本要男學生記過。必不爲了此事不響。慧琴爲的是倪國秀。昨日那樣悲啼哭泣。沒有一點骨氣。自己替他出場說話。他還力阻。生怕多事。情願甘受侮辱。今天見事已過。又是這般歡樂。沒有一點追前想後的思想。所以心中煩惱起來。走進講堂。那些學生正在那裏議論倪國秀的事。大家說說笑笑。好像外間的事。不是本校的事。一般慧琴道。你們這些學生。一點團體心沒有。這是誰人的事。你們還這樣高興。那男學生趕的甚麼人。雖說追趕倪國秀。你們那一個不會被男學生追趕過。你們大家也不想結個團體。想個甚麼抵制的法子。一味的依賴人。我固然應該替你們出場。你們也應該有團體。你們果然有了團體。他們男學生自然敬畏你們。不敢侮辱你。

們了。若是沒有團體。今回雖則記了過。下回也難免不侮辱你們。他們男學生所以敢侮辱你們。就是知道你們沒有團體。你們還不趕快結個團體嗎。那班學生笑嘻嘻的不響。再說慧琴的啟黃女學校。倏忽已是到了暑假之期。慧琴又添聘了一個教習。教地理國文之類。因為劍塵近來多病。不能按日到校授課。所以纔添聘這個教習。這教習是張新的友人薦來的。慧琴並不知道他的歷史。也不知道他的本事。糊裏糊塗的就聘了來了。這教習是安慶人。姓黃名汝真。據張新的友人說是甚麼女學校的畢業生。慧琴是初開學堂。接待教員。都不得當。慧琴以為黃汝真是女學校的畢業生。心中就有點敬重他。又想借此鼓勵鼓勵本校學生。遂愈加敬重黃汝真。凡事都虛聲下氣的請教黃汝真。黃汝真起初聽說白慧琴出過洋。為人很利害。所以來時頗甚虛心。及見面之後。慧琴諸事問他。遂以為慧琴是個膿包。不足為慮。漸漸的就擺出牌子來了。黃汝真知道慧琴是高高劍塵好友。高高劍塵黃汝真也見過。知非慧琴之比。為人老鍊。足智多謀。想設法離間他們兩人。慧琴自從聘了黃汝真來校。滿指望學校從此一日發達。一日誰知黃汝真當着慧琴面。就認真教授慧琴。不在面前就偷懶。譬如每班講解十五分鐘。他只講五分鐘。慧琴那裏知道。一心只以為請了好教員了。黃汝真來了兩個多月。認識了許多不三不四的人。男女都有。黃汝真本是紹興教士立的女學堂中的女學生。因為不守教規。被教士革斥了出來。後來又在蘇州耶穌教中替教士看管小孩子。每月洋五元。喫飯在內。他嫌錢少。教士嫌他懶。不多幾月。就散了。黃汝真父親早故。只有一個老母。在醫院中做看護婦。叫汝真在醫院學習產科學了幾月。他嫌勞苦。不肯幹了。要想退學。醫生不準。要罰錢。他娘爲了這件事。對院中的醫生磕了無數的頭。醫生因為他娘平日爲人老實。纔沒有罰錢。然院中定下的規矩。是不肯勉強人。學不願學的事。汝真既不願意學產科。醫生就立刻叫他搬了行李鋪蓋出去。他娘埋怨他。汝真反倒罵他娘道。這種倒運事。誰高興學。一日到夜拘的人。

要死。我在外面三朋四友的說說笑笑。有多少自由。你以後不要替我尋這種瘟事。我是一定不幹的。他娘被汝真說了一頓。一聲也不敢響。仍回醫院。做他的看護婦。汝真收拾了行李。心想到那裏去好呢。真是茫茫四海。沒有安身之處。家中又無擔石之儲。可以暫度朝夕的。躊躇了一番。忽然想起上海有幾個熟人。何不去找找他們設個法。自家也還識得幾個字。上海是大地方。謀個把教習做做。料想也還不難。主意定了。就立刻起身。提了包袱。又叫了個人挑了鋪蓋。望輪船碼頭而來。一面走路。一面在身上摸出皮夾來。看看還有幾個錢。及至打開看時。只有一塊大洋錢。三個小角子。幾十個銅錢。不覺呆了一呆。心中想道。這麼好。蘇州到上海。散糧也要一塊二角錢。還有飯錢酒錢在外。如今只有一塊三角洋錢。怎麼够呢。包袱中還有兩件好點的衣裳。若是拿去當了做盤費。是够用了。將來到上海。穿甚麼呢。現在的人勢利眼。只重衣衫不重人的。我若是穿的不像樣。誰還替我薦事。後來想着。還是搭煙棚罷。搭煙棚。他們是不會看見的。我不妨對他們說是包房艙。也不要緊。遂到輪船公司。寫了一張烟棚的客票。次日到了上海。連忙下了船。叫人將行李挑到小客棧中住下。買了點小食喫了。從新梳洗打扮起來。叫棧中人替僱了一部東洋車。到各處去尋了半日。幾個熟人都尋着了。只是大家都是一樣的窮急無聊。各人尙保不了自身。那能再替汝真薦事。然那些人都是最刁猾不過的人。雖然景况不好。外面是不肯露出馬脚的。汝真一等一個多月。毫無影響。幾件光鮮點的衣裳都當完了。想回蘇州。又沒有盤費。正在萬分窘急之時。來了一個救命星。這人姓陶名光禮。是江甯人。久居上海的。黃汝真今回到上海。纔認識的。陶光禮見了黃汝真道。我特地來給你送個喜信。黃汝真道。甚麼喜信。陶光禮道。我有個朋友在江陰女學堂做外庶務員。那女學堂要添請教員。我就替你薦上了。黃汝真笑逐顏開的道。真的嗎。陶光禮道。誰來騙你。又拏手指望鼻子上。一指道。要不是我的能力。教員多的很。誰還請你。黃汝真道。多少錢。一月。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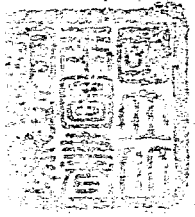


禮豎起三個手指頭來道。這個數。黃汝真道。三十塊嗎。幾時到館。陶光禮道。自然暑假後了。黃汝真道。你寫信去。替我要三個月束脩來。我還要置辦點衣裳。陶光禮道。不錯。這點行頭是少不得的。二人又唧唧噥噥的說了半天。陶光禮纔回去寫信。黃汝真從窮急無聊的時候。得了每月三十金的美館。心中真是說不出來的歡喜。又想陶光禮這樣替自己出方。真是男子中的多情人了。陶光禮日日來同黃汝真談天。有時也一同出去喫碗茶。一日陶光禮笑嘻嘻的進來。從懷裏摸出一包東西來。望桌子上。一放。重沈沈的好像是包洋錢的樣子。黃汝真忙走來打開一看。果然是白氈的一包洋錢。數一數。整整六十塊。黃汝真道。怎麼只付兩個月的。陶光禮道。付是付了三個月的。我今天恰有一樁急用。因為懶得到洋行中去支取。就在你脩金中挪了一挪。明日就去取來還你。黃汝真道。我支薪水。是要置辦衣服。的你拏了三十塊去。我怎麼够用。陶光禮道。你也太小氣了。你用我有甚麼分別。還不是一樣的嗎。況且你有了六十塊也够用了。要不是我。你連這六十塊也沒有。誰認得你。特地來請你做教習。何況我拏的那三十塊洋錢。遲早總要還你的。你急他做甚麼。黃汝真沒法。只得罷了。況且洋錢既已到了他的手。就是討也討不出來。徒然倒弄的翻臉。黃汝真次日拏了洋錢。買了兩套時式衣服。又用十塊洋錢。買了一隻小金戒指。十塊錢買了一隻大包的扁簪。一共用去四十幾塊。算了客棧錢。所餘無幾了。又同陶光禮喫了兩回大菜。都是黃汝真會鈔。過了幾日。看看到了開學的時候了。黃汝真別了陶光禮。搭了輪船。到了江陰。找着了白宅。見了慧琴。前書已經提過了。如今再接着前文說下去。再說黃汝真到校後。起先還起勁教授學生。日子長了。就漸漸的懈怠下來。每日上課。恨不得一到講堂就退班纔好。推其懈怠之心。巴不能夠不去上班。纔覺暢快。一日是九月初旬。慧琴的母親忽得秋瘟重症。慧琴要侍奉醫藥。沒工夫來校照應。遂重託了黃汝真。管理校中諸事。黃汝真雖不願意。又不好不答應。只得含糊答應了。每

日到堂。有意無意的講解幾句。他自己每日出去游蕩。他認識的人。都是本地幾個不正經擺賭的人家。我說的這話。看官必定要詫異。偌大的一個江陰。難道沒有正人君子同黃汝真做朋友嗎。自古道。蝦有蝦路。蟹有蟹路。黃汝真自己不正路。怎麼能結交正人君子呢。所以見了高劍塵那樣正人。他就厭惡妒忌。對慧琴說了劍塵好些壞話。弄的慧琴同劍塵很是疏遠。近日劍塵聽見黃汝真在外間的情形。來看慧琴母親的病時。曾對慧琴說過。勸慧琴留心點。慧琴是有了先入之言。不但不相信。反疑心劍塵同黃汝真不對。所以說黃汝真的壞話。殊不想高尙如劍塵。就是真同黃汝真不對。也不肯說他人的壞話。何況劍塵之於汝真。如同行雲流水。本沒有放在心上。那有甚麼對不對。慧琴這種思想。真所謂當局者迷了。當下劍塵見了慧琴的情形。他是何等聰明的人。那有看不出慧琴心事的。遂不再往下說了。黃汝真同那班朋友。先時不過是到他們家中去頑頑。後來見他們賭錢。黃汝真生平最喜歡的就是賭。看見別人賭。他那裏癡的住。也就坐下去賭起來。先是小賭。後來竟大賭起來。接連賭了幾日。輸了二三百元。他一個做小學堂教習的。那裏輸得起這許多洋錢。那班朋友。平時雖說要好。及至他輸了錢。却不肯留情。立刻逼着就要錢。黃汝真被人逼得沒法。只得央人對他們說了無數的好話。又寫下借據。說明一月後還清。四分子。人家纔肯放他回校。黃汝真喫了這場虧。也應該改過悔悟了。他却不然。一心想要翻本。又想外面再賭不得了。後來想着校中有幾個女學生。是很有錢的。何不誘他們賭賭看。立定主意。次日早上就進講堂上班。校中近日因慧琴不來查問。學生有好多沒有到。只有長班幾人倒都到。黃汝真向日先生脾氣是很足的。牌子是很大的。今天忽然改了一副情形。學生們見了都甚詫異。汝真上完班。並不出去。假意的在講堂上照應了一回。又到學生們自修室去閑坐。有兩個乖巧的學生。就同汝真說閑話。那笨的就坐在傍邊不響。汝真道。這幾日白先生不來。學堂中曠了兩班。我看你們清閑的很。方

天圭道。不止兩班。薛師母辭小姐昨日來說。要到杭州去一禮拜。我們除了黃先生的班。就沒有班了。汝真笑道。照這樣說。越發清閑了。長天大日的沒事做。腦筋也覺無用了。不如尋點甚麼頑頑比閑着悶坐總好些。有個姓葉叫廷芳的學生道。學堂中那有甚麼頑出來。要是在家中沒事。又麻雀我是頂喜歡。汝真道。其實沒事。又麻雀有甚麼要緊。比不得上班。自然不好曠課賭錢。如今本是閑着。賭錢不賭錢。有甚麼分別。我在上海做教習的時候。那女學堂中有十幾個教習。我們上完班。沒事的時候。大家都。是又麻雀頑。校長見了。並不說甚麼。方天圭道。我不會又麻雀。只會挖花。汝真道。挖花沒有麻雀好頑。你不懂得麻雀。我們何妨頑頑看。葉廷芳道。沒有麻雀牌。又有一個學生叫陳美真的道。我家有的。叫誰去。拿來。汝真道。叫管門的去拿來。方天圭道。不好。他要對人說出來。怎麼好。汝真道。我們索性給他幾個錢。不但叫他去拿牌。還要他守風。看着有人來。就趕緊先來通知我們。好不好。大家拍手道。好極。於是叫了管門的來。給了他四塊洋錢。叫他去拿牌。並吩咐他叫他留心看着有人來。就來通知。不可誤事。管門的諾諾連聲而去。過了一回。管門的提了一個包袱來。外面望去。宛然是一包袱衣裳。及至打開來一看。衣服中裹了一個紅木匣。匣中擺了一副絕精緻的麻雀牌。衆人大喜。於是擡開桌子。擺了坐位。就賭起來。方天圭初學麻雀。愈覺津津有味。說定十塊錢。一底。這些學生讀書不肯用心。又麻雀却肯用心。一日。日的又了去。外面也頗有人知道。只是瞞着慧琴。同慧琴的兄弟志遠兩人。他兩人爲了母親的病。日夜在牀前伺候。也沒有心思想到學校的事。慧琴偶然想起來。然一心以爲有黃汝真照管。自家可以放心了。若是高劍塵在家。知道這事。自然要通知慧琴。偏偏的劍塵到上海孟迪民那裏去了。所以慧琴竟充耳如聾。一點不知。隨他們昏天黑地的賭去。一個光明清淨的女學堂。竟變做一個黑暗醜陋的賭博場了。黃汝真自從同學生們賭錢。滿心想將前次輸去的錢。出在幾個有錢的學生身上。遂放出手段來。捉

弄學生。汝真的手段。賭棍雖敵不過。小學生是敵的過。綽有餘裕的。不到幾日。竟贏了學生們五六百元。除出輸去的。還贏二三百元。學生們也有輸幾塊的。也有輸幾十塊的。只有方天圭輸了四百餘元。黃汝真見他輸的多。就不肯同他再賭。一口氣只是逼他拏洋錢來。方天圭雖屢次哀求。只是不理。方天圭沒法。只得回去拏了些金首飾來抵押。還少一百多元。黃汝真仍是不肯放鬆。還是逼着要。方天圭又只得回去。說明天早上拏來。那夜黃汝真仍同衆學生賭錢。日裏怕人看見。所以在自修室賭。夜間知道沒有人來。他們嫌自修室狹窄。遂在講堂上賭。這夜正在賭的熱鬧的時候。忽見外面來了許多人。這女學堂雖與白宅相通。然另外有大門。學生們進出。都是由此門。如今忽來了許多男人。汝真同學生們不覺老大喫了一驚。這一驚不打緊。却將慧琴辦學的一片苦心。丟在汪洋大海之中。啟黃女學校的名譽。一敗塗地。不是虧了高劍塵從上海趕回來。替慧琴洗刷。幾乎將白慧琴拉在裏頭。終身洗不清。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中集分解。



# 舊小說

全部定價六元

零售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二册	一册	四册	二册	二册	五册
二元四角	三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元八角	一元八角

## ◎說部之國粹

## ◎稗官之模範

書為侯官吳翊亭先生所編蒐羅說部諸書千有餘種自漢魏六

切以迄近代都為六集(分訂廿册共一千二百五十八頁)始於庚戌之夏成

甲寅之春時經五稔始克藏事洵小說中之巨觀也本編有五大特色探

材料悉出名家特色一佚文二竭意搜羅特色二一短簡長篇選擇精當

特色三二鑑古鑑今助人與會特色四且吳君之輯此書本為示人作文門徑

不設與尋常各小說迥乎不同特色五有此五大特色愛讀者無不歡迎刻

已出版每部僅售洋六元以副愛讀者之雅意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說

林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年九月初版

(俠義佳人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編纂者 續溪問漁女史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閩縣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48